

目 录

1941 年辛巳(民国三十年)	1
1942 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	225

1941

1000 1000

一月一日 星期三

晴。未晓醒。思彦事。觉（一）宓对彦之深爱，及情感之缠绵牵缚，实极真切，今生无两。有不容磨灭者。而（二）两人性情之不同，前此之齟齬参差，宓之迟徊蹉跎，终致失彦。而彦以别嫁为得所。今兹生活安适，决难改变以就宓。故终无与彦复合之望。凡此事实亦彰彰不可掩，而无可奈何。既如是，只有（一）情感（二）事实并顾。（一）主观（二）客观齐具。以小说家之态度对此事。不冷淡亦不自欺。能永爱更能宽恕。事实上，则拟暂不直接去函，而专赖胡小石先生光炜。等之从旁助力，使彦改易心情，与宓接近。若终不成，只有归之大命而已。如是决定方针，稍觉平适。而略消两三日来之郁痛焉。

.....

晨八时起，府前街早餐。读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佩王船山学术思想之博大精深，得其正道。

10—12 珏宅午饭。缴饭费三十元。即访雪梅。同至女青年会访敬不遇。留函约宴。归后读书。寝息。

下午4—6 晏来。陪出。翠湖游步，劝业场日月新进糕点。小西门外江城巷16号访杨业治，不遇。归舍。

6—7 珏宅晚饭。遇陈毓善送函拜年。

一月二日 星期四

晴。府前街早餐，笑。见疑于T.H.某职员。8—10 读《学术史》。10—11 珏宅午饭。11—1 独至女青年会访敬，投函。敬以病辞不赴本星期六之宴。命夏小姐代见。宓颇怒，即走告雪梅。雪梅力言敬颇务交际，用权术。其不爱重宓，不喜宓与之接近，殆与彦同。是故宓不必为敬尽力，更不当长此爱彦也，云云。

1:00 归至青云街，警报至。必由云南大学出城。遇 Winter，偕他人，未及多谈。又遇王恩楷为伴，行至第二山前，敌机至，投弹，炸马街子及纱厂。必等卧道旁土谷中，旋缓行归。3—4 正请食面每碗八角。于校门外新开之味雅食堂。解除后，回舍略息。

5—10 至云大访炜、昌、庸、舜，共谈。并在其处晚饭。与熊校长一家会食。吕烹鱼为饌。必是晚以敬辞告昌。又述雪梅之身世，及卢冀野、周光午两次撰剧登函讥辱必事，甚详。语多，颇倦。归后深悔之。以其伤神耗时，且他人或厌闻其详也。

接敬函，知果病。必误疑敬矣。

一月三日 星期五

晴。府前街早餐。送函与昌。告以昨误，以敬函示昌，证其婉和真挚。又由邮函致敬，慰病，示以《梦觉》四诗。西行东行，直至青莲街坡上，乃得邮筒。甫归舍，9—10 昌来。议改星期六之宴，昌与必共为主人。又示其所作《别离行》《后别离行》《又别离行》三诗，七古。记与妻朱氏合离事。

10—11 珏宅午饭。11:00 甫回舍，警报至。必即出城，遇噶邦福 J. J. Gapanovich 夫妇，及女 Veta。遂相伴，从其所往。止东面山谷中，食其自制之面糕。敌机来轰炸本市拓东路。及近郊。4—5 归。在新校舍南区院中坐息。晏与业治亦来。

解除后，回舍略息。6—7 珏宅晚饭。

晚 7—9 阅《人文》卷。早寝。

一月四日 星期六

晴。午前街早餐。8—10 读《学术史》。又撰哀昌三《别离行》短跋一篇。10—11 珏宅午饭。回舍。12—1 寝息。

下午1—3上《人文》课。讲 Truth & Love^①之人生观。3—4与维坐德记茶馆。4—5上《欧文史》课。

归舍，少息。即访雪梅，邀至螺翠山庄中德学会。宓与昌于此合宴客。西餐。每人各出二十二元。客为炜、铮、庸及雪梅而已。多谈游历各地名山之所见。

10:00 散。宓送雪梅回寓，乃始归寝。

一月五日 星期日

晴。晨，開箱。取旧羊皮袍着之。9:00 府前街早餐。遇宁。翠湖游步。读《学术史》。10—11 珏宅午饭，而警报至。宓未外出，避于该宅洞室中。是日炸平政街、螺峰街及小东门等处，死伤多人。宓仍在牛其新室中读《涅槃经》。

4—6 回舍休息。6—7 珏宅晚饭。7—9 访雪梅慰问，久谈。又见其宅中之王仁芳君。归后，阅《英文作文》卷，未完。

一月六日 星期一

晴。晨7—8, 9—10 上课。凤翥园早餐。10:00 至珏宅。将饭，警报至。宓即出城，遇杨立达同行。至第二山上，碉堡东，谷中，避之。过午，食糖米饺。杨请食灶糖。2:00 后，偕杨渐归。邀杨至味雅食雪菜面。3:00 解除。

3—4 珏宅午饭。归舍。4—5 薙面，换衣，至金城银行。人多，拥挤，径归。6:30—10:30 偕玉龙堆同舍诸君，赴梅校长招宴。进大曲酒，食牛肉略如日本烤食之法。及饼面等。归舍即寝。

① 真理与爱情。

一月七日 星期二

晴。未晓，久醒。晨 7—8 上课。风囊园早餐。8—9 在图书馆，读 Spender “The Destructive Element”^① 一书。一九三五年出版。大意谓现今世运衰微，而文学尤为坏乱。今世作家，皆不以 Politico-Moral^② 之观点，撰作诗文。故非文学正宗，而特工破坏。书名之取义在此。虽有作者（自 Henry James^③ 以下），力图振拔，莫能挽救。其中尤以 Henry James 氏见解最高，性情真挚多感，自造成一种技术，藉小说以发表其对世道人心之理想。大率其撰作小说，渐由写实而趋于理想。其小说中之人物，固皆生活于现代之实际环境中，然皆理想高超而敏柔善感，代表旧日传统文化之价值及其道德理想。故其生活成为悲剧。但异日世界之希望，固仍寄托于若辈人而已，云云。宓按，诚如所言，则 Henry James 之所思所感，所志所行，正与宓同。今后，宓撰作小说，更当循此途以行，以 Henry James 为法，可矣。……

9:00 警报至。宓即北行，仍至昨往之谷中避之。寢息。读《涅槃经》。遇陈霖及高韻琇青子。一对爱侣。2:00 解除，同步归。途中，宓提及瑜，得闻琇言，熊府诸人，早已群集于重庆，作久居计。Rose 率其女美吉 Madge 今亦居渝。而“熊伯母”即彦。离沪而渝而桂，赴慈幼院会议。或亦即将定居渝都云云。宓以沈从文关系，未敢深问。然由是知彦九月中函宓，言即将离沪云云，确非虚语。但其赴渝赴桂，不以行踪告宓，则犹是疏远淡漠之意耳！

① 斯彭德《破坏性因素》(1935)——文学评论。 Stephen (Harold) Spender 斯蒂芬(哈罗德)·斯彭德(1909—)，英国诗人、评论家。

② 政治道德。

③ Henry James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15 年加入英国籍，英王授予他勋章。

3—4 珏宅独午饭。归舍，休息。4—5 金城存款取款。过琼室，疑实误。已易主，未敢入访。云大访昌，约晤。晚 6—7 孝园访鄂、德、任等，得晤琼。谈昆曲等事。

7—10 工校今为师院。赴儒学会聆彤演讲。大意谓(一)中国文化即是儒教、儒学。若释若道，均非中心及正宗。(二)中国与印度之历史情境及思想，甚为近似。而中国与西洋无论古希腊或近今之西洋。则相差甚远。今世西洋文明以科学为基本。中国今兹接受西洋文明，教育学术思想行事，一切以西洋为本位。则其轻视或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也固宜。今应如何改途易辙，方可发挥光大中国文化(即儒教)，以救中国且裨益世界。此为甚重要之事，亦极艰难之事，愿会众熟思之，云云。论极渊邃。必随所感而发言，语多激愤。

偕众归。途购二面包食之，以当晚餐。11:00 寝。

一月八日 星期三

晴。晨 7—8 上课。凤翥园早餐。8—10 坐校园，读《涅槃经》。左飘^①求改诗(英文)，并述恋爱某女生。高训铨也。因教导方法而规止之。10—11 珏宅午饭。缴 \$ 30。已缴足本年一月份饭费 \$ 60。归舍，休息。

下午 2:00 云大访炜、昌等，偕昌步翠湖。昌写示近词。又 1940 春为可姬作五古一首。遂为宓详述(一)其与宋夫人结婚离婚始末。即《别离行》之本事。(二)与可姬爱而离。姬既别嫁。十二年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间)复来接近，愿弃其夫及六子女以从，竟遭昌毅然拒绝之始末。二事皆动荡激刺如戏剧，闻之有深感。

4:40 回舍。旋再出。遇琼来访伺。宓径至 T. H. 托李景曦代取

① 左飘，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5 年毕业，后去美国。

邮包。归。徘徊于翠湖北路，遇吴达元、谢文通等。以待琼出，宓乃伴送琼至孝园附近。琼言，甚虑身体不能抵抗。苟割治盲肠，必将死去。云云。又述伺仍命稍缓即赴叙永，甚为悲凄。宓亦感动，不知何以慰之。……

归舍。6—10 偕省身等至冠生园，赴端、总、田、伺、奚^① 等五人招邀，陪宴郑廉新华银行行长。汪一彪。又同步归。补作日记。11:00 寝。

一月九日 星期四

晴。晨，读《学术史》。函送 \$ 22 与昌。珏宅午饭。午 11—3 补钞日记。3:00 至中德学会，欲购糕点，未得。归读《学术史》。

5—6 出，欲访琼。先徘徊翠湖北路，继绕道钱局街、文林街，至昆华南院。于院中遇琼甫归来。宓以张振先自叙永来函，邮印“被劫寻回”者示琼。盖深为琼之行途忧。如此情形，琼何能孤身往叙永，即宓也不能也！同至琼室中。琼呼仆舁物至后楼新迁之室中，宓留待。旋琼赴孝园晚饭，宓送至昆南门外。琼命必归家去，宓乃回舍。

珏宅晚饭后，7—8 访雪梅，告以彦最近消息。雪梅深表同情云。

逾米。

一月十日 星期五

晴。风。府前街早餐。读《学术史》。

午阅《人文》卷。薙面。北平食堂便餐。阅《英文》卷。珏宅晚饭。

晚，孙福熙、王般、冯至来。

^① 钱端升、陈总、陈福田、李继侗、张奚若。

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风。府前街早餐，遇唐贯方。读《学术史》。9—10 寝息。10—11 珏宅午饭。读《霜厓杂剧·惆怅囊》，有感。

下午1—3上《人文》课。续上《欧文史》课，甚倦。5—6 云大访炜，未遇昌。昌有函来，以罗君注意探询，欲将昆曲雅集作罢。

6—7 珏宅晚饭。天上多浮碎云，而月色甚好。乃于7—10 至孝园，与奚若、景任夫妇，兴鄂、崇德夫妇及琼围桌坐谈。德述其长兄崇勋子刚。之性行，及1932勋在青岛迷恋某女士疑指前妻，未有确据。当筵与元配梁夫人冲突。梁明晨携首饰一小箱，负气出走，乘火车只身赴沪。在车中巧遇某女士，同行至苏，共宿旅邸。中夜得暴病。人疑系某女士以燐寸火柴头。强逼吞食而毒杀之，遂入苏州医院。移沪不治，即死。勋旋续娶沈夫人，亦富贵家女。勋有肺病，丧其资财，而风流豪奢，追欢寻乐如故云云。记此以为小说材料。

约10:30 乃伴琼归。即寝。

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①

晴。府前街早餐。读《学术史》(焦 etc.)。珏宅午饭。午阅《人文》卷。重读《新学究》，甚悲感。

两访吕未遇。晚与铮游步翠湖谈。读新撰《说色空》一文，甚精正入理。接熙沪函，附心一收据。待粘存。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到校上课略迟。7—8 上课。凤翥园早餐。9—10 上课。

^① 作者1941年1月12日至2月28日日记，系未经整编誊抄之日记草稿。

珏宅午饭。下午 2—3 上课。3:00 清华取得华西大学女生黄淑兰代纪寄来枕套。金城取款。购奖券 \$5 一张。荣盛园小餐 (\$0.70)。即至中央银行汇款与心一 \$180。归途遇昌。访雪梅。珏宅晚饭。

晚 7—9 昌来,翠湖游步。先谈昌对敬等问题,终倚桥边述代为划策,托炜到渝说彦归我事。又访铮。宓先归寝。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早醒。未晓即起,极早赴校。食桂花糕。7—8 上课。风翥园早餐。归读《学术史》。寝息,珏宅午饭。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未晓即起,极早赴校。食桂花糕。7—8 上课。风翥园早餐。归,读《学术史》(焦 etc.)。珏宅午饭。薙面。2—4 赴校。为二年级男女生特讲英诗(缘亦在,屡笑)。文书组填汇款单。又代公超领 \$1200(打字机)存金城。阅清华校刊,悉(一)刘述真^①死(二)黄□嫁等。

4—5 导珏回访吕于云大,商昆曲雅集事。

6—10 借钱端升、陈总、陈福田至大观新村七号马宅,赴徐锡良、陈玉英招宴。遇梁琰小姐,知为杨宗翰之妹。向宓自陈身世,并商招翰出之策。以宓为兄。宓甚爱其人,亦以妹视之矣。

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日来凌晨甚寒。府前早餐遇唐贯方。读《学术史》(龚,陈)。欲仿作《己亥杂诗》(四十八岁)。

^① 刘述真(1911—1941),湖南邵阳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6 年毕业。

10—11 珏宅午饭。续读《学术史》（陈）。1—2 雪梅来。周正仪来。周雅纶来。4—5 昌来。陪访雪梅。归途至中德学会订座菜。访水不遇，留柬。

珏宅晚饭。晚函琰。闻日人将北进，攻滇。何部长顷来昆明布置军事云。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府前早餐。读《学术史》（陈、康）。晨9—10雪梅来，以金器……交宓保管。

10—12 珏宅午饭。下午续读《学术史》。寝息。3—5 咸宁巷二号英语学校访 Winter，慰失物，约宴。归途至中德学会增订座菜。再访水，不遇。

7—10 赴儒学会（王宅），杨向磊讲。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府前早餐。读《学术史》。

11—12 珏宅午饭。12—1 宁、鼎来，请至荷花舍午饭（\$5）。同上《人文》课，请鼎演讲。与维步谈。上《欧文史》课。

珏宅晚饭。晚7—10 偕宁访奚、任夫妇于孝园。鄂家人均外出，未获见琮。

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风。凤翥园早餐。9—10 访晏，约宴。再访宁，未起。11—12 珏宅午饭。归后，方雍面，12:20 警报至。密从容出北门外，至旧地避之。遇 Gapanovich 夫人及女，未陪伴，早归。

解除后归舍，已5:00矣。（原约）。急洗面，開箱，易衣，着狐皮

袍，灰红裤，黄皮鞋，英国袜，奔至琰宅，已 6:00 矣。见马、李诸君等。琰即同行，途中谈翰事。至中德学会，则该会已迁移。堂中空空，仅留一席之桌椅。诸客（Winter，珏，绂，符，水，晏）毕集，惟待琰与宓来。（\$ 50）。Winter 谈述滇缅路及北京情形，口讲指画，听者欣然忘倦。宓是晚亦觉 happy^①。

9:30 散。宓及 Winter、晏伴送琰归。琰约至其宅中茶叙。至则李君犹坐候，夜午始去。在其宅中，Winter 与马君谈，琰则与晏及宓谈。出示其 Album^②，述其以往作事及旅行之经历，神采奕奕。宓闻之深为感动，而爱琰之心乃益深矣！

1:30 始归。宓兴奋，久不成寐。（同时，钧宴，即辞。）

费巩来函，吴契宁死！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风。 7—8, 9—10 上课。与铮之二女嬉戏。珏宅午饭。悉璜已殉节。

12—2 访水及符，符极言彦之虚荣，惟重财位，与宓性趣不合，即婚亦必痛苦云云。又疑琰为拜金主义者。水则亦深不以彦为然。谓彦之作风始终如此，其奈之何！宓闻之，极感痛于心。

归，寝息。3—4 访昌，取消雅集。与逵步谈，告以琰事。逵谓宜自然进行。又有经验之人，进退均宜。不至如一般中国男女之“混乱”也，云云。符约用茶点，未赴。

珏宅晚饭前，珏、绂未归，就其案头作函致琰（2）稿存。

晚倦甚，早寝。

① 愉快。

② 纪念册。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风。下午阴。寒。晨7—8上课。凤翥园早餐。9—11邵可倡招往晚菜园。病卧楼上，命宓就其口述，代撰友仁收支报告等件。医客来扰，未完。倡以讥笑之态度，谓琰与马君早已实行同居如夫妇矣云云。

11—12 珏宅午饭。归理衣箱。写发致琰函(2)。1—2 云大访昌、逵，适忙。2—4 再至倡处，续完前件。关麟徵^①来拜，未在。接嘉电，托售物，(钞)。归读《佛教史》。甚郁郁。

珏宅晚饭。早寝。中夜久醒，思宓之生活与爱情问题，萦结于彦、琰，甚为悲苦。……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风。7—8上课。凤翥园早餐。补撰日记。甄、蒋来还书。11—12 珏宅午饭。

正午，偕宁至新校舍。将考《柏拉图》，而12:30警报至。宓即偕宁出至旧地(碉堡东之谷中)避之。是日炸东市街纱厂，及拓东路车站近旁。风烈，弹斜下。约近4:00解除，偕宁归。阴，微雨。

洗濯后，偕宁、新入城。先邀至北平食堂食面(1.20)。遇林同济。

5—10 独至愉园答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雨东，郃县)，谈甚欢。留晚饭。关君甚关心宓爱彦事，欲出力助成，俾宓与彦结合。

① 关麟徵(1905—1980)，字雨东，陕西郃县(今户县)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40年7月原肝部第十五集团军改番号第九集团军，仍任总司令。1945年10月任昆明警备司令，12月因昆明学生运动案被停职。1946年国民政府派为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7年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8年升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任陆军总司令。1950年以后寓居香港。1980年8月病逝于香港。

立即草一电，命送交第九集团军驻昆明办事处（福寿巷三号）处长李少如转人。译发，致桂林《大公报》王文彬转人。探彦住址及行踪（旋止，未发）。其意极可感。宓乃为详述对彦之往事。关将军静聆毕，乃评判曰，统论全局，宓秉真情，彦用手段。宓之行动错误，彦之心术不端。宓是过，而彦是恶。彦只欲指挥操纵宓，以表示其权力。宓倘1930赴美，甚至1935一月赴沪，均可婚彦。但婚后结果恐不佳，终致决裂。彦1933七月任许某入室，可见二人关系之密，情不可恕。彼彦之嫁熊，或曾与许同谋。今者彦恃其名位财产，一切如意自由，爱许也可；爱二三十岁精壮之少年也，亦可。今倘下嫁宓，则在彦有百害，无一利。既对宓昔已无情，今者必不肯为。其三年来对宓之行事一贯，始终只是极自私而冷淡的将宓推开，只恐沾染受损，绝无丝毫为宓设想之意。故宓如再对彦进行，必无结果，故宜毅然将彦事宣告终结，另寻佳耦。与雪梅结婚不宜；即琰亦恐难成。皆当放弃。彼多才而个性强之女子，实乏情感，尚力用术，只欲操纵爱人丈夫，使之听命。不可为室家。娶妻以河北女子为最好，（关公前年所择娶之夫人，即是。）盖北方女子柔和而多情。盼宓速就此途自为计也，云云。约改日宴而别。

归后深为悲感。中夜久思，决撰作小说终此生矣！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风。起迟。府前街早餐。阅《人文》卷。9:30 警报至。宓出城，仍至昨地谷中避之。遇牛其新。是日炸马街子及①。

正午寝息，恒思关将军所论彦事。……先归。

2:30 解除。玉宅午饭。归舍，薙面等。4—5 访炜、昌，适忙。访

① 原稿此处空缺。

侣,病甚。归撰日记。珏宅晚饭。方缙宴女友。宓与其新共餐,新自治饌。8—10 至梅校长宅,赴友仁难童学校董事会。仅到孙福熙校长,与梅公谈,即散。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风。 府前街早餐。8—10 赴校领得 1940 年米贴约 \$ 530。又代超领如数,均存银行。与正商,未借给德用。(鄂昨夕来访,留函,求借)。珏宅午饭。12—1 赴孝园,见奚、任夫妇及琼(鄂、德外出)。

1—3 校中考《柏拉图》。3—5 金城银行存款。入城。访关麟徵,不遇,留函。并以黄维处收回之《诗集》一部借关留阅。归途访雪梅,未遇。

5—9 珏宅晚宴。是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缙二十二岁生日,治饌饗宓、志等。绍良^①送寿糕值 \$ 34。林志琦亦送糕。久叙始散。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大风。 府前街早餐。雪梅遣继华来,还清借款 \$ 30。并告已送狐仙出宅事。阅《人文》卷。珏宅午饭。12—1 赴孝园,见鄂、德,告以超款已尽存金城,无法取出,不能拨借云云。德大怒,自恃其富与亲,对宓备加讥斥。……琼时在旁,宓乘机约琼宴。

下午 1—3 上《人文》课,讲“平均分配,守法息争”等。命维送函至工校胡元俔先生(1940 十一月二十四日歿)追悼会吴思琦君(明德

^① 周绍良(1917—),安徽东至人。周叔迦之子。曾在北平辅仁大学学习历史。后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

校友)，未能如约赴会演讲。3:40—6:30 考《欧文史》(3)。大风，甚寒。匆匆归舍，即赶往昆华南院戏台楼上五室琼新居，访琼(时已近7:00)。见琼撰书春联。又读改其《腊梅》诗四绝。琼力劝宓以\$1000假德(超一月薪金在内)以博其欢。宓为尊重琼意，从之。7—10 伴琼入城，宴琼于南丰(\$13)。琼自述琐情，知己留昆办公，不赴叙永去矣。陪琼购年礼、糕点等。送琼回宿舍，乃归寝。倦矣！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大风。晨，府前街早餐。9—10 访雪梅。10—11 访水，辞符、水约除夕今夕。晚宴。进茶点。珏宅午饭。决请锺书指导珏，珏亦欣然。

12—2 遇晏，同赴孝园。鄂、德外出。留函云云，如琼教。与奚、任及琼谈。又偕晏、琼同归。与正谈。补撰日记。4—5 邀鼎外出食糕饼。待至5:00 以金城所取\$1000 支票送缴琼，则琼已奉召视梅校长疾。久待宓，至是始急出。(宓动辄得咎，悔尤丛集。决更隐遁离世。)

6—10 愉园赴关麟徵招宴，客多未到。仅李培天民厅长及匡林、梁、胡三人。席间关又对众述及为宓介绍婚姻问题，且曾告刘大钧以一黄小姐介见于宓。谓宓应“广见慎选，来者不拒”云云。宓申言近方读佛书，在家出家，无意结婚云云。

归舍，与省身略谈文学，即寝。(未能赴孝园奚、任之约，与琼等盘桓，为憾。)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历辛巳年元旦。晴。大风。府前街四号，食糯米饭及豆浆，甚美。回舍煮面等。10:00 至珏宅，咸寝未起。归读旧小说《石

点头》。

正午炜、昌等来，邀至翠湖东路佛教会净业社，参礼佛殿经堂，并在饭厅进素饌。2:00至孝园。琼方在奚、任家制水饺，进午餐。宓乃又进水饺(鄂、德仍外出)。奚谈述参政会轶事，不厌冗长。约近4:00颀来，琼旋辞去。宓以颀在，未敢周旋送琼如礼，殊悒悒。

5:00偕颀访宁，邀二人至南屏餐室进西餐(\$13)。8—10偕宁访Winter于正字学会(失物尽获)。Winter谈《金瓶梅》之真至，与结构之完整。谈及琰，Winter亦深佩琰。但亦认为琰与马君同居，必有理由而出此，不可诘议也云云。偕宁归，即寝。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风。府前街食糯粥，如昨。遇尹士伟呈诗。姜仆呈琰昨晚来访，留片(片存)。并约今午再来(2:00)。甚喜。阅《人文》卷。10—12赴梅宅，探悉梅校长病、赴乡等情。

珏宅午饭。归后易衣，候琰来。

下午1—2李鲸石来。2:00琰来。省旋外出，舍宅中几空无一人。琰凭栏纵谈至5:30始去。琰历述其生平所受艰苦：(一)父在家虐戾。不许入学读书，而强迫出嫁。未能毕中学业。(二)父命嫁夏同龢之子(有肺病)，不从。至入佛寺，随夏女带发修行(cf.吕碧城)。父又欲其入清宫，为宣统之选妃。亦不从。乃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粤人梁伯安。(三)梁故宦族，而家中落，贫甚。伯安肄业中国大学，年甫逾二十。家有姑婢，甚乖戾。每日晨为梳长发。习妇道，苦操作。伯安有三姊一弟。三姊恃母威，对弟妇凌虐。其三姊与琰中学同学，而望尘莫及。至是肆为报复。(四)嫁后半载，益贫。(母寡助，不受，佯为宽裕。不向母诉苦，恐伤母心。)适三姊夫为湖北汉阳县令，携眷往，乃随伯安从之宦。伯安任科员之类。在署中又须承侍

三姊夫妇，仰其鼻息。(五)三姊大旋移沔阳县。时内战已亟，复随往。已而共党入鄂(按此当为1930年事)，危急。伯安送三姊及琰至汉口居。复回署，泣谏，不可。入署后，是夜共党起暴动，伯安伴姊夫逃出。姊夫复欲回署携取印信。入大堂，共党自后枪击之，二人皆殒。(琰八月出嫁，次年十一月伯安死。)运尸至汉口草葬，秘不使琰知。(先是琰在沔署时，有身，小产，颇病。)(六)伯安之弟，偕友，来汉，接琰等回北京梁家同居。(旅费均琰出。)琰从礼守节，始出任小学教员。而姑坚议立嗣，抱族中男孩，使琰抚养。幸得某姑密劝琰以万不可为(cf.《小青传》中之杨夫人)，琰乃婉拒之(以无产可图)。(七)梁氏移沪居，琰出工作，为人佣书，月薪\$25。以\$15奉姑，自用\$10，午饭及衣物、交际均在内。恒由四川路底每日奔走至法界，并电车亦不敢乘。在家每夜卧地板上，仍须操作，侍应姑与夫姊。(八)政府给伯安身后恤金一项，琰提议以此费迁葬伯安父(北京)及伯安(汉口)二枢回粤祖茔，或北京新茔；不足之费，悉由琰任付。而姑不从，竟以此费为伯安弟娶妻。弟且纵情享乐。琰兄宗翰且遇之于北京饭店云。(九)琰改任南京铁道部录事，月薪\$50，又间得出差费，来往宁沪，坐三等车，以为节储，供梁氏家用益多。姑等未能知感，且每指斥琰在外与男友寻欢，得男友赠衣物，或为男友所摈弃而忧伤(实皆莫须有之事)。某日，琰制一大衣(即今日所御者)，姑见之曰，“汝三姊尚无大衣，汝何能有之？”琰怒，自是始有独立自营、不复屈事梁氏之意。(十)琰回北京侍母病，送母终之后，其姑强琰回杨家与兄弟争分遗产。琰坚不肯为。姑恒啾啾不休。琰遂有远举以避之之志，乃赴仰光。(十一)由仰光(先入闽，为陈某之私人秘书。继随来粤，接长潮汕路局未成，而陈妻疑妬，乃径辞职。遂由粤赴仰光。)回沪后，事业经济均较裕。梁姑复来，婉曲陈诉，以今者姑媳相依为命，愿为琰仆妇，请求在沪同居。琰以养姑尚可，而梁氏戚族太多，畏

其缠扰，乃力拒之。偶一访问，或赠钱物，不多亲近。入滇后，音问亦与梁氏绝矣。（琰曾任职新亚酒店。伯安弟来，欲居其寓中，琰坚拒之。）（十二）琰弟磐留日回国，到沪住一月视琰，居琰寓中，每共出入。人谓是琰之情人或夫。实则琰多年专力作事，并无恋爱。至若婚姻更非易言者已。（此时之琰，有似昔年之彦。）……以上皆琰娓娓自述，错落有致。

宓以试探之意，述邵可偕日前讥评琰之语。琰不为忤，增述如下：（十三）琰受任联成公司事已二年。在上海即识马君，曾教马子读。马与琰今皆联成（英美人所营）之雇员。马为经理。同由港受聘来滇。（琰初次到昆明，在1937十一月，时教西人汉文）。1940九月三十日南屏街炸后，乃同移住今宅。马有妻在上海，多年不和，各自寻欢。马今者方追求联大师范女性杨宝芸（？）。马所谓欲入联大旁听求学，实为杨女耳！每来紧急警报，马即驱汽车至联大以迎杨女同出，而置其子家中于不顾。某次，且与联大门警口角，越墙而入。因此，联大男女生，来马宅者亦甚多。琰以马以其子付托，故每值警报，亦不外出，然留宅中甚为惊惶。近且以此故与马言语冲突（马讥琰忌嫉杨女）兼以他故，颇思辞退联成公司职事。但辞职后一时无可栖止之宅。独居租屋，有所不便，以此为难。今兹请公司派往成都干事，亦欲在彼自营，或可即终止成都而不回滇。否则由成都转赴兰州，另求生活之路云云。……

琰述说一切，详尽无隐。对宓诚心信赖，宓亦知感。拟更徐徐自然接近。琰本欲邀宓宴于南屏，并观剧。知宓另有约，乃别去。约明日同访晏，求助车赴渝，盖不欲受李文初（山东荣成，北京老便宜坊之少主，今为南屏咖啡馆经理）之助，而乘其车同往也。

琰在此时，（一）鲍志一来拜年。（二）鄂来，写一\$580之借据与宓，约月馀后即还款。琰未下乡，今日午饭以支票面交兴鄂。琰之忠

实可感。

琰去后，宓即赴梅校长宅。6—1 于此宴关麟徵将军，胡鹏(?)医生，刘大钧、金佩容夫妇，李揖祥、傅眉夫妇。主人为(一)梅校长夫妇，因病下乡，未到。(二)奚若、景任夫妇。(三)宓。馐系梅宅厨夫自制。每主人费\$^①。宴毕久谈。奚多述冗沓之故事。惟关述战事及中国前途(战后新军阀之形成，割据，政争)之可忧，实为有见。其识远在士夫学者之上也。

宓久倦，归舍即寝。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风。府前街食糯米粥。8—9 访晏于木牌坊巷四号，告以琰来。进咖啡、糕。归舍。补撰日记。11:00 出门迎候，而琰即乘人力车至(服淡白袍，黑外衣，如昨。)同步至晏宅，琰求助乘车。晏烹咖啡款待，而警报至。即由晏为导，同出破城口，穿田野，绕农校，至农校西之堤上(昔恒与熹等同来之地)避之。1—2 敌机分批到，盘旋甚久，轰炸(一)正义路北段(马市口至三牌坊)及文庙街、民生街等处，市区大毁。(二)文林街及翠湖北路(弹落翠湖小学，昆中东北院、天君堂巷、西仓等处)。但联大各部分幸皆无恙。

4:00 由原路归，至小西门外，遇马君及李文初推自行车来迎琰。马君及琰力邀宓及晏至其宅中补用午饭。马子侍应。马君旋外出。宓等仍坐谈。琰述(一)在仰光被同室女教员窃取珠玉首饰事。(二)去年随马君因公赴沪寻寓旅馆事。(三)在此(最近)拒绝富商某粤人之请宴同出。玩弄市佻，应付裕如，而致招马君讥责事。因又言，有辞职意，欲去成都而赴兰州另谋生业云云。

^① 原稿此处空缺。

宓倦甚。尤虑琰倦极而勉强支持，乃屡促晏回归。卒于7:00后，偕晏归。琰等送于门。大风。宓又力止勿送，殊为情急而色厉。其时电灯尽毁，全城昏黑，仅有朦胧淡月。宓由翠湖北路及翠湖中堤穿行，皆遇炸弹落处，泥水阻塞。乃更由翠湖东路绕归。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床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宅顶震破数方，簷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

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风。 府前街食糯粥。8—10 函琰（英文）。述昨晚急归之故，劝其乘机多事休息。拟得间向琰述说宓之生平经历。约其于任何日上午9—10 来此访宓，同往孝园叙谈，或同至城北山上避警报云云。按此函约琰来此一层，于事于情于理，均极不妥。琰未便遵行，而宓徒自暴其短（愚蠢妄作）。函发后，深自惭悔，不悻者累日。宓又欲自陈一见即爱琰之意，幸未写入函中。今后无论如何对琰，应力求明智合法，凝重而审慎也。……

10—12 珏宅午饭。12—4 以预行警报，独出至城北第二山前坐避。归途遇叶企孙。

夕 4—6 至小西门内福寿巷三号第九集团军昆明办事处答访（昨日上午来访）李处长少儒，长安。进炒饵块，并见其子李嗣冲。

珏宅晚饭。晚接熹一月二十二日港（九龙，河内道，堪富利士房，二十八号）函，托办各事。付售物单等件。即作复。早寝。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晨微雨）。 府前街食糯粥。读《涅槃经》，悔恨昨致琰函之不当。觉宓必当以出世离缘为正途。此外恐不得有幸福与成功也。

珏宅午饭。归舍，李宝堂^①来。述及群珠教贵女英文，月入\$260云。下午及晚，阅《欧洲文学史》考卷，头痛。3:00 北平食堂小餐。5:00 访雪梅未遇。

珏宅晚饭。

二月一日 星期六

半阴晴，较暖。府前街早餐。9—10 雪梅来。知二子入学，并得奖学金。偕访晏，晏拟今晚访琰。宓于珏宅午饭，即至孝园奚、任宅。遇琰于途。旋琰亦至，同进午餐。宓约奚、任全家宴（后详）。

1—5 上《人文》及《欧文史》课。偕维合作社进豆浆。银行存款。

归舍易衣。晚 6—9 赴杨立达招宴（西餐）于南屏餐室，同新加坡侨生刘保群。略见正义路炸后情形。女青年会四周炸最重。日来未访敬慰问，殊觉不安于心也。

二月二日 星期日

阴。府前街早餐。函关麟徵，陈二理由：（一）对彦不能忘情。（二）经济困难，无力再娶。请勿为介绍婚姻。（此函竟付洪乔。——且何日所写，亦记不清。姑补系于此日。）

珏宅午饭。下午阅《欧文史》考卷。

夕 5:00 至孝园，琰亦旋自乡归。久待，6:00 陪任、琰入城，而大雨，衣伞均湿。至三牌坊，遇奚及其二子张文朴（小日），文逸（小米）。必请宴奚、任、朴、逸全家及琰于南屏街全家福菜馆（\$27）。继陪彼等至南屏影院。奚原购票请宓，卒以让琰。宓受琰命，促行（时已

^① 李宝堂，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教授。

9:15)。乃急驰归,奔至昆中南院戏楼上琼室,送琼方胜函与徐骝宝^①,托其候门以待琼迟归。宓赶于10:00前送到。

归舍,略读书,乃寝。

二月三日 星期一

晴。未晓3:30即醒。久不寐。晨7—8上课。府前街早餐。9—10访晏。晏述前夕琰托为李文初觅车座而同赴渝。嘱宓往探琰与初情谊深浅如何。

珏宅午饭。归舍,薤面。2—3雪梅来。述王恩楷(名赦,湖南大庸)求爱,将与结婚办法。3:00入城,至中央银行汇十二月份款\$180至上海,由熙交心一收用。然后于4:00至大观新村访琰。以《吴宓诗集》一部交琰,托持示罗文幹^②。偕琰同入城。(联大某生,同行至城门。)途中宓与琰商晏借车事。知琰确愿与初偕行赴渝,而琰甚似与初有密契也。

5:00至南屏咖啡馆。初陪宓坐谈。琰赴车站办公。6:00归,同坐谈。宓渐持旁观,觉琰与初确甚密洽。恐将嫁初矣!宓对琰之爱,从此即梦觉而收束,亦佳!有某客之小女(四岁)识琰,笑指琰与初曰:“你们将要结婚了。”众笑。琰亦羞笑,然“其实乃深喜之”。

9—10群客多散,初所请之客方来。初请宴,西餐,极佳。进洋酒(宓饮红酒),外加初等昨日猎获之野鸭。肴饌极美。客为初之猎

① 徐骝宝(1915—1986),女,浙江海宁人。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理学硕士。曾任云南昆华中学教员,中英庚款委员会研究助理,成都华西大学、国防医学院讲师、副教授。

② 罗文幹(1888—1941),字钧任,广东番禺人。英国牛津大学法学硕士。1909年归国,曾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司法部次长,王宠惠内阁财政部总长,顾维钧内阁司法部总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教授。1941年在广东乐昌病逝。

伴(赵氏、林氏夫妇,又一滇人杨氏),皆自备汽车之商人买办也。

11—12 与初伴送琰(步行)至大观新村马宅。又与初同入城,分手各归。抵舍就寝,正夜半 12 时也。

二月四日 星期二

晴。未晓 4:00 即醒。晨 7—8 上课。府前街早餐。8—10 访晏,述昨情。晏仍疑琰未必爱初,特视为可依赖而受其帮助招待之朋友而已。珏宅午饭。归舍读《佛教史》。2—3 雪梅来,云大散步。续商与王恩楷结婚仪式办法。又示宓,林培深致梅之情书(1940)及诗,并佳。3—4 寢息。4—5 遶来。宓至 T.H. 问请客账。

电话约晤。随即赶至愉园访关麟徵。已而卢汉^①来访关,同出。宓赶回舍,易衣。未毕,而关至。宓示以彦等照片,关甚赞美薇而斥彦。关强宓同乘汽车至小西门外新村 59 刘大钧宅,见刘夫人金佩容。关欲刘夫人介绍已故(殉国)空军军官高志航之夫人丁女士(依叔居。叔为礼和洋行买办)。适高夫人(年三十一,上海人)外出,(住新村 12 号)。关欲宓明日下午 3—4 来此茶叙见高夫人,宓力辞之。刘夫人为彦之湖郡同学,去冬在沪曾见彦。宓因求刘夫人他日有缘使宓得见彦一次。至高夫人则恐多此一举,有违宓出世学佛之方针,故决避而不见。

乘关汽车至马市口,下,步归。荣盛园晚餐。念及我生之凄凉贫

① 卢汉(1895—1974),字永衡,云南昭通人。彝族。云南陆军讲武堂四期毕业。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滇南作战军总司令,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奉派为越南受降司令官,兼云南省政府主席。1945 年 10 月调为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1947 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 年 3 月,任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指挥官,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2 月 9 日宣布云南起义。1950 年起,先后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苦，未获稍享丰裕之生活，不胜悲感。即归舍，补作日记。

二月五日 星期四

晴。 7—8 上课。凤翥园早餐。9—10 访晏，促为琰等借车。珏宅午饭。宁邀至合作社饮茶，又坐新校舍。倦，归。读书不多。

晚 7—9 孙福熙来，偕访梅校长，不遇。归舍，谈。述友仁难童学校财尽及学生滋闹事，托改日转达梅。

9—10 晏来，命告琰，“本月十日以前无车”云云。

二月六日 星期四

晴。 府前街早餐。珏宅午饭。下午读《中国佛教史》，颇有所悟解。4—6 步翠湖，遇袁家骅^① 夫妇，至湖滨饭店坐谈。又导之至邻宅（玉龙堆 24）见王烈（霖之），看定住宅。

珏宅晚饭。晚 7—9 偕宁至工校听彤讲《魏晋玄学》。大意谓四期虽各有专研之书，但皆以名教 VS 自然为主题，而谓名教 = 自然，原可共存，而不相妨也。

二月七日 星期五

晴。 府前街早餐。阅《人文》卷。10:00 至珏宅，警报至，即出城。遇宁，同至第二山前谷中旧地避之。读《佛教史》。

解除后，归途遇 Reicher 及马耀宗。4:00 至珏宅，不供饭。颇

① 袁家骅（1903—1980），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 1930 年毕业。1931 年任北大英文系助教。1937 年赴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莫尔教学院读古英语和日耳曼语。1940 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任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北大复员北平，教授英语。1947 年再赴英国。1949 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3 年，领导傣族语言调查，结束后，转入北大中文系讲授汉语方言课。

愠，欲退食。……归，至北平食堂略进食，回舍。知琰借初来访，询车期云云。洗，易衣，补作日记。

7:00 珏宅晚饭，久待。晚 8:00 至新村访琰，并与马君文辉及初同谈。（谭女士略坐，即去。）马君方读宓《诗集》。其人见解明通，诚如 Winter 所评为“very intelligent”^①者。初则忠实而幼稚。琰询及刘大钧夫人（今晨全家已行），始知本月四日刘夫人所拟介见宓之高志航夫人丁女士，原为联成之女打字员，曾与琰等共事。（马君谓其人“poetically inclined”^②。）而其叔丁某，名丁福成，礼和洋行买办，正即琰所厌恶之人。日前强招琰赴宴，谓“昆明所有之太太小姐，我皆可以力与术致之”，遭琰拒绝者。……亦可见人生种种，结合之奇巧缜密，无异小说也！宓即以四日晚之实情悉告琰等。宓自言在家出家，无殊僧人。琰亦谓此次将到峨嵋山作尼姑云云。旋琰手刨核桃薄片，制甘茶以饷客。

12:30 始与初同辞归。至城中分手，宓归舍即寝。

二月八日 星期六

晴。 府前街加倍早餐。阅《人文》卷。

珏宅午饭。将近正午，鄂来舍，说明将在此还宓除夕所借之 \$ 1000，不与超款相涉。即偕鄂至孝园，见德，食自制之糕饼。以煮一月二十二日函件及售物单，并伺购物款 \$ 15，悉交付德掌管。

奚若今晨飞渝，景任率二子饭。宓陪谈。

1:00 偕琰同至新校舍，以改就之《腊梅》诗还琰。约晤。1:30—3:00 上《人文》课，讲完大纲。维请偕鼎合作社进豆浆及肉包。4—5

① 非常聪明。

② 诗人气质的（偏爱诗歌的）。

上《欧文史》课。文案处填件。

归舍略息。珏宅晚饭。议请琼来便饭一次(原出琼意)。

晚7—10 孝园陪琼与任母子晚饭,坐谈。乘月,送琼归舍。琼自言性情颇类熹,生长刻薄环境之中。深知一切人之诈伪自私,而深恶痛绝;故以明智自处,不负人亦不肯令人负我。有来欺侮我者,必以其道还报之。又谓婚姻皆重实际,不信有爱情。但旁观冷眼,有时乃可发见他人灵魂中之美云云。

10—11 归至翠湖北路,遇晏来访,遂同步谈。晏谓琰之属意于初,似不如宓所观察之甚。初对琰虽忠诚甚久,然其人庸浅,恐不足动琰之心。琰以处境便利,势利用初而已。……谈至此,初忽乘自行车驰过,即回车停驻,云“特来专诚邀请宓与晏明日同游西山,一切由初供办”云云。宓等即谢诺之。更与晏略谈,始归舍。

正出示熹二月六日港函,命宓还校款等事。另有函致德,促其以\$1000直还宓。赞宓为怪僻而有义气有操持之人,为难得之朋友云云。

二月九日 星期日

晴,风。晨起,府前街早餐。7:30至大观新村马宅,赴初之邀游西山。俟琰等早饭后,即于8:30出发。计马文辉,马健元(Paul^①)父子,琰(Margaret^②),初(Robert^③),晏及宓,共六人。由篆塘登初所熟识之舟(\$25)。11:00抵岸,略有风浪。舟中共述西国笑话及难题以为乐。既上至华亭寺,值茶花盛开,并有Magnolia^④等。凝望神移,不殊危乱时之仙境。

① 保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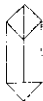
② 玛格丽特。

③ 罗勃脱。

④ 木兰花。

正午,在寺中花棚下,就石桌餐午餐。初携来南屏最名贵之西餐。冷餐。汤、鸡、Sandwich^①、面包、牛油、糕点、咖啡等,全备。方食而敌机自顶上过,轰炸昆明。是日炸北教场及黑龙潭(中央机器厂),而宓等方远在山寺看花美食,有类去年十月十三日之游。不得不感谢天恩也!次游太华寺,亦有茶花等。饮茶坐息。遇中央防疫处某医士,李冰若之友也。4:00至三清阁,诸人更上,宓独坐息,读谢彬《云南游记》(1923)。宓于1938十二月游西山,尚能追随 Empson 先众急登,今则甚觉疲弱,腰脚大不如昔矣!

5:00下山,新修石磴,已成其半。归舟风平浪静。宓在舟中与马君纵谈人生、宗教、政治及时局等。觉其人甚非凡。George Eastman(Manager of Kodak Co.)^② 美人,尝作《自传》(“My Life”)谓 Successful business-men^③ 之于钱财,可分三期:(1) Period of Accumulation(2) Enjoyment(3) Re-distribution^④ (散财济众)。然彼旋即自杀,盖一生经此三期后,仍感无事可为,无安身立命之地。此西人之缺陷也。(以上马君所述,可供《文学与人生》材料。故录。)……



7:00 抵大观楼,琰请在此晚饭。初往交涉,“咄嗟备八簋”,食甚酣。复乘舟行。抵城,又在马宅饮茶坐谈。

9:30 与初、晏同辞归。复与晏步谈于翠湖北路。晏述所观察,谓马君与琰关系极深。琰久爱马,而今则对马有所失望,欲去而不易自脱。初愚稚非马君比,而对琰一味忠诚,自己牺牲一切。而琰则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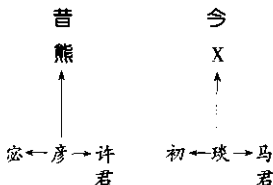
① 三明治。

② 乔治·伊思曼(柯达公司经理)。George Eastman 乔治·伊思曼(1854—1932),美国发明家,曾捐巨款给麻省理工学院。

③ 成功的商人。

④ (1)积累时期(2)享乐时期(3)再分配时期。

量利用享受,心中不尊敬初,故未必肯委身于初。且即嫁初亦未必能爱初。其情形既如此,故今者初其可怜,琰尤痛苦,内心矛盾,去住不宁,云云。马君今午舟中,亦述及 Buridan's Ass^① 之典故,可云合机而有深意(significant)。宓告晏以宓之所感,即琰今之关系,正同彦等昔年之关系(如图)。而宓之处境与初适同。设想琰异日之归宿,当



(Buridan's Ass)

在另一异军突起之士(今尚未知),亦如熊公。倘宓以术进取,必不难得琰。然而宓决不愿为熊公而自足。故宓惟当始终置身局外,为一小说家。且以怜初之故,宓愈益自悲;而以明见琰之痛苦,乃愈思彦忆彦。……

归舍就寝后,久不成寐。次日,将晓,梦与彦聚晤。宓吐胆倾心,彦亦深情相对,完全谅解。至此忽醒。瞿然回思,历历在目,体犹奋兴。然梦境恒与事实相反,于是心酸泪出,知此生决不能再获晤彦也矣!又记梦中彦所服之黑黄色花皮袍,正即琰晚间归宅后所易者。其故可思。……

^① 布里丹的驴子。意为一头饥饿的驴子,站在与它等距离的两堆一模一样的干草堆中间,因为拿不定主意该选择哪一堆干草充饥,只好饿死。

时已天晓，急起赴校上课。途中，决以长函致彦，但述宓之真情，不参任何要求，不存任何希望。

二月十日 星期一

晴。风。 7—8 上课。府前街早餐。途遇雪梅，艳妆。乃陪雪梅再食糯粥，又散步翠湖。知己迁至青云街 165（逵旧居之宅）三层楼，阁中。邀今夕往食元宵。未确允。

10—11 珏宅午饭。珏、绂外出。正午，宓至孝园，晤鄂、德，取超之熨斗（交 F. T. 售给陈序经^①，言明价 \$ 60）。伴景任午餐，与琼共谈。以由琼弟慈处索回之花布单交琼，偕琼同出。

宓归舍，1—2 寝息。阅 Plato 考卷。

夕，袁家驛夫妇来。珏宅晚饭。

晚，未赴雪梅约（是日为元宵节）而乘月赴孝园。风。琼未来，陪任谈二小时。9:30 归。任爱周榆瑞赠宓之蜀锦黄色松鹤绣被面，宓即以奉赠。又以蓝花方格屏布留奉琼。是晚任劝宓接学淑来滇读书。又属宓多供心一款项。宓已实行或计划。但宓一生婚姻恋爱之痛苦，孰能知之解之？今宓勉求出世依佛，藉避自杀之一途。而亲友如任等仍复以心一及淑等之束缚加于宓身，使宓不惟不得再结婚，且求如水等之忧游超脱而亦不能，呜呼。……以此，郁苦不舒者累日。

^①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人。上海复旦大学 1925 年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1928 年受聘岭南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1930 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31 年返岭南大学任教。1934 年起，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及政治经济学院到 1948 年。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 年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 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1964 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 年 2 月 17 日在南开大学 6 平方米的临时住所因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大风。晨 7—8 上课。府前街早餐。9—10 刘健来（以《玻璃声》赠付。绮亦来）。同访雪梅于其新居（见上）阁子中。座有空军学生孙廷□，贵州人。雪梅急制煮元宵以饷客。又复述材料之价值，宓斥之。……

珏宅午饭。宁来，病未愈。午，寢息。难面。补撰日记。头痛。银行取款。访彤不遇。遇廖增武。

珏宅晚饭。甚迟，颇不悦。是日午，付珏 \$ 50，连前共 \$ 60，二月饭费清。又付珏 \$ 5 为明晚宴琼添菜。

晚 8—10 孙福熙来，谈友仁难童学校事。偕谒梅公未遇。……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中夜 12:30 暴风，急雨。破窗，寒甚。起为掩蔽。月明如昼，疑已曙。于是着衣盥洗，叠被，坐以待旦。既知其误，和衣卧短时。未明即起，早赴校。寒甚。7—8 上课。府前街早餐。9—10 孙福熙来。又林同济、何永佶来，介见。

10:00 甫至珏宅，而警报至。即出城。遇琼偕女伴于苏家堂南（归途又两遇之）。又遇宁及绍良等。仍至第二山碉堡东谷中旧地避之。2:00 先归，遇袁家骅夫妇，同归。骅请宓至味雅食面。3:00 解除。归舍。洗濯，缝衣 etc.。

晚 6—9 珏宅晚饭。宓出 \$ 5 添菜。请琼晚饭。又与珏陪琼谈。知琼亦甚明通，晓达事理，非不能应付人事者。其所著《生物学教科书》全稿，竟为李继侗遗失。殊代琼扼腕。……

9:30 回舍，孙福熙来过，为友仁事，学生竟至毆辱同学师长。宓即至湖滨饭店访孙君，不遇。

归寝，……倦甚。是夜睡久而酣。梦中却共琼云。

接辉、琰柬，招宴。

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校中大考，不复上课。）起迟。偕赴叙永，同舍均饯送，宓独未与。偕来宓室辞。府前街早餐。

9—10 孙福熙来，偕谒梅公。议定由校董会函呈贡县长，请派警拘办滋闹之学生。归舍。孙撰函稿，宓为润色。尹方来，送硕公近诗及函。11—12 偕访邵可伋夫妇。宓就其案头缮写该函。12—1 孙请宴（并邵夫人）于云大校内家庭食堂分店。1—2 偕访梅校长之秘书沈刚如^①，在函中用印等事。

2—6 归舍休息。寢息。開箱，易衣。着狐皮袍 etc.。6:30 至大观新村，赴马文辉、梁琰招宴。绍酒极佳，肴饌丰美。客为缪云台、罗文幹、李晓生、高玉柱（今改玉柱。女士司，装饰摩登而别致。操湘语。负才气。似十三妹一流人）及晏、宓等。宓等皆醉。诸客散后，宓与晏留，共辉、琰久谈。琰以核桃茶饷客。其后宓为辉、琰述与心一结婚、离婚，与彦恋爱始末，附述 H 事，甚为兴奋。自谓有如 Coleridge 之“*Ancient Mariner*”^②，对彦之负情缺恨，以供述为感舒适云云。辉谓“*All's well that ends well*”^③，现时彦与宓之结局如此，实亦甚好。彦生活安乐，而其颇获宓函，必感觉不少之骄傲及愉快。故于宓表情之长函均秘藏而不退回。在宓则心波愈益平静，朝气犹存。

① 沈刚如（1917— ），安徽休宁人。之江大学肄业。曾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员，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图书馆主任。1933 年到清华大学工作。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办公室秘书。

②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之长诗《古舟子咏》。

③ “结局好大家都好”，亦为莎士比亚喜剧《皆成眷属》（1902 年）剧名。

今后必有能爱宓之女子出现，宓生活必更有一光明时期。即使无之，今之情形亦是一好收场。盖彦与宓之所遭遇 might have been worse^①也，云云。谈对宓之未来，所见与辉同。又力劝宓勿以责任心（sense of duty）接学淑来滇读书，必自感痛苦也。云云。

将近上午五时，始与晏步归。月明如昼，鸡声已唱，全城人皆酣卧。晏送宓至翠湖北路。宓归舍即寝。少顷即破晓矣。……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 7:30 起。府前街早餐。8—9 雪梅来，翠湖散步。述王恩楷索钱以纵口腹之欲等情。……略读书。

珏宅午饭。正午至孝园，见任及琼。与任（Florence-Guinevere^② 乃其浑号）久谈。坐坟台浴日光。

2:00 入城，拟汇款至沪。久待，至 3:00 后，入邮政汇业局则已额满见遣。乃走访颌，交其代办（以 \$200 汇熙转交心一）。邮局欠资信。中华询商《吴宓诗集》售价（昆明 \$7.20；上海 \$3.60）。华山西路买饼食之。售饼之蜀人厌宓多事，谓宓为狡猾云。

回舍，见椅上之皮袍等衣物，均为入翻置凌乱，大怒，乃在室中向空大詈其人。虽失雅度，不无小补也。……

6—7 珏宅晚饭。晚，倦甚。早寝。酣眠终宵。十三夜之缺眠乃补足，而精神方复原焉。……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 7:00 起。府前街早餐。圈点《中国佛教史》。珏宅午饭。

① 可能会变得更糟。

② 弗洛伦斯（女人名）——格温娜维尔（传说中英国亚瑟王的王后）。

正午刘华民来，遭申斥。杨立达借某生，来求讲《英诗》。又雪梅来，片刻即去。续读《中国佛教史》。4—5 难面。鄂来，还必借款 \$1000(清)。即以该款(支票)存入金城。珏宅晚饭，食肉。

晚 7—8 至孝园，为伴送琮归。而诸人均未在此，仅见张文朴、文逸兄弟，即归舍。(孙福熙来过)。仍读《佛教史》，至 10:00 寝。彤来，就正宓之眉记。

是夕奉父二月五日谕，甚歉疚。

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天气甚和暖。府前街早餐。读点《佛教史》。9—10 访晏，以雪梅托带交小华之西画颜料一包，交晏。又约下午访辉、琰。途遇梅校长及家人。

珏宅午饭。孙福熙率其女来。遂同出，至云大，并访邵夫妇，谈友仁事。宓主停办结束。旋陪熙午饭于家庭分店。又导熙介绍吕、庸等。见一高小姐，谈徐悲鸿^①与夫人蒋碧薇离婚，而徐所爱之孙多慈女士先嫁某工程家事。又述盛成妻郑坚之死，及成再婚王女士(熙所介绍)事。均可入吾小说。……

3:00 归。易装，即访晏。偕晏至大观新村访辉、琰。辉外出，必留函并书(“Dialogues of Plato”, Classical Literature Lectures^②);《新学

① 徐悲鸿(1895—1953)，原名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随父习画，曾任中学图画教员。1918年至1924年，在巴黎朱利安艺术学院、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及柏林美术学校，习素描及油画。1924年冬返国。1928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1929年一度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携中国近代名家画六百餘幅赴欧洲巡回联展。抗战爆发，随中央大学迁重庆。1942年在磐溪成立中国美术学院。1946年，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协主席。

② 《柏拉图对话录》，古典文学讲义。

究》剧本)。旋琰下楼，乃坐谈至5:00。琰详述高志航夫人之身世性行。知高君东北人，初婚俄女，旋离，遗一女。继取今夫人，生一子一女。航殉国后，夫人得恤金，生活颇裕。而好虚荣，喜交际，声名狼藉，致不容于航校而失职。乃二度入联成打字，悉不称职，而去。盖恒与商界及航校人士相征逐。人以“飞笺招来之女”视之。……总之，夫人沉溺物质享乐及虚荣，（是 Vanity Fair 中人物！）又以征逐交际恋爱为解愁之方，以致身体日坏，恒病，容色亦衰，而名誉狼藉，漫无归宿。虽今欲择人而嫁（当由于君厌弃之，而欲送走之），夫岂易事？盖夫人虽甚可怜，实未自身觉悟，为之奈何，云云。宓固无意，然宓之未因关麟徵介绍而进行高夫人，亦佳事也。……宓述请宴之意，晏欲共为主人。

5:00 与晏伴琰携健元出，沿城外马路至崇仁街及南屏街，琰料理公务，又至联成大楼整视房屋。初亦来。7—9 琰请宴诸人于昌生园分店。谈健元之性格及教育，宓始感对琰不满意。觉琰过于精明有才，而失之严刻。令人可畏而不可亲。琰对宓自言对初太冷，而对马似亦感失望，而其视健元殆不异继母之视前妻子，总如眼中钉也。虽以 Justice^① 处之，而 Mercy^② 则不足矣。……

9:00 琰、初等往陪马君看电影，宓及晏辞归。在南屏街晏遇小姐，径偕往观电影。宓独归。旋遇雪梅率继华，同步归。即寝。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半阴晴。 府前街早餐。读点《佛教史》。9:00 孙福熙偕夫人刘雪崖率女惠惠 Vivian（七岁）来，述商友仁事。同访偕夫妇。见苏

① 公正

② 仁慈

冰心^①（先嫁张，后嫁王）。决乘小汽车至梨园村谒梅公。宓陪熙至T.H.见李景曦，询明路径。宓即至珏宅午餐。归舍12—1寝息。

雪梅遣继华来，招往。述遗失存折图章等，疑系狐仙所取去。宓则咎雪梅之矜躁不慎。雪梅又述王赦恩轶。之不端，好吃，索钱等。宓更怪雪梅何以必须爱赦而已实行同居也！况继华同室异床，不嫌其不便。宓之未婚雪梅于七八年前，幸已！

甫归舍。3:00偕驾小汽车，与福熙夫妇及女，来邀，同乘至武成路教育厅。宓与倡、熙入谒，龚厅长托故未见。乃请见张科长（中等教育）。熙陈述，托转达。宓等同乘至拓东路，宓访颀，方忙。宓即以熙夫妇邀，至商务酒店茶叙。见其所识之美籍塞尔维亚人Evermore^②（？），盖为中国印钞票之俗商，以酒（Cognac^③）饷宓等。

晚，熙夫妇请宴于冠生园，并有商务酒店经理刘怀德君。席间崖述北平近年情形，又杂谈昔年上海琐事。崖谓在平见熊鼎，述宓1939九月为雇人力车相送事。以宓之爱彦不忘，甚为奇特云云。熙又论沈尹默^④与权事。

9:00散。宓访关将军，未遇。途逢马文灿（？）同步归。点读《佛教史》，完。乃寝。（雪梅送来存折印章，欲宓代为保管。又曾对省絮

① Geraldine Skinner 杰拉丁·斯金纳，汉名苏冰心。女，美国人。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② 埃弗莫尔。

③ 法国科涅克（Cognac）地方产的白兰地酒。

④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实，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陕西西安。幼年即涉猎古籍，后随兄留学日本。1912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返国后，曾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教授兼孔德学校校长，北平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研究员。抗日战争爆发，赴四川，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定居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

述。甚矣雪梅之多言不检也！)晚小雨。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以微雨，春意悠然。 府前街早餐。作日记。9—10 雪梅来，步翠湖。述昨至中国银行，查悉曾有人持遗失之折及章，两次到中国银行取去 \$ 350。疑必继华或王赦所为。必谓恐系继华，宜密查。必即至珥宅午饭。

下午 12—1 寝息。作函致中国银行，证明“绍绍”之真姓名即卢葆华。已而雪梅来，言继华已将折章由箱下屋角取出缴还。但仍用继与赦互相查缉云云。遂以折章等交必保管(计中央储蓄折一包，又小章五枚)。必旋接福熙函(昨晨送来，仆顷始缴呈)。即至侣宅，小坐。出，遇福熙夫妇率女来。再至侣宅商谈。必直陈财困事难，友朋即宜停办之意。侣颇为动。4—6 偕侣谒梅公于 T.H.，更追至联大办公室。梅先命沈刚如见必，示以难童学生呈控文。次梅见必，将福熙所拟上教厅函，改为笼统之意。而未肯见熙。必偕福熙再回侣宅。7—9 必宴福熙夫妇(刘雪崖)及女于全家福(\$ 21)，进绍酒。9—11 在商务熙寓室中谈。熙述鲁迅等琐事。二人并述婚后之经验，及性行之参差。熙为艺术家，而崖为熙手制之艺术品。此言至确，而崖意似有不屑者！

归舍，途遇晏，步谈。晏述鼎被拘(小便于路)。并分析辉、琰之张弛互用之关系。12:00 寝。按今晚辉函邀便餐并赏鉴湘人某售古玩等，未及往，作邮片谢之。雪梅留柬，并赠必红梅一束、冬瓜糖一包。必殊不喜。盖必室中不愿有此等物，以乱吾意，而雪梅太男性，意志太强。苟与雪梅言爱，必一切饮食琐事，均听命唯谨，为雪梅之奴隶，然后可也。……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风。府前街早餐。抄缮本学期学生成绩报告。环宅午饭。接(一)重庆金城银行王存拙(江津,贡父)君函,及《见怀》诗(照录一首)。(二)张振先、蒋智存叙永函。

12—1 缮写友仁校董会董事长致云南教育厅函。甫毕,雪梅来,必不愿同出闲游。且严告其勿再赠物。雪梅不悦。但仍不解宓旨,反谓宓“李代桃僵忽怨嗔”云云。……

籼面。写日记。约近 4:00 福熙来,在此坐待。宓独谒梅公于 T.H.,以友仁校董会致教厅函呈阅。并遵梅命将第二页另钞一过,加入熙銜名。etc.。梅乃盖印。宓即偕熙至教育厅,见张科长季材,呈送该函。张示龚厅长手条,谓已办训令,命呈贡李县长悦立处理友仁校潮,并将顽强学生拘送至茨霸中央机器厂为艺徒云云。熙甚喜。即同至云大倡宅报告。倡请至云大家庭食杜晚饭。

9:00 回舍。即寝。

接琰函,定二十一晚在其宅中宴客。一星期未见琰,甚思之,且觉 neglect^①琰!

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府前街早餐。读《涅槃经》。9—10 访晏,进糕点、咖啡。告以琰函云云。在晏处见二联大女生:(一)敖淑秀(心理系)(二)张玉珍(一年级)。为张作函介见昌,求入云大。宓即至珏宅午饭。觉

① 冷落。

宓为 poetico-moral 式^①，而珏为 intellectual-rational^② 式之人，益感分辙异途。而珏最服膺书^③，故宓乐于让珏归书指导也。……

熙至珏宅访宓，未肯同出午饭，亦不肯同往呈贡见县长。而于正午至商务晤熙、雪夫妇，进桔及咖啡，谈商友仁事。3:00 雪回呈贡去。宓走访颢，汇款未办。宓心颇快快，觉凡人事业进展，则情性日漓，颢固亦此中人耳！

4:00 甫归舍，易衣，而李鲸石来。旋雪崖来（未行），悉友仁学生扬言欲殴扶熙。又桂生之兄来，亦甚憾学校云云。雪忧熙危险，留之于商务内。宓乃任独至教厅，见张科长，取得教厅致李县长训令。即至云大偕宅中晤偕与雪。议定，明晨偕、熙两夫妇同赴呈贡。宓乃至珏宅晚饭。全市电灯灭。

宓归舍。8:00 即寝。虽以晏言，寝仍未安也！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府前街早餐。作日记。珏宅午饭。11:30 至孝园，拟晤琼，而琼未来。适警报至。任与二子饭后，遣二子出避，而自留煮肴菜，陪宓谈叙。1—2 敌机至，炸海口。任与宓坐坟台旁，既而以馒头及茶与宓同食。宓在食堂中始为任述宓与心一订婚、结婚、离婚及爱彦之经过，深表悔恨之意，且求教。任聆毕，谓宓对彦全是宓之错误。宓乃一 innocent fool^④，宓太 childish^⑤。宓应于 1931 二月赴美与

① 诗人—道德家式。

② 一味凭理智行事的一反对感情用事的。

③ 钱锺书。

④ 天真的傻瓜。

⑤ 幼稚。

彦结婚，更不应搁置彦至数年之久。不但有伤彦之 pride^①，使彦决不能 forgive^② 宓。且彦年长，急求归宿。宓令其守候久久，自应离心，更不待 1935 一月之“不能来沪”之电也！任又谓，彦之嫁熊公，以世情及实事论，乃是明智而非错误，乃是胜利而非失败。试问宓仅一穷教授，又 not very attractive to women^③，彦何容多所顾恋？是故熊公死后，宓望彦再嫁宓，其事决不可能。但为友而通信，则未尝不可。不幸宓 1938 十二月，即以结婚为请，殊嫌太急而不 delicate^④，遂又弄僵。今则彦之心志似已全决，不愿与宓丝毫接近矣。对于往事，宓只应自责，不应责彦。至于宓若必欲另婚，则年长而关系复杂者，反不易成。不如求年在 27—30 之间而无恋爱经验者，尚易得之，且可望有热烈之爱，亦可得实际之利便与享受也。云云。……宓自陈此生只望与彦接近，得通信为友已足。决不另寻恋爱婚姻，此时只有悔恨痛苦而已。……

时已 5:00 过。警报早已解除。宓急归玉龙堆舍，洗面，刷鞋，易衣（青色西服），趋至辉、琰宅中。是晚与晏在该宅合宴辉、琰、初及高玉柱，一切托琰代办。酒由辉供给。畅叙尽欢。宓与晏仅各费 \$30。宓微醉，为柱草呈文。（一）上龙主席。（二）致公安局长李希尧，请查缉柱在女青年会寓室所失衣饰各物。柱先去。余人坐谈。又进核桃露。至上午 2:00，乃偕晏回舍。

是晚所见。辉似主张随缘取舍，故今有弃琰之意。而琰则深望全始全终，永归一途；故谓如此办法，未免使一方牺牲太甚。是晚诸人皆借题设喻，然辉之兀傲，琰之悲愤，皆可明见于言外。然宓则自

① 自尊(心)。

② 宽恕。

③ 不太吸引女人。

④ 考虑周到的。

有伤心之处焉。归舍即寝。电灯已复明。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六时半起。府前街早餐。作日记。仍感悲苦。雪梅来。读《涅槃经》。10—11 珏宅午饭。11—12 陪宁等师院饮茶。

正午,偕宁至孝园。任方与二子膳,坐谈。旋警报至,宁等出避。仅宓与任、琼留。围食桌饮茶坐谈,畅论婚姻恋爱之事理。任述陈之迈、陈衡哲、谢婉莹等人事。琼述贺恩慈等人事。二人对遼盛加诋斥。宓为述遼事,及孺并究初事。后又谈述各人所读过之中西小说。知琼所读书甚多。任卒详述“Cloister & the Hearth”^①之本事。

至夕 5:00(时警报早已解除)宓方归舍。任留琼晚饭,并将同入市购物。宓稍息,即至珏宅晚饭。又多悲感。出遇维。8—10 与维在云大步谈。为详述 1931—1934 年与彦之爱史,未完。归即寝。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撰《人文》一则 Dealing between men^②。府前街早餐。读《涅槃经》。雪梅来,不以宓昨晚失信未候相责,豁达可喜。10—12 珏宅午饭。与珏、宁等久谈。归舍难面。读《涅槃经》,仍多悲感。

下午 3—6 访水,进茶点。谈拟接学淑来滇读书事。又述雪梅等近况。旋符来陪坐,示毛以容等之照片。

① 英国小说家 Charles Reade 查理士·里德(1814—1884)的历史小说《隐修院和炉边》(1861)。

② 人与人之间的待人态度。

6—8 珏宅晚饭，特制薄饼。早寝。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府前街早餐。读《涅槃经》。9—10 昌来，示新作赠因棠女士（中航经理之妹）之曲及词等。并述爱因棠之近情。昨在珏处读 Beatrice Edgell “Mental Life”^① 书中，例举 Meredith “The Egoist”^② 之本事，指斥 Sir William Paterne^③ 之骄傲与自私，殊非可与言情者。宓自思 1930—1935 对彦之往事，深觉尔时宓实不免此病，而大伤彦之自尊心。则彦之恨我厌我诚是，然而宓已自知其罪，深切忏悔。何彦之不能宽恕我耶？我既为彦如此辛苦守节，彦即自谓安富尊荣，无意与宓接近，至少似亦当明白函我达意。岂可一味置我之生死于不顾，而冷酷相向乎？如是，则宓实当弃彦而自另寻出路。冤枉死而不见知于彦，致抱恨终身也！

珏宅午饭。背诗。下午 12—2 寝息。整理书案及屐。4—5 遶来，见 F. T.。

夕 5:30 偕 F. T. 至孝园德处，钞整公超存书二箱。计划代售。旋陈岱孙等亦至。（琼早在，厨中助治饌。）鄂、德夫妇特请宴宓等，商谈超善后诸事。进绍酒。

饭后，岱、F. T. 与任、琼斗牌，宓因琼之故，坐候。10:00 始与 F. T. 等挾联大拟购超之书，送琼同归。记账。作日记，始寝。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府前街早餐。作函 No. 25 致彦。而 9—10 雪梅来，云中

① 比阿特丽斯·埃杰尔《精神生活》。

② 英国小说家 George Meredith 乔治·梅瑞狄斯 (1828—1909) 的小说《利己主义者》(1879)。

③ 威廉·帕特恩爵士。

国银行存折及章，窃去取款者，是赦而非继。宓教以静心考察，和平分离云云。

10—12 珏宅午饭。下午 12—4 续作致彦 25 函，钞示《梦觉》诗。述宓近顷生活，乃引任及辉之说，以宓往者愚妄自私，大伤彦之 Pride，表示忏悔。次极赞彦之嫁熊及今兹不愿改辙而下嫁宓，实为明智而合乎情理。但以宓之痴情不解，为彦守节多年，故望彦万一直接函宓表示对宓之情感及态度，俾宓自定方针云云。函虽写就，暂无法投寄。

5—6 入校，金城银行取出公超全数存款 \$ 3816.17。取销存折。而以 \$ 1939.26 退还联大，面交郑、包二君。又以 \$ 1664 还金岳霖（转账）。餘款 \$ 212.91 带回。

珏宅晚饭。晚写日记。读《涅槃经》。福熙来，留来。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晨 8—10 续作 No. 25 函致彦，撮述彦与宓双方现今实情。认为情理并到，内外咸宜。故（一）祈求彦毅然与我结婚；（二）如有疑虑困难，请即通信为友；（三）苟彦厌恶我，视宓言如疯狂梦呓，则亦盼明白示复，则宓当专心依佛，或径与其他女子结婚矣，云云。

珏宅午饭。《中央日报》中国文化服务社广告，售书，中有吴芳吉《婉容词笺证》一册，深恨周光午之害宓不休，心中甚痛。至玉龙堆三号杨石先、刘崇瑜夫妇处，看所购超之旧丝绵袍（\$ 15）。瑜愿为缝补，甚感。

正午，至孝园（途遇琼）。缴付德（一）宓购超衣及书款 \$ 65（二）F. T. 购超书款 \$ 22。均清。与任晤谈，而 1:00 警报至，琼来。乃陪任、琼至农校西树堤上避之。途中随琼跃沟。琼述及去年警报出避，偶失落琼之文稿事。在堤下坐谈鼎等事。遇一陶君。2—3 敌机二批 54 架来，投弹威远街、护国路等处。4:00 绕道归（即上次共

琰、晏所行之路)孝园。任特制葱油薄饼,烹茶,以食琰与宓等。宓助任作杂务。已而琰先去(病)。宓陪任坐谈。任评述琰之为人。

6—8 珏宅晚饭。晚接琇渝函,似仍望宓与伊妹接近也。……

9—12 作长禀,上父,复父(一)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二月十日(三)二月五日各渝(待检钞),述各种近况。(此禀,明晨付邮)。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大风。晨云大送侣函,即在云大校内家庭食社早餐。遇张问明(注册部)。归舍。女生卢如莲^①(长身,淡妆素服,有朴真之美)来,复学,选课。雪梅来,知中国银行款确系继华窃取,为宜良旧同学劣生五人逼索以去。

珏宅午饭。与牛其新儿与言忤。

饭后,偕练北胜至校中系图书馆。宓之三箱书亦已运到。少顷,正午,警报至。即出校,直北,至碉堡东山谷中旧地避之。风甚,尘沙入目。读《涅槃经》。渐归。遇李宝堂等,止于南区算学系。5:30 解除。归舍。薤面。珏宅晚饭。

晚 8—9 浴身。即寝。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大风。府前街早餐。遇唐贯方,云送书至孝园。读《涅槃经》。珏宅午餐。遇刘华民。归舍。作日记。

昨夜大逸乐电影院倾坍,死数百人。训来,云云。——实则死仅 80 人耳。……

警报,与众出。旋即解除,误也。读《涅槃经》。3—5 入城,经被

^① 卢如莲,女,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4 年毕业。

炸之威远街、护国路，视察。遇施邦范、李民慧。访颉(电话二四九八)，知汇票已交查富準带来。归途，生活书店读《洪深戏曲集》。

归舍。黄华来，邀至云大内家庭食社晚餐(\$2)。华托函洒英二事。偕至褚宅。宓乃至珏宅，再晚饭，吃面。

晚与小林、新、宁谈宁恋爱问题。至10:00始归寝。省身述昨夜黑龙潭任鸿隽家被八匪枪劫，详情。

三月一日 星期六

晴。风。府前街早餐。读《涅槃经》。8—10雪梅来，而贺麟亦来。偕麟至新校舍坐谈。麟述赴渝见闻，及一月十五日谒蒋公等详情。卒屈宓于一年内撰成《人生哲学》一书。宓允勉行。麟谓“若今者彦再来追宓，宓恐将又拒绝。”宓决其不然而未与辩。麟又述所闻，人传雪梅以下简称梅。¹与联大学生数人，自由共卧起云云。甚矣人言之恶评也。宓访张景钺^①，代超还清欠款\$300，取得收条。远望琼来，未及招呼。

珏宅午饭。下午，作长函复K夫妇。先是1940十月三日，K来函慰问空袭，谓“全家长幼，莫不着急万分，惦念您的安全问题”云云。宓甚感，然至今始复。述近况，并询M行止。

夕4:30赴校领薪，并代奚领。即至孝园。(一)以止购衣物款\$608付鄂。其宓及F.T.购衣、书款\$87，则仍由宓并入超还钺项中。(二)与任坐谈片刻。食新制之馒头三枚。归舍，易衣。珏宅晚饭。何梅生在座。宓付珏三月份饭费\$60。

① 张景钺(1898—1975)，字颉格，江苏武进人。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归国，先后任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北京大学植物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晚，武成路邮局为任寄信。8:00 如约下午晏偕张玉珍等来舍，未停留。至大观新村，而辉、琰均外出。必待晏来，留柬，同归。女青年会访敬，未遇。清常伴送必回舍。途中，清常疑必深怒彼离去浙大。必拂然力辩无此意。甫归舍，而倡、熙偕来。10:30 寝。

三月二日 星期日

晴。风。 府前街早餐。以省身今日下乡，乃送柬邀雪梅来补衣，遇之梯际。归作日记。9—10 梅来，而健亦来。其眷新迁如意巷二十号。借二书去。必至珏宅午饭。正午回舍。昌持《棠业集》一卷，新编。来示宓，并述近与钮因棠小姐恋爱忽决绝事。宓力劝其以“无我”而去骄傲心之态度，仍旧进行。昌述胡小石先生自渝重庆，老两路11、28，附一号。炜。来函，谓“到渝即知彦已去桂林，故未得晤彦”云云。是彦确已来内地。即求昌，代写寄彦函封。

1:30 雪梅来昌去。为宓缝补衣，且谈心。约近 4:00 辉、琰来访陈总及宓。雪梅遂去。先坐于总室中。已而客来，乃宓伴之至客堂中坐。宓教辉、琰围棋之法。知琰将去港而不赴蜀。似辉、琰近日感情又好矣！至 6:30 辞以须赴约，辉、琰乃去。

宓匆匆易衣，未及簪面，即奔赴孝园。途购 Grand Prix^① 纸烟二盒 \$4.60 以赠任。至则任、琼与周培源夫人王蒂澈^② 同作水饺，已将完足。任为宓制面片。食甚乐。琼告宓以甚抑郁寡欢，欲回沪居云云。是日琼略妆饰。着夹袍与同色之夹外衣。谈及郑侨与田太太恋爱失败事。琼谓甚似 Ibsen 之 Lady of the Sea 剧^③，因述其本事。

① 大獎牌香烟(法文)

② 王蒂澈(1910—)，女，吉林扶餘人，曾任清华大学附中教员。

③ 挪威戏剧家 Henrik Ibsen 亨利·易卜生(1828·1906)之《来自海上的妇女》

琼读书实甚多也。

饭后，久谈。带述其姑嫜 1937—1938 间，危乱中出走之所见，可云惨酷。但亦有幸免者。……

约近 11:00 乃促琼归。其时月黑星稀，又无手灯。由孝园出，塚田间小道，昏茫不易辨识。宓先导，行甚缓。琼乃赶至宓前，行甚急，而态至矜持。既入街巷，琼乃释然。笑谓宓言，伊行健速过宓。宓答甚佩服。行次，琼又重言，甚抑郁寡欢，欲回沪居云云。宓自念，宓既爱琼，则当于此时吐露其爱慕之意，或更为婚姻之请，以切实留琼勿行。而宓以彦故，对琼乃故作不解。如吴梅村之与卞玉京。恐伤琼心甚矣。今日甫得彦踪迹，谋寄长函，而一日之中，与梅、琰、琼三人均相遇。情形如此，殊使宓难以为怀。……

琼既抵女生宿舍，与宓道别。宓归舍。复整理床铺，略温明日应讲之课。夜半始寝。

三月三日 星期一

阴。风。寒。 开课。早醒。未明即起，簪面。赴校。7—8 上课。至云大校内之家庭食社，早餐未具。怒，以杖推窗内屏倒。再至府前街早餐，以换币怒嫗。复至校 9—10 上课。

10—12 珏宅午饭。下午补作日记。读《涅槃经》完。3—5 云大取昌所写致彦信封。遂与昌、铮谈昌对棠之爱事。且代昌草函谢罪。

归舍。封发致彦 25 函。更加短条，说明昌代写信封。即至武成路邮局航快寄出。遂至珏宅午饭，坐待近二小时，甚怏怏。欲退食。

晚，函薰香港，九龙，金巴利道，五十五号，地下。报告金城款取出，用以退还联大，并还清霖、钺二人欠款，以宓购书、购衣款加入，适足。等情。附寄收据各件，备考。账项从此结束。

迟寝。夜中早醒。思彦，真情涌溢。恨不能即起作函对彦述说。……

三月四日 星期二

阴。微雪。甚寒。晨7—8上课。府前街早餐。归读《诗集》。仍思彦。10—11访铮 玉龙堆四号。见其二女。幼女小廉言“必有观音相，光圈至腕际”云云。甄露茜亦在，从佛。铮又谈人畜转生之理。

珏宅午饭。共珏及小林谈。述及学舞事，白梅失言。归舍代F. T. 作函。系务。整理讲义稿。4—6赴新校舍取奚若薪金，即送至孝园交景任收。适宓之三书籍均送到。费由清华图书馆付给。与任略谈，因述皮袍出售事。任谓宓其可再婚，此间亦有人愿嫁宓云云。意盖指琼。未及追问。

归舍。雨。即至珏宅。久待至7:15始获晚饭。宓乃告珏，以后不来此晚饭。珏即退还宓饭费\$26。饭时，郑侨自渝飞回。身体健硕，容光焕发。情场失败者乃能如是耶！旋宁等来视侨。宓即归舍。宁既恒在外增食，又屡看戏，近且吸纸烟。而昨夜十时起，在珏宅小林处打麻雀牌，直至今日上午十时方休，倦卧终日。宁体弱，考期近，而如是消耗，不求正当之恋爱婚姻，以彼美才好学，实甚可惜！

夜中小雨。

三月五日 星期三

阴。早醒。仍思彦。5:00起。7—8上课。府前街早餐。以后不再叙。宋生代费巩等候问。9—10访晏，赠宓墨水二瓶。示宓李天真电及函。琰不赴渝仍未告晏，殊非是。

10—12珏宅午饭，与众陪侨谈。

下午1—2寢息。2—4作函No.26致彦，撮述25函之意。求彦约时间地点会晤，并直复我。此函用昨铮代写之信封，寄桂林转三江县香山慈幼院分院彦收。即于4:00在武成路邮局航快寄出。次至榆园访

关麟徵将军，已迁去。回至福寿巷，访李少儒处长，知关将军早已赴文山县前线督师。上次文山其总司令部，受敌机重炸，死兵一，伤参谋一员，云云。知战事又急。忧念国事世事，甚为悲郁。

5—6 云大家庭食社晚饭。读《大风》69期文廷式《云起轩随笔》，叙官吏之泄沓，民心之偷贫，而叹国事前途之无望。必按，在今日固不异也。……6—7 雪梅寓楼坐谈。赦即王恩楷别名。亦来，必读赦作《醉滇池天涯别离泪》自叙杂剧。劝梅冷静达观。

早寝。中夜，梦与琼等周旋。

三月六日 星期四

晴。起迟。府前街早餐。遇沈从文。归舍。8—9 福熙来。商撰友仁难童学校上教部呈稿。10—12 珏宅午饭。为侨述佛经对爱情之旨训。

下午，作函致钱学熙。总复熙十一月五日、一月三日、二月十四日来函。寄去\$200 邮汇票本年一月份。一纸，转交心一。本年已汇心一五百六十元。函并示心一及煦，且商学淑来滇就学事。4—5 陈铃来。5—7 武成路邮局发函。美生剪发(\$2.70)。蓬莱春晚饭(\$1.10)。途遇琼，约晤。

晚，复阅《涅槃经》。

三月七日 星期五

晴。府前街早餐。以下省，不记。雪梅来，述继华劣迹逆行。为作柬致毓，介入电工厂为艺徒。珏宅午饭。指示侨读《涅槃经》数段。

下午，续作十二月二十二日致固未完长函。详述近况，即寄出。重庆，上清寺，聚兴村，二十二号，蒋慰堂（复聪）转交固（行政院参事）。刷鞋，易衣。5:00 至孝园，见任及德，托告琼，今晚宓不克来伴送琼归。如昨所约。

按宓失信于琮者屡，是晚寐来。心殊歉然。

入城。武成路邮局发信。上海杂志公司观书。6:30 至大观新村辉、琰宅，赴高玉柱女士司招宴。先陪近卫旅军官张绍宗云南游西。久坐。谓无论敌人南进抑北进，滇省战事均将不可免，云云。是晚，同席有联大女士伊某，及谭女士等。饮黄酒至半醉。诸客散后，复久留坐谈。进核桃露。琰定于十日飞港，为公司事。窃观辉、琰前月一度不和洽，近今则已言归于好。故琰乐于效忠南飞，不复言北上。而初亦对琰绝望，安静自处于疏远。琰终属辉矣。

至午前 2:30，始偕二李君晏。初。各归。宓抵舍，即寝。而恒醒，未能安眠。

三月八日 星期六

晴。大风。晨 6:00 即起，甚倦。上午雪梅来。偕来，命代缮上教部请款公函。

珏宅午饭。归舍，脱衣。下午 1:00—4:30 上《人文》及《欧文史》课。女生陈庆纹^①加入。精神不足，讲授未精。而大风，寒甚。教室窗无隔蔽，遂受寒。

归舍，即脱衣安寝。是日泻二三次。病矣。

三月九日 星期日

晴。风。晨 7:00 起，仍甚不舒。府前街早餐。珏宅午饭。均

^① 陈庆纹(1918—1996)，女，后改名李伯梯，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方令孺之长女。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在武汉大学就读，1941 年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2 年离校到云南大理工业合作社工作。后转桂林，又到重庆美国时代公司工作。1948 年赴美国。1949 年奉调回国，先到《天津日报》工作，后参加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任副主编。“文化大革命”后，调《中国日报》任副总编辑，后因病离休。

减食。

正午 12:30 方拟脱衣而寝,警报至。是日炸安宁。徐出城,至第二山前路侧坐息。约近 4:00 解除。归途遇李云湘、甄露茜偕行。

夕 5:00 云大家庭食社晚饭,遇景任询最近见琼否?盖出之无心。及朱馥欧夫妇。近益明见世中男女之相识相轻,而又敷衍周旋为恒。出门,遇雪梅,步谈。7:00 归舍。即寝。读《涅槃经》十地品。

三月十日 星期一

晴。大风。府前街早餐。10:00 至珏宅,未饭,而警报至。欲往孝园未果。盖适于 9—10 上《作文》课毕,行经南区新校舍遇琼,匆匆一语。宓言“将再访君”,而未能实行也。

是日仍炸安宁。直至城北第二山上碉堡东谷中旧地坐避,百念丛生。忽绍良来。约 2:30 解除。同归,邀绍良至味雅食雪菜面。旋雷夏 Reicher 亦来(\$4),偕至银行。旋归舍,读《华严经》。

7:00 荣盛园及云兴利晚餐。早寝。病愈。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风。府前街早餐。林同珠^①来送颢束。宓即送交雪梅。尹士伟来。珏宅午饭。偕宁赴校。下午 1—2 在 3 教室上《欧文史》课。2—3 尹士伟随宓至孝园,任未见。为开启宓封钉之三书箱。归。读《华严经》数页。

4:30 易夹袍。访琼于女生宿舍。戏园前之门封钉矣。未遇。乃径

^① 林同珠(1919—),女,福建福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3 年毕业。1945 年赴美留学,获图书馆专业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Drexell 大学图书馆任参考部主任。

至辉宅，送书。坐太久，辉遂留晚饭。进黄酒。琰已抵港。来电报告。辉其不怪。辉述其人生观，云，虽不害人，而当慎防人之害我。苟使人批我颊，我即不还批其颊，亦必心恨其人。而自轻贱，是不特吃亏，且伤德也。按此所谓“世智”是也。辉又云，凡男女夫妇间，若女未被驱遣，而径离其家而别居，遂商离异之办法者，是必女有意弃男，而非男欲弃女，可知也。因论 Mme. 事，至此。按上次三月七日。宴后，宓告辉以致彦函桂林请求复合事。辉秘语宓云：“彦必不肯接近，且亦必不复宓函。盖宓所行并未负彦，而彦则曾负宓也”云云。今闻辉此论，遂又怀疑，以彦明通世故而轻视理想，其心理及行事，必类似关将军与辉等，即固、麟、水亦决断彦不肯近我。而远异宓与胡小石先生等，则前途不卜可知。宓爱彦一生，结果如此。念宴池赠诗“庐山真面终能识，须待烟消雾散时”。不禁大悲深痛。又接任与 K 母之观察，亦与辉等同。

晚 9:00 后，陪辉游观文明街之夜市。大风，寒甚。辉借其驼绒蓝缎绵袍与宓套着，因得入窥辉与琰各人之寝室。各一间，相并。见其富丽整洁，诸物美备，不禁哑然悚息。琰多年住居于此环境宅第中。而宓初识琰时，妄想琰之可爱，欲进窥究竟，引琰别适，抑何可笑可哀！即初之辛勤报效，思欲婚琰，亦同一太不自量。月殿嫦娥，岂能下居尘寰？匪特势不可，理无是，即在情亦不忍令其出此也。宓于是对彦又得进一解。彦之嫁熊公，乃其自择，非由宓之驱迫。彦虽寡，亦不能与宓接近，遑言结合。盖其势已成。彦志久决。凡宓所思所为，只徒劳耳。其他千百女子，其不为琰与彦者，又几人耶？宓无富贵之境遇，又无俊逸之形貌，而有贾宝玉之性情，此实宓生之大不幸与悲剧。则宓亦只能效法宝玉之佛性而出家，而终不能窃比宝玉之色情而求爱。成败短长，具尽于是。宓年近五十，略知天命于宓者何如矣。……

在夜市近遭炸毁甚烈。遇 Winter 及珏良。Winter 邀至云端中学中

国正字学会其寓室中，两进咖啡，坐谈。直至上午2:10始与辉同出，分道各归。寒甚，抵舍即寝。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

阴。放假。府前街早餐。作日记。珏宅午饭。而颢来，陪颢翠湖游步。归舍。拟为倡缮写友仁上教部呈，乃知呈文不合原案，且用款报告亦未详具。又颢厂已允收友仁15学生，而熙久未填送名单。夫倡、熙各借眷乡居逍遥。而以校事委必代办，实属不合。遂作邮片致倡、熙责之，并声明不再代办友仁各事。

3:00至冠生园，赴颢招，进茶及糕点。阴，雨。入座，先遇梁文勇。广东中山，财政部中央造币厂课员，兼昆明分厂（钱局街一〇七号，电话二四六四）事务股股长。住该厂宿舍（水晶宫十八号）。郑苏巢之女婿。颢来，介见其厂中同事朱臻、运输科科长。孙瑞珩，技工班主任，欲与颢谈友仁送学生。及同乡王安素。蓝田，留英甫回国。

诸人去后，托颢代邮汇心一款二百元。复与勇略叙往事。勇尚询及刘承芳。已二十年过，勇已留须矣。又商谈学淑及勇子小峰来滇就学事。时大雨复晴。约5:00至辉宅，送还辉借袍。同粤客进桔皮酒，看古董。

6:00孝园访任。食馒头一。必欲见琼，仍未值。时虹见，天容云色极美，而孝园桃李诸花盛开，必独观神往。

7—9在师院工校，赴儒学会。尹士伟讲“子在川上曰”一章，并谈论。偕王维诚夫妇归。文林街食卷饼。即寝。

三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寒。府前街早餐。访雪梅。以昨评改就之郑临川湖南龙山诗稿一册托敖交还。珏宅午饭。下午1—2上《欧文史》课。近

日恒欲访琼而越赳未果。阅《英文作文》卷。

5—6 家庭食社 Reicher 请晚饭。6—8 螺翠山庄访水。在符家晚饭,进粥。见秦郁文、庸女、水等述王守槐近况。

月蚀。居民鸣锣击鼓。归舍。早寝。

夜中小雨。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府前街早餐。仍遇物理系女助教徐騷宝。昨夜冈头村罗庸宅火灾,全宅无存,诸物荡然。10—12 珏宅午饭。近益感珏之思想议论与宓乖违,对宓貌恭而情淡。每日一餐,亦思去之矣。

下午 1—2 上《欧文史》课。归舍,阅卷。夕 5—6 访昌。再访 Reicher,病。家庭食社晚饭。

晚,8—10 雨,旋晴。再访昌。昌述对棠近情。不从宓等之策,以刚傲自处。用术,竟获胜。昌力劝宓舍彦另求,且谓琰不如琼。盖宓多年以严肃之性格与热烈之性欲二者相互冲突,故恒在紧张之中。必须圆满结婚,使身心舒缓,方得和平。既造和平之境,休养数年后,再专力撰著小说,始可有成。而能明静洞观,描写人生正确而无执迷也,云云。庸来。宓遂归。

铨送其新撰小说《狂飏》稿本,嘱阅。是夜悲感重叠。思彦,兼及琼。梦中呼叫。雨。

三月十五日 星期六

阴。府前街早餐。邵可侶来,商友仁事。何永佔招,陪熙、雪夫妇宴。辞却。偕省北门街掌昌袜厂购黑色长袜六双(十二元),灰色短袜四双(七元)。

珏宅午饭。朱杰勤来访,未遇。原约明日。11:30 至孝园访任、德,获

见琼。饭后，琼来任处坐谈。琼述历次失物及宿舍迁移倾颓各事。昔K评琼为冷落疏阔，任谓琼有小姐脾气，均是。宓约琼今夕入城晚饭，琼已允，旋复请改期。宓于1:30赴校上《人文》课。谈实用道德。3—5借维步谈。至劝业场如心进粤点（\$3）。

归舍。阅《人文》卷，至晚9:00毕。购面饼五枚，且阅且食之。是晚以琼未借出，不无寂郁之感。

三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府前街早餐。10:00朱杰勤广东顺德，现任昆明航校丛书编辑。通信处：昆明九十二号信箱附7号。如约来，赠宓其所著《秦汉美术史》一册。同至云大校园坐谈。述其为学经历，今年二十九岁。成于自修。邀请宓家庭食社午饭。已而预行警报，偕至城北苏家堂坐避。遇吕等。旋于2—4至地坛中日史料会观书，邓衍林招待。归至翠湖而别。

宓在舍略息。5—7访雪梅。欣悉前日送继华入电工厂详情。雪梅请宓在大兴街信春园晚饭。陪往武成路翩翩洗印像片，遇赦而归。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雨。寒甚。府前街早餐。入校，拟至生物系晤琼，未果。9—10上《作文》课。珏宅午饭。

下午1—2上《欧文史》课。新来女生陈庆纹代端木恺及滕固候宓。归舍寝息。接李慧可Xmas港片。读超三月十日致霖及诸友英文函，述前情。

夕5:30访琼于女宿舍，未在。遇陈慧君等一女生宿舍，今已不能擅入。来宾必经通报云。出遇铮挈小康，邀至云大家庭食社晚饭（\$4）。又访吕。晚写信。

三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府前街食糯粥。10—11 雪梅来，步翠湖述与王叔争执事。珏宅午饭。下午 1—2 上课。李云湘求教，同步归。旋访琼，投函，约宴。归整衣箱。4—5 鄂偕华来，弈坐。

阴。5:30 访琼，邀至其住室坐，示宓其所译《植物生理学》等稿。旋借出。缓靖路陪琼办事。宓请琼宴于南屏咖啡馆。食整份（\$32）。遇初经理。与谭庆双^①女上于门。雷雨。琼多谈贺恩慈及 K 等交际恋爱事，评论明达而公允。得悉琼英文名 Bella^②。琼父名宾吾，曾为北京显宦。宓述及琼《落花诗》中似有本事云云。琼红涨于颊。宓恐其不舒，遂乱以他语，未敢追问。琼拟租居校外，宓允为助。约 10:30 始缓步归。琼评述任之为入。知宓之黄锦被面及棋布屏帷皆必赠送与任而不得归矣。琼是晚谈话甚多，对宓似甚坦放。任曾告琼以宓评琼有小姐脾气等语云云。行至翠湖，雨大至。乃暂避于翠湖饭店（Hotel du Lac）门前。雨止，乃送琼回舍，而宓自归。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府前街携林小廉铮之幼女。食糯粥。入校，为访琼于生物系，不遇。遇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借书。10:00 归。途遇琼。乃以昨面约赠琼之米色半丝短袜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港拔佳自购。付琼。有柬。

珏宅午饭。下午 1—2 上《欧文史》课。毕，新来女生陈庆纹自陈为方令儒长女 Betty^③，在联大外文系二年级借读。宓观其人雅淡秀

① 谭庆双，女，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 1946 年毕业。

② 倍拉。

③ 贝蒂。

美，且确貌似令孺。乃与同步回舍。询悉孺等近况，并约晤。纹暂住翠湖北路十四号。已而3—4 萝蕤米，宓以宁之 Jameson《文学史》一册及宓所编《大纲》一全份借与之，并约宴。萝蕤去后，庆纹来。易灰衣为黑衣，益肖其母。少坐即去。

5—6 访子水，遇梦家。食烧饼。访 Reicher。独至信春园晚饭（\$0.90）。6—7 访雪梅与赦。

三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 府前街早餐。9—10 访晏。

珏宅午饭。偕宁至校，秘告宁以介绍庆纹与宁之意。1—2 上《欧文史》课。宁旁听，与纹略谈。

归舍。洗足。阅卷。6—7 雪梅陪宓荣盛园晚饭，散步翠湖。遇企孙。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 晨8—9 雪梅来，述昨夜与赦决裂，门锁为赦毁去等情。府前街同早餐。阅卷。珏宅午饭。11—12 如约访雪梅。

下午2—3 寝息。1—2 铮携小康法名赤珠。来。宓以彦、贤、H、薇等像片示铮。铮善相术，谓（一）彦眉间薄命，然下面似载福之器。其人必终于生活优裕，享受福贵，而内心空虚，精神痛苦。（二）贤热烈勇敢，为电影及情史剧本中之主角。（三）H为理想派人物，具有灵魂之美。精神上为最能了解宓者。然其人亦薄命而不得志。（四）薇亦多愁而未能十分适意。按以上所评皆确。铮又谓，宓之爱彦远胜过彦之爱宓，十倍且不止。观彦相，乃羡慕虚荣，而非深于情者。宓以伟大之爱付与彦，如倾酒坛注入一小盃中。酒溢，而盃倒，翻滚不止。盖其器量小，而不能容也。今昔无异，知今后彦亦必不能与宓接近。是

宓对彦缘法已尽，徒劳无益。由佛理言，一切均是前生孽债，各各偿还。不宜更增此债，累及来生。又按宝玉出家之时已得解脱。然黛玉已以其心即灵魂中之爱情，付与宝玉，又为宝玉而死。而彦爱宓未深，且更别嫁。故宓今若为彦而径出世，即为在家僧，亦尚不能获得和平与安乐。为宓计，今者只应勤求佛法，除去贪嗔痴与我执法执。俟精神改造之后，乃以新态度、新心情，随缘善施，另求恋爱与婚姻。异乎前之所为。如是成功满足后，乃可得真正之和平，而能安心出世。夫根本言之，我辈以及一切人之真正归宿，最后幸福，惟在出世与宗教生活。此不容疑，惟在宓似不能不遵依兹所指示之途径与步骤。否则一方旧痴未断，一方新果难成，恐将两失之耳。云云。宓按铮今所教导宓者，实为名言至理。佛教与其他宗教，皆主“如实观察”。企于真善美合一，而不容些须愚妄虚假，若铮所论宓之情事，诚可谓能合于此标准者矣。……

4—5 轮来。5:10 女生章蕴芳^①、杨琇瑞^② 等来询《人文》课卷作法，皆俗劣学生。宓不知所答。旋李云湘如约来，宓请其至五华坊中发饭店即昔之小有天。晚餐（\$8）。湘述其拒绝少年吴某，飞机工场职员，年二十四，八年前旧识。而倾心以爱陈处长小溪事，甚详。虽来问计于宓，实则其情已授，其志已决。故宓仅表示大体赞成，而属其自善为之。饭毕，陪湘访陈小溪于运输统制处。未遇，乃同步归。湘又缕述平日与溪往还情形。且告宓，敬将改就中国银行职事，月薪 \$250。系出溪之荐举。宓按，聆湘所述，溪乃一熟谙世故，善用权术，以得女子欢心之 Lovelace^③ 之流，以其

① 章蕴芳，女，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1942 年毕业。

② 杨琇瑞，女，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2 年毕业。

③ 洛夫莱斯，意为浪子，色鬼。英国小说家 Samuel Richardson 撒缪尔·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 1747—1748）中的男主人公。

钱财势位，种种利便，使湘醉心，事极自然。而昨闻水言，罗常培与陶光实皆爱张四小姐仲和。则敬在理亦不当为罗株守。然以湘之随俗，以敬之清高，性质虽异，而皆同为钱财势位所移所使，歆羡趋附而不自觉。滚滚横流，人皆陷溺，甘为 Vanity^① 之牺牲，则又何怪乎彦之弃我而嫁熊公也耶？又敬 1935—1936 曾与宓友善，而 1927 以前之彦亦甚纯洁多情。其始其终，曾无异轨。顾念天人之际，理欲之争。“出山泉水浊，在山泉水清”。不胜茫茫悲感若更深矣。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 府前街早餐。读英诗。10:00 至纹寓宅，翠湖北路十四号。以借得之 Manly《英诗》^② 一册留交。附函。适邵修青女士亦新寓此。乃为讲读英文，盘桓。该宅中之粤生归，导宓观地藏寺巷 10 号宅。为琼所托。

珏宅午饭。归易单袍蒙白所制。赴校。遇企孙，陪至味雅饮红茶。1:30—3:00 上《人文》课，讲爱情问题。甚兴奋，但微悔不庄。3:00 至孝园，叩门。琼开门出，易新衣，以黑花薄纱幕面，甚幽倩。未及交语，于心滋歉，而琼径去。宓访奚、任夫妇。鄂、德旋偕华出。座中见张觉亚夫妇。妇为张凤翥女。客续来。宓乃陪任小西门外买肉、菜，并陪视任治饌。约近 6:00 奔回玉龙堆舍添衣。遇雪梅于门，云已与赦绝。宓再至孝园若、任家晚饭，甚可口。

8:00 归。访雪梅，而赦适在室。宓急走归。已而雪梅来。谈至 10:00，命宓送之归宅。

① 虚荣。

② 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曼莱编的《英诗选读》。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①

晴。风。晨出，未早餐而返。8—10 访雪梅，楼中久谈。评论各人往事。必劝雪梅今后为“行云流水”之生活，并述佛教修养之大旨。

10—12 珏宅午饭。下午阅课卷。休息。

夕 6:00 维来，久待毓善来。毓善请宴于全家福。又云南服务社茶叙。谈苏生演剧事。同归，已 10:00 矣。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府前街遇雪梅，同早餐，几觥忤。至校。8—9 与麟谈，授我稿及“Philosophy of Courage”^② 书。9—10 上《英文作文》课。归，易衣。

珏宅午饭。1—2 上课（纹未到）。归后，3—4 铨来。4—5 拟访 Bella，未能（写片未用）。晏来，谈日记，几冲突。5—8 访雪梅，正写词。宴必于信春园。陪往武成路办事，同归。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Shave。府前街早餐。独笑。读 French Literature^③。珏宅午饭，并与珏、侨谈文学典故。送信与琮，男仆无礼。

1—2 上课，Rabelais^④。2—5 访麟，久谈。还稿。麟劝必多发表

① 1940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30 日日记，系钢笔书于废纸之草稿，未经作者整编誊清者。

② 《意志哲学》。

③ 法国文学。

④ 拉伯雷。

文章。麟述(一)房太太去蜀。(二)雪梅……蜘蛛精。归。

6—9 宴诸人(庆纹等)于状元楼(\$28)。9—10 云大与遑步谈。
K函到。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半阴晴,风。与F.T.荐稣、望^①,满意。府前街早餐。读Fr.
Lit.。10—11 茅祖荣川滇铁路秘书。来。

珏宅午饭(宁未来),提议纹来一饭。珏冷笑对E:“吴先生认为
如此方便乎?”宓甚怒,决下月退食。1—2 上课。与林同殊同步归。
3—4 寝息。5—6 两次访琼,未遇(不见)。云大晚饭,食包子四枚。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风。府前街早餐。F.T.云,清华拟聘稣、望。宓即作函致
稣、望,征求同意。而雪梅来,邀至其宅中,示我敕诗四律,寓忏悔决
绝之意。宓遂再劝雪梅由此止休。“莫温摩更染,艳丝重织”。如不
能,则实行“行云流水”可也。雪梅似又进行马元鸷。忆麟之评论,为
之瞿然。珏宅午饭。珏与宓未交一语,宓心益郁怒,拟月底退食。

正午至校。邵循正来闲谈。1—2 上《欧文史》课。课毕,与纹等
数语。至女生宿舍,送函与琼,请酌期宴叙。归后略息。3:30 铨来,
取去《狂飏》稿。告以宓读《狂飏》之感想。同至德记茶谈。4:30 T.
校赴联大教授会,进茶点。会散后,同铨归。接琼二十五日致宓函,
辞独宴。盖尚未接宓二十五日下午之函之前所写,由收发处送来者。
读之极为感奋。即独至荣盛园晚餐。

晚作长函复琼。(一)拟以后通函接洽之办法,力求慎密,避人知

① 郭斌稣、田德望。

晓。(二)述宓婚姻恋爱之略史及最近对彦拟结束之意。言外表示爱琼欲婚琼之心。(此函拟得便面交琼收)。二十九日面付。

是晚寝甚迟。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风。续作短函致琼。夹入“Moment in Peking”书匣中，线缚，将以送至生物系与琼。二十九日面付B。府前街早餐，遇雪梅，未多谈。来取图章去。

珏宅午饭。珏仍不与宓交言。宓仍有退食之心。

下午寢息。Shave。3—5 访袁家骅夫妇。闲谈。目的为琼问租房，未得。5—7 候纹来。与杨业治立谈。

7:00 后纹偕侯学焘^①来(地理系女生)，陪至水宅。饭后同归。又与水谈。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放假。府前街早餐。归改卷。9:00 沈克家来，借书与之。珏宅午饭。

正午至孝园，陪奚、任全家饭。时琼在鄂室中独食。门忽开，宓旋入，略交数语。知琼又病。琼食毕，乃来奚饭厅中，久共坐谈。众诤评陈衡哲、陈慧君、徐芳等。约近四时，鄂、德、华偕李晓生由大观楼归来。宓在鄂室中坐移时。琼归去，宓追出门外，云有稿件面交。再入取前晚昨晨所写函件付之。于是宓开三书箱取书。5—6 陪任至小西门外买菜。返任宅食二馒头，即归舍。

^① 侯学焘(1916—)，女，安徽人。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1987年退休。

荣盛园晚饭。访雪梅不遇。晚思琼事。作日记稿。

三月三十日 星期日

阴。寒甚。府前街早餐。9—10 访雪梅,继华在。访晏,知H内迁居。

琢宅午饭。以《吴梅村诗集》借郑侨。琢谓本宅下月或将不用女仆,停止包饭,命必勿缴费云云。下午 1p.m.始食毕。归舍,见有房招租广告,急即函琼告知,并求约晤。亲送该函至女生宿舍。归后读《吴宓诗集》,又阅《英文作文》卷。王玉章来。

夕 6:00 访雪梅,将同出,戴厚基来。雪梅陪宓荣盛园晚饭。宓责其对戴失礼,雪梅不以为然。8:00 归,续阅卷。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府前街早餐。入校。9—10 上课。10:15 生物系访琼,未遇。归舍,接琼函。未具时日,盖复宓二十九日面交之函。琼函存。宓读之极为欣感。易衣出。

正午味雅午餐,遇雷夏及鼎。1—2 上课。下午 3—5 作函复琼。以林黛玉比琼。白述宓愿为 ladies 服役之意。又解释昨函“秘”义。(此函仍存,未发)。

7—8 访雪梅,陪我荣盛园晚餐。晚 8—9 遯来。龙性难驯。言不合,拂袖而去。

四月一日 星期二

晴。风。府前街早餐。读《法国文学史》。

正午味雅饭。1—2 上课。纹仍未到。归舍,遇陈达,立谈。林同济来。接傅彦上函。又公超英文函,致谢。以昨所为致琼函不妥,

另作函致琼。未竟。铨来。旋彤来。

5—6 访雪梅谈，述健群往日生活状况等。6—9 偕彤商务购书。蓬莱春晚饭。归途遇雪梅。再陪往近日楼南购电灯泡，同步归。

四月二日 星期三

晴。府前街早餐。读 French Literature。另作短函复琼，亦终未发出。11:00 味雅午餐。图书馆读书。读“Philosophy of Courage”。

下午 1—2 上课。以梦家函交庆纹。3—4 领薪 etc.，归舍。5:00 访琼。以短条询问能否入城晚饭。女仆持琼已写就之复片，并增注，约星期六晚同饭。遇梦及纹。知纹已迁住女生宿舍内。宓即访雪梅，同访水。宓请雪梅宴于味根(\$ 4.00)，沿翠湖步归。雪梅极言其崇拜文学家并爱宓之意。

8:00 归舍作短函复琼，因考宁，改约星期日 5:30 p.m. 晚饭。并以琼比林黛玉，云将以宓之理想人生观，使琼得活泼、奋发、愉快，云云。

四月三日 星期四

晴。风。府前街早餐。上午雪梅来。11:00 至女生宿舍送函：(一)致琼，昨所写函。(二)致苏。夕约改迟至 7:00 p.m.。遇张玉珍等二女生。……

味雅午饭。汽车夫大集。下午 1—2 上课。以《人生哲学大纲》授纹，并告纹以遇樊公谈医药费事。下课时，颜偕宁来见。约晚宴。同至师院饮红茶。遇维，托告毓善改期。归舍。

下午 4—6 赴 T. H. 教授会。茶点。三君演说(李宝堂上海家 72 Washington Apts., 305 Rue de Petain^①)。倦甚。奔至厚得福，赴颜饯

① 贝当路 305 号，华盛顿公寓 72 室。

王安素之宴。与奚、宁同归。又与宁谈珏良近情。约 11:30 寝。

四月四日 星期五

晴。风。 府前街早餐。上午雪梅来，密促之归。雪梅近又悉力向宓表爱。宓读维昨文，觉彦 = Manon Tercant；雪梅 = Carmen（健群 = Don José）^①。又忆麟言，比雪梅为蜘蛛精。故决拟拒绝雪梅，屹不为动。（今日又觉琮有似昔年之彦处）。

是日终日改《英文作文》卷。正午云大家庭食社午餐。夕 5:00 访雪梅，不遇。至北门街家庭食社，邀 Reicher 便餐。归，再访雪梅，谈至 8:00，以改就之词二阕付之。

四月五日 星期六

晴。风。燥热。 府前街早餐。钞与逵赠答诗，命纹呈令孺阅。味雅午餐。

下午 1:30—3:00 上《人文》课。纹来虔听。归舍略息。4—7 清华考宁研究院毕业初试，得 91 分。又晚餐。9:00 始散归。

夜中曹鸿昭^② 呕，以酗酒，致宓亦失眠。

四月六日 星期日

阴。寒甚。 府前街早餐。10:00 珏宅取 Jameson《文学史》。遇杨业治，知晏明日赴渝。偕治送书至女生宿舍，留交纹。旋遇纹于途。治欲纹同饭，纹却之。宓即偕治访晏。正午，治饯晏于富春酒

① 彦 = 曼依·泰尔康特；雪梅 = (吉卜赛女郎)卡门(健群 = [西班牙军官]唐·何塞)。用以比喻者皆法国小家 Prosper Mérimée 普罗斯珀·梅里美(1803—1870)的著名小说《卡门》(1852)中人物。

② 曹鸿昭，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教员。

楼。旋同坐翠湖(已晴)之海心亭下。晏絮谈诸女事。至4:00始散。

宓归舍,浴。原与琼约5:30。及宓至女生宿舍,已过时。连命男女仆持柬觅琼不得。风。宓立门道,寒甚。待之甚久。琼自外归,已饭矣。责宓失时,微愠。旋允陪宓同出。宓又待琼移晷,乃同到广文便餐。琼仅进茶点(\$5)。旋陪琼武成路三星号取表。而雨大至,寒甚。伴琼冒雨经钱局街回舍。琼述其家况及一己之性行,大率娇养纵容,轻财而疏于处事,又不喜用心,而无计划,致失物多,而用费巨,感财困。

宓于10:00抵舍。时雨已止。宓盼琼已久,一再邀约,今夕匆叙,未能尽意,甚感凄楚。乃作函致琼。以琼比黛玉,而托言黛玉不获嫁宝玉,则只可嫁(一)孙绍祖或(二)柳湘莲。其如柳湘莲无钱不能供给何?盖暗寓宓对琼之顾虑也。

四月七日 星期一

阴。府前街早餐。至女生宿舍,遇张苏生,同赴校。以约宴函面交。又托代送约纹宴之函。9—10上课。10—11在图书馆为琼改完所作贺姜桂依新婚诗七律二首。即以(一)洋伞(二)笺纸(三)诗稿及(四)昨晚所作函,均交锡龙奎转交琼收。

11:30味雅午饭而大雷雨。下午1—2上课,讲Rousseau。归舍后,朱杰勤来,偕访彤不遇。又鄂来。5—6访雪梅,补衣。6—8访铨。又访Reicher与朱玉珍于家庭食社,请便饭。步月,送珍至女舍。

晚8—9维来,商定宴客办法。头痛,即寝。

四月八日 星期二

晴。府前街早餐。10:00预行警报。入校,至南区,见琼偕一

女友行。宓至味雅与企孙、锡予共午餐。毕，入北区。琼至门口，似因风吹巾落地，转身，嫣然一笑。宓至系中略息。

正午警报至。宓遇邵循正同北行，行故缓，屡回顾，未见琼。正请在苏家堂坐啜茗。已而敌机至，宓等即卧沟边树下。是日敌机炸正义路北中段、福照街、武成路、青云街、翠湖等处，并投燃烧弹。大众影院及汇康号均全焚毁。市中损失甚重。火烟久久不息。3—5至地坛观览日本书报，知张友栋于一九三七冬，任伪天津市政府科长职。借何炳棣至校内南区坐待。

解除后回舍，少息，即独至信春园晚饭（0.70）。次走观青云街（荣盛园雅座半毁）、翠湖一带被炸情形。（一）陈于翠湖饭店前。一弹落西仓坡口，未爆炸。翠湖东路落一弹，弹之碎片于舍中院内捡得。）念琼将往姜家晚宴，恐行道不便，拟往陪导，乃至文林街略事徘徊。不见琼出，乃归。致维来访，失约。

是夕电灯破灭，夜半即修复。遂即寝。

四月九日 星期三

阴。风。府前街早餐。遇沈从文兄妹。入校，遇纹，允赴宴。至图书馆，遇梦家、萝蕤夫妇，同坐。遇宁，步谈。宓送函与琼，托锡转交。劝味雅午饭，并约明夕邀陪同往。9:30 纹来，梦家乃请至凤嘉街京沪面馆午餐，并邀彤往。萝蕤偕纹赴工校如厕，再回图书馆。11—1读“Philosophy of Courage”。

下午1—2上课。2—3 李云湘来谈，知陈小溪之妻儿将到昆明。又示钱懿格函（上海邮政信箱 4149 号）。金城银行取款后，于4:00回舍。倦极，渴极，略息。未及回访雪梅。

晚，小雨。6—9 维来，同入城，鸿兴楼便宴（\$8）。厚德福订座，并定菜。徐步归。

四月十日 星期四

晴。府前街早餐。8—9 访雪梅。知近与戴厚基多往还，又马曜曾来访。盖雪梅决不能静居也。

预行警报。10:00 至云大家庭食社食烩饵块一碗(\$0.50)，即至图书馆。下午 1:00 上课。1:30 警报至。偕正至苏家堂，遇纹等。旋共小林等啜茗。约 4:00 解除，归舍。铨来。易衣(黑色西服)。

晚 6:00 出。遇善陪煮、苏二小姐将赴宴。宓至女生宿舍，投函，邀琼。仆答以“六时半始往”，宓乃先行。然恐琼不悦，心颇惴惴。及宓至厚德福，维、纹、宁已在。琼最后到，服黑袍，白灰色马甲，甚淡雅可喜。是晚宓宴客。客为琼、纹、煮、宁、苏、善、维、侨、珏、绂^①共十人，费适\$100(正菜\$64)。目的为介绍宁与纹及苏。众猜拳，行酒令，饮黄酒四壶。宓薄醉而已。

9—10 同步归。宓此次与诸小姐谈，知琼今夕宓去时适有客在，非不欲与宓同出，亦绝无愠意。宓爱琼之心渐深矣。送诸小姐至女舍。善、维又送宓归舍。即寝。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

阴。风。颇寒。府前街早餐。又遇物理系女助教，健美可爱。……归遇雪梅取件。艳妆，绿衣。红唇，盛施脂粉。心殊不谓然。预行警报。10—12 云大访昌。谈昌与棠近情。昌请在家庭食社午饭。12—3 在图书馆读书。读《宗教象征》，完。送所购书与昌，乃归舍。

5:00 至水宅。是日为水生辰，请吃面。并邀整^②。晚饭后，符谈

① 张尔琼、陈庆纹、侯学煮、李赋宁、张苏生、陈毓善、黄维、郑侨、周珏良、方绂。

② 姚从吾。原名士馨。

必婚事，由贤而及彦。宓乃畅述对彦之爱，及忤情守节之意。符以恒情推度，谓彦决不能与宓接近，宁望必另婚云云。众卒议定，由水函彦探询其真意，要其复函。偕鹄步月归，已逾夜半矣。

四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风。整理诸件。将近 10:00 始出，至府前街早餐。遇刘缘子，托送函与琮。改请明晚外出晚饭（原约今晚）。遇莫泮芹夫妇。至系中，得读苏生作文“An Unposted Letter”^①，拒绝男友之爱，而情理并到，甚佳。

正午，芹夫妇请宓京沪面馆午饭。下午 1:30《人文》课，未上，收发课卷而已。3—6 考《欧文史》，纹卷最佳。

6—7 维陪宓云大家庭食社晚饭。（1.80）。7—8 访雪梅，遇戴厚基。旋将雨，乃归。接吴仲贤、刘锡晋函。即寝。

四月十三日 星期日

未晓，大雷雨。念琮。晨阴，雨。8—9 健来，还书。府前街早餐。10:00 函琮，拟暂不访邀。次日同发。

正午，云大食品部午饭。改《作文》卷。4:00 忽晴。急易装（红灰色西服）至女生宿舍（遇苏），柬邀琮出饭。女仆传语，“张先生发烧，请明日来。”宓疑明日系改日之误，滇语未清。

归舍。雨。5—6 总务处嘉兴胡兆煥（蒙子、嘉兴）先生来（年六十一），谈佛教。诚恳可敬。并赠宓其所作《心经三十二颂》印稿。宓悲感凄清，深觉宗教为我生惟一归宿及出路，爱情一切终须断除耳。

.....

① 《一封未寄出的信》。

北门街家庭食社晚饭,遇王信忠。小雨。晚再作短函致琼,拟俟天晴再访邀云。早寝。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一

阴。 8:00 府前街早餐。入校,以致琼函(昨午晚所写)付锡龙奎转交。9—10 上《英文作文》课。讲 George Meredith “Love in the Valley”^① 诗。归舍。

正午云大食品部午饭。1—2 上《欧文史》课,讲 Class. VS. Romant.^②。与纹同步归。遇湘,邀至女舍会客室(二小时),为讲小说课。旋立院中,湘为述爱伊之吴某疯狂滋闹,及伊在陈小溪宅中痛饮大醉事。宓力致劝慰,勗其冷静忍耐,善为应付。此时,适琼自外归,宓仅得见琼背影。湘同行至玉龙堆。……

归舍,读宓《诗集》。既思琼,复念彦不置。

夕微雨。云大食品部晚饭。遇陈达,谈愈^③有产八十万云。访昌、遼,未遇。与庸等谈片时。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二

半阴晴。风。 府前街早餐。上午作英文函致彦(No. 27),未发。接琼复函,托代购物。

云大午饭。下午 1—2 上课。归舍休息。3:00 访琼,未遇。3—5 访辉,留柬。归后,5:00 至新校舍南区外徘徊,果见琼走过。宓急追及之。同行至女舍。约定明晚六时出饭。

① 乔治·梅瑞狄斯《山谷里的爱情》。

② 古典主义对抗浪漫主义。

③ 疑指吴曾愈。

宓归舍，遇梦家，偕至云大邀梦蕤，同至家庭食社晚饭(\$3.50)。在云大遇逯。赵绍熊告知敬之婚期等。饭后，访水。水与宓送梦蕤回家。梦先在，谈至10:00始归。

晚饭时，梦、蕤以宓爱琼为戏谑，谓宓不久即婚琼。又据纹言，琼一切甚好云云。宓心亦甚喜。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姜、省^①办算学会事。早餐后，于8:30出，访宁。而绍良来，宁请味雅吃面。坐图书馆读书。11:00味雅再吃面。下午1—2上课。归舍。预行警报。再至图书馆。

4:00归舍。摊面。易衣。6:00出。府前街遇珏、宁，约饭。6:00女舍访琼。投函，以K来函及宓昨草致彦英文函示琼。琼阅之，致宓立传达室门口久待。诸女生纷至食堂晚饭，宓颇窘。久之，琼出，颇有怒容。(知因宓致彦函故)。宓亦不感舒适。穿翠湖，至武成路。经大众、劝业场一带，全为废墟。陪琼世界书局购物。遂至广文晚饭(8—6:00)。由青云街归。宓以雪梅及敬近情告琼，琼益不悦。谓不愿闻知，而宓亦不应告说。伊若爱一人，则一切不顾，而任何人之言亦不为动云云。然琼曾屡讽宓与雪梅深契，故宓为之陈说。又琼谓彦接宓英文函后，即有复书亦必negative^②。云。琼又谓伊知宓亦颇工心计。……然宓之真实伟大处，尚非琼所能知。又琼谓暑

① 姜立夫、陈省身。姜立夫(1890—1978)，原名蒋佐，浙江平湖人。清华学校幼生赴美留学。加州伯克莱大学理学士。哈佛大学数学博士。1919年回国，曾任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教授。1945年赴美进修，返国后任职中央研究院。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夏，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改任中山大学教授。

② 拒绝。

中将乡居。宓曾言“宓甚畏琼。盖如宝之畏黛，易于 displease 琼”^①故。

9:00 归舍，颇深悲感。阅《英文作文》卷。

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

阴。府前街早餐。打印宓致彦 No. 27 英文函，存底。琼贺姜桂依新婚诗，在《朝报》登出。10—12 访雪梅，托购物。久谈。雪梅谓宓病在优柔寡断，故恋爱婚姻不成功。

正午微雨。雪梅陪宓云大午饭。宓独入校。1—2 上课。大雨，旋晴。3:30 回舍。4:15 西仓坡 T. H. 赴联大外文系会。F. T. 命宓任书记，作记录。进茶点。

6—8 Reicher 邀至家庭食社晚饭，饮黄酒半斤。评论诸人，兼及女友。宓以琼告知 Reicher。回舍后，作长函致琼。^② 大旨表示宓爱琼之心与日俱深。视琼如宝之视黛。但为求道德、爱情之合一与两全，故决再与彦接洽。倘能婚彦，固佳。不能，则决专心另求所爱（暗指琼）。又申明为琼设想，当使琼可另择佳耦，而使宓不为琼害云云。12:00 始寝。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五

阴。府前街早餐。遇雪梅与戴厚基。归舍酣寝。10:00 警报至。宓醒，即出城。先遇珏、缙等。旋于苏家堂附近，遇琼，与徐行敏、匡上及其妻 Anne^③ 抱孩偕行。旋钱端升亦来。同至苏家堂北左山

① 惹琼生气。

② 作者旁注：此函未发，存。

③ 安妮。

上坐息。食白糖米糕。1:00后，至苏家堂饮茶，而雷雨。依屋墙与端、琼并坐。雨甚大，衣帽等尽湿。2:30回新校舍南区，遇方钜成、姜柱依夫妇。在琼生物系办公室坐息。

3:00解除，回舍。换衣，休息。4:00小雨。家庭食社午饭。访水。以致彦 No. 27 函稿示之。水谓寄去恐必无效。仍宜由水（明日）直函彦质询其真实态度，当可得复也，云云。水又谓宓不宜婚雪梅，不宜爱琰。6:00再到家庭食社晚饭。遇麟与尹士伟。

晴。回舍。早寝。

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府前街早餐。9:30入校。味雅午餐。坐图书馆作短函致琼。读 *Philosophy of Courage*。

将近正午，警报至，即出。未见琼。独至北山前，路旁，土沟中，坐避。旋阴。读书。再作短柬致琼。3:00解除，与左飘同行归舍。雍面。夕 5—6 撰《黄鹤楼剧与理想主义》短文。^①

7:00出，遇纹。托带函与琼及苏。7—10 珏宅晚饭。进醇酒。诸人斗牌。宓倚壁而眠，移时。偕正归舍。

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晨，府前街早餐，仍遇雪梅与戴厚基等。9:30入校。张德昌来言谣传今日空袭。即作柬告琼，送至女舍。

味雅午餐。坐教室中读书。1:30回舍。3:00访琼。束复，不能进城。宓遂访辉，知琰日内即由渝回滇等情。5:00访奚、任夫妇。

① 作者旁注：粘存此文。

偕至翠湖东路 24 新居，访新婚之方钜成、姜桂侏夫妇，进饼干、Cheese^① 等。琼在其宅中打麻雀牌。

6:00 出，宓独访水。待符等归后，在其宅中晚饭。又谈各人恋爱婚姻往事。至 12:00 始归寝。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府前街早餐，即入校。9—10 上课。10:00 后，至生物系访琼，尚未来。宓遂未再往。

味雅午餐。11:00 警报至。（此时琼在生物系待我，宓未往。诚误。）宓径出缓行，至第二山前坐避。宁至，与谈令孺、庆纹母女情事。雨。至苏家堂立避。宁张伞。旋晴。1:00 渐归，遇琼，同回校。琼请味雅进餐。小雨。至生物系坐谈。

3:00 晴。解除。归。浴身。访雪梅，不遇。遇纹，托购女伞。5—6 再出，家庭食社晚饭。与朱驭欧谈。

晚阅卷。朱杰勤来，偕访彤。倦甚，早寝。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府前街早餐。遇纹，购伞未得。9:00 入校。预警。10:00 访琼，未遇。

味雅午餐。坐教室，校读 Braunschig《文学史》^②。阴。风。下午 1—2 上课。

归舍。接琼寄来“港购物单”。阅卷。4:00 再访雪梅，补衣。5—8 偕雪梅出。武成路新生活洗夹外套（\$5）。兴仁街访颀。托代

① 干酪。

② 布朗辛所著《文学史》。

汇款(三月份)。雪梅请宓中晚饭。再到华林为琼购伞。如宁式(\$10)。与华林女主人章太太(钱庄华)叙谈。既通姓名,伊知宓为吴宓,即自言昔在女高师英文系,与彦文同班,且坐一凳上课云云。旋谈及彦,谓彦物质丰裕,精神未必舒适。但幸有其事业可以销日云云。雪梅婚马曜时,在华林购物,故亦相识也。……

归舍。阅卷。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府前街早餐。预警。9:00入校。送伞与琼于生物系。遇麟。坐图书馆。10—11与麟、铨味雅吃面。宓至生物系邀琼往同食。临别,言“警报发出时,即至生物系奉邀同出。”琼意似不欲,但未明言拒绝。与鼎谈。

下午1—2上课。热甚。归舍。尹士伟来,还宓去年十月借款\$50,尚欠\$50(初意拟奉赠也)。夕,欲访琼,未果。而雪梅亦不在寓,乃独送“Moment in Peking”与华林女主人。

家庭食社晚饭。遇估与陶云逵^①。访水,未久坐。

晚林文奎、张敬同来舍。敬婚期在途,似甚快适。水固不无怅惘,即宓亦若有所失者,然深喜敬之得所也。

日军近攻陷闽浙沿海各要城。欧洲英军亦败退,巴尔干、希腊全失。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府前街早餐。10:00入校。生物系访琼,未遇。味雅吃

^① 陶云逵(1904—1944),江苏武进人。南开大学肄业。留学德国,1933年获柏林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员。1937年后,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1944年病逝于昆明。

面。下午 1—2 上课。归舍。接学熙、心一、学淑各函，决暑中接淑来滇入学。

下午 4—6 访铮，适读校其《哀法兰西》长诗，以为可比 George Meredith's *France An Ode*^① 也。铮谓爱情本为男女二人互相网罗牵制，有苦无乐。宓应彻悟。但今宓既不能，则不如以超然不沾滞之态度，另进行恋爱。而彦事即可结束。云云。欲访琼未果，而雪梅仍不在。甚感烦闷。

家庭食社晚饭。6—10 访水，与水与符久谈。又不禁叙述与彦往事。符谓以伊度彦之心，必不愿与宓复合，其一字不复，正是要完全斩断宓之心情耳。故宓宜即另图，不必对彦瞻徇也云云。惘然归。

10—11 作函致琼(二十六晚送出)，述近一星期中，思与琼接近之经过及心情。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读书。将近 10:00 府前街早餐。即入校。两访琼于生物系，未遇。将近正午，味雅午餐。适琼走过，宓急出追及，约明日孝园晤见。旋杨业治、孙毓棠^② 来同餐，孙述 Ibsen “Hedda Gabler”^③ 之故事，盖一 imperialistic & ambition woman^④ 失败之悲剧也。宓窃以彦有似此女处。

① 乔治·梅瑞狄斯的诗篇《法国，一首颂歌》。

② 孙毓棠(1911—1985)，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3 年毕业。曾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讲师。1935 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读研究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广西桂林高中、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任教。1945 年至 1947 年，任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客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1947 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③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赫达·加布勒》(1890)，家庭悲剧。

④ 专横的与有野心的妇女。

下午1—2拟上课,而学生未到。归舍。街头遇雪梅。偕锁。以主人儿病白喉,将迁居。宓未从邀至其寓楼。归舍,作日记。整理诸件。(拟以致琼未发诸函,汇集,于明日交琼。——卒未果。)

家庭食社晚饭。晚,阅卷。

雪梅新居:青云街79号。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晨易夏装。府前街早餐,遇雪梅,立谈。归舍。预行警报。复易旧衣,入校。访宁。旋遇绍良。宁请味雅午饭。坐教室中闲谈,未早赴孝园(大误)。11:00警报至(琼仍不在生物系),乃偕宁出,避于一线天谷旁。为宁述雪梅往事。

是日炸纱厂。昆华师范礼堂、弹毁。

下午3:00偕宁、绍良、卢耀彤回校。4:00解除。偕宁至孝园,访任小坐,取书。邀宁京沪晚饭(\$5)。作短片,连二十四晚所作函,送交琼(女舍)。遇奚同归舍。

晚阅卷。又作函致琼,以未早赴孝园致痛悔之意。并约Liza^①宴。^②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晨9:00府前街早餐。女舍访琼。投函(昨晚所作),久待。琼出(尚未见函),陪至合作社早餐。又至生物系,而杜增瑞适在。乃请琼另缮港购物单,宓持去(未能叙谈)。

甫回舍,预行警报。宓急作致袁守和信封,再出。偕杨石先夫妇

① 利沙咖啡馆。

② 作者旁注:明日送。

及二子，至化学系主任室坐。饮茶，食馒头。此时生物系门已锁，竟琼不得矣！遂作夏守和函，托为琼购物，即寄出。正午偕杨石先夫妇同归舍。朱杰勤坐待，陪至校。味雅请其午饭（\$ 1.60）。谈龚诗。又在图书馆读 G 氏《战史》讲义。

3:00 回舍。略息。即缓步至迤西会馆，赴清华 30 周年庆祝大会。先在客厅周旋，已而琼偕方钜成、姜桂侏夫妇来，宓为姜及琼奉茶点。4—7 开会。张幕。阴。微雨，旋晴。宓伴 Winter 坐坛上来宾席。任等及琼等坐宓左后面。琼服新购红袍（直纹），黑褂，装束美艳。已而琼等先去。宓偕鼎力追，未及。7—10 海棠春（万钟街）会宴。宓坐 12 席，与王逊^①、王勉^②等。而琼与方、姜、Winter 坐 21 席。随级敬酒，如昔年例。1916 级只宓一人。宓甚兴奋，然无时无刻不留意琼。

10:30 散。宓借金岳霖、邵循正伴琼归。至舍，二君辞不送，于是宓独送琼回女舍，未及多谈。仅赞琼今夕服装美丽精神活爽。琼只承认前四字。……归舍，不欲寝，再作函致琼（未发）。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府前街早餐。遇雪梅，立谈。入校。9—10 上课。味雅午饭。下午 1—2 上课。归舍略息。大风。3—7 赴师院（工校内）T. H. 30 周年纪念学术讲论会（文学组），聆罗常培、王力、吴达元、杨业治演讲。散后，出，遇琼，略一寒暄。而琼在众中似避宓，离宓而取左路，向前急行。宓亦故疏远之。

^① 王逊，清华大学哲学系 1938 年毕业。

^② 王勉（1916— ），福建长乐人。笔名鲲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938 年毕业。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已退休。

是晚宓未赴梅校长请宴，而急趋赴辉宅。而初因母病，急赴呈贡。宴暂取消，即在辉宅便饭。宓以 Stace^① 借给辉读。琰前夕甫归自港、渝。琰在渝见晏等情。又不能且似不愿代办为琼购物事。

9:00 偕谭庆双女士同归。以城门方修理，故绕行新校舍而归。是日必身心俱疲倦，又值阴风，于是志气消沉。又欲对琼退休，而觉琰亦缺乏真情，不如依佛之为善也。……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府前街早餐，甚饱。遇雪梅。入校。读功课及 Proust。正午，味雅绍良请吃面。宓允入联兴贸易公司一股(\$500)，绍良其经理也。

1:00 正将上课，而警报至。即偕李宝堂同出。出校后，随李久立。(候琼，未见)。止于第一山后，(未至苏家堂)。是日炸武成路、华山西路、青云街等处，所毁甚广。陪诸人味雅坐。与杨业治及陈毓善同归。4:00 抵舍，则本舍仅萧蓬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

休息，簪面，换衣。6:30 访雪梅于青云街79楼上新寓，邀之同出。雪梅服华丽之绸衣，外罩绿色夹外套。(宓殊嫌其太 gaudy^②)。行至华山西路，雪梅跌倒，伤右腿，血出。匆匆至近日楼南三和楼，始得食花卷及豆腐菠菜汤(\$2.5)。8:15 至昆明大戏院(南屏街)。观陈铨编导之《黄鹤楼》剧，坐前排。(陈毓善赠\$5票二张)。与宁

① Walter Terence Stace 沃尔特·泰伦斯·斯塔斯(1886—1967)，英国哲学家。曾试图调和宗教经验与自然主义。主要著作有：《里格尔哲学》(1924)、《知识和存在的理论》(1932)、《道德概念》(1937)、《时间与永恒》(1952)和《神秘主义和哲学》(1960)。

② 华丽而俗气。

同座。姚念华等在宓身后。是晚，为宁注意张苏生饰萨丽之表演。甚佳。若宓则欲借琼来而不获，遂与梅偕。实一种疑阵或掩蔽 camouflages^① 耳。1:00 毕，扶掖雪梅疾行归。送雪梅至其新寓。归舍即寝。

四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易西装夏衣。府前街早餐。入校。遇贺麟。读 Proust。10—11 归舍，寝息。旋绍良来取股款。请宓宴于文林食堂。

下午 1—2 上课，讲各国文学大要。2—3 与黄维沿马路步谈。即至云大，为纹送函与梦家夫妇。归舍，作日记。

琼思日记 May 21st—28th 1941

序曰：琼思者，思琼也。“琼思瑶想”。古人成句，故借用之。自去冬十月以来，《吴宓日记》中，屡记每次遇琼之事实及感情。惜未获示琼，遽至绝交！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华纪念会以后，宓心情悲郁烦躁，诸事俱废。《吴宓日记》亦遂中辍。五月二十日（星期二）晚 10:30 与林文铮翠湖步谈归舍，得读琼责我并绝交之长函，悲痛万分。几于终宵不寐。此后更觉难堪。《吴宓日记》无法续写。今仿袁昌之《棠梦集》及滕固之《九日日记》之例，凡每日行事之与琼有关者，均写入此编，餘事概不闖入。若他日终不获与琼复交，则至宓将死之日，或已死之后，托友以此日记示琼。琼或能为我洒一滴之泪欤？

① 伪装，保护色。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晨起，作函复琼，遵命绝交，并索回一二书物。——为欲做出绝交之形式而已！函于上午送锡龙奎转交。函用毛笔楷书，以抑制自己之感情，而求文字之工妥无病。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是日上午10—11有预警。与杨业治在味雅餐，遇周绍良。宓每至味雅，辄念琼。其壁上联云：“琼筵……羽觞……”。按昔李协君（李赋宁之父，已故），与宓多年知友，而每次来信必将雨僧写成羽僧，是羽可认为宓之名字，与琼对列。……旋琼僧一少年（按即赵铤，久后始识）来味雅餐，坐临窗之桌，适在宓身后。未及招呼。时宓如万箭攒心，亦不敢视琼也。闻琼与少年谈及《万世师表》电影。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晨至孝园换书，遇奚若夫人留坐，久谈。偶及电影，并云“昨天张小姐亦要去看，没有买到票。”宓即表示请客。

下午2:00课毕。以今晨所作致琼函（请形式上如旧礼貌周旋，免为人讥异）。此函亦毛笔工楷。亲送至锡龙奎处。而琼衣白长衫。适在该室外间为学生讲书。宓惊。盖夙以琼星期五下午无课也。

晚林同济等请宴。宓心中有事，几于终席无言。席散后，至南屏咖啡室托李文初购得明晚电影票五张。赶至孝园，见奚若夫妇，请看电影。奚若自己不愿去，而其女亦病。宓乃表示要请张小姐，但云“最近张小姐和我有点小误会。我请，她大概不肯来。所以请您（张太太）代请，只说是您请客，雨老是被请的客人，因为票是托雨老买来

的。张太太应允。奚若微笑道：“此事很是 delicate^①，你要说话小心，方可请得客到。”宓乃绕小西门而归，其觉兴奋。

是日下午 3—5 访新嫁娘张敬于其宅，谈甚洽。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下午课毕寢息。约近 6:00，赴孝园。濒行，开书占卦，问琼肯同看电影否？得卦，大意谓“所希望者不成，但亦可自乐”云云。知请客看电影之目的落空矣！行至南区，忽遇琼迎面来（蓝布衫，黑褂）。宓即趋前询以张太太约看电影，能去否？琼答，另有事，已辞。且知系雨老请客云云。事后张太太言，伊只说托雨老买票，是伊请客。或琼意度而知其实。我欲为琼购明日票。琼谓“不喜此片。俟换片后再看。”云云。今夕虽不获聚会，然偶遇而得交言，亦绝交后些微可喜之事也。宓至孝园，以“Cotab”^② 纸烟二盒送张太太。日前雨中所购，拟送琼而未果者。饭后，同张太太率二子，先到南屏咖啡室取票。授受之际，不慎，二手电筒落地。张太太之手电筒破坏。是日电影《万世师表》Good-bye Mr. Chips^③，描写教授生活之三期。宓自觉此电影即系描写我之一生。我 1921 初教授于东南大学，今 1941 正满二十年。与彼适同。彼教授乃于是时获佳耦曰 Katherine。Katherine 曰：“I don't think he is old. He is very charming——very kind & generous too. He is awkward, shy; but I'll make him happy & active & social—for I love him.”^④……惜琼之视我适反。我之悲感深矣！琼之不来看此片，亦命也夫。……

① 微妙的、棘手的。

② 科塔布牌纸烟。

③ 《再见，奇普思先生！》

④ 凯瑟琳曰：“我以为他并不老。他很有魅力——也非常和善、慷慨。他有些局促、害羞；但我将使他幸福、活跃并善于交际——因为我爱他。”

归途正义路遇陈之颀表弟。宓以宓之手电筒装入电池(\$3.00),借给张太太用。而以张太太之手电筒交颀带去,试为修理。若另购一筒以赠给张太太,需至少\$26.00云。凡此额外之费,固不当惜,然多费而未请到主要客人,此层令宓伤心也!

送张太太至孝园。宓仍由小西门归。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阴。金克木来,盘桓倾谈终日。文林午饭。云大晚饭。下午,久坐莲花池畔。宓觉其地风景清幽。惜未获与琮来此,久坐详谈。竟至绝交,可为伤心!

金克木读宓近年诗稿。宓则读彼之石印《诗集》。彼旋以诗中人物希微小姐(Sylvie)之照片多枚示宓,而述其历史及心情。盖此小姐屡次曾对金倾心。而金之态度为“我决不与伊婚。让伊去嫁她的表兄。故上次伊自日内瓦来函,我复信云:我已死去。——我爱伊深至,为此爱作了这许多诗诉苦。而终不肯婚伊。这样做,我正可维系着伊对我的爱情。我将随便娶一能煮饭洗衣之太太。买一丫头来做太太,亦可。”

宓又忆及知友滕固君,去前年在此,毅然牺牲其对徐芳小姐之爱,而与其愚而妒之太太维持始终,顾全道德。去年秋,临别,以其《九日日记》(记与徐芳在昆明最后之晤聚,附诗多篇)留存宓处,以宓最知其心事也。滕君到渝即病。半载后,甫出院回家。途中复遭其太太预先布置之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卒于本月二十日上午7:30逝世矣。(宓近日为此伤心愤极。每告诸友曰:杀滕固者其妻也。……)宓以吴芳吉、滕固为妻牺牲自己而死,与宓昔为爱 Helen^①

① 海伦,毛彦文英文名。

而离婚，作一对比。又以金克木对 Sylvie 之态度，与宓之对 Bella^①，作一对比。感痛百端，伤心无限。呜呼，昔之 Helen，今之 Bella，安能知此解此耶？……

晚饭后，金克木别去。将赴印度。我顺道至螺翠山庄。子水等留再晚饭。毛以亨太太取巨盃酌杂果酒劝饮，并自饮以陪我。宓感其为我消愁之意，遂饮酒太多。毛太太劝宓曰：“张小姐事，即使怪你自己不好，现在是业已弄僵。既难挽回，只有忘记了她。另外去找对象。人生几何，你年已老，何可因循自苦？”宓按此言，正如昔年潘伯鹰劝宓忘却 Helen“甑已破矣，视之何益？”之说法，均不合于宓之本性，非宓所欲听也。……

10:00 归寝。以多饮酒，热甚。窗本洞开。炸破。对面板壁炸裂之巨缝所糊纸均已震破，风透宓室。而宓床适近窗口。是夜烦热甚。出汗多。减被，受风。遂病！宓身体素能耐饥寒劳苦，各种器官亦皆健全。平日极少病。凡病皆缘女人，皆为爱情。离平以来，四年中，仅 1938 年三月在海防病三日。1939 夏，在昆明病两次，凡四个月，此二次之病皆为 Hellen。今之病则为 Bella。自清华纪念会后，一月以来，宓已精神大病。今更重之以绝交。宓安得而不病倒卧床哉？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阴。雨。病。正午赴校上课。坐 Library 及课堂中，因穿衣太少，更加受寒。2:30 归来即寝。是夕至晚，发热。倦极，不舒，几于谵语。头痛，昏昏。宓每病恒念先祖母、父亲、姑母，而默呼之。多年来病中兼呼 Helen 之名。此次病中，则窃呼“Bella”“Bella”！病中详情，见附件一致 Bella 未完之函。兹不赘。

① 蓓拉，张尔琼英文名。

又忆半年前，十二月二十二日，宓病。因思 Bella 病，起同病相怜之情。遂作一诗寄慰 Bella。今其诗犹在 Bella 处，宓并无存稿。而已至绝交，可为伤心！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阴。雨。下午 1—2 仍赴校上课，勉力讲授。归后仍即卧床。读《华严经》一段，甚觉愜心。宓去年七月始读佛经。约半载，觉心情畅适。阳历新年前后，以爱 Bella 之故，废止佛经不读，已数月矣。

Bella 不能慰我。来函反以爱读佛经为宓罪状。冤哉！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阴。微雨。病略愈。上课如恒。

夕在云大家庭食社吃面，及糖醋白菜。缓行至螺翠山庄。毛太太等又留饭。未敢吃包子，仅进粥与咸鸭蛋而已。毛太太与子水约宓与陈庆纹、侯学焘二女生来此过端午节。按数日前，遇陈毓善，问“吴先生打算怎样过节？”宓笑答以“未定”。其实，此时 Bella 已来函绝交，宓尚有何兴致，有何计划，以过节哉？因此又念及 Bella。

归舍后，即信笔作函与 Bella，为小说体，述病中情形。甫写一页半（未完），陈省身入寝，欲熄灯。宓亦止。附件一。

《琼思日记》附件一

1941 五月二十八日晚（病中）致琼函凡一页有半 未完，未发

Bella——连日阴雨，人多受寒。君是否亦生病？至念。秋冬衣是否疏散送至乡间，致日来不足添服？又宿舍残楼是否漏雨；窗破，亦有所遮蔽否？均在念中。宓早知必要

病一场，而星期晚出汗夜寝受寒。次晨乃病。一病三日，今已略愈。但每日仍勉起赴校上 1—2 P.M. 之课。余时皆寝。前二日只吃稀饭，今日已进常食，请释一念。最不适之时，为星期一（前日）晚。热度甚高，昏倦，头痛。几于谵语。恍惚中，似有一位知己朋友来探访。其人似为《石头记》作者曹雪芹先生。坐床头，以手触宓额，而问我曰：“雨老，我知道你平日身体很能耐得饥寒劳苦，轻易不生病。你每次的病，大都为着女人，与爱情有关。你这次为谁病了？”宓睁开眼睛答道：“我为张小姐病了。”那客人不觉大惊。说道：“那么，我去通知张小姐，请她来看你。”宓道：“张小姐一定不肯来看我，并且也不方便。”客人道：“请她写一封短信——写一个字条儿，来慰问你，也能使你舒服。”宓道：“恐怕她亦不肯写。”客人道：“这话是怎么说？”宓道：“都是我的不好。我得罪了她。她已经写信和我绝交了。……我甚为难过。但我没有办法！”那客人听了，沉吟不语。十分钟之后，宓却接着说道：“我现在只愁着张小姐的宿舍楼上雨漏得不成样子。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 F.T. 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我在病中，我同房的这位陈省身先生，对我十分好。每餐叫校工由楼下厨房送稀饭与我吃。而且我们这宿舍里电灯辉煌，楼下的茅厕又极近。这一类的便利，想来南院宿舍是赶不上的。……我这回的病，由于受寒。我一直到今天下午方添着衣服，已经太迟了。好在我的皮袍、绵袍、毛衣，你看，全都堆在这个椅子上，并未放在箱中，取来穿上甚便。我却想到张小姐乡下的朋友甚多。恐怕她把厚暖些的衣服，都已疏散到乡间，为

避免轰炸损失。那么今天可要受窘了。……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但我却又想着张小姐房里的窗子，上次已炸坏了。至少，窗纸是没有的了。那样大的窗口，用什么去遮挡呢？我从前要送一大块棋方布与她作窗帘，虽不合式，到此时还可拿来勉强堵风。——可惜给张奚若太太拿去了。还有周榆瑞送给我的一幅蜀锦黄色被面。我本意要送与张小姐的，也被张太太要去了。我自己一身满不在乎。你瞧，我这幅唯一完整的被子，还是那年姑母见我可怜，用姑父去世后，人家送礼的蓝呢幃，作了被面，送给我的。我虽然一方面弄得自己如此可怜，我却从不后悔。人生不过各人找寻各人理想中的快乐而已！”客人道：“这是我晓得的。提起张奚若太太，有人看见你是星期六晚和张太太一块儿看《万世师表》电影。那片子可好么？”宓笑道：“说起来，话长。我在星期五早晨见着张太太。她说想看这电影。又说张小姐也想去看，却没有买到票。我当时不言语。那晚因为有人在南屏餐馆请客，我顺便到南屏咖啡室托李文初代我买好了几张票。当晚十点钟，我再到孝园，见着奚若夫妇，请他们全家看电影。张太太很喜欢。便约我明晚来家吃馒头和红烧肉，饭后同去。奚若推辞不去。后来我便托张太太转约张小姐。并且说，张小姐最近同我有点小小的误会。恐怕我请她，她不肯来。所以最好就说是您请客，她当然可以来的。奚若笑道，这你须善为说辞。张太太说，我

只说我托雨老买的票就是了。……第二天，星期六下午，我往孝园去。在南区碰见张小姐，我便提起此事。张小姐^①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半晴阴。上午作函(毛笔工楷)致 B, 未完。警报至。即出, 仍至碉堡东谷中避之。

下午 1:00 解除。云大午饭。遇多人。旋昌来, 强付账。(二面)。约昌晚宴。薙面。续作致 B 函(仍未完)。

6:00 昌来, 入城。昌邀至大西洋餐厅饭。昌述其渝友另介绍女为妻, 遂一怒而送《棠梦集》与棠而绝之。甚矣, 昌对棠之傲且酷, 与宓之对 B 适反, 而结果亦适反也。昌之友钢铁厂长王怀□^② (苏州) 来共宴。

9:00 散。昌强欲雇车送宓归, 坚拒之。急步归。乘醉, 作白话长函致 B(未发), 未完。中夜省身归。即寝。

白话长函

1941 五月二十九日晚九时至十一时, 袁昌请宴(大西洋餐厅)归后微醉中, 再写上。二页有半。未完, 未发。

Bella——我现在痛苦已极, 不能忍耐。要写信与 Bella, 又不知如何写法, 方能投合 Bella 之意, 要见 Bella, Bella 又拒不肯见。我病过三天了。我失眠。我勉强上课。我饮食无心。我不能工作, 不能写信, 不能办公。我不愿见任何人。

① 原文至此中止。

② 原稿空缺。

我恨一切人，不肯帮助我，替我疏通，反而不负责的讥讽破坏。我甚至不愿见我的二三知己朋友。他们安慰我的方法，是：“你最好忘记张小姐，另外找寻对象。”或是：“你暑假中最好到重庆一游。那里小姐们甚多。我们的一般朋友一定可以替你撮合，包管立刻成功。——你很可函托高棣华给你物色介绍一位小姐，一定面面适合。——你必须离开清华、联大的环境去求爱。新认识你的人，只看你的为人，只看你给她的印象，却不联想或记忆到你已在清华教书十馀年，亦不知道你离婚并爱彦许多的往事，自然觉得简单，容易成功。”又有人（她们）说：“你为什么这样迷恋着张小姐？第一，她并不美——虽然你认为她很美。第二，她脾气古怪，不易相处。第三，她不能作一个好的 house-wife^①，她不能帮助你，使你舒服享受。第四，她已经对你误会，与你绝交。你再痴下去亦没有用。人生甚短，余年有限，何必自苦？”……这些安慰的话，我都不愿听。因此，我亦不愿多见这二三位好朋友。我的情感，我的真爱，只可诉与上帝知道。否则，对 Bella 之爱，只可说（或写）与 Bella 知道。此外任何人都不可说出。因为世间虽亦不少真心恋爱的男女老少之人，但对别人的恋爱能如自己的事一样而着急帮忙的，绝少其人。——Bella，因此，你纵不爱我，须请你耐烦看完我这封信。（就当看小说吧！）

Bella，你最近一个月以来，心中到底感觉如何？——尤其是，你五月十八日写长信对我绝交以后，你究竟心中感觉着快乐，还是痛苦？感觉着清静安适，还是烦闷空虚？你虽

① 家庭主妇。

然各方面的交际烦多，消遣有术（《翠堤春晓》即看过三遍）。或者别人给你介绍的恋爱婚姻的对象层出不穷。究竟你是否有一完全满意之人，究竟你心中是否还想到雨老（爱？恨？indifferent^①？）呢？——Bella，你生气不肯对雨老说。请你上帝说出你的心事。

Bella，我先声明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使你不至惊慌忧疑。我的要求很简单，你很容易给我的：我只请求你，约定日、时、地，让我和你，愉快的、从容的，长谈一次。以后你要如何，我一定恭谨遵命，决不违反你的意思而缠扰你。你与我只会谈这一次，不见得便增加别人的谣言和讥评，于你不利。写信只是盲目的表现自己，每易为对方所误解。因此，必须会谈。而且在此会谈中，除我要陈述我的一切外，还要多听你的说话，知道你最深最真的情感和思想。所以，必须会谈。Bella，你读过 Browning 的“The Last Ride Together”诗^② 吗？就算“一切都完了”，我今求你可怜我爱你的一片真情，赐给我这次“最后的会谈”。算是结束你与我的缘分，我将永远（如彼诗中人）感激你的。

是的，我年四十八（1894年阴历七月生），你芳年二十六（比高隽华高一班，大一岁），相差二十年以上。即此一点，你不爱我，你不能与我谈婚姻问题。——你这样说，我已经完全谅解，完全甘服，而应收敛止步。因为这一点，在你是天经地义，在我是无法改善。——但是，为何我今还要来烦读你

① 冷淡的，漠不关心。

② 布朗宁的《最后的共乘》诗。 Robert Browning 洛勃特·布朗宁（1812—1889）。英国十九世纪诗人。

呢？因为你来信，除年龄外，似乎对我另有许多的“未知”和误解，我必须向你陈述实情，不陈述，是我受冤屈，而且对不住你。另一方面，虽即你不能、不愿接受我的爱情，然而我真实的心情必须要表示给你知道。不然，我将死不瞑目。我是一个奇特的人，不可以常情测的。

我要说的话，大纲如下：（其详须面说，——并且我要听你的更多说话。）

（一）我的性情，是热烈而真诚。其缺点是急躁而笨拙。但对一切人都是凭好心，做好事。

（二）我一生最倾心的是爱情与宗教。（宗教为爱情之最后归宿。爱情中之高尚真挚热烈，无异宗教。）即是敬爱女人与敬爱上帝或佛。在未死以前，爱情必至完全无望之后，乃静心皈依宗教。我的文学，我的生活，皆不外爱情、宗教二者之表现。此外一切，都不深系我心。

（三）我在爱情中之基本条例：第一，爱一女子，必须自然的发自我的本心，不计成败，不为婚姻而恋爱。不为实利及世俗之所谓幸福。第二，既爱上此一女子，必永久专心全部的爱之。其爱伊之过程及归宿，必处处为伊之幸福及利益着想。我之一切，须由伊而定。（婚或不婚，悉以此决）。只要伊了解我之真心，我便快活，我未为失败。（Sydney Carton^①（双城故事）我所优为）。第三，以肉体服从灵魂，以婚姻完成恋爱。无爱而婚，必悔，应离。无灵魂而□□^②，是视

① 悉尼·卡尔德，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著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中人物。

② 原稿空缺。

械，非人生。

(四)昔婚心一，乃误信伊爱我，如《牡丹亭》(《还魂记》)中杜丽娘之爱柳梦梅，故不讲条件，不察事实，径允婚，而以热烈之情向之。后知不然，遂决离婚。并非实际不能相处(我若下决心，任何人均可与共始终)。即至现今，伊亦并不怨我。可见我并未薄待伊(除不幸之离婚外)。次爱毛彦文，乃出以极真挚热烈之爱情，诸事皆悉力布置尽善。其后未果结婚，在宓方面之迟疑，乃嫌伊爱我不足，宁愿失伊而永保爱情之美丽的影像。——此种势力，直延至1940年冬(由1928至1940期中，除彦外，未尝爱过别的女子，但从旁 admire^①则有之)。世人所传种种，均完全不确。

(五)自1940十月在孝园识 Bella 以来，始则觉 Bella 落落寡合，高标绝俗，有一种灵魂之美。深动我心。至11月底 Bella 将赴叙永旋以病止，不行。此时宓已自觉堕入情网。嗣后宓爱 Bella 日深，而对彦之系恋亦日减，互为比例，成为消长替代。而不久，遂以昔年爱彦之心全移于 Bella 矣。入春以来，爱 Bella 之心，为专一，全部，纯粹，真诚。而却未急切表示者，因恐表示太早，不慎而破毁。又因可以常见到 Bella，不必着急，故迟延自误。而不意世人已起恶劣之注意及讥评。此宓疏阔之咎，非不诚之咎。至问宓何以爱 Bella，则只可浑含的(vaguely^②，mysteriously^③)答曰：试以各种人，借《红楼梦》中人物为比喻，(借为比喻而已，并非小说迷)，则

① 爱慕。

② 模糊的。

③ 不可思议的，难以明确的。

宓爱 Bella, 乃因 Bella 类似林黛玉(此言, 全为表示 Bella 之优美之点, 并非表示其缺点)。^①

五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端节(多感伤)。晨餐后, 至女舍, 送(1)致 B 函, 凡二纸(曾易稿)。大意谓宓诸长函并无侮辱 B 之意, 而 B 绝交函责宓之处, 亦全非事实。倘容面谈, 必可释然云云。又送函(2)致纹、煮, 代子水约宴。入校, 遇水与纹于校门。

上午约 10:00 警报至。出遇商福家, 至碉堡东谷中坐避。与商谈其治。下午约近 1:00 解除。遇闻家骊、杨业治, 同归。至京沪面馆, 闭歇。乃至合作社便餐, 归舍休息。是日省身伴送陈慧君至乡间友家打牌聚宴, 为介绍与饶毓泰为婚。云将成功云云。宓闻之感伤。

下午作《琼思日记》(未完)。5:30 煮来。宓寻觅电筒未得。伴煮至水宅。宓再奔回舍, 细索电筒, 仍未得。再往。水自配电筒, 俾符外出。家宴, 吃粽及粥。

晚偕水送煮归。以顾良函告固妻遣人殴打致死之情事, 水几乎不敢置信云云。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晨入校。10:00 觅业治, 见之。知电筒不在其袋中, 乃别。宓至云大午餐。再至校。1—3 上课, 讲碧柳与《婉容词》, 并及宓之往事。

晴。下午 3—5 黄维邀步至莲花池。述其家事, 宓劝慰之。归后, 宓由缺口归。遇 B 由南区出, 归舍。宓乃故意缓行, 让其前行, 而

^① 原文到此中止。

避之。……

在舍晚餐。闷甚早寝。改卷。

六月一日 星期日

晴。晨 7:30 府前早饭(遇瑾买肉菜)。警报至。即出。(忧 B 未起床)。宓仍至碉堡东之谷中。而商福家亦来,续谈。宓述碧柳事。(是日炸昭通)。正午,同归。至苏家堂林中,遇 B,偕一草绿军服之少年(按即铗),带照像机。未招呼。商导宓至地坛休息,并奉茶。极凉爽,读《北支画报》等。

归舍。4—5 云大饱餐。6—9 赴 F.T. 别宴于冠生园。归途购小手电筒(\$15),即送交水托交符(赔偿所失)。而宓与符谈彦、B 事。符劝宓另求。……

六月二日 星期一

晴。热。入校。约 10:00 警报至。宓仍至碉堡东谷中,读 Proust。约近正午,商福家来,同归至地坛休息。仍念 B。下午 2:00 解除。云大午饭(F.T. 未成行)。

微雨。4:00 至孝园,装存书籍。见德。又值任病,邀至病床前略坐,未能饭。即至云大晚饭。再于 7—9 至师院赴儒学会,听陈康讲《西人治古学之方法》。因让座而激怒,同归。

六月三日 星期二

昨夜雨。今日晴。热。入校。图书馆读 Neilson & Thorndyke^①。约近 9:00 警报至。宓仍至碉堡东谷中旧地。正午,至地坛。

① 指尼尔森与桑代克合编之《英国文学史》。

途中，见 B 偕彼草绿军服之少年，共坐苏家堂东之山下。见宓，低伞以自障。宓至地坛。1:00 解除。云大午饭。遇多人及遼。

归舍，寢息。作短函致 B，劝于警报中至地坛休息。甫就，得 B 函。责宓尚未省悟。斥宓（一）好用技术，而不恭谨正直。（二）不应以彦事告 B，伤 B 之尊严。末请为普通之友。……宓在舍晚饭后，仍将已写就致 B 函，送至女舍。次访水。见水病卧。与符久谈水病，及宓往事。（秦郁文认为相合。）偕朱君 10:00 来取药。乃寝。

奉父五月二十五日谕。

六月四日 星期三

阴。府前早饭。入校。取薪，连津贴共 \$ 680。见徐大夫，为子水问病取药。10—11 访水，探病。与符略坐。

由城外至云大午饭，复回舍。换衣，再入校。1—2 上课，方半，警报至。出，至第二山前，遇纹等。4:00 归舍，而铮来。同至其苍茫楼，又邀宓文林饭，翠湖步谈。宓述近况。铮力劝宓放弃 B，谓性格不合，技术错误，已无可挽回。宜勤读佛经，自撰小说，超然出世。又主张宓休假一年，居成都等地，改变环境，方可恢复精神。且于素昧平生之人中，或可遇得相爱之温柔女子，云云。铮又述其旧作《西施》剧本之内容。极佳。宓仍多感伤。归舍早寝。

六月五日 星期四

阴。府前早饭。云大午餐。图书馆读 Neilson & Thorndyke 完。1—2 上课。小雨。存款。3—5 孝园探任病。德处取熹皮外套归。

夕，雨。宓在舍添菜宴客（\$ 25）。晚 7—8 访雪梅，述昆阳之行。为宓钉雨衣扣，殊见亲厚（与 Bella 对比，伤心）。然其题卷拒戴厚基而求名人，则犹未能免俗。

早寝。是日必决放弃 Bella。近极郁苦消瘦。盖方 going through a great operation^① 也。

六月六日 星期五

阴。雨。晨省身谈孙毓棠与凤子事。府前早餐。云大午餐。入校。1—2 上课。2—5 在图书馆读 Pollard《小说史》Russian Novel 一段^②。

云大晚餐。回舍。闷甚。李云湘来。与汤佩松、邵循恪、赵凤喈等为 Bridge^③ 之战。念 Bella 讥我之不注意各种玩意儿。即注意，B 宁取我战？

六月七日 星期六

阴。旋晴。府前早餐。上午改卷。

10—11 在舍午餐。杨武之添菜宴客，为送 F. T. 之行。入校。1—3 上课。介绍下年外文系新教授诸中西知友。黄维 3—4 莲花池谈。述其家况，又借款 \$ 150 办暑校。回舍。闷甚。改卷。

云大晚餐。访水与符。符述陈庆纹、侯学焘来看水病，送花。又述纹言曰：“不成，亦好”。指必对 B 求爱之事，且知必病。寻获符之手电筒奉还。回舍改卷。早寝。念琼。

六月八日 星期日

阴。府前早餐。归舍。8:00 警报至。出，于昆华北院遥见

① 经历一次大手术。

② 吴可读《小说史》俄国小说一段。

③ 桥牌。

琼(装扮完整,服红灰色夹大衣)在前。某少年相伴同行,即近所常见者。是日衣航空褂,草绿军裤。手持照相机。身貌甚魁伟健壮。宓缓行,遥尾之。B等不与联大众人同道,而沿新校舍东墙外北进,至铁路,则不西北进,而故意东北行,以远离联大之众。宓按情人多好秘密而避熟人。是以知B与此少年两情已甚契合,且恍然有悟。B昔者未尝不与宓善,盖于四五月之交,忽得此少年男友,B一意与之亲密,乃决与宓疏绝。遂藉友朋讥评,并强加宓罪,重以辱骂,无非为使宓与之断绝而已。是则B之对宓,纯由理智判断,而出以外交之方术。只论形势之差,无复情感之系。呜呼,B对宓如此,其真像已略明。宓安得而不改弦易辙。B既因此少年之出现而绝宓,而宓亦只有弃B而完全结束此局矣!且见得宓一向求爱,太重感情,纯由主观,而不知事实情报所关甚大也。……

至郊外,遇水天同。又遇林同济,邀至其乡居,即黄土坡疏散新村33号,见洪绂。进早、午二餐(西餐)。与林谈。又草成《民族精神培养革新方案》一稿。

下午2:00沿公路归城中。至玉龙堆舍,则知舍中已被贼盗洗劫。宅门室门破开,各室中翻箱倒篋,西服珍品,概被盗去。宓损失綦重。尤以熹之皮大衣及夹袍存宓处者,亦被盗去,所值甚钜。宓勉强整理各物毕。开列清单。蓬、正^①撰成呈文。5:00偕诸君至青云街第三警察分局投递呈文。其在先生坡捕获之窃贼俞志祥一名,已送省会警察总局云云。

张允宜^②来,力求从宓作毕业论文。允之。

① 萧蓬,邵循正。

② 张允宜(1918—),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2年毕业。在天津市三十四中学任教三十二年。1983年退休后,在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教英语三年。

5—8 欲在云大合作社修容，与薙匠及抱小孩之妇人冲突。云大晚饭。由城外至孝园。任病已起，陪晚饭。由甲箱中取最早在美国自购之 Enders 薙刀^①（黑盒）以归。（按彦购寄之红盒薙刀，及 H 寄赠者，均已被窃去。今后只当穿蓝布长衫，安心作在家僧而已。）

薙面，装箱。省身寝后，更作函致 B。大意谓“雨老现已完全醒悟，请 Bella 放心。一切如来函末段行事，误会亦不置辩。次告知被盗事。又请钞示诗稿。夜半乃寝。

六月九日 星期一

晴。晨，助邵循正等钞缮再上警局请缉盗追赃呈文。又增缮失物清单。7—8 随众至第三分局，领回失物。计为红灰单丝哗叽裤及 Pollard 遗赠之裤。再出。府前早餐。入校，遇张苏生，拟就宓作毕业论文。9—10 上《作文》课。仍讲诗。拟送函与 B，未果。

云大午餐。下午 1—2 上课。3:00 后，银行取 \$ 150 以与黄维，然中心极不愿也。归舍，作函致维（未发），述宓不愿借款之事实及心情，但未发。4:30 至北门街（王赣愚同行）家庭食社晚饭，食馒头（\$ 3.4）。访水，病已略愈。谈 B 及彦事。水仍斥彦，尤责其与驹之关系。

约近 9:00 归舍。方解衣欲寝，而防空演习之警报连至。宓不得已，随众出，至北山上坐避。微月，颇寒。循正先归。与徐大夫夫妇在医院坐息。

解除后，回舍。而门不得启。倦甚，与众在门外守候。约至夜半，仆归，始得入。即寝。

是日获心一书，知学淑欲就学燕京。

① 恩德斯牌剃须刀。

六月十日 星期二

阴。府前街早餐。在校内南区遇锡君,以致琮函前晓所写。托其转交。Library读Hofmann俄文学史^①。11—12云大午饭。归途甚欣赏自然风景之美,而以人事为可憾。……

小雨片时。1—2上课。归舍。聆诸君谈失物事。第三分局来人,云云。金公^②请吃pie^③。补作日记。

5—7金克木来,偕访袁昌,托催省党部速发出克木之护照。邀至云大晚饭,告以B事。克木谓如此结局,甚好。云大散步。克木述“Gulliver's Travels”^④一书之内容。送至青莲街而别。

寤归舍,补作日记。倦甚。早寝。王般来慰问,并愿为必奔走效力,其情可感。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三

阴,雨。9:00云大早餐,饱食。入校。Library读《俄国文学史》。12—1晏自渝归来,步谈。1—2上课,讲American Literature^⑤。与易绍兰^⑥兄妹同行归舍。略晴。写信与钱学熙、心一等(未完)。

云大晚饭。6—8访雪梅,告以被盗。相待甚殷。陈君及戴厚基来,寤先归。偕张德昌访毕正宣,未遇。

晚读《俄国文学史》。

① 图书馆读霍夫曼著《俄国文学史》。

② 金所霖。

③ 派,(西点)馅饼。

④ 《格列弗游记》(1726),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著寓言小说。Jonathan Swift 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政治家及诗人。

⑤ 美国文学。

⑥ 易绍兰,女,湖北公安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3年毕业。后去香港。

六月十二日 星期四

半阴晴。 8:00 云大早餐。入校,遇樊教务长。Lib. 读《俄国文学史》。

正午,合作社进豆浆及豆汤。遇汪瑾,相向微笑。遇翁同文^①,谈《石头记》,议约章蕴芳宴(章云,曾识彦)。又遇晏,步谈。1—2 上课,讲 Scandinavian Literature 及 Russian Literature^②,赶完。

归舍。雨。寝息。下午写信与熙及心一、学淑等,详述原定使淑来昆明就学之计划。但今以(一)来滇旅费需 \$ 2000 以上。(二)到此,已过八月十日联大考期,故决从淑之意,令淑就学燕京。拟托宸^③照顾。且决以存姑母处之款 \$ 3000 全数付淑,为大学期中之学费云云。

夕,雨。云大晚饭。访雪梅,未遇。晚 7—8 晏来。去后,宓仍续写信(长),完。

六月十三日 星期五

阴,雨。 东路水深,不得过。武成路邮局未开门,折回。再出城,绕至云大早餐。

北门街邮局送信(发致熙及心一函,汇去 \$ 400),绕翠湖归。读《俄国文学史》。王宪钧以牌为宓算命(即 B 所能为者)。

① 翁同文(1916—),浙江泰顺人。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9 年毕业,留任助教。后任东方语文学专科学校、云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讲师。1948 年秋,赴欧洲游学。1955 年起,任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员,襄助匈牙利籍汉学家白乐日教授主持国际宋史研究计划 10 年。1964 年任德国博宏鲁尔大学东亚学院讲师。1966 年任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1968 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级讲师。1976 年任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斯堪的那维亚文学及俄罗斯文学。

③ 赵紫宸,时任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兼院长。

夕,陈毓善来。又黄华来。云大晚饭。晚雪梅来,即去。读《俄国文学史》。与省身谈。

六月十四日 星期六

阴。微雨。府前早餐。归舍,办杂务。至清华办事处送件。11:00 偕众至三分局催缉捕。

正午,荷花舍偕赵凤嗜午餐。入校,《文学与人生》未上课,发卷而已。2—6考《欧文史》(预行警报)。读赋宁之论文,佳。晴。取款\$200。云大草草晚餐。回舍。

晚访雪梅,病癖。旋有客来,宓即归。

六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晨,府前早饭。7:00 警报,即出,至碉堡东山谷中。旋宁及高福家来。阅考卷。十一时偕二人归至地坛,与徐校医夫妇坐阶上谈,而B入(蓝布袍,航空衣)。开厅门,未得,转入后院。旋厅门开,众入。久之,徐太太移藤椅与B坐檐下。宓乃送《北支画报》与徐夫人及B,搭汕与B交谈,遂得复友谊。

解除后,同归。至城内,分途。宓约B,文林饭,允之。宓急归舍(时12:30)摊面,更衣。1:15至文林。1:30后,B来,命宓改《袁元枝》二诗(另录)。荷花舍购包子,又在文林饭(\$6)。2:15散归。

必是日畏B,未敢多言。归舍,即为改诗,并另录,于5:10毕(明晨交锡龙奎转交)。鄂来,促速办超事。超病云云。晚阅卷。

是日晴。

六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府前早餐。在系中阅卷。10:00 警报。仍至山谷中旧地

避之。正午，归至地坛，而 B 已在厅中，坐东南角案头观书。宓询其已收到诗稿否？B 似不欲与宓交谈，遂未敢接近。

1:00 解除，络绎同归。B 疾行，似不欲宓共行，宓乃缓行于后，至南区。宓至生物系少留。而宓遇林文铮与沈从文，共行且谈（令儒事）。B 忽行过宓等之前。宓邀铮及其女赤珠至昆华午餐（\$6）。又至铮苍茫楼中坐谈，以 B 近情告铮。铮谓“此是一转机”，又曰“如此收场亦好”。

归舍 3—4 寢息。4—5 浴。5:30 湘如约来。偕出，至厚德福（仍三楼 23 室）点菜。至 8:00，候陈小溪不至。旋来电谢。湘电询，又见阻于陈妻。乃与湘草草饮酒进餐，肴饌多未用（\$23）。9—10 偕湘至大绿水河一号运输统制局（电话 2271 滇缅铁路局接转）送英文信与陈小溪。步归。湘谈其爱小溪之经过，泪涔涔矣。宓亦略述 B 之近情。

归舍（始知溪来面辞今晚之宴，疑莫能明也）。即寝。连日热甚，而蚊祸尤烈。寝不能安。

六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府前早餐。在系中阅卷。云大午餐，庸、舜请我。遇彤。下午 1—2 上课，发卷、还书而已。3:00 取款 \$100。3—4 访宁谈。4:00 回舍。又送信与庆纹、学焘，毛宴。归舍休息。

晚 6—10 至螺翠山庄，赴符（本人生日）招宴。进校及面，又茗点。至 10:00 乃送纹、焘归。即寝。

按符家不日赴仰光，就其夫毛以亨。今宅楼上空出（月租 \$100）。水居楼下（合租 \$150）。倘宓得婚 B，正可居此螺翠山庄宅，与水同居。而今已矣。又按宓已十年连在教职，清华早可休假一年。私意倘宓得婚 B，乃求休假，偕 B 居蜀中某地（如成都）一年，如 1930—1931 旧例。但今亦无望，遂并休假亦不欲矣！

六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雨，间晴。 府前早餐。云大午晚餐。上午，雪梅来。又朱杰勤来。

晚晏来，谈渝诸友（芳等）情形。近渝有隧道窒息之惨劫。死者云八千人。其情形与 Dante 地狱何异？

终日赶阅考卷。

六月十九日 星期四

阴雨，间晴。 府前早餐。云大午餐。赶阅考卷，兼读《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书。

午饭后访雪梅，戴厚基在，谈铁索桥。旋另一客（军官）来，宓即归。支蚊帐。

夕，王赣愚来邀，5:00 家庭食社晚饭。旋王、林、朱^① 来陪往云大。7:30—9:00 讲《美国之新人文主义》，述而不作。9—11 在政经系茶点谈论。大雨。雨止，乃归。以《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册，假林同济存读。……

寝时与陈省身谈。省身述是晚饶毓泰宴客，众友助饶君（年 50）与陈慧君婚事。又及宓之《诗集》（省近常读之）。宓因之为省述婚心。爱彦始末大纲，继告省以爱 Bella 事。省谓 B 写信绝交，不止淡然一语，而长言责怒，可见其原来对宓非无意者。以后仍甚有希望，但不宜太急。宓之缺乏，在感情虽热烈而技术太错误。宜“制造空气”，使校众及 B 之朋友皆对宓另有一新印象。悠悠之口，必易转移 B 心。盖今之婚姻，实操之朋友。已有人言之者矣，云云。时已约近上午

① 王赣愚、林同济、朱宝昌。

1:00 矣。

六月二十日 星期五

阴，雨。 府前街早餐。续阅考卷。不遑片刻休息。直至下午 1:00 始毕。

荷花舍午餐。遇宁及绍良同食。入校 2—4 坐图书馆发卷。雨止。4—5 与金克木步谈。金述萧乾离婚事。

5—6 邀宁家庭食社晚饭。归途遇水。宓独访雪梅。戴厚基来，旋去。与雪梅散步翠湖。慈菇花甚美。

晚，钞填学生分数单，完。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阴。 府前早餐。闻省身言，清华聘任委员会日前议决将 B 解聘云云。即作短函，至女舍，以要事，求 B 约晤谈。女仆传 B 命“明日上午到学校办公室晤会”云云。又晤湘，方梳头。出见，知已与溪见面矣。

宓即入校，缴入成绩报告。上午在舍作长函，致港超、熹夫妇，并寄去超存昆明西书书目，及宓去年为阿彤题纪念册诗（七古）等。（稿存）。正午，大兴街邮局寄发该函（挂号）。家庭食社午饭，佶请，并与瞿同祖谈。不悉记。

饭后，至子水宅。蒋铁云在。旋金克木来，共茗谈。谈《石头记》及其他小说，并占卦等。诸人去后，宓告水以 B 之近情。水据陶维正（女生）言，知 B 所爱之青年，为现任联大师范学院体育教员云。

6—7 家庭食社晚饭，然后回舍。

晚，维来。8—10 预作函致 B，报告解聘消息。且慰之。末段言宓爱 B 之诚，及宓性行之种种好处。……

夜中,大雨通宵。宓醒。枕上细思,觉爱 B 难成,而婚 B 亦不宜。拟放弃之,而以归依理想终矣!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 府前早餐。老媪肆中女生充满。宓未入。遥见瑾在内焉。8—10 入校。Lib. 读书。访宁。又在系中阅书。其间赴生物系办公室者数次。门皆锁, B 不在, 乃归舍。11:00 以昨晚预作致 B 之函, (末段删去, 未用。另作结。言“醒悟”之二理由: (1) 老。 (2) 新友少年。而望以对 K 者对 B 云云。) 送至女舍。再至生物系访 B 二次, 仍不在。(B 盖偕其男友去游玩, 而不注意自己之黜留问题。念“虽有周公之才之美, 而骄且吝, 吾末如之何也已!” B 之娇逸过度, 一切不管, 实非所宜出也。……

京沪午餐。遇王烈, 代付账。正午, 宓回舍。下午, 热, 寝息。醒后, 欲读书, 而心不收。

4—7 家庭食社晚饭, 遇麟。出遇水。陪水邮局寄信。又至云南服务社剪发。独徘徊市中, 与水同归。宓过翠湖堤上, 遇雪梅(曾访之, 未遇)。

晚早寝。读《大乘起信论》。

夜中大雨。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 府前早餐。为 B 事, 访潘光旦, 未遇。乃至孝园, 共奚若、景任夫妇晨餐, 探询 B 事。奚若谓聘任委员中未见提出。任述叙永传来消息。以李继侗不喜 B 之疏懒好睡眠, 去冬即拟解聘。今恐难再维持云云。宓久坐。又访德, 谈 B 事。德谓 B 尽可别就, 言外知德必为谗闻宓之一人也!

10:00 归,作函致 B。正午荷花舍午饭。下午 1—3 续作函致 B (未用),完 论爱情、友谊二者之分。为爱情则必对 B 已颇心灰意冷,为友谊则愿为 B 忠实效力,等。3—5 作译禀上父(复父五月二十五日谕)。5—8 绕翠湖至青云街,遇敬。陪往正义路上海银行汇款。遇华林之章夫人钱庄华,何必近接彦信否?陪敬归。途遇瑾偕男友。敬言“中国之妻,未有不对其夫好者”。宓不悦,但未辩。

宓至家庭食社晚饭。然后至螺翠山庄。符已归自西山。与水及符久谈。符劝宓助 B 挽回解聘事,但不必令 B 知,亦不必见 B,听其自然变化,毋须责辩。但同时宓亦可另物色对象云云。

宓仍由翠湖绕归。访吴韞珍^①。据答:侗去叙永时,遗言告代理系主任陈桢。关于琼下年去留,当有函直告琼。云云。迄今桢尚未知究竟。恐琼已接到聘书。系中则并无解聘琼之事。且吴某别就。生物系助教五人仅馀其四,不患人浮于事,况琼在校有年,又值艰难之会,非预为安插,决不至轻易裁员。是琼当不至有解聘之事。但侗派琼助桢为 Genetics^② 助教,此非琼之所长,故桢谢绝未用。近来琼职务太简,宜另行分配,则在系中可更见得力云云。

9—10 与省身谈。以琼之解聘问题,自知甚明。而不肯一言告我,使我连日焦急奔走,此琼之咎。夜中大雨。枕上细思,琼如此骄傲,以不屑与彦齐列,遂对宓起反感。(今夕符断定此为琼之主要心理,而宓之重大错误。——琼函中固已自言之矣)。而不知(1)

① 吴韞珍(1898—1942),字振声,江苏青浦人。金陵大学农科 1922 年毕业后,任教于安徽省立农业学校。1923 年考取清华公费生,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以园艺学为主科,植物分类学为辅科。1927 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冬回国。1928 年受聘于清华大学,任生物系植物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42 年 6 月 7 日在昆明云南大学医院病逝。

② 遗传学。

“Thou shalt not judge, lest thou be judged”^①琼何可评判人己之高下。而(2)就宓之主观感情而论,则彦能使恋爱之如是深且久,其价值且远过于琼也。今决放弃琼,俾婚师范学院体育教员赵铎(省身顷告我以其姓名)可也。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府前早餐,遇璋,未及招呼。归后作日记。昨所致B函,未发。仅截取末段(宴客计划),连同今日上午另作之函一页(报告吴愷珍所言消息),送致B。又函章蕴芳约宴,并述金克木“瓢之漂水”新解。又代子水函庆纹、学煮约宴。

正午送以上三函至女舍。乃邀晏荷花舍便饭。即同至大观新村访辉、琰,畅谈。宓述《学衡》往史及《善生》计划。辉亦述“先施”经历等。5:00琰制油渣白糖元宵饷客。辉劝宓同琰等赴丽江游。宓约定在此宴客计划,托琰办理一切。6:00归舍,倦甚。

今日上午接K函,甚慰。

晚7—8晏来。宓未餐,即寝。夜雨。

晚作函(1)致B(2)致纹、煮。约July 4大观新村宴叙。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阴,雨。府前晨餐。以昨晚二函,托林同端代交。上午8:00至下午1:00作(英文)长函复K,凡五纸,详述宓近况。又述拟弃置彦及爱B始末。询K及K母对B事意见,并求其救助。且述水言,托K徐为宓物色并介绍爱及婚姻之对象。等等。倦甚。

1—2文林午饭(\$3)。归舍。朱友渔导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

^① “你不得审判别人,以免反遭审判。”

主任黄仁霖^①来访(盖以宓为联大外文系代理主任),求物色学生投充译员。3—4 大兴街邮局,寄发致 K 函(挂号)。

家庭食社购包子五枚(\$1)以充晚膳。访水不遇,绕经翠湖归。阴。将雨。仍念 B。心痛。……

晚,雨。读《俄文学史》。夜中,雨。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小雨。 府前早餐。正出转学考题,省身告我,得吴有训理学院院长答复云:“校中已决定下年不续聘 B。因生物系中各教授均不愿用 B 为其助教。职务难以分配,故无法挽回”云云。闻之震惊。即作一函致 B,报告,求晤谈,商办职业问题善后。该函中并力陈此纯为友谊,非关爱情。因宓知(1)B 嫌我老(2)B 已得赵铎君为友,似两情日洽。故要与我疏远。宓春间曾有(i)另行布置,以全薪作此间度用(ii)租居螺翠山庄(iii)休假一年赴蜀中居,等计划,但今皆已幻灭。今只求 B 仍与我为友,能聪明的利用我,使我为 B 效力服务。当永以待 K 者待 B 云云。

8:00 至女舍,投函入。久之,仆出, B 批复云:“所谈事,早悉。已函李询问。今晚可在金碧路正丰餐馆候我。琼。”宓甚喜,即至系中,出考题毕,回舍。读《俄文学史》。文林午餐(\$2)。

下午渐晴。3:00 整装。4:10 出发,5:00 至正丰,坐小室中,读

^① 黄仁霖(1901—1983),江西义安人,生于上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肄业。1926 年回国,先后任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总干事,战地服务团少将主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国内外物资处理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8 年 8 月,兼美援物资接收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曾任“联合勤务总部”总司令,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台湾驻巴拿马“大使”。1975 年退休后寓居巴拿马。1983 年 5 月在美国华盛顿病逝。

Proust 候 B。晴。7:00 B 来(蓝绸袍,夹外套),移坐正厅之内室。进西餐(\$18)。宓以购来之“Cotab”纸烟奉 B。

是晚 B 谈话甚多。大意:(1)B 述任职联大之经过。认为此次解聘,必出于吴有训院长之意。因 B 平日并未对吴氏殷勤媚事也。但 B 处世明敏,早已另有布置。金陵及此间附中皆可就。虽去联大,无伤。但 B 甚积愤不平,必欲得机会出洋,俾在生物学及专门职业中扬名而有建树。(2)B 深知一切人之恶,恒恨世,且先视人为小人而慎防之(与公超同),但自己本性忠厚,故仍本忠厚正直而行事。但明智而非愚蠢。自己厉行道德,不计成败利钝。但不愿受人之凌逼欺诈,或随人之意见为转移。即平日往还较密之朋友中,亦无可亲依信托之知己。如叶崇德、陶保桢、王蒂徽三女士,宓所疑为 B 之密友者,对 B 皆忌嫉而伤害。B 甚不欲其得知 B 之一切事者也。(按此层由于宓曾以解聘消息告崇德而发,但可证明 B 四月底五月间之绝宓,不系于德、桢等之讥谗,而关键在宓本身。)……(3)关于婚姻问题。B 自谓本性极富感情,故所发必慎。拟一生只爱一人。必须待其人来前,以一切付之。宁可迟至晚岁,甚或终身不嫁,决不苟且勉强俯就。凡有来求爱之人, B 则用理智评判。苟其人情形及条件一有不合,立即毅然拒绝,无复徘徊顾惜。是故 B 希望宓今后勿再言爱。但愿以宓为友,接受宓之效劳服务。即赵铎亦根本缺乏资格为婚,仅与铎偶尔往还几次而已,并无爱之可言。而宓今晨函中竟提起铎,使 B 甚怒云。(按此可证明 B 之绝宓,亦非由爱铎而故与宓疏,关键仍在宓本身。)……(4)B 又述诸多琐事,宓所为伊关心者。而断定宓为一忠厚诚实周到之人。但毫不聪明,见事太迟,恒落 B 后。如解聘问题, B 早已布置图谋,又如宿舍轰炸前朱玉珍早已约请 B 往居昆华中学校舍,而宓其后方始提议是也。(5)B 又告宓,平日只缘性情骄懒,故多为人误会。然亦有久而知 B,且变讥谗为尊敬者,如虞佩曾(居 B 之

楼下)即是。B言,近多日恒患肠胃病。又忙于系中改卷等事,故诸事多积压未办。但允他日以宓所要之诗稿钞示云云。又述已备有雨衣雨帽,伞亦未坏,宓可勿忧。……B言及己之地位屈抑处,以手指拭眼角泪珠。(是为宓初见B之流泪)。

是晚正丰无电灯。室中燃洋烛。侍者频来催(9:30以后)。乃与B出。从B意,由光华街入武成路,经洪化桥、钱局街而归。B允赴大观新村之宴,并允观《绝代艳后》电影。似与宓转为亲洽。途中又询及吾父之年龄、职业等。宓归舍,已近11:00矣。

由宓综合观察,B乃一认真不苟(serious),理智明,意志强,而能按照道德原理及标准以行事之人。实一出众超俗之女子(superior woman)。然其缺点及不幸之处,则在责人责己皆太严,压抑感情及欲望,不肯通融随合,自乐其乐,结果或更成为骄傲孤僻。职业固多失败挫阻,婚姻恋爱尤易迟延耽误。一方将如 Christina G. Rossetti (1830—1894)^①之厌世而皈依宗教,一生身心郁苦。一方更将如 Owen Meredith (Robert Lord Lytton)^②诗中之“Lucile”^③,天才与幸福互不相容。虽事业成功,而本性益漓。终身饮恨。……窃祝B之不至是耳。又B于世事阅历未深,于古人修养之名言旨训,如宓所承受于父师者,B尚未能领悟受用。斯乃可叹惜之事。宓以爱B,故望B之更有进耳(见次日所作诗)。至宓对B之态度,更已决定。今后决坚持友情,不谈爱及婚姻。只连续为B效劳服务(serve)。此固B所希望者。对宓今之年龄、地位、经济生活,亦最明智而多实益之办法也!

① 克里斯蒂娜·G·罗塞蒂(1830—1894),英国女诗人。

② Owen Meredith (Robert Bulwer-Lytton), 欧文·梅瑞狄斯(罗伯特·布沃·莱顿的笔名)(1831—1891)。英国外交官和诗人。

③ 露西丽,欧文·梅瑞狄斯所作诗名。露西丽为一个天才的女子。

12:00 寢。夜中雨。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阴。微雨。晨，府前早餐。归舍，作《偶成，寄 Bella》诗（七绝）六首。

偶成六绝句寄琼

遣将何如激将工，聪明翻易堕环中。
曾闻三气周瑜死，七盏灯昏汉祚终。
《三气周瑜》及《七星灯》即五丈原。皆四十年前，在上海所观读之京剧名。

好牌请以牌为喻，到手黑红诸样兼。
荣落奇双随局有。宝 Diamonds 心 Hearts
镰 Spades 棒 Clubs 任君拈。此言任何时代国家社会团体中，各种不同性行之人皆有，其比例亦恒同。而成败利钝、起伏变化、亦大略如是也。

福慧谁修才命妨，歧途孽海叹迷羊。
春残梦断留闺怨，殉国倾城泣女王。
《春残梦断》《国怨》《倾城倾国》《女王殉国》，以上皆电影剧片名。

清刚易折皎恒亏，激论危行世岂宜。
养得天真和气好，自家受用自家知。

我法执除意可平，佛儒异教理同精。

周公才美无骄吝，勤拂尘埃宝镜明。

绝世才高俗累深，良朋贵善见知音。

诗篇露西指 Owen Meredith (Robert Bulwer-Lytton)

所作 Lucile (A woman of genius) 长诗。堪吟赏，

儿女英雄共此心。

9:00 李云湘来，同赴校。知湘即将与溪分道赴渝，在渝欢聚。（重庆，国府路，274 号陈小溪转）。然后回湘省父（湖南，零陵，第九号信箱，李柏嵩转）云云。因叹无财无势者之难言爱情也！至系中，借取 K. Mansfield “Garden Party”^① 一册，授湘翻译。雨。宓在系中阅书。翻读 Poems of Sappho^② 等。出遇薛德成、章蕴芳。

回舍。钞《偶成寄 B》诗。但未送发。

下午 1:00 预警。宓绕翠湖至北门街家庭食社午饭，食面二碗（\$1.6）。乃至螺翠山庄，与符久谈。符谓“既与 B 决互为友，则可安心另寻所爱之女子矣。”符述小说（及电影）《孟丽君》故事。在水室中读“Gulliver's Travels”及《聊斋志异》。

是晚水、符请宴。与纹谈英诗。饭毕已晚九时。与水同送纹、熬踏泥绕道回女舍。乃归寝。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阴。小雨。 府前早餐。入校。改出考题。系中翻读“Poems

①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国中篇小说《园会》（1922）。 Katherine Mansfield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新西兰血统的英国籍女短篇小说家。

② 《萨福诗集》。 Sappho 萨福，公元前六世纪初，古希腊女抒情诗人。

of Christina Rossetti”^①。晏来。10—12 晏邀京沪面馆午餐。又坐沿街茶馆。晏曾识高志航夫人。云云。

正午回校，雨。寢息。徐校医行敏来，陪坐谈。

下午4—6 考李赋宁研究院毕业《论文》。并在清华办事处公宴，进黄酒。饭菜不佳。

归早寝，而客多。中夜始成寐。大雨。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晨，在舍早餐。吴韞珍见告：“琼事初谓无伤。顷询之训，始知己决定不聘。盖由琼自暴自弃，不愿接受系中诸人之帮助。故无能为力”云云。宓即作函致B，告之。并详告电影之约，且约明晚同饭叙谈。张允宜来，求保证河北省贷金。10:00 至女舍，投函。则女仆云：“已外出，函留案上”云云。

10—12 访雪梅。正午，北门街家庭食社午饭。12—1 访水，约明日电影。归途，再遇雪梅，翠湖散步。

回舍。2—3 寢息。作日记。在舍晚饭(\$2)。小雨。黄子卿、杨武之、李唐晏相继来。陪谈无味，甚倦。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府前晨餐。预行警报。出，遇苏生，拟就凌达扬作论文。斥之，伊惶谢。女舍访B。拟约晚宴，B已外出。访宁。坐教室中，读 Sainte-Beuve “3 Port. Litt.”^② 9:00 警报至。偕宁至弼堡东谷中避

① 《克丽丝蒂娜·罗赛蒂诗集》。

② 圣伯甫《三幅文学画像》(1862—1864)。圣伯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

之。为宁述父民国三四年被诬遭难事。

正午至地坛,遇徐校医夫妇及 B。B 不欲我言,旋欲去。宓言“有信须交付”,但不使解衣内袋取出,乃止。又言“欲送 B 至门外”,B 乃止未行。旋沈从文来,B 入厅内。已而宓亦入,则 B 毅然径去。宓从至大门外,约 B 今晚在城中共饭,以商谈某事为言。B 谓“商谈何补?”又谓“君不必恒请我饭。”拒之,径去。宓再入。

解除后,偕宁昆华午餐。归舍。3—4 寢息。5:00 作函致 B,拟再约今晚宴。旋恐更触怒 B,乃未往。^① 遇晏,同周颜玉与女生向云休谈。偕晏至大观新村,探辉病(宴改 \$ 100)。辉健谈,述其对于男女及婚姻、娼妓等问题之根本观念。大率由理智,重事实,明自然。欲将男女之事,化为平淡无奇,安全无患,则男女各得自由,而女子亦敢诚心爱男子矣。宓不甚赞成,亦申述平昔之见解。不觉奋激(兼感我之身世),倦甚。

8:00 出。入城,晏请晚饭于绥靖路盟鸥楼。甚觉不舒(为 B 拒约共饭之故)。9:00 南屏取票。时误,幸得文初为换补。宓至南屏影院,不久,B 来(常服,如前日)。不与宓交言。且避宓背立门隅,观糖果肆。已而水及符至,乃请三人上楼。而宓与省身坐楼下。9:30 《绝代艳后》Marie Antoinette^② (Norma Shearer & Tyrone Power^③) 开演(\$ 25),夜半始毕。同步归。宓请 B 着外套,不肯。已而 B 且行且自着之。……

同省送 B 沿翠湖西路北路回女舍,敲门入。B 至翠湖始与宓交言,谈《桃花扇》《长生殿》等。宓等回舍已 1:30 A.M. 矣。郁郁而寝。

① 作者旁注:函亦未发。另存。

②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于断头台。

③ 诺玛·希拉(女)及泰隆·鲍华,(男),美国电影明星。

七月一日 星期二

晴。晨省身移居乡间(大普基,金属研究所)。雪梅绿衫盛装来,还件。欲访陈铨。阻之,不听。府前晨餐。滇人涕唾,宓厌之。又劝其移座以让女生,彼反怒嗔。群俗如此,只有以宗教根本普遍救之,个人已不可改良矣。宓又感于B之一味“骄且吝”,无慷慨柔和之美德,即琰、梅亦缺失显然,遂对诸女子均觉不满,而大有厌离爱情之意。始悟《石头记》第五回宝玉梦见诸仙女变为魔鬼,乃阅历终生,最后所得之真切观感矣!

倦甚,上午寝息。11—1 访水及符,谈对琼之印象。符谓琼纯然北京大家小姐之风,气度雍容,貌亦美,装饰举止亦稳重大方,一切中礼合度。惟宓既遭琼忤,只可与琼为友,勿存希望,而当另求恋爱婚姻之对象云云。水亦劝宓今后只可对琼疏淡。在文学方面与琼接近,偶或宴聚。但平日切不可去寻访或去函,亦不必见面。对琼之职业问题,宜从旁助力。而对琼之婚姻问题,切不可谈及或表示关心。如此,则琼对宓之感想可不至比今更坏云云。

蒋铁云以事来水处,旋去。

1—2 家庭食社午餐。归舍。2—3 寝息。读 Pope “Moral Epistles”——On the Character of Women^①,大意谓男子之 ruling passion^② 虽有多种。女子则只有二种,即 Women of pleasure^③ 与 Women of power (sway)^④ 是也。宓按 B 属于前者。彦与雪梅属于

① 蒲柏《道德书简——论妇女性格》。Alexander Pope 亚力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② 主导感情(或支配行动的动机)。

③ 享乐型妇女。

④ 权力型(支配型)妇女。

后者。……

5:00 翁同文、旋章蕴芳、杨琇瑞来(蕴借宓《诗集》去^①)。宓邀宴于厚德福(\$35)。入城途中,为蕴述与彦往史之大概。蕴家杭州,其姊与彦为友。蕴于1928、1929间,曾见彦,后于1939复见彦于桂林。观彦并未比昔年老。惟蕴谓杭人对彦夙无好评。以彦居杭时,交际广,风头足;但趋上攀高,甚为势利,而重浮荣。尤以与驹关系过密。驹妻曾控告于省府及党部,满城风雨。彦不能留杭,遂欲出洋。驹等亦以送彦出洋为权宜之计。彦留美之学费,多系驹所供给云云。饭时,宓更述1933—1934间驹对宓之行事。蕴认为宓所疑计者非误。……

必按彦之一生,虽有(一)毅(二)宓(三)熊公之三段,然彦所深爱者驹也。熊公歿后,仍与宓不肯通信为友者,必由驹之牵系。人事如此复杂,庐山真面岂易识哉。宓今于彦亦真能解脱矣!

10:00 归,作短函致B。(未发)。读书一小时。蚊多,始寝。

七月二日 星期三

晴。热甚。 府前早餐。坐 Lib. 读书。托顾元^②带书与B。(Burke on Marie Antoinette^③)。9:00 警报,出。遇商福家,同至碉堡东谷中避之。(是日炸海口)。过午先归。在北门外树下坐候。

2:00 解除。云大欲饭,未能,乃归。3—4 寝息。4—5 袁吕、林

① 作者旁注:已还。

② 顾元(1918—),女,江苏无锡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46年8月,三校复员,到天津南开大学英语系任教。1949年8月调至开滦煤矿任总军事代表翻译。1960年调至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后迁洛阳,改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任教。1984年退休。

③ 伯克论玛丽·安托瓦内特。伯克对她深表同情。 Edmund Burke 艾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作家和政治家。

文铮同来。与铮谈男女爱情。铮申述其（一）狼羊之论。谓男女二人，必一方成功，一方甘受摧残，爱情始成立。（二）补偿之说。例如铮已爱其蔡夫人10分矣，而蔡夫人认为只有7分，恒感不满。而必更爱铮到13分，以多出之3分，来补偿伊认为铮所欠之3分，如是方能平衡而维持。而铮之结论，则仍归宿于宗教云。

5:30 至北门街家庭食社午餐，甚不合意。6:00 至圆通公园内圆通寺茶座，赴昌约，见黄炎培^①先生。久候，始由社会局长孟立人陪之来。黄年近七十，而健爽如少年，发亦无白者。但无深谈，即散。昌谓黄将续娶，且比熊公更觉年少。又黄询及吕之婚事，并允为之吹嘘助成。按此在中国婚姻成功之途径也。（一、财势。二、吹嘘。）

宓至螺翠山庄。符外出。水留晚饭。江泽涵在座，同归舍。

七月三日 星期四

晴。热甚。府前早餐。坐 Lib. 读书。8:40 警报至。仍独出，至弼堡东谷中。热且倦。约 10:00 遂先归。坐北区教室中读书。（Sainte Beuve's "Molière"^②）中有云：Literature masterpieces are compromises between true nature (human nature) & art^③，又云 Great

① 黄炎培(1877—1965)，号任之，上海人。南洋公学肄业。1905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江苏都督府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7 年与蔡元培等倡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设职业学校。又筹办暨南学校。为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民盟中央常委。1945 年，与章乃器等组织民主建国会，后任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理事会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政协常务委员。第二至四届政协副主席。

② 圣伯甫论《莫里哀》。

③ 文学杰作是真正性灵(指人性)和艺术之间的妥协。

Literature men like Molière = the ancient primitive men i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① 均名言。

下午 2:30 解除。归舍，略息。即至家庭食社，遇林同棧。食酸汤面二碗。忆十六岁时侍父乡居事。4—6 访雪梅久谈，携包子往，借镜归。雪梅仍表示爱宓，但又谓宓女学生如此之多，何至求爱困难。宓之失败，皆由心中口中念念不忘彦之故耳。……

晚，在舍食包子三枚。

夜中久不寐。微雨。开帐，蚊扰，寝甚不适。

是日得公超 June 24 复函，书价只需 \$ 760，拟为增索。商之邵循正，亦以为然。晚函 B，言有《偶成》诗，未呈阅。又言不去地坛，可往。又言港款拟汇 \$ 100 去。又函纹、焘。

七月四日 星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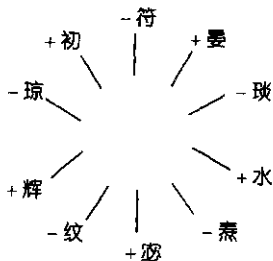
晴。府前早餐。女舍送信，仆不在。乃入校，坐图书馆读书。旋遇维，托维以 B 等二函送往女舍。宓仍坐教室中读书。

正午，至云大食品部，遇涂文，请饭。归舍，1—2 寝息。2—4 浴身。4—6 周正仪来，函介与朱友渔任事。又商福家来，求改稿。汉雄食糕点。

6:00 至螺翠山庄。7:00 始克陪邀符与水同出。至女舍，符入内，邀纹（焘病，未能赴宴）与 B 出。同至大观新村辉、琰宅中，宓是晚在此宴客。客为符、晏、初、B、水、纹（焘未到）、琰、辉。菜托琰、初在厚得福代订（\$ 100），酒则系晏与初各送茅台酒一瓶。（付女仆酒资 \$ 5）。B 仍落落寡言。宓是晚精神不佳。约 9:00 始入席，与客共饮茅台酒二瓶。宓饮酒过猛，遂大醉。终席宓已不省。辉、晏扶宓至睡

① 像莫里哀那样伟大的人物 处在现代文明中的古代原始人。

椅(红 sofa)上卧。过案头,拂玉杯多枚,琅琅堕地,幸均未坏。宓卧后,左右呕吐狼藉(此盖生平第一次。亦望其为末次)。污 sofa、壁及衣袖。旋晏以冷巾拂宓面颊,略清醒。闻唱曲。B 已唱过昆曲。符正唱京戏《女起解》(云甚佳),旋又入寐。



1:30 晏送诸客归去,再来。宓又醒,与辉、晏谈至 3:00。宓因二君之言,乃略述爱 B 见拒之经过。辉评 B 之为人,谓其太自傲,又重

July 4th 1941 at 7P.M.

大观新村七号

理智。已造成层层巩固之防线,而自守其中,不易使人攻入。其不爱宓,盖由身体与经济之理由。伊盖欲嫁年少而又富有之人(以上品评解释悉当)。可惜爱情与物质经济联系太深,而精神契合殊难言也。云云。

3:00 辉、晏夹扶宓上楼。宓在浴室中又呕。胃已空,但酸汁而已。辉卧宓于其子健元室中一广床上,覆以西式软被(蓝布,实以鸭绒),垫以绣枕,(覆巾)。宓少得如此安舒之地,旋即睡去。……

七月五日 星期六

晨醒,不敢转侧。强起坐,则立欲再呕。遂仍仰卧不动,时醒时眠。琰、晏、辉先后来慰问。琰进汤及 Aspurac 一粒。旋又进蜜水。宓一生少人爱护。在此宅病洒一日,殊感慰也。阅报。警报至,敌机旋亦至,炸市外东北区。高射炮遥击。宓殊不惊,但丁 B 事未忘耳。

正午,琰命制粥,及炒蚕豆,为宓饭。而琰坐倚对床(健元床),陪宓久谈。琰述所苦,且泪下。盖以琰为辉公私事务,尽心竭力,劳苦

功高，而辉对琰冷落。不特不愿离婚，与琰正式结合，且平日对琰毫无温柔情意之表示。有事惟传命令，终席不交一语。而琰偶与初同出赴宴一次，则辉甚怒，既斥责琰，且向双诉说琰之错失云。琰自谓能屈能伸，能高能下，且为多情重爱之女子，又非不能牺牲屈就。而遇辉如此倨傲冷落，惟喜与方外友清谈，事业亦失败，一切赖琰活动维持而已。是故琰在此宅中，劳苦已极，日处愁城。对辉已全失望，故决他去，另寻个人出路。已逐渐了结各事，公私一一安排，期不负人。最近丽江之行，盖脱离辉之初步计划云。又谓伊亦知辉之公私种种，均需要琰。琰去辉亦必苦。但辉既需要琰，而复遇之如此冷落，是直利用与畜养之而已，此琰之非去不可也。宓慰之。又述 O. Meredith 之“Lucile”诗，劝琰勿恃才自傲。琰论及 B，所见与辉略同。谓 B 恒有一种 condescending^① 之神态，虽似谦而多礼，实则以上视下，令人难堪。但若论精神之深契，可以为友，则琰以为或可望之于 B，而符则只是一随时随地之合意伴侣 (pleasant companion) 而已。

琰去后，2—3 辉来谈。宓亦述“Lucile”诗，欲讽辉改其个性及对琰之态度，而未能也。4:30 起，洗面，下楼。与辉谈及罗隆基夫妇之为人。辉品评悉当，有知人之明。

6:00 晏送宓回舍。宓倦甚。少坐，未灯，即寝。一日夜间，有如一梦。白金只买得一日醉。而非关病酒，仍系爱愁。B 亦不肯稍为问慰，只可求慰安于佛经中耳（从晏教，进 Asprine 一粒）。

中夜，雷电，大雨。

七月六日 星期日

晴。 8:00 起，缓步出。府前早餐。归舍，作日记。

^① 带着优越感表示关心。

正午,出,访雪梅。偕至家庭食社午饭,遇戴厚基等。即偕访水。雪梅请水题卷,旋去。宓送至坡下,再入宅,与水、符并蒋铁云谈。旋谈述昨宴情形。符谓是晚B似甚高兴,但未多言。宓醉,虽失仪,但亦见其爽直之概。宓醉卧sofa上时,B曾过来视宓一次云云。宓述辉评B言,水以为不然。水认为B此时对于婚姻,重才情抑重富有,尚未决定,方在疑难中云云。宓厌符之从弟粗鄙,遂止勿谈。

5:00到家庭食社欲食面,未具。再至水宅,符为宓制豆腐丁牛肉面,甚甘美。陶维大来,履恭之次女也。6—8复与水畅谈各人为学之经历得失,及民国元年在北京旧事。

是日,在水处,读宋王日休(字虚中,安徽龙舒人)《龙舒净土文》一书(未完),浅显直指,有裨修行。其中一段引《列子》谓孔子“废心而用形”云云,似即 Word without attachment^①之说。

8:00趁月归舍,甚觉安静。郑士成来。9:00寝。是日周颜玉与伍正弼在太和结婚。

夜中,雷雨。

七月七日 星期一

晴。府前早餐。归读 Sainte-Beuve's "Molière"。赏姜光祖 \$10。11:00访雪梅。旋至家庭食社食包子及汤。归,寝息。

1—2纹、煮来探宓酒病,即以昨晚所写就之致B函(述病酒经过,附寄《偶成》诗。)交纹带去。2—5大雷雨。室中甚静。读 Sainte-Beuve "Molière"完。其中载 Molière 对友 Chapelle^②自述爱其妻

① 无忠诚的诺言。

② 夏佩尔(1626—1686),法国诗人,与莫里哀、拉辛和布瓦洛为好友。

Armande Bejart^① 之真切痛苦,可谓真知爱情者矣。又述 lyric genius (按必属此类)^②与 dramatic genius 之不同^③。大率以天才中之各成份(理智、感情、想象等)其相互多少之比例,与普通人此各成份之比例,不同、或同,而定。……

5:30 晴。至家庭食社,食牛肉面,加醋。遇 Reicher 同饭,又在其中茗谈。Reicher 述中国前途之危机,及大学教育之缺点(一、无品性之养成。二、不实用)。而谓政局转变,则大学之改组必不可免云云。宓又增悲观。

归舍。晚,作函致 B(二纸,密书),请求其常至大观新村及螺翠山庄与宓及诸君清谈(未发)。夜半始寝。

七月八日 星期二

阴。晨,雪梅匆匆来过。府前早餐。读 Marcel Proust^④。

10:00 出。遇珣良,缴课卷。On 3 Sonnets of Shakespeare^⑤。其中“That time of the year thou in me behold……”^⑥一首,宓读之,有锐切之感。衰老而欲求爱,自亦知其极不当也。

家庭食社午饭。食面,估请我。至水处。水拟柬邀 B 与纹、煮来此茶叙,俾宓得见 B。但迟迟未写柬。符谈《生死恨》剧本。下午 2—4 归舍,寝息。4:00 铨来,商改贺棧、铨婚联。宁来,陪宓出。请宓在京沪晚饭。(还宓 \$ 30,清)。又至孝园助取书。与奚若、景任略谈。

① 阿曼德·比夏。

② 抒情天赋与戏剧天赋之不同。

③ Marcel Proust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之一。

④ 论莎士比亚的三篇商籁体诗(十四行诗)。

⑤ “你从我身上能看到这个时令”。

7:00 归舍。7—9 复阅《吴梅村编年诗集》。作目录提要,为B阅读。(必不敢函B,不能见B,只有常送物藉事以表示我之存在,引B注意而已!然B自身更寂寞痛苦也!)9—11 读 Marcel Proust。

七月九日 星期三

阴。晨作日记。7—9 访水。水邀B等茶叙之函仍未写就,乃促督另写,携归。家庭食社早饭。购包子16枚赠水等。

归舍。小雨。读 Marcel Proust。(训来。以B故,殊恨其人。)

正午至女舍,送水函与纹、煮。又送《吴梅村诗集》与B读。微雨。即至大观新村,陪午饭。与辉谈。(以Aristotle“Ethics”“Politics”借辉读)。并晤初、琰、双等。3:00 回舍。雨。读 Ben Robertson “I Saw England”一文, (“Reader’s Digest” May 1941)① 述英人空袭中之艰苦淬厉。令人兴奋。

5:00 家庭食社晚饭。出遇雪梅与戴君等。林文铮来,示诗(隧道惨案)。6:00 偕访袁昌(昌授黄炎培赠所作《菴桑集》)。谈昌之虎狼情史,盖铮拟以昌事撰成剧本也。

8:00 铮请文林晚饭。8—10 铮宅中(苍茫楼)坐谈。宓述B近情,铮谓B似复倾向于宓,盖感于宓之受责斥而不怨怒也。铮力劝宓今后宜以德服B。一切揣摩遵依B之意而行。不必以西俗交际方式强施于B,而惟以中国文学及中国道德与B接近。只求维持友谊,不必有所表示。久久不渝。而静待B心情之自然变化。此惟一之正道也,云云。宓深然其说。宓近亦深觉B之德行可佩服。B从无激情俗论。静穆自守,遇横逆而不惊不扰。诚有过人者。而铮言“沉默寡言之女子,往往多情”。宓今后对B当更审慎恭简,忠诚不变,并力自

① 读本·罗伯逊《我参观了英国》一文,(载1941年五月号《读者文摘》)。

修持，以待天命矣。铮又劝宓今后求爱，当如水鸟，勿更为啄木鸟。宓仍疑其言。……

省身归，宿室中。明日复去乡居。

七月十日 星期四

阴晴不定。读 Marcel Proust。以铮《隧道》诗投登《朝报》。

11:00 铮来，旋同访昌于云大。昌请宴于武成路 8—9 号无名之云南馆，进香花酒。又坐翠湖海心亭楼上茗谈久久。昌详述其妻朱氏(虎)与昌失欢化离始末。知其妻实为骄傲坚执而缺乏感情之人(彦亦略有似处)，而昌痴爱之如此。世事之外错，人性之偏谬，有若是者！

3:30 偕铮入校。至南区、北区马路间，遇 B 服蓝绸衫，张黑伞(时已晴)迎面来，仪容俊整。宓脱帽为礼而已。偕铮至系中借书。遇芹(代理系主任)。遇纹。宓又至教务、文书、出纳各组办事领薪(本月共 \$ 650)。存于金城(易主任)。

5—6 至水处略坐。家庭食社晚饭。出遇雪梅偕戴厚基。又遇陈达。告我吴曾愈(希之)上海宅址：愚园路，668 弄，309 号(电话 21105)。归舍。

晚 8—9 沈克家来。又晏来。11:00 寝。

七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8:00 杨立达来，邀至云大食品部早饭。又来，求改诗。作函复公超(售书改定价目)。即发出。11:00 家庭食社午饭。出遇雪梅与戴君。午后寝息。2—3 图书馆阅书。

归舍，宁如约来，以令儒之诗文刊出者示宁。4:30 偕宁至螺翠山庄赴符、水请茶叙。茗点丰备。适琼、纹、焘亦至，(琼是日服淡黄

色小方格长衫,褐色有花袜,蛋白鞋。发似新卷,膏沐甚明。)坐楼上。客尚有徐季吾君、王柏龄夫人(漪之继母)。徐君奏胡琴,而符唱《宝莲灯》,又唱《鸿鸾禧》。王夫人唱《钓金龟》《武家坡》。宁唱《法场换子》。B 以上课倦,未唱。亦不注意聆曲,径至廊外看山,宓因责纹以讽 B。B 是日甚高兴而坦放。但礼貌太疏,而流于简慢。

7:30 水邀请宓及 B、纹、煮至正义路味根食鸡粥。B 又一再要点菜吃,水笑而未从。宓窃不以 B 为然。B 多与煮谈。众徐同归。穿翠湖。月渐出,且明。送 B 等回舍。宓又伴水过翠湖乃别。归舍,已近十时矣。

七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思昨夕 B 简慢情形,对 B 忽生厌离之想。8:30 云大食品部早餐。9—12 访雪梅闲谈。雪梅孳孳为利,而以崇拜文学天才自命,不免矛盾而虚伪也。

下午 1—5 在舍撰作 Appreciation of Mme 方令孺's Recent Writings^①,未完。下午 4—5 杨琇瑞、孙系可来,准其从宓作毕业论文。5—6 文林晚餐。遇胡蒙子先生,来舍,取《涅槃经》去。宓同往其寓中(玉龙堆四号),取回谛闲法师讲录一册,翻阅。感人生之矛盾烦苦。又深出家依佛之意。

电灯暗。8:00 寝。

10—11 晏来,送还辉所借《诗集》等书。夜半寝。

七月十三日 星期日

阴。晨再读令孺近作。为庆纹代作呈武汉大学请考转学西南

^① 《方令孺女士近作评赞》。

联大并发给成绩单文，且函朱光潜托为力。以该件送至女舍与纹。玉龙堆 19 为水觅女仆。9—10 家庭食社早饭。10—12 访水与符，闲谈。谈看《玩偶家庭》剧。宓之悲苦，人莫能喻。盖宓上不能完全出世依佛，下不能得婚姻爱情，满足体欲，享受生活。中不能努力救世化人，或专心著作。而终日抑郁烦闷，辛勤劳忙。暑中又多系中杂务，群集吾身。如此耗时度日，何生足乐？……

归舍整理书案。陈毓善来，询纹名址。

2:00 访雪梅未遇。3:00 雪梅来，4:00 同出，穿翠湖，至武成路东口无名馆晚餐（\$7）。又至国货公司选购蓝布，（未购）。经福照街，觅成衣店。由原路归。已晚。

7—9 作长函，复钱懿格（上海邮政信箱 4149 号），附寄校中所发之中英文成绩单。此函明日上午挂号付邮。又出研究院《英文》（作文及翻译）考题。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一

阴，雨。府前早餐。上午 9:00 续撰 An Appreciation of Mme 方令儒's Recent Writings 直至下午 1:30 始毕。北门街送信。家庭食社午饭。（恐德觉察，未敢于午饭时至孝园访 B。）

归舍略息。3—4 入校，缴题。取款。4:00 朱杰勤来，共读宓 1935—1939 间《诗稿》。同步翠湖。朱君请宓无名馆晚饭，人多嘈杂。将雨，急归。

无电灯。7:00 即寝。诵吴梅村长诗。夜中雨。

七月十五日 星期二

阴。晨，府前早餐。入校。7—9 总考四年级生，监考。与潘光旦谈公超售书，并纹考事。

遇晏，偕来舍。必阅今晨《欧洲文学史》总考卷。正午，请晏文林午饭(\$4.5)。步翠湖，谈宓婚姻问题。晏忸怩久之，始言宓应求年长(三十以上)而经济要求不奢者。晏购荷花，一再商榷得廉价。宓快快归。

2-4 访雪梅。雪梅复再三表示欲与宓结婚，言己惟崇拜宓之文学，愿一切悉心体贴服侍。(并谓此惟年长而深受创伤者能之。)并当经营货殖，以资财供给宓，使宓不多分文负担，且可辞教授职，专力著作云云。宓深感雪梅意，然终觉以兄妹关系始终之为宜。

4-5 入校。遇朱荫章，交办清华杂务。至金城银行，以钱端升捐助滕固贖款\$100 免费汇渝交陈克文(行政院参事)收。闻二学生自杀。恨不能平日指导而临时有以指慰之。又见馱夫不引道而怒其马，痛鞭之。无理极矣！

6-7 家庭食社晚饭。又访水小坐。水评B为“任性”，但乃真实之人。而谓雪梅意虽诚，婚后恐不能长久。晏不足道。云云。

小雨。归舍。无电灯。7:00 即寝。

夜中大雨。

七月十六日 星期三

阴。晨作《拟暑假中续讲文学与人生启》，寄黄维、卢飞白^①二生接洽。府前早餐。上午修改 Appreciation of Mme 方令孺's Recent Writings 一文。正午送交庆纹转寄令孺(刘笑娟^②送至纹室)，附函约纹、煮及B十八日螺翠山庄叙集。家庭食社午饭。访水，

① 卢飞白，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4年毕业。曾应征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后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② 刘笑娟，女，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3年毕业。

告以此约。

下午 2:00 访雪梅。3—6 雪梅陪宓至国货公司购安宣布长衫料二件(\$57),次至福照街裕泰成衣店交其缝制(每件工资\$10)。即至武成路无名馆晚饭(\$4)。缓步翠湖堤上而归。是日宓正色告雪梅,言决不能亦不愿与雪梅结婚。今生与雪梅以兄妹始终,实最美最善之办法,切不宜改变。云云。

归舍后无电灯。刘缘子来,借《欧洲文学史》大纲。约送往。

早寝。夜中雨。

七月十七日 星期四

阴。 府前早餐。小雨。上午 10—11 黄维导尹方来,尹方投其父石公诗,求代荐教职。维详述日昨本校男生孙国恩、女生左宗南自杀事(女夫李汉三),极卑劣无意义,亦无其必要。因叹中国之缺乏悲剧,只有惨事而已!

家庭食社午饭。遇孙毓棠、封禾子(凤子)夫妇。归舍。2:00 李源澄偕一女上。来。陪李至王维诚夫妇宅。赴儒学会,改为谈话。多论述欧阳竟无、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诸先生之讲学为人大旨。

大雨。夕 5—6 源澄陪宓至裕泰取回长衫。再至王宅晚饭。

8:00 回舍。无灯,即寝。夜中,雨。

七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晨薙面,浴身。府前早餐。归,接纹函,知己偕友赴他地(贵阳?)。诸件似皆未接到。即往访水,具告之。水乃另作函致焘,约焘与 B 来叙集。宓在家庭食社午饭后,即归。命姜仆送该函至女

舍。密复宗白华^①函(四川、巴县,井口镇,胡家院)。谢寄赠《学灯》,并投去林文铮《哀法兰西》等稿。又复《朝报》编辑部主任谢鸣雄(鸣公,绍兴)函,投去铮诸短诗,又钞示密《梦觉》诗及《寄若渠》诗。兼约访晤。2—3程某(陈遼乡友,住翠湖东路24)导 Loventhal^②来求职。又陈定民^③导某生来求准予毕业。

3:00 赋宁来。4:00 偕宁北门街邮局寄信,讫。至螺翠山庄。约4:30, B 独至(衣蓝本色花绸长衫,灰绒马甲、蓝袜,白皮鞋,发加膏,新卷者)。盖煮赶作论文,不来。符之儿宝宝(毛立人)病百日咳。就医诊视,方归。烹茶煮桃,并以糖果款待。先展视雪梅《飘零集》两手卷。继以闲谈。原约赴圆通公园游观,为纹故。纹既不来,遂止。而密约诸人外出晚饭。乃6:30起,大雨。倾注不息。全城电灯又灭,无法行动。雨既不止,符乃匆匆治饌,而面、馒头、米饭、粥等全备,菜亦多种。约近9:00始晚饭。甚适口。饭毕,雨渐止。又续谈甚畅。B是晚似亦甚高兴,谈及遼等之往事,B对遼盛加责斥。水与符故意附合之,而共与密违,且谓密为人太忠厚,每误以小人皆是君子。而宽洪对友,每受欺骗云云。B杂述伊之近况。(1)宿舍雨漏,拟迁居

① 宗白华(1897—1986),原名之樾,字伯华。江苏常熟人,生于安徽安庆。上海同济大学医预科肄业。1920年留学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1921年转入柏林大学,习美学、历史、哲学。1925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商承祚、梁思成等组织中国艺术史学会,主编《学灯》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② 罗文塔尔。

③ 陈定民(1910—1985),浙江绍兴人。北平孔德学校毕业,入中法大学。1934年留学法国。1938年获巴黎大学语言学院文科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1957年至1959年任新华社社驻巴黎记者。1960年回国,参加《毛泽东选集》第4、5卷的法译本工作及前3卷的校订工作。

校外，欲租屋。而最爱孝园风景。倘鄂、德移去，欲住其中。若师院则嫌其离城较远，不拟居住师院内云。(2)B父今在渝，有朋友之乐，不拟来昆明居住。B则甚望其父来昆明，可以侍父同居云。(3)B又言：“宓每误解他人，如德对宓并无恶意，而宓仇视德，即其一例。”——按上次B告我，言近日仍在孝园用午饭，而我未敢至孝园见B者，以畏德之疑忌诋毁。今B此言，不啻示意宓可以往孝园晤B也。……宓答，宓作文，或论国事，及他人之事，恒能完全客观，明见不惑，判断正确。惟遇与宓一已有关系之事与人，则宓喜以主观的感情，为惟一进退抑扬之标准。此非钢蔽或愚顽，只是感慨太多，好抒孤愤而已！

11:00 雨已止。乃借水之手电筒(黯小无光)，与宁伴送B归。路途不免泥与水，然星月已有微光。途中宓询“李先生^① 是否有信来？”B答：“李先生无信。吴先生^② 有一信来。”宓认为B此语乃谓解聘之事属实。训已有正式之公函达B矣。宓深为B伤。……

行至先生坡下，B一再止宓勿送。宓乃径返玉龙堆舍。省身今晨归室。宓登楼，摸索而寝。

是晚宓对B另得一新印象，即B并非偏僻孤郁，B乃一明达事理，晓畅人情，甚多交际，甚富经验之一极正常之女子。其人亦颇有处世办事理家之才能，非如潇湘妃子之但喜诗与音乐者。又B与宓虽有拒绝之书，疏淡之约，但今B实愿在友朋中间，在中立区域内，欣然与宓接近，俾对宓能相知更深。外此不能言也。

是晚未预垂帐，蚊蚋多。宓又多思多感，致寝后久不成寐，专念B。将近天明，始朦胧睡去。夜中，雨。

① 指李继侗，时任西南联大生物系系主任。

② 指吴有训，时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

[补] B 识鸣公。宓询鸣公为人如何？B 答曰“俗”。此一“俗”字，B 最喜用。为好恶之代辞。宓又按 B 之精神及观点，为中国的，古典的，重理智，依道德。而宓之精神及观点，则为西洋的，浪漫的，重感情，依宗教。此其大别。故 B 与水及符，实站在一边者。而宓之爱 B，其不合理，或甚于昔之爱彦也。……

七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府前早餐。8:00 出，至近日楼下，徘徊久候。9:00 至愉园，赴黄炎培先生留别茶会。识其副（秘书长）徐子为（吴江人）。又初见罗隆基。已而在楼上厅中，列坐长案。进茶点。黄公以（一）国际形势（二）中共相争二问题，询座客意见，并自述所见。诸人历述为答，毕。宓乃侃侃而陈道德及立宪、为公之要，盼蒋公及国民党及全国领袖人物，均能于此加意自勉云云。黄公赞宓为“曲中奏雅”。

正午散。宓以送棧、铨^①婚礼（\$10）交济带去。宓即访颀于同仁街南口，金碧路路北，中央电工厂门市部楼上，谈家常。颀伴宓出，配电筒，未成，宓乃归。2:00 在家庭食社午饭。饭后，访符与水于其宅。申谢昨晚宴集，及竭力助成宓与 B 接近之美意。

归舍，不遑宁息，洗面易衣（纺绸长衫）后，4:00 再出。至裴家巷五号林同济、同棧宅，赴 E. C. Reicher 邀茶会，为英大使馆秘书 Mac kenzie^② 君送别。谈 Hubert Wilkins^③ 南北极探险，拟立大同理想国事。是日糕点甚美富。

6:30 散。宓邀 Winter 至家庭食社晚饭（\$5）。旋 Reicher 与朱

① 林同棧，高训诂。

② 麦肯齐。

③ Hubert Wilkins 休伯特·威尔金斯（1888—1958），澳大利亚探险家。最先驾驶飞机到北极及南极考察（1928 年）。

玉珍(亦B之好友)先后来,谈正字学会、英语学校事。宓见珍而思B。时将雨,宓心急。8:00散。

归舍。无灯。即寝。旋即雷雨大至。……

七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府前早餐。晨李云湘来。归自渝,谓溪命其来看我。又谓由渝归途,同车有李公朴^①、张曼君夫妇。张与彦为同学友,故殷殷询问宓现况云云。

9—10如约至璇花巷三楼,访李源澄。见其钞史书稿本多册。承赠《复性讲录》,但无多话可谈。李君欲宓明日陪游大观楼,宓勉应之,而殊不欲往。乃赴师院,凤翥街中遇李廷揆托带函与尹士伟,请尹生代宓陪源澄往。

宓即至孝园,鄂、德外出。B竟未来午饭(景任言:B久已不来),故未获见B。奚、任夫妇留饭。在厨房陪任久治饑,叙谈。任密告宓以遐庵之女蔡音勋。(Julia)与汪一彪之离婚,实因超去年与Julia同在縲继患难中,遂相恋爱之故(闻Julia实非遐公系生之女,仅名义上为超之从妹而已)。现熹已对超要求离婚。但以礼教所拘,超亦决不能有离婚与J结合之举动,或终安于现状而已。宓闻之甚惊叹,其事在超固出于自然,而熹亦可怜矣。……饭甚佳。饭毕,已下午2:00后,赶回舍。易衣(白纺绸衫)。3:00钟来,因邀其同到朝报馆。如

^① 李公朴(1902—1946),江苏扬州人。上海沪江大学肄业。留学美国雷德大学政治系。曾与邹韬奋等创办《生活日报》,与艾思奇等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5月,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等六人被逮捕。1937年7月获释后,在武汉与沈钧儒创办《全民》周刊,建立全民通讯社总社。《全民》周刊后改为《全民抗战》三月刊。1944年在昆明成立北门出版社;同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翌年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并任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报》编辑委员等。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刺遇难。

约，访谢鸣雄（鸣公），请至华山 Hazlewood Cafe 进糕点。宓略述固事。（徐心芹未到）。又谈《朝报》营业情形。旋王公弢亦来，睥睨可厌。述造纸业等。5:00 散。鸣公付账，宓心甚不安。……

偕铮至金碧路。铮邀昌生园饮茶。6:00 同至锡安圣堂，参加林同棧、高训铨婚礼。颉来同座。7:00 随众至商务酒店赴婚宴（西餐）。席间，某君演说“酸甜苦辣”，语多失当。宓因同济请，乃书 Keats 之“Ode to the Nightingale”^① 诗中二句“*It is not through the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ine happiness*”^②并译成汉语，授济对众客宣读，以救治之。济介绍宓时，并称宓为“诗人、情人，标准教师”云云。

约近 10:00，偕铮步谈归。仍无灯。即寝。

夜中雷雨。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半阴晴。 府前早餐。作短函致 B，请约晤。并取水之手电筒。9:00 后，命姜仆送往，而 B 未在女舍。10—12 访陈铨于北门街 98 舍，商定研究院招考出题事。铨邀家庭食社午饭。又邀再至铨室中饮咖啡。凤子亦在。

宓归舍。阴雨。下午 2—3 刘缘子来，黄衣，倩妆，借去《文学史大纲》。又陈晓华^③ 来，问学。3—4 李源澄来。又周正仪来。

夕 5—7 铮携幼女赤珠来，借去宓《诗集》《诗稿》。铮邀至昆华晚饭。又步穿翠湖。铮述所闻棧、铨事，断为二人结婚，实为强合，终恐

① 济慈之《夜莺颂》。

② “不是由于嫉妒你的幸福的命运，而是因你的幸福而极度幸福。”

③ 陈晓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4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部肄业。

不免风波云云。因申述宿缘之理。宓亦信之。今后一切决不勉强，以自然为解脱可耳。

归舍。无灯早寝。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晨，大雨，旋晴。府前早餐。归读 Sainte-Beuve “Corneille”^①。女生（师院某系）某来，询转学英文考事。该生口音似鲁人，自南京来。宓不记其姓名。即宓屡遇之于翠湖，而认为貌甚似黎宪初者也。11—12 访彤。家庭食社午饭。

下午晴。寝息。3—5 在北区二教室，续讲《文学与人生》。是日讲自杀问题。听者有张苏生、刘缘子、顾元、章蕴芳等。5—7 与维散步翠湖，并邀维武成路先春园（即无名馆）晚饭（\$9）。

归后，又回访雪梅。旋即归寝。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7—9 雪梅来（粉红衣），邀至家庭食社早饭（\$4）。散步翠湖。雪梅述日前继华盗其金饰变卖赌博事。10—2 至孝园取书，访鄂、德夫妇，留饭。悉不日即将赴渝一游云云。又晤奚、任等。归舍，作函致 B，告以鄂、德处情形，俾作赴渝或暂居孝园准备。命姜仆送往，取得子水手电筒以归。

3:00 阴，欲雨。鸣公如约来，邀宓至翠湖中心茶座久谈。商定滕若渠赠款登报事，述其办报及阅世经历。又共谈雪梅身世及著作。评 B 诗“格律谨严”，而雪梅诗“才情奔放”。宓亦谓 B 为古典的，而雪

① 圣伯甫论《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

梅为浪漫的。……时适 B 由南而北沿翠湖中堤走过。衣粉灰色薄夹衫，上罩灰绒褂。宓与 B 似皆互看见，但以远未招呼。

5:30 别归。即如约至孝园，在厨房陪任治饌。（以 Grand Prize 纸烟二盒赠任）。8:00 在奚、任家晚饭，蔬肴均佳。毕，偕奚若至大观新村，访辉，久谈。（无电灯）。奚谈政治，颇多确论，宓乘间与琰谈。琰述竭力为两广同乡会劝购战债，命初代募。而初拒绝（但愿自捐）事。琰甚怒初，而宓则极同情初之态度。遂直言规谏琰（斥其好名，无情）而为初辩护。琰仍主骄傲与权力，而不肯略以情感对人。又讥斥初为饭馆侍者之操贱业。宓心中更不直琰。觉琰如此才貌而冷酷傲戾，实太可惜。……

约近上午 1:00，始各归。寝。

夜中雨。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阴。晨作函致清华图书馆，请为外文系购公超出售各书。（并附书目）。10:00 送至清华办事处，交唐贯方。于某杂志中读罗文幹《论中西文化》一文，极佩。出送赦留函与雪梅。

家庭食社午饭。访水与符。正午归。寝息。

晴。2—3 陪何永佑至系图书馆，未开门。宓独归。在南区遇 B（服饰如昨）迎面来。宓约其明日看电影，允之。先是宓已有函致 B 约请。命姜仆送往。正值 B 外出云。

3:00 访雪梅。陪宓至福照街裕泰店，取新制二蓝布长衫（工资 \$20，布 \$57，共 \$77）。独至光华街大光明（美生旧址）剪发（\$3）。商务购《日本文学小史》及《福祿特尔小说集》（共约 \$5）。次访初购票。又访颀于中央电工厂门市部。适廖增武至自保山。颀请在共和春晚宴。取任之小电筒归。已近 9:00，即寝。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阴。晨大雨。 10—11 家庭食社早午饭。遇李源澄(作东)偕刘元熙小姐(其未婚夫曰王慧生,李之高足也),共座谈。

宓访水,正午归。校阅《福祿特尔小说集》。

下午2—4浴身。4:00至螺翠山庄(宓是日衣白纺绸长衫),而B已先至!B衣红色(有本色直条)长衫,内衬花边衣。红灰色鞋袜,绿色薄雨衣。按原约5:00,而B4:00前已至,知其愿与宓等多叙谈也。符、水备茗点(宓携来“Cotab”纸烟及胜利火柴)。谈次,知(一)吴有训面告解聘。李继侗函责备惋惜。而黄钰生力聘任附校教员。薪金(连津贴约\$400)且比生物系原职(连津贴\$280)为多。故B拟即就附校教职,仍居旧居云。(二)不拟赴渝,亦不居孝园。暑中恒留此。(三)宓送去诸书,已读。今后拟多习外国语文,而先之以法文。欲得师授法语。宓以林文铮荐,B以为可。B又欲读历史文学书。……此外,杂谈。B又一再询宓高棣华复信来否?按宓以对B之情告K,未使B知。岂B已想象及之耶?时深阴欲雨。符备有晚餐。宓惟进粥及煮桃。

将近7:00时,乘人力车(\$2)出发。宓至咖啡馆取初代购之电影票楼上四张(\$20)。即至南屏观《英后烈史》,半五彩电影。时已7:15,于9:00毕。出时,遇女子文理学院昔年女生熊女士(江西人)抱一岁之小男孩,偕其夫赵兴华(?),西南运输处警务处任事(海源寺)。时雨不止,乃邀宓等乘该处之公共汽车,至螺翠山庄前下车。

因雨。同至符宅楼休息。B晕车(云,每乘汽车皆然)欲呕。偃坐椅上。符进沙果及红茶,顷之乃愈。宓等亦用茗点,续谈。直待至11:00后,大雨始止。宓乃送B回舍。路湿,鞋袜渗透矣。宓途中告

B, 云:“宓本性严肃,以用情未遂,时多愤激语,非狂荡者流也。”B 答:“为人师者,言行不宜稍涉苟且,或急躁。恐害世。”

是晚, B 曾述其家庭礼教及塾中读书情事。按宓近者与 B 叙谈愈多, 愈觉 B 为中国式、古典式之人。重道德, 重礼教与规矩。主用理智, 严肃谨慎, 约束己身。不能任情妄为, 不取浪漫情性。不计财, 不言利。不刻啬。恒欲保持大家风范, 及高贵志行。一方勤学读书, 忠于所职。一方则喜游宴娱乐(如电影、戏剧、音乐等), 多有各种消遣。……B 持论甚严正, 评人颇刻。而好以“雅”“俗”二字为褒贬进退之词。B 自言“生性偏于感情, 故力以理智自律”。而宓与 B 接近愈多, 愈觉 B 之可敬可佩, 而热爱之心, 反较春间减退不少。使宓生涯之第一期而得遇 B。则彼此完全相同而必成深契。惟宓已经过第二期而进入第三期, 其经验及心情, 恐有非 B 所可知, 所能谅者。况以(一)年老(二)财窘(三)往事诸端, 与 B 结合, 恐难望成, 且亦不宜。但 B 近者似日益与宓接近, 至少可成为知友, 在贤与 K 之间。姑顺其自然之势以善处之耳! ……

归舍, 即寝。久不寐, 终夜。雨。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阴, 雨。晨作日记。翻阅“Le Misanthrope”^① 剧本。觉 B 甚似 Eliante^②。宓既生为 Alceste^③, 虽一度求婚于 Eliante, 立遭拒绝。卒无成事, 以最能牢系我之心情者, 乃 Célimène^④ 一流人物也。若宓朋友中

① 《恨世者》,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所作, 描绘和嘲讽了形形色色的宫廷贵族。

② 艾里昂特, 《恨世者》剧中女主角名。为一温柔真诚之女性。

③ 阿尔赛斯特, 《恨世者》剧中男主角名。为一愤世嫉俗者。

④ 赛里迈纳, 《恨世者》剧中女角色。为一尖刻、虚荣、卖弄风情之女性。

之 Philinte^①，则如汤用彤兄，及子水，皆其人，而不尽互同者矣。……

将近正午，家庭食社午餐。遇姚从吾。访水，未久坐。访宁留柬。归舍，寝息。是日省身又赴乡居。下午王般来。

夕 5:00 家庭食社遇李源澄，偕其学生王树椒（字慧生，即刘元熙之未婚夫），请晚饭。进酒。李君半醉。邀宓等翠湖海心亭茗叙。晚乃入城。李君陪宓至金碧路访颀，留柬，托购戏票。宓请李、王二君广文进咖啡、糕点（\$6）。10:00 归舍。

是晚晴朗。舍中仍无灯。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起迟。读 Sainte-Beuve“Racine”^②。9—10 家庭食社早餐。思 B 之贤淑，愈觉可佩。B 近遭种种屈抑，而能淡然处之。其雍容大雅，殊非宓所能及。况 B 为少女，迄今未嫁。一切须自己料理。劳忙应过于宓。而既忠于所职，且勤读好学，尤以安静贞洁，不为孤栖之悲感所扰，而失恒度。若宓则近年读书作文，毫无成绩，怠惰过日。复为性欲压迫，几不能一日安静。相形之下，乃觉 B 之道德修养，聪明见识，均在我之上。我即非年老等等，亦未足以配 B 也。况宓之身世景况如今，更何望乎？……

正午寝息。接鸣公函约，即于 3:00 出（发见夹袍亦被盗去）。3:30—5:00 邀请鸣公及（一）昆明市政府社会局第二课课长徐德晖（心芹，杭州），又（二）《朝报》采访部主任屠石鸣（浙江吴兴）在华山进咖啡、糕点（\$25 新增价），叙谈。徐君自述身世，出其所钞古今人诗

① 菲兰特，《恨世者》剧中男角色，为 Alceste 之好友，其人格纯正、真诚，但善于社交，应付别人。

② 圣伯甫论《拉辛》。Jean Racine 让·拉辛（1639—1699），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诗人。

册，并与若渠交谊。宓以若渠诗示之，并借钞。

5—6 访水谈。宓述“Misanthrope”故事，并比拟人物。水又痛斥宓不应爱彦，不应为彦守节。宓继述方秀贞及陈宜珍故事。水益愤，谓宓只当自悔自咎，岂能怨天尤人？……

家庭食社晚饭。归舍即寝。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凉爽。晨，郑师拙来。又雪梅来。告宓以日内金器兑换已获利 \$1400 云云。寝息。9:00 访雪梅，承邀至青云街红花巷口某小馆午餐。再到其寓楼，读书。茗谈。正午，戴厚基来，旋去。

宓于 1:00 归舍。读 Sainte-Beuve“Racine”，完。寝息久久。

4:00 宁来。谭庆双来。5:00 偕宁出。邀宁绥靖路口仙铭楼（河南馆）晚饭。遂访颀于中央电工厂门市部，取得所代购戏票四张（\$40）。归至翠湖茶座茗谈。

9:00 始归舍（仍无灯）寝。久不寐。回忆往事，感触无限。仍思彦不能忘也！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①

晴。晨寝息。9:30 家庭早餐。遇林同济偕其妹同端，示新作英诗。次访水。商谈所购戏票，以座位甚后而远。十一排。恐符等不悦。……

11:00 归舍。铮携次女探微来，邀至文林午饭（\$5）。铮欣允授琼法文。宓归舍，作函致琼。约会晤铮，观剧。附送 Comedies of

^① 作者原注：以下正式写于格纸本中。

Molière^① 一册,请琼读“The Misanthropist”一剧。函中并述宓昔作《忏情诗》等,以彦比此剧中之 Célimène 而自比 Alceste。近则觉琼甚似此剧中之 Eliante。而水甚似 Philinte 云云。

2:00 至女舍投函与书。琼复以淡美之小卡片。书其上云,“拜悉。敬如 命。”宓甚喜,即入校,3—5 上特课。讲 Wordsworth “Laodamia 诗”^②。

归访铮于苍茫楼。卡龙堆四号。铮邀至文林晚餐,并坐翠湖中心堤上林间,微月下。茶座久谈。铮述吕函告,昌之“虎”原妻朱氏。顷已别嫁。所嫁盖即 1938 年之宜昌县长,曾追随入蜀者云。铮谓昌之虎略似宓之彦,而昌之狼则略似宓之雪梅。雪梅之豪迈勇敢,固可取也。铮又申述其狼羊爱情论。谓宓性情为浪漫的。故宓在爱情中必须作羊,而不能为狼。若为狼,则将速弃去对方而不顾。今日观心一像,其见弃于宓宜也。云云。

10:00 归舍,寝。

七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 府前早餐。接郭斌酥函,为刘生振邦转学事。即总复。11—12 家庭食社午饭。访水。水谈中国文字学。

归舍,寝息。2—3 雪梅来,衣藕红衫。述健群今在大理。种种不端。其被弃于雪梅,亦非雪梅之过。3—4 入校,领薪本月共 \$ 590。等

① 《莫里哀喜剧集》。

② 华兹华斯《拉奥达米亚》诗。 William Wordsworth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湖畔派诗人。

拉奥达米亚的丈夫普洛泰西雷斯(Protesilaus)在特洛伊战争中被赫克特杀死。拉奥达米亚为他制一蜡像,放在自己身边。她祈祷丈夫的灵魂归来。普洛泰西雷斯鬼魂,归附在蜡像上三小时。三小时结束后,拉奥达米亚跟随丈夫鬼魂返回阴间。

事。与杨业治等同归。遇琼于北院外，着粤布黑长衫，以灰褂为雨伞。必购 Grand-prix 纸烟二元。归舍。

5:00 至文林。铮携探微来。大雷雨。雨止。琼乃着绿色薄雨衣来。饭。（\$10）。商定铮教琼法文事。7—10 同至铮寓之苍茫楼中，燃小烛坐谈。铮述搜藏古器物之往事。琼述其读书为学之经过。知琼盖生于 1915 年，在津曾入法国人所设之幼稚园及广东小学。所受多为新式教育。至其广读中国文学书籍，并作诗词，乃最近二三年事云。又述其父耽佛经，工文章。年五十馀，发无一丝白。其母明达政事，善为公文笔札，年三十馀而歿云云。又杂谈。

10:00 送琼至文林街，重到铮宅。立谈门外。铮评琼为（一）绝顶聪明。（二）高傲自负。（三）重理智。其难与人发生爱情。但既已相爱，则其爱情为其热烈云。铮又谓琼譬如一块大理石，坚而莹。浸于必之水中。必须历久恒浸，他日此水或可变坚石为柔泥。其事至难。必必须忍耐持久，忠诚不改。若偶向别女子致情，伊得知，必大怒而立绝必云云。即归寝。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府前早餐。遇雪梅。留柬与宁，归作日记。朱杰勤来，邀必至家庭食社午餐。必访水，归。正午，函琼，约城中晤。自送往女舍。下午 1—2 王树椒来，必劝其仍回浙大。必寝息。

3:00 出。至近日楼北香宾馆。该馆以预警甫解除，未开门。必在街中立候。4:30 琼如约来，服白而有大小黑圆点之丝布衫，上罩黑丝线褂，缕垂，结于颈前。青白色皮鞋，淡灰红袜，携白灰绒褂及伞等。乃偕琼至绥靖路鸿兴楼。5—6 大雷雨。必出 Cotab 纸烟四元。奉琼。与琼先食肉与饼。久久，水始共符全家老幼宾主来。水宴必等，食三鲜饺与假蟹。

约近 8:00 始与琼、符、水步至东寺街西南大戏院。宓请观邮务工会募战债义务京戏。票价宓购 \$10 一张者，故座位二十一排。甚后而远。符确甚不悦。琼吸纸烟食糖果不止，其胃病有由来矣。至夜午 12:00 戏未终，琼恐迟归不便，坚欲即归。途中琼责问宓何故反对即归？宓答以惟贪看戏。并无定见，非反对也。云云。乃同步归。宓伴琼由青云街，经玉龙堆，路颇泥泞。送琼回至女舍。琼言倦极。宓归舍。寝。

是夜在戏院中，与琼等并坐观剧之时，忽感觉人生之无常，爱情之终幻。又觉宓之对琼，崇敬 (admiration, respect) 之意多，痴爱之情少，甚不如昔年对彦之缠绵固结，亦不如对 H 与贤之精神契合。况以琼之生活习惯，宓老且贫，难能使琼满足。实际琼亦不能多为宓助。故今后若琼非十分热烈倾向于宓不可分解也者，宓终当与琼止于朋友，不为婚姻，之为善矣。……

八月一日 星期五

阴。府前早餐。遇唐贯方。上午雨。家庭食社午饭。遇铨，谈。归舍，寢息。雨。

3:00 始至苍茫楼本约二时往，以眠迟到。铨授琼法文。宓从学。先以发音。用凌望超著《法语初步》。5:00 毕。琼衣粉灰色夹袍及外套。略谈，始去。宓旋归舍，适宁来。邀宁饭于文林 (\$5)，假宁 \$40。步翠湖。仍无灯，即归寝。

夜中雨。为虱、蚤、蚊所苦。

八月二日 星期六

晴。晨，思宓在爱情中多苦少乐，又有厌离之感。9:00 家庭食社请王力早饭 (\$3)。访雪梅盘桓。其友何君来，一见而知为多情而失败之人。房主妇虐拊婢。宓乘间逃归。

下午，昼寝。3—6 访鄂、德于孝园。次访辉送书。见其友航士吴君，及英国副领事巴可维 John Kennefh Blackwell 拟为改名为白克威。君。宓邀巴君观剧。伴巴君归北门街。

小雨。乃独至文林晚餐。归舍。雨。即寝。甚烦郁。

八月三日 星期日

阴。晨，读法文。9:00 家庭早饭。读陈铨新著《野玫瑰》剧本，甚佳。雷夏告宓以已与其妻 Edith Lindna^① 离婚，并导宓送剧本与巴可维君。宓访水约观剧。水谓“日前琼对宓之态度甚好。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大率琼见事明而阅人多，于己之婚姻几经筹虑而不轻率决定。最后结局如何，宓宜静听琼之主张可也”云云。宓再访铨定戏票。与多人进咖啡。

约 3:00 回舍。即函琼约观剧，自送往女舍。出遇煮，甚美。女子之化妆诚神技也。访宁，留柬。4—5 李云湘导中兴汽车运输公司经理陈松茂武进。来访，谈日人将攻截滇缅路及粮荒情形。湘谓七月三十一日在城中见琼，宓偕行云。

夕文林晚饭。雨。晚 7—9 燃烛读英译《涅槃经》，甚恬适。外室诸君方斗牌也。

终夜大雨。

八月四日 星期一

阴。雨。晨及上午，郑师拙士成。来此室中打字。宓避出。家庭食社早饭。访水见鳌。又访铨未遇。适铨送来《野玫瑰》剧票五张。二张铨所赠送。余三张乃宓购买，价共 \$ 30 云。座位为 D 2—10。

① 艾狄斯·林娜。

下午校改《福禄特尔小说集》。3:00 以该书送至女舍与琼阅。并附函,寄去明晚剧票 D 6 一张。次访宁,偕至金城取款。图书馆读 Étienne Gilson^① "Spirit of Mediaeval Philosophy"^② 一章,大雨。

6—7 邀宁文林晚饭。归舍。电灯恢复,中断已三星期矣。诸人打牌。宓读英译《涅槃经》。

八月五日 星期二

阴。雨。9:00 云大晚翠园访邵可偕夫妇,与其幼女 Magalé^③ 玩耍。谈友仁难童学校停办情形。

家庭食社午饭。北仓坡英国领事馆访 Blackwell 君,赠剧票,并初识另一副领事 Coates^④ 君。归舍,为偕作函,复中央赈委会,领到补助费等情。再访偕,邀请偕夫妇观《野玫瑰》剧。于是再访铨。邮局寄偕函。雨。至翠湖北路中国工业合作社见陈毓善,加购剧票二张,以赠偕夫妇(\$20,连前共\$50)。

下午 1:00 始归舍,整备衣服。2:00 访宁。3—4 赴校,为学生授特课。到者仅五人。与缘略谈其身世。归舍。略有晴意。

5:00 出,至宝善街天南酒家,赴偕夫妇结婚二周年纪念请宴。宓以剧票未能连座。授赠偕夫妇。而于 7:30 先至昆明大戏院,观姜桂依主演《野玫瑰》剧。时符与水已至。Blackwell 旋来。直至第三幕毕,琼始到。盖琼往理发,第一幕毕方入戏院。又误坐中厅 D 6 位,故也。琼着淡绿色白波直纹之长衫,黑短褂,携雨衣。宓多与

① Étienne—Henry Gilson 埃蒂安—亨利·吉尔松(1884—1978),法国天主教哲学家、中世纪哲学史学家。

② 《中世纪哲学的精神》(1932)。

③ 马加力。

④ 科茨。

Blackwell 君谈说。

10:00 戏毕。小雨。琼尚未晚饭。宓乃邀请诸人同至南屏咖啡店，进糕点及可可茶等(\$30)。琼之英语，及水之德语，似尚未纯熟。

约近夜午，乃归。雨止，月微明。Blackwell 君伴琼行，至青莲街。宓独伴送琼穿翠湖，绕经钱局街，回女舍。宓即归寝。

八月六日 星期三

晴。晨，林同端来借书。家庭食社早餐。访雪梅，久盘桓。正午归舍寝息。2—3 访宁，未遇。访翁同文。见王勉。归。

4—5 章蕴芳、孙系可来。章询雪梅之为人。宓力为表白。知赦为同学所不齿云。孙携 Maupassant 集^①。宓忆琼责诋宓之函。忽思琼甚似 Shakespeare 之“The Taming of the Shrew”(驯悍记)剧中之 Shrew^②。彼原系一貌美博学之富贵小姐，仅未接人事，骄纵成性耳。且终为贤妇。夫琼视宓如疯人，则宓亦将视琼为悍妇矣。一笑。

.....

5:00 文林晚饭。6—7 访侣、懿夫妇，并与其幼女玩耍。侣方种花菜。而友仁学校已停办矣！

晚 8—9 王玉章来，似欲求职联大。早寝。

八月七日 星期四

晴。8:30 林同端来，借去宓《诗集》。偕端行至青云街中。宓至家庭食社早饭。遇估。谈及前日接吴之椿与薇自叙永来函，求宓

① 《莫泊桑集》。Guy de Maupassant 盖伊·德·莫泊桑(1850—1893)，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② 甚似莎士比亚之《驯悍记》剧中之悍妇。

为薇在联大外文系谋助教职,以增益其家用云云。宓自念薇嫁后未尝与宓一通音问,1937冬在长沙亦不肯一晤宓。今急而求宓,仍为椿所驱使。宓决将置诸不理矣。况其事又非宓所能为力耶。

9—12 访水与符久谈。符述其女同学甲乙故事,可入小说。归途访雪梅,未留叙。即归舍。读法文。

下午 2:00 湘来,陪导宓至太和街北段路东 181 中兴汽车公司,答访其经理陈松茂君。陈外出旋归。以汽车载宓与湘至南屏进可可茶,小坐。宓荐姜仆光祖,允试用。湘送宓步归至天开云瑞寓二人名。牌坊。湘详述赴渝晤溪经过,及在筑遇溪妻情形。似溪此后对湘为爱为弃,殊未可知也。湘又谓同学女生多注意宓与琼之事情,纷纷向湘探听。又谓琼往者对人不理,极沉默寡言。近来则变为愉快活泼,与舍中同住之女生亦有说有笑云云。宓归途遇雪梅,陪购物。又游步翠湖。雪梅述与房主妇争闹,及近日病情,并身世之悲苦。

5:00 独至文林晚饭。送函与宁。

夕 6—7 江泽涵陪田世英游园,安徽阜阳。来。田君任财政部盐务总局税警军职,少将衔。述 1937 沪战情形等。盖曾指挥税警团历经战斗云。

晚 8—10 晏来,游步翠湖,月光正美。晏述琰、初近情。又述 Winter 讥评宓与中国智识阶级人士对男女问题拘泥而无办法云云。(参八月十一日记其本人所言)宓忆今春颇望与琼在翠湖步月而终未能。因谈及薇,遂复思彦。在宓之情史中,终以彦为深至。窃以琼能使宓忘彦,方征琼之伟力。而琼对宓所最不谦之事,当为宓爱彦所馀之残膏剩馥不足沾溉后人。其他实皆无足重轻也。

Rabindranath Tagore 太戈尔 died August 7th 1941。^①

①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卒于 1941 年 8 月 7 日。

许地山亦于同时 died in University of Hongkong.①

八月八日 星期五

半阴晴。 府前早餐。10—12 宁来，陪宓往孝园取书。与奚若、景任略谈。邀宁京沪午饭(\$5)。在德处借得黄钰生夫人《梅美德女士纪念册》。归读其中琮所撰《哀思》一篇。白话。情文并茂，甚为钦佩。且篇中多自伤之辞。见得作者实为多情善感之人，而词藻丰典，笔意悠扬，是文人之作品。故宓极畅悦。……

2:00 至苍茫楼。铮昨作诗见赠。录下。该诗刊登九月三十日《朝报》。

赠雨僧兄 林文铮

花自非花何由落，空轩残云两萧索。
泪海原从心地生，情到忤时更系缚。
恩怨悠悠宿世铸，忆旧怀新总绣错。
玫瑰不胜春雷雨，高秋对菊低低酌。
李陵兵败诗名在，倚剑长啸临大漠。

宓按此诗前半，用宓集中诗题。六句旧指彦，新指琮。七句即酒倾杯倒之意。八句则显宓今对琮只宜缓进久待，不可急攻而致覆亡也。宓注。

琮旋至。衣轻重直纹条花衫(杂色)，上罩红绒线马甲，底平而宽直。似系近日时尚。面色敷腴。自携哈德门烟。铮续授法文读

① 许地山亦于同时在香港大学逝世。

音。至 5:00 止。略谈。约定下星期三同看戏。因剧情而论及人生。宓谓“在古罗马及旧中国，妇女之地位实甚尊崇。”琼甚怫然。谓“宓赞成将女子禁锢在家。而近世女子必需自由。必需外出奔走事业。决不甘屈服”云云。宓觉琼言似刚而浅，且轻情重力。殊非宓读《哀思》篇所得之美丽之印象。未免对琼失望，而感悲哀。琼去，携去宓借阅之书一包。《信芳集》《晓珠词》《艺蘅馆词选》。遂亦未送。琼是日又言“男女恒互争，贪权尚力。非男制服女，即女制服男”。……盖不信爱情与仁德。呜呼，此言更使宓对琼失望。夫琼之思想既如此，则宓完全屈服而得琼，何如昔年勿对彦负气任性而与彦婚耶。……

铮请宓文林晚饭。宓陪铮行穿翠湖。铮劝勿再与琼辩。一切听琼发言，而另以术取之。因男只应说“唯”，女必恒说“否”，乃交际之定律。女之议论必要胜过男子。而事实上则每女必皆以服隶于一男为光荣与幸福也，云云。

宓归途访雪梅诉苦。未明言。梅甚慰藉宓。约近 9:00 始归寝。

八月九日 星期六

晴。晨林同端来取书。函湘代辞陈约看戏。并函介端往见 K。家庭食社早饭。托铨代买戏票。归舍。晏来。陪晏云大谒熊校长庆来购书。晏请汉雄进咖啡。

正午回舍。先是纪云秀 1940 十月二十三日自天水来函，所赠宓枕套一双今年正月寄到。其夫姚抡元十一月中亦自骑校来函。宓均未复。今日接云秀 1941 七月十七日自天水玩家巷八号。来函。关念殷切。宓感其意，遂作甚长之函二纸。复之。详述近况。并告以琼事始末，询其意见。至云秀寄来邮汇票 \$ 100 一纸，欲偿药价者，则宓仍即寄回。药作为宓赠与云。

夕 4—5 美国少年温慕仁 John Te Winkel^① 原系 Northampton, Mass. 人^②。成都金陵大学外国文学系授课。昔为传教士。在昆明住书林街九十五号 Mr. Roger D. Arnold^③ 宅中。来,意欲任联大教职。

5—7 家庭晚饭。邮局发信。又访水。水谓《哀思》一篇,亦可见琼为重理智之人。又谓宓宜与琼辩论而胜之,不必畏避云云。

归舍。早寝。

八月十日 星期日

晴。 府前早餐。函顾,介荐姜仆。座后屋角墙底出死鼠,姜仆力也。腥臭数日矣。将近 11:00 警报至。独出。至苏家堂小林中坐。遇湘人王守颐农民银行。夫妇。

正午,敌机炸西北郊西南运输总处。宓旋归校。杨西崑请在味雅旧址之家庭分馆午饭。又在医院徐校医夫妇处坐候。王守颐夫妇,是其友。亦在。约近 3:00 解除。回舍。寝息。

5:00 文林晚饭。6—7 访雪梅,有客。独立翠湖,观日入时云彩变化。晚 7—10 燃烛读英译《佛经》。

夜中雨。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 家庭早餐。9:00 警报至。出至校北山上,遇谭庆双小姐,偕其友粤生伍□□,呼宓。邀至黄上坡林中坐避。敌机炸海口。中法中学教员王铎伯谱,一号错庵,江西安福。年少,擅交际。邀至中法

① 约翰·泰·温克尔。

② 马萨诸塞州诺桑普顿人。

③ 罗吉·D·安诺德先生。

大学、中学其舍中休息，进包子及茶。观铎所作画。又食堂进午餐，中法中学校务主任段喆人君前友仁学校教务主任。邀至其室中茗谈。

3:00 解除。宓等相偕归。3—5 在舍浴身。阴雨。夕，派姜仆送函与琼，约观剧并晚饭。并述读《哀思》，佩琼文才之卓越云云。

7:00 访水借伞。见符。即至北仓坡圣经学校内英国领事馆赴便宴。与水天同及 Winter 等辩论。10:00 散，出。Winter 释谓，友传其评宓之语，实云“宓怀抱理想，致对女子接二连三有不幸之遭”而已。固同情宓者也。

夜中，大雨，且雹。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家庭食社早饭。访水还伞。9:00 警报至。出。遇 Gapanovich 夫妇及 Verta(为取名曰噶明)，偕行。避于赴黄土坡途中之山坡上小防空壕中。敌机 27 架，两次盘旋，炸黄土坡林中。盖即宓昨坐避之处。毁汽车。黑烟大起。死六人，伤联大二女生。宓食 G 夫人自制饼。过午，偕至地坛休息，徐归。宓邀 G 等家庭分社午饭(\$24)。行至南区，遇琼蓝衫，灰绒褂。与陈慧君偕一男友前行。入医院息。宓乃与 G 等坐城河边林中。2:00 解除。偕归舍。4—6 入校。办杂务。遇杨振声，略谈。

文林晚饭。访铨留函，催出题。是夕，方钜成来舍，遂托购剧票。

晚，电灯已复明，赶出考题。顾元两次来，求为其堂弟顾子政关说，准其复学。允相机为力，而实未进言。

八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晨家庭早饭，甚饱。学生张遵骥南皮。代付账(\$2)。铨以题来缴。宓归舍整理。即入校，送考题至注册组。9:00 警报至。

与迅王信忠。同出。旋遇商福家,同至碉堡东谷中避之。敌机27架炸西车站一带及城内武成路、中和巷、华山南路等处。正午至地坛休息。2:00解除。云光味雅旧地,家庭食杜之分店。午饭。遇叶企孙。

归舍,浴。省身归。5:00至铮寓楼。旋琼来,着黑纱薄长衫,似系双重。褐色袜鞋。颇施脂粉。琼近来较去年美艳多多。穿翠湖入城,巡视灾区。至天南宝善街。酒家晚饭(\$19)。7:30至昆明大戏院观姜桂依改译并主演之《权与死》Ibsen's "Hedda Gabler"^①剧。甚佳。琼入后台晤姜等。所评悉当,微嫌太直言。方钜成、陈毓善迎候于门,授佳座中A123。之剧票(\$30),并来叙话。

11—12偕铮送琼穿翠湖淡月昏黄,景甚幽清。至女舍乃归。先在青云街云兴利铮请食粥,琼所欲也。

是日观剧,琼坐必与铮之间。遇联大员生不少。琼对必较和熟矣。必归寝。省身谓琼近未到大普基。又谓怪甚赞成必进行琼云。

James Joyce, author of "Ulysses", died Spring 1941.^②

Virginia Woolf died March 1941, drowning (suicide) herself in River Ausi in Sussex.^③

八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晨,府前早饭。8:30预警即出,警报旋至。密独在碉堡东谷中坐避。10:30前后,敌机三批27架,来炸联大及拓东路。状元

① 《赫达·加布勒》(1890)。挪威戏剧家、诗人亨利·易卜生(1828—1906)创作的家庭悲剧。

② 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作者,卒于1941春。James Joyce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

③ 维吉尼亚·吴尔夫,卒于1941年3月,在苏塞克斯投入奥西河自尽。Virginia Woolf 维吉尼亚·吴尔夫(1882—1941),英国女小说家。

楼，立时起火，远见大黑烟。旋归。遇邓衍林夫妇，同至地坛休息。邓夫人以茶及烤肉包自制，款宓。过午，琮至。略交言，各观书。琮在廊下，宓坐厅内。旋宓至师院（工校）视察。落弹二十枚，新楼全毁。联大新校舍北区弹毁学生三舍及图书馆书库并教务处、出纳组、校委办公处等。南区毁生物试验室等。校门之云光饭馆夷为平地。昆华南院女舍，中四弹。北院弹落操场及大门内，无损伤。

候至 2:00 后，解除。乃偕琮及邓衍林夫妇入校绕路而归。遇绂告琮，其楼已倾。宓陪琮至女舍，则弹正落饭厅楼中。西楼已不存。琮所居东楼五室。则成为透明之木架格，壁门均破倒，满楼皆木片、瓦砾、尘土。宓先登楼，琮亦上。宓出街，呼挑夫至（\$ 3.5）。宓在楼室检寻琮之书物，挑夫随之，而昇至琮所觅之新居室（C12）。旋赵铎吉林人。君亦来，助办一切。

4:00 宓先归。琮命在文林晚饭。宓出。见女舍东邻崔书琴等寓楼全毁，成一大弹坑。西仓坡梅校长宅亦同。翠湖北路亦中数弹。幸宓等宿舍无恙。宓浴身。晏来。又宁来借款。5:00 至女舍琮新居 C 12 室，则铎已为琮将床铺、书籍、衣物等悉布置妥贴。窗亦糊补。铎亦易西服来。琮与曹宗震之妹宗巽^①同室居。宓赠以门锁及钥。琮劳作之余，容色焕发，红艳逾恒。在楼上寻物时，宓未经心，一门扇之倾立者忽倒，击琮左侧臂腰等处。次日琮言，休息之后，乃觉左半身甚痛。失物值数百元。又一金指环亦值数百元云。……

旋偕琮及铎至文林晚饭（\$ 8）。于女舍院门遇蒋、樊、任、查诸公来视察。琮谓最苦迁居。损失物货则不介意。饭时且间与宓谐谑，

^① 曹宗巽（1920— ），女，山东济南人。清华大学生物系 1940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兼读研究生。1945 年赴美国留学，1948 年获威斯康辛大学植物学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植物研究所工作，后又去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大学任副教授。1951 年回国，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1952 年转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笑宓之青食豆腐。又故意说 dessert^① 一字，示不忘宓教。又云，决将戒吸纸烟。盖琼渐对宓坦放，如其他朋友。而在宓则更已觉悟，决对琼如昔之对 K。琼昨夕今晚，两次，无意中，提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之不可为婚。而琼今日之铗，殆 K 之张肖虎欤？琼言，K 与刘佩兰，皆爱张骏祥未遂者。……

7:00 偕铗陪琼入城购琼急用之物。又买花。铗请至昌生园南屏街。茶叙。宓进可可茶及糖果。铗为人似甚豪爽。虽未多读书而尚不俗。比宓年少而精干，在事实上帮助琼较宓为能。约近 11:00 送琼归至女舍。燃烛入其室，乃各归。铗住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员宿舍。

八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晨宁陪荷花舍饱餐。预行警报，即出。苏家堂稍息。乃至碉堡东谷中坐避。是日炸处甚远。过午，绕一线天未见琼。等地，沿溪而下，出至苏家堂。遇冯文潜、傅恩龄^②两家全眷，同坐山坡上。以馒头、鸡蛋、肉肴及温水饷我。久之，偕冯等至地坛。琼与铗旋偕来。琼伞刺伤左目下，血出，伤肤。于是并坐廊阶，琼旋侧卧。

3:00 解除，乃同归。于旧师院大门外遇铮偕长女覃葛。宓陪至文林午饭。宓索汤饮。归浴。访陈毓善于工业合作社，方迁往官渡。宓至家庭食社晚饭。乃访符与水，陪晚饭。值病人滋闹。9:30 偕蒋铁云回舍。仍无灯，即寝。

[补]今晨以热水瓶美人牌。前年王德锡赠我者。送琼留用。

① （作为正餐最后一道的）水果或甜食等。

② 傅恩龄，字锡永，北京人。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毕业。曾任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主任。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独力承担日语课（一）（二）（三）。

八月十六日 星期六

半阴晴。潜来,赠《黄梅美德女士纪念册》。同至府前,必食鸡蛋豆浆等。归作日记。与曹鸿昭谈外文系书籍事。傅恩龄来访,亦为此关心。

11:00 家庭食社午饭。下午,在舍作长函,^①总复钱学熙七月六日航函、心一六月二十七日航函、学淑六月二十二日平函及七月二十二日航函。附照像及毕业文凭照片。寄去邮汇票\$400本年四月五月份。函中止心一勿带衣物来,并指教学淑一切。……

3—4 访陈毓善,遇于途,送来代购《大地》电影票四张中厅12468(\$12)。次访符,未在。留告医院情形。4:00 访铮于其寓楼,谈琼事。铮重申“因缘”之说,力劝宓勿为爱情而痴着。6:00 琼始至。蓝绸长衫,灰绒褂,白鞋,条林。新洗发。读法文。7:30 同入城。铮请宴于南屏街蓉园。宓奉“Cotab”纸烟与琼(\$4.5)。琼谈颇欢欣。为汪一彪赠衣事,似甚对宓关怀。9:30 偕至昆明大戏院。遇晏于门。宓请看《大地》Good Earth^②电影。至12:00始毕。琼坐于宓之右而铮之左。倦极思睡,乃急行归。铮归其寓宅,宓独送琼至女舍门。

即归寝。而为蚤所扰,几于终夜不寐。

八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晨王瀛洲来,还借款\$10。即请其府前街早餐。归作函致琼,命姜仆送去。以(一)柏林购止血锭(二)洗手用小白毛刷赠琼。

^① 作者旁注:(二十日寄出)。

^② 据美国女作家 Pearl Buck 赛珍珠(1892—1973)所著长篇小说《大地》(1931)拍摄。描写一个中国农民和他奴隶般的妻子为争取土地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

函中并劝琼避警报宜偕铎行。必亦愿相从，以期安全。又申叙宓今决以昔之待K者待琼。故望琼尽可坦然接受宓之一切服务与关怀，而毋须疑虑云云。又谓琼今正在“过尽千帆皆不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之心情中。而必则“未加肝胆向谁是”……“他生未卜此生休”。早饭未如意。午饭未入席。今尚欲恣享晚饭。然年龄相差二十一岁，损人不能利己，何敢邀琼同餐。是故宓将以皈依宗教终。特迟速之间耳。……

8—9 林同济来。然后宓寢息片时。9:30 警报至。宓独至碉堡东谷中坐避。遇李家颐法律系毕业生。偕其女友陈某，法律系学生。请分食饼与梨。又国文系女生二人来。其一龚某，询雪梅近况。10:30 敌机27架，炸武成路、华山南路、正义路北段、绥靖路、威远街，等处。炸毕，宓即南行，重过一线天未寻见琼等。而至地坛休息。查良铮归自叙水。久之，琼衣如昨。始偕铎来。宓以日本人所编《中国名人录》示琼。……

3:00 解除，归。于城墙缺口遇彭衡初，住青云街百另七号。邀宓在文林街某小馆午饭，亦即晚饭。饱餐。归舍。浴。

夕 5—7 出观今日炸毁之市街。访辉于其寓宅。未见琰。归途遇珏良、方翊挽手偕行。思宓一生仅得与彦在柏林街中挽手偕行，外此无机会也！不胜凄然。早寝。

夜中雷雨。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晨，阴。微雨。8—9 家庭食社早饭。遇估。访雪梅于其寓楼。11:00 归。预行警报。即至孝园访奚、任夫妇，途遇杨生秀瑞。慰任受惊。在其家午餐。厨中陪任话。与小米幼子。象棋三局。

3:00 回舍，已大晴矣。归阅日记。伍启元索稿。家庭食社晚

饭，遇吴琮。访水、符。病客已去。

晚作函致琮。夜中大雨。

八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荷花舍遇铁，请必早餐（\$5）。9:00 预行警报。宓即出，直至碉堡东谷中。久待，无事。正午乃归。寝息。

1:30 文林午饭。归。作柬，拟邀琮晚饭符宅。而 2—4 刘健来，赠所编《迎头赶》三册，遂未果邀。夕读书。刘缘子来，赠打印之《欧洲文学史大纲》全二份。可感。

晚 6—11 螺翠山庄符、水请晚饭。食煮桃与八宝饭。谈爱情等事，宓不免愤激。又共撰联如下。（一）水赠琮云：草木虫鱼以观于古（尔雅）。琅玕璚瑜不闻名芳（琮芳见《离骚》）。此联典雅。（二）宓代琮赠答宓云：愧乏琮璚之报，应知尔我无缘。似《红楼梦》正副册词。（三）宓作自挽或自赠联，云：四时长同常。恨风雷雨，三宝终依佛法僧。（四）宓赠符云：文章华国，符瑞呈祥。（五）宓改赠符云：终温且惠，宓改补。好整以暇。张天曙原句。（六）宓代水赠蔡贞芳云：贞女十年不字，芳名万古徒传。

11:00 归舍，灯明。以诸联写示琮。连昨晚短函。明晨命姜仆送往。夜中大雨。

八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晨晴，且雨。旋阴。荷花舍买早餐。9—12 预警。偕王维诚夫妇等出。于城缺遇铁伴琮月白方格长衫。来。宓至外文系观整书。

正午群宝园午饭。写信。复钱鍾书及赵紫宸。托淑事。连十六日所作长函，同寄熙。邮局归。访雪梅盘桓。雪梅忙于投资营业，月入可七八百元，竟无暇为宓补衣矣。

夕读法文。文林晚饭。

晚阅去年日记稿，专注意琼事。现日夜念琼不已。不但结合无望，而且寡晤无缘，苦哉！夜雨。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阴。昨胡蒙子先生送回《涅槃经》，今日钞整读本经笔记。文林午饭后，至清华办事处，取得代公超售书款 \$ 1600 支票一纸。即访鄂、德，交付鄂收。回舍。

夕宁来。文林宁请同晚饭。遇唐贯方。知系存清华书即将移藏乡间。必遂率二仆至孝园，异来清华所购公超书，交唐收编。

终日仍念琼不已。晚函超、熹夫妇报告，并及琼事，祈为助。且代琼购鞋物。夜雨。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阴。旋晴。上午钞《笔记》。宁来送书。缘来送书。邵可倡著《大学初级法文》。必托借，为琼用者。湘来。群宝园午饭，并请赵增印君。观侯。下午 2:00 至铮寓，未在。乃函琼，告以法文无课。送书，缘借。且请约晤。姜仆送往。琼批复“六时请到城内香宾处晚饭”。必读法文。翟国瑾来。小雨，止。晴。

5:00 访铮，偕至香宾茗坐。杨业治来，旋去。约 6:30 琼来，服褐色宽窄直线条布衫，黑线褂，褐鞋。同至老半斋晓东街中。晚饭 (\$ 21)。奉琼 Cotab 纸烟 (\$ 5)。琼随意而谈。知昨夕借侯学焦。在水、符处晚饭。过必舍门。琼求必为改英文作文。又命必陪游西山中元节。九月七日。兼邀铤等诸友。9:00 前，同铮送琼回女舍。必归。省身至。迟寝。

夜，小雨。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阴。上午无所为。10:00 预警。梅校长至白渝。宓陪至清华办事处。借黄维孝园取书。

文林午饭。小雨。已而大晴。寢息。2:30 至铮寓楼读法文。琼来。服装如昨。课毕杂谈久久。琼还宓 Molière's Plays 一册。不喜宓以伊比 Eliante, 谓为讥贬。旋谈方言等。雨。宓以 Frazer & Squair's "French Grammar"^①, 又黑皮小法文字典及袖珍英、德、法文字典二册借琼阅。^②

7:00 琼去。铮邀宓文林晚饭。铮谓宓对琼爱恐难成。但琼对宓态度似比前有进。宜学“猫”术, 以柔克刚。切忌与琼争辩。如以琼比拟 Eliante, 均极错误之行事。云云。雨。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 微雨。晨读法文。省身复去乡居。9—12 访雪梅, 以小华病症焦烦。写长函, 甚不宜。

家庭食社午饭, 增价甚多。访水, 送还电筒。换泡, 一元。携来水邀琼明晚宴叙函。宓于 3:00 自送往女舍, 并附一函, 赠琼 Betà 蓝灰短袜一双。下午宓粘编日记。

晚 7—8 遇铮。文林晚饭(\$5)。雨。夜仍雨。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阴。荷花舍早饭。遇沈刚如, 谈时局危急, 及渝蓉轰炸之惨,

① 弗雷泽与斯奎尔合编的《法文语法》。作者在此书旁, 有注: (已还)。

② 作者旁注: (已还)。

并此问不能苟安等情。心甚忧戚。义林午饭，增价。遇郑侨等。

下午1—2时来，借款连前共三百元，^①等。2—5时来。雨。铮送还宓《诗集》等件。谈佛教主人对人对事。于无有区别之中，再生区别云云。按即去多而主一之意。又谈及属相为性行之表征。如宓为马，心一为羊，彦为猴。往事已合。而铮谓属兔者皆聪明，重理智，善观察，性行机敏。但不愿与人竞争，而消极，思遁世云云。铮与琼铮生一九〇三年癸卯，今假定琼生一九一五年乙卯。皆属兔，可深长思也。短跑，兔捷于马。长途，则马终及兔。亦铮云。……

约近6:00至螺翠山庄。琼已先到。服深蓝绸长衫、褐色鞋袜，雨衣，不施脂粉。坐谈。宓询知琼能缝纫、烹饪等事，谓是生活必需。因说女子之占。

7—10偕琼、符、水至竹安巷一号王柏龄宅。王夫人文漪之继母。制饌请宴。长子王德谟联大学生。招待。坐佛堂中。宴时，坐宓于琼及昆明郎小姐之间。琼吸烟甚多，谓能代糖食，助消化。又悉琼恒晏寝。屡至午前四时，犹不寐。于是燃烛读书且吸烟。又甚怯空房，独居则更迟眠云云。按琼之习性嗜好，皆不喜纯朴天真，而好浓烈刺激。或由未嫁无伴，内心不宁。实不合自然摄生之道，其胃肠病有自来矣。又琼于生活处理，亦不合实际。喜游宴美食。而日常需用之物乃反缺乏。一方损耗甚多，不检点，屡失物。无计划，随时办。一方则自己感受不便。宓殊为惜之，而不知能否助之慰之也。昨在铮处，琼言，伊最不喜表示。亦不愿人多所表示。盖深情自可窥见，表示反而伤雅云云。此亦琼与宓异趣者。……

10:30雷，将雨，乃辞出。宓匆匆送琼回女舍。

小雨。寝后，大雨。

^① 作者旁注：(已全还清)。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晨，大雨。忽阴忽晴。 钞编日记。朱杰勤来。文林午晚饭。
下午，钞编日记。晚，接陈永龄夫妇。慰问轰炸，等函。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阴。雨。 宁请荷花舍晨餐。遇琼，便服。另桌坐。宁来，还借款。只欠 \$ 100。上午，钞缮《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见》一文，送交济。

正午晏来，请晏荷花舍午饭（\$ 3.4）。雨。陪晏女舍食堂访晤敖淑秀。又入校，游步。3:00 归。济来。

夕，访水、符。家庭食社晚饭。途遇曾炳钧立谈。绕城外至工校（师院），监考联大招考研究院英文作文及翻译。一场，6:30—8:30。约 9:00，唐昆源君以灯送宓回舍。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阴。雨。 晨，阅昨考卷毕。上午，雪梅来补衣。雨。正午，赴螺庄符约午饭。徐季吾在座。水本约琼等 2:00 来茶叙。而办理支离纷纠，由水不认真之故。又雨甚，遂未来。宓在水处读《王静安诗文集》。

家庭食社晚饭，遇 Reicher。

晚作日记。又复陈永龄夫妇。长函。述七八月与琼交际往还情形，并宓对琼之观感，求 K 指示赞助。此函明晨续完。明午付邮寄。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阴。微雨。 上午，略读法文。寝息。正午家庭食社午饭。函李云湘，为雪梅托事。

2:00 至苍茫楼，与赤珠嬉戏。久之琼来，讲授法文。4:30 毕。

宓归舍取伞。陪琼衣粉灰色网花夹袍。罩绿色雨衣。出。穿翠湖，至福照街某小馆楼上。琼请晚饭，谈。综记如下：（一）琼极厌世恨世，轻视一切人。深信人性原恶，善多矫饰。即善行之真动机亦必恶。人只有自私自利之行，绝无所谓感情。倘琼有其力，拟将全人类毁灭无遗，方为快意。（二）琼绝不信有爱情（love）。男人率皆自私自利，爱美色，重肉欲之满足（即宓亦然），既婚则厌弃其妻。女人于爱情较真较持久，故多牺牲而可怜。琼颇欲为女人鸣不平，恨不能铲除遑等。（三）琼个性极强，自视甚高。敢与全世界为敌，抗志不屈。自以行事皆合道德，从不无故伤人。故任何人之教训、忠告、议论，琼皆不欲听。听之亦不为所动。如琼父恒教以待人处事之方，不稍遵行。又如怪日前劝琼注意婚事，亦怒请勿管。尤厌宓之哓哓，几欲拂袖下楼径去。（四）琼昔曾爱某男子，但不肯嫁其人。因认为理想之爱应不含有占有之欲，而既婚则爱情幻灭，不婚尚可长保也。今则厌恨一切接触之男友。他日如忽与某君结婚，报纸宣布，其人必非琼所爱者，特怜其人而胡乱为之而已。其所爱而未嫁之男子，不知是何人。（五）琼不愿谈爱情，只想发财。既成巨富，则筑一室。自居其中，与世人断绝往来，无求于人，兀傲自乐。今不得已而就教职，生活甚不适。常倦且烦闷，行将有肺病。以其悲观之故，炸死不以为惧云云。

必按综上所述，琼之人生观，实属一偏而错误。其原因或由婚姻未成，爱情失败，惘惘愁恨，遂至于此。则今者治琼之病，纠琼之失，其法惟有以术得琼。结婚之后，爱情实现，身心安适，则一切观念自改变。然琼如是兀傲坚鲠，深闭固拒，怒气凌人，男子将望望然引去，爱情婚姻夫岂易成。是琼之本身，乃其幸福与欢乐之敌，可胜伤叹！若宓之为琼轻视而不了解，更无力纵有其志。援救琼而改正其精神思想也矣！

琼拂然出食肆，宓仍陪随之。至中央储蓄会挂失，未成，乃归。

文明街寄信。光华街购炒栗(\$2)。仍穿翠湖归,遇相识多人。在正义路遇雪梅。归途琼对宓忽和悦,温语,云孙毓兰在燕京甚闻宓浪漫 romantic 之名。及去秋孝园相识,乃觉宓并不浪漫,而甚注重实际,周到精细,云云。宓送琼至先生坡,而归舍。时 7:00。作日记。9—10 晏来,群宝园小餐。翠湖北路游步。

[补]上午 10—11 查富準来借书,谈姚念华事。

八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作函致琼,送去《吴宓诗集》,并约今夕入城。姜仆持回琼收条,而未及约会事。上午,读法文。

家庭食社午饭。访水,未久坐。下午,寝息。4—5 至朝报馆,登《吴宓诗集》中华书局运到发售。广告二日,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二日。小方。价 \$7.60。途遇王树椒。至先生坡下,两次,未遇琼。归函中华书局,恳其极力销售。又函鸣公,以诗投登《朝报》。

夕,访雪梅。梅诋琼为甚丑。宓滋不悻。

文林晚饭。晚再函琼。劝其精神变为乐观,态度力求和悦。宜宽容,宜随便,宜浑含,宜糊涂。勿太矜严,勿好讥评他人,而须行强恕。能如是,则不久必有诸多英伟美富之少年男子前来追随、求爱。彼时宓自当引退。迨琼婚姻成功,生活美满,则对人生、宇宙、社会之观感必异于今。宓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云云。此函明晨托李云湘带去。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晨湘来。陈松茂写片介绍卢绍华由渝搭车载物回昆。即送交雪梅之女房主留交。读法文。正午家庭食社暂停,转至文林饱餐。下午寝息。代水函煮,约游会。下午函徐心芹、陈松茂,请介购《诗集》。文林晚饭。

晚 7:00 访辉、琰,再食面。见辉之客胡雨铿 George Hung^① 美国 M.G.M. 电影公司驻滇经理。盖即宓诗集所录徐英《海上谣》“郭家丑女亦名媛”之丈夫也。辉与郭女,为表兄妹行。辉言,宓所增注均合事实。胡之婚郭女亦为财故。因谈及 Winter。宓询辉如何改变 an old maid^② 之心理。辉答,只有强制与之结婚。婚后身心欢畅,则不特奇癖尽除,其人之美性且从而表现焉。宓深韪其言。宓询此,意中盖指琰也。……琰刃伤指,制薄荷茶进客。

宓于 11:30 回舍,孙福熙坐待。留宿省身床一宵。久谈,深夜始寝。

九月一日 星期一

阴。小雨。旋晴。晨孙福熙详述与陈学昭^③ 女士恋爱始末。季志仁亦爱昭而离间之。昭卒嫁一何医生,现同在延安云。深为感动。彦事。又述今者对其妻刘雪崖之不满。宓劝其力行忍让。孙君请宓荷花舍早餐。陪访袁昌于云大。10:30 归舍。寝息。11:30 至文林。候琰不至。昨晚曾派姜仆送函,约琰来此同午餐。而侯学焘、曹宗巽来,请改期游叙。下午读法文。

夕谢文通来,邀宓家庭食社晚饭,述陈遑待其妻张墨娟。苛虐。妻今午欲逃,遑迫之归。又妻尝在林中哭泣事。不幸琰等之评中也!访水。出,遇晏,辞赴渝。陪至北门街 98 舍取被,送入市,而别。明

① 乔治·胡。

② 老处女。

③ 陈学昭(1906—1991),女,浙江海宁人。上海爱国女校文科 1923 年毕业后,在女子师范和中学任教。1925 年赴北京大学听课。1927 年去法国。1934 年冬获法国克莱蒙文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8 年 2 月回国,8 月去延安。1939 年去重庆。1940 年冬又赴延安,任《解放日报》编辑、中共中央党校文化教员。1946 年任《东北日报》西版主编。1949 年 8 月,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后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晨遇敖淑秀，不知晏之行也！

晚，函纪云秀，并述宓爱琼之心情及痛苦。月色甚美，惜不能与琼同游步！

九月二日 星期二

晴。晨访雪梅，陪宓大兴坡下早饭。归读法文。寝息。文林午饭。遇尹士伟等。

下午 1:30 谢文通来，旋至校中领薪 \$ 634 等事。3—6 师院同众阅新生考卷。南院门口，遇琼往晚饭。蓝绸衫。邀谢文通、杨西崑家庭晚饭（\$ 14）。同杨归。仰跌丁字坡中。

晚 8:00 派姜仆送函与琼，约宴叙。未得复。是晚省身归。

九月三日 星期三

阴。晨，再送函，约琼今夕宴叙。大兴街下早餐。读法文。寝息。外室日夜牌喧。家庭食社午饭。遇陈达。

下午 2:00 访铮，谈恋爱问题。铮力主“先以术取，继以德守之”之说。并力言今人德不足之病。又谓艺术家、文人，与军人财政家同，皆不应以己之职业而放纵自恣，行为诡异。而当以人_人为本位，诸业平等，悉当遵守道德也云云。铮识陈学昭，谓诸艺术家友人之德行皆不足云云。……偕入校。宓即赴师院，3—5 续阅考卷。为敖淑秀送函上教务长。又为李云湘签证件。

归舍。见侗。甫归，戴衍。即于 6:30 至商务印书馆，稍候。见琼。衣蓝绸长衫，灰绒褂，白鞋。过街中。即趋晤。陪买布。依琼意，至正丰用西餐（\$ 23）。谈叙至约 8:30，始步月由福照街穿翠湖归。

琼对宓之情意大进于前。虽偶有辩论，或多负气责斥之语。然若不征迹象，而聆弦外之音，则深情自在不言中。宓心殊欣且感。盖

(1)琼胃病又发,以必今日匆遽之招,竟勉强出晤。饭后甚觉胃肠疼痛。今后当预早约。不再匆遽强招。(2)琼告宓,已与铁绝。因铁多言,辗转流布。且其人粗俗无学,故径责骂而绝之。以俗情言,此宓之胜利也!(3)琼历述厌恶侗、训、钰等之暴横。宁甘失业饿死,不愿屈节卑事之云云。又对崑等恶言小人,不肯虚与委蛇等情。虽语意或太激烈,态度或太刚介,而独对宓述其冤愤之情,亦可见琼特以知己望之于宓也。(4)琼杂述其家事,有云:“吾家一向规例(tradition),对教授甚轻视。此不可以不告君。”此可见琼至少已曾考虑与宓婚姻之可能与否。……凡此皆对宓情意进步之表见。又悉琼父曾汇\$200来,救济被炸损失。又琼姊已嫁,而无妹。又琼之生日在阴历六月某日。他如宓约琼于宓生日宴叙,并未拒绝,而宓述遑事琼亦未怒,均证对宓较前亲近。总之,今后宓当更竭力修德洁情,以忠诚高尚之态度对琼。应同情其冤愤,而不必为思想之争辩,或实事之劝告。只待琼对宓感情自然之变化,与自动之表示。在我惟表示崇敬与尊礼,则前途似甚可有望也。……本星期日毛兰珍结婚,求琼助,故中元节九月六日。西山之游取消。

宓送琼至女舍。归作日记。与省身谈微事。迟寝。

九月四日 星期四

半阴晴。 大兴街下晨餐。\$0.50。以后省书。上午,读法文。9—10 访水。宓述昨情。水戒宓对琼不可乐观。陪水女舍访煮,不遇。

文林遇林志琦,请宓午饭。

归舍略息。济来。2—3 水来,再陪至女舍见煮,止渝行。

3—6 师院续阅卷考卷,毕。倦。访雪梅,伴宓散步翠湖。又荷花舍同晚饭(\$2.6)。

8:00 归。接梁宗岱寄赠所著《屈原》一册。又鸣公赠纸本四,备

钞诗稿。又函，附还固诗稿等。今晨复徐心芹本市，桃源六十六号。昨函。寄诗。二君皆欣购宓《诗集》也。省身午下乡。

九月五日 星期五

阴。微雨。上午，王赣愚、陈铨、子水来。宓言于水，欲租住螺翠山庄，俾便与琼接晤。作函三纸。致琼，分三段。（一）问病，杂事。（二）以后对琼不再表示。今但以赠物与友为譬喻，述宓对琼忠诚不变之情。请勿忧宓之“絮烦”。（三）以后与琼不再辩论。请勿忧宓之“忠告”或“教训”。并声明，此非用术，乃自觉宓既爱琼，行当如是耳。又谓以后决当谨言。云云。此函审慎写成，词意双美。并约琼宓生日晚饭一叙。函派姜仆送往，赠琼纸本一。鸣公所赠。

正午，文林午饭。下午，读法文。寝息。5—9 访 Blackwell 副领事，为水托询符事。朝报馆留函谢鸣公。遇张玉贞。次至符宅晚饭。与水、符谈。索符共其子宝宝小照片一。另粘存。陪符步至青云街。宓述欲租居符今宅，便利琼事。符以为然。但劝宓对琼勿存必成之想，以免失望。云云。访梅不遇。

九月六日 星期六

阴，旋晴。中元节。晨，访雪梅。大兴街共早餐。又来取卷。读法文。寝息。文林午饭。下午钞笔记。《涅槃经》。金城询事。

6:00 王赣愚来，请至家庭食社晚饭。7—9 陪陈铨在云大演讲《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任介绍铨之职。毕，赣请汉雄茗叙。

是夜月色极美。9—11 与鼎步翠湖，谈。游侣极多。遇张允宜。归后，中宵作函致琼，明晨姜仆送往。述欲租居螺翠山庄，请代想适于同居之友。附寄《朝报》宓诗。迟寝。

张季鸾（炽章）君，在渝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九月七日 星期日

晴。 上午,读法文。刘健来。入校访维,不遇。文林午饭。遇杨周翰。

下午,浴。3—4 维来。读法文。荷花舍晚饭。入城。衣长衫,马褂。7:30 至金碧路昌生园三楼,参加吕泳^① 吕海寰之孙。与张允宜订婚典礼。宓坐于孔祥勉士劝。与谢鸣雄之间。宓演说爱之定义:(一)不比较;(二)集中或专一;(三)持久不变;(四)无我。并述铨术取德守之说。礼毕。余兴,或悬梨,命二新人对吃。宓于是 9:30 先退归。

是晚琼在太和酒店襄助严国光、毛兰珍婚礼。侗醉归,卧呕。

九月八日 星期一

晴。 上午,读法文。寢息。正午访雪梅。文林独午饭。

下午钐笔记。重读《涅槃经》数段。对琼及一切,忽生厌离之想。先是昨晚接兔公长函,及诗。另存。对宓极深怀念。而尤痛心宓对彦情事。宓读函多感,是夜遂复梦彦。一若宓乘暑假前学生温课时期,由北京赴上海,在北站附近某宅访彦,不遇。失路,与人力车夫争闹。旋遇铮解救,延入其友宅中投住,等情。……

今日正午访水。见符。水述六日夕琼借巽、煮来庄。琼等五人,送毛兰珍婚礼共\$50,毛以为薄。琼等怒,遂亦未往助毛嫁事云。水请吃晚饭。云云。……下午 4—5 入校。缴第二次研究院考英文题。金城银行不肯汇款西安。访辉送函,不遇。荷花舍遇赵增印,请宓晚饭。

① 吕泳(1917—),山东掖县人,生于天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1943 年毕业后,一直在交通银行工作。1949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易系统工作。后调天津张沃中学、天津实验中学教英语。1983 年退休后在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工作。

归途，遇刘笑娟求代撰挽联。培道旧女同学，肄业联大算学系，顷以肺病歿。明晨即撰成。派姜仆送去。联云：“忆昔粤海同窗。嘉禾先春，颖秀绝伦。人人所爱。而今昆池独往。病叶经秋，缠绵不起。事事增悲。”又遇杨琇瑞、孙系可，托事。

九月九日 星期二

晴。晨，访雪梅。大兴街下早餐。导雪梅至工校礼堂。为聆老舍演讲。上午，读法文。寝息。李云湘来。又杨琇瑞偕孙系可。来。复告汇款西安事。宓径延入内室，略嫌不便。

正午家庭食社午饭。访水与符，忙于算账。宓即归。下午入校银行取\$1000呈父。去年二千元，今年一千元，留北京之弟妹储款一千元，已全数拨呈父处矣。荷花舍晚饭。

晚，复读《涅槃经》。迟寝。

九月十日 星期三

晴。晨，大兴街下，黄新民请早餐。上午升士伟来辞行。以《涅槃经》笔记赠之。杨周翰、叶怪偕来，述薇与其夫及友争吵等事。令人肉冷。次吕泳、张允宜同来。谈次，以\$1000交泳托汇呈父。次李云湘来，询课。11—12访水与符。知符行期改迟。水谓，普通女子不能欣赏我辈。若琼之为特别女子或不愿嫁一般俗人，而可望嫁我辈云云。符则谓年少貌美之女子甚多。而如琼之独具资格者则甚少。宜琼之骄傲，恐宓未易得琼也。云云。按宓今晨适得超八月二十九日港函，知将赴星加坡。函云：

张尔琼之父为张秉五，昔日为梁燕公部下。曾任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梁为委员长。后似曾任盐务署职。此人信

佛，极守旧顽固。其子女与之均不融洽，因其甚苛刻也。张女士个性似甚强。兄进行只可以其个人为对象。不必转求之其父。弟意爱情之事，若非双方者，只可以宗教态度了之。所谓宗教态度者，即一方面之崇拜与牺牲而已。弟并不反对兄进行。但世间之事竟有非人工所能达到者。想兄亦以为然也。爱慕而不求有之。兄能得此境乎？

弟超顿首。上略。

超盖认为宓进行琼必不成。所见与铮同。高棣华之不复密函，恐亦同此意。近者宓亦自感与琼性情悬殊，甚难谐合。琼“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况琼颇具 old maid 之习气，不特难成，且为宓所不喜，而琼对宓未尝有如彦之亲近密切(intimacy)情形。则宓与琼离分，事非不可能矣。……

家庭食社午饭。下午，阴。微雨。2—3 偕 Gapanovich 至校。办汇款事。遇冯友兰院长，谈“集体著作”与“全系研究”，令宓惊惧。3:00 访铮，谈。4:30 文林晚饭。翠湖散步。

晚，写信。派姜仆送函与琼。约上法文课。并言“未得邮函。如函终不至，则明夕当不外出盼候”云云。姜仆送函甫归，而琼复函未具月日。由邮寄至。另存。略谓“宓如守株待兔，伊态度如昔，不能单独偕出”。至租住螺翠山庄一层，则谓“以后永不去该处”云云。宓读之甚为愤怒。觉与琼断绝之时刻已至。长此纠缠，殊无好处。遂立即作一复函。宓自送至女舍交女仆年少者。致琼。函云：

适遣仆送函归，乃奉到 邮寄复示，读悉。守株待兔，固非智者所宜出。明珠误投，亦有情人所心痛。既非可为相知，何必徒劳取咎？自今以后，对 君只有外貌之恭敬，

更无内心之系恋。彼此各行其是，另辟途径而已。虔祝
晚安。

吴宓复上元月十日晚

郁郁早寝。

九月十一日 星期四

阴。雨。上午，读法文。正午访铮。铮请文林午饭。

下午，抄佛经笔记。是日为宓四十八岁初度。琼不肯陪宓宴叙，
致与琼绝情。以是更觉凄郁。

夕，再访铮。大雨。邀铮及赤珠至昆华晚饭。（\$6）。归途，
在小吉坡下，雨中张伞立谈。宓告铮以昨函绝琼之事。铮甚以宓
之行动为然。谓平常男女相识，半年即可决定一切。观琼之性骄
傲过甚，而重虚荣，恐终无成望。则毋宁早日割断，免久延自误，
云云。

晚，禀父。附上张扶万丈鹏一函。

夜中大雨。

九月十二日 星期五

阴。雨。甚冷。上午，出第二次招考研究院外国语文部考题，
凡六门。文林午餐。接钱锺书上海，辣斐德路，六〇九号。函，知学淑业
已赴北京就学燕京。甚喜。雨。

下午3—5在铮处上法文课。琼按时到。衣夹绒袍，黄褐相间条
纹，横线。外罩航空褂。课毕，坐谈顷之，无异平日。宓归，见水留函。
符约琼等晚宴。即派姜仆送函至女舍。

宓荷花舍晚饭，遇苏国桢。偕鼎来舍。晚早寝。

九月十三日 星期六

阴。雨。大兴街下早餐（\$ 0.50）。9—10 访水详谈。述前日绝琼事。水谓琼不应绝，即终无成功亦佳。宓之错误：（一）不应预约琼宴叙，而应临时便邀。或在某馆坐候，强其必来。琼复函不允，乃意中事。不当佛怒。（二）宓绝琼之函甚好。但视为对琼之技术，以退为进。不应真绝之。（三）十二日《法文》课毕，应偕琼同出，便与叙情。总之，宓所行固皆忠直可敬，然多不合中国小姐之心理。宜多用技术（art），长期忍耐。必不难得琼也，云云。

必至文林午饭。雨。下午 1—4 作航函致陈永龄、高棣华夫妇。述对琼之不满意，拟与琼绝。求托棣母女代为物色结婚之对象，并详开选择之条件及标准云。Winter 来，报告轰炸消息。

夕 5:30 至螺翠山庄，赴符约宴。旋琼夹袍，外套浅褐色。偕煮 Jean、巽来。无灯，燃烛。符制饌甚丰。必见琼仍复眷恋。饭毕，畅谈贤之往事及薇之近况等。约近晚 11:00 始送琼等穿翠湖，绕钱局街回舍。

九月十四日 星期日

阴。上午接顾良九月十日自肃州酒泉。航快函，祝宓生日。并谓此行飞往千佛洞考古。携《石头记》与宓《诗集》。意甚殷殷。通信址：（一）十月底以前，成都，五世同堂街，中央日报社，张明炜社长转。（二）此后，重庆，都邮街，邮政汇业储业局，王酌清（祖廉）先生。留文。可感。又徐心芹函，步宓韵，作《怀膝若渠》诗二首。另存。并悉已购到宓《诗集》二部云。复阅宓 1935—1938 诗稿。函琼姜仆送往。约宴。指出宓《诗集》中贤与 H 像。并谓昨晚快谈。宓今甚高兴，已尽忘前日之失意云云。

文林遇杨西崑请午饭，并至叶怪宿舍中坐谈。鲍志一来。众所

志惟货利矣！

下午，在舍读法文。寝息。荷花舍晚饭。

晚，复顾良函。读佛经。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一

阴。上午，读法文。文林午饭。12—2 访水与符。

归舍。张清常导曹景熹自浙大来。张君川托带赠黔茶二斤，并函劝宓“善自排遣，完成巨著”。谓“此生既不得意，寓情于纸笔间，自成不朽之作”云云。3:00 函琼、熹、巽，约明晚厚德福宴。自送往。

入校，访维。维请京沪晚餐。并与鼎散步翠湖。访陈毓善。留束。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二

阴。微雨。荷花舍请杨周翰早餐（\$5）。以君川赠茶，装入椰糖筒，函赠琼、巽。派姜仆送往。上午，读法文。文林午饭。水留束招。乃于 12—2 往访水、符。见王赓、周自新、张慰慈。

归舍，易旧西装。彭衡初来请询译件。4:00 出。近邻英领馆见 Blackwell，为水、符询事。次送函与琼、巽约观剧。

5:00 至厚德福 28 室。宓于此宴客（\$131 内奉琼纸烟六元。）。客为毛以亨太夫人、符、其子毛立人、琼、蓝绸袍、夹外套。巽、熹、水、维。未到者陈毓善。维最先到，助办一切。此宴为再伐符赴港。符转赠戏票。宴毕，宓与维陪琼、巽至西南大戏院，观厉家班演《昆仑奴盗红绡》剧。坐第一排。归途琼请在华山西路食元宵。

送琼等至女舍乃归，已夜半。接 K 九月八日航快函北碚第十二号信箱，复论琼事。大意谓琼（一）坚持己见，不易改变。（二）苟无“爱情”，更难望琼“牺牲”。而（三）尤要者，即使琼真与宓结婚，琼之对宓种种，决不会因“结了婚”而有任何改变。则宓与如璧之人朝暮接触，

是否可以得到安慰与快乐，生活是否舒适。究以各人标准不同，应需宓按照目前情形仔细揣度也。云云。按 K 之明智可佩。其为宓谋亦甚忠也。……

九月十七日 星期三

阴。微雨。荷花舍早餐。寝息。10:00 潘松芬带来颐八月二十六日沪函，赠宓西装衬衫二件。徐德晖原名世铭，字心芹。来。宓以 1935—1938 诗稿等借芹阅。邀至文林堂，旋铮亦至。宓请午饭（\$9）。芹自叙生平。并其（一）早年为婢母之妹李女士亦即吴康夫人之妹。所爱。女长芹七岁，多年后始嫁他人。（二）在沪与务本女生嘉兴吴某相爱始末。由公墓定情。服毒后在黄浦江边晤会。转学之江。芹割爱全德。女历经多人，备受荼毒。至新华访芹痛哭忏悔，后卒另嫁他人。等故事。又谈其近年在战地随军办政训，及在昆明市府办粮食等事之经验及观感。直至 2:30 始辞去。

宓即趋访水、符。然后至航空研究所赴清华教授会。适与赵访熊并坐。访遽宓近来甚忙。宓写英文柬告访，已为琼所拒绝云云。5:00 先出，一再踏泥奔走青云街、北仓坡两处英领事馆，为符取得携带书稿证明函件。傍晚，乃送至符处。归途云大门口某小馆晚饭。

晚，以符赠琼之 Coty 口红一小筒，并附宓之 Coty 香膏一盒，派姜仆送交琼。附函，改用《石头记》太虚幻境联云：春恨秋悲指宓五月及九月两次为琼来函绝片事。皆自惹！此句宓自叹也。樱唇玉貌为谁妍？谓琼不知将为何人消受也。

陈毓善来。早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晨访雪梅，大兴街下早饭。约 9:00 至螺翠山庄。符布置

行事，甚忙乱。必读《阿弥陀经》。符赠必白枕一。又赠必小手电筒。宓以转赠琼。水转赠琼笔架及 Hind's cream^①。及 11:00 琼至。蓝绸袍，灰绒褂。云今晨被盗窃。又闲谈。琼欲回港沪。又拟住姜桂依宅。谓伊现需要物质之享受，金钱。而不需要精神之安慰爱情。云云。似对必而发。于是在符堂中同饭。直至下午 1:30 符全家方出发，乘飞机赴港。琼与宓先后各归。

接周榆瑞渝函，慰问宓近况。愿“以父事宓，为宓分劳任怨”。语极恳挚，并述梁寒操^②赞宓及碧柳之言。宓即复。入校办杂务。

宓卧息，读书。5—7 邀铮文林晚饭（\$5.5）。谈各种性行人恒有之病。（一）贪者——痔。（二）瞋者——胃病、肺病、呕血。（三）痴者——神经病，失眠。昌与琼皆（二）之例。见本日《朝报》鸣公谈及宓诗集。另粘存。

晚杨琇瑞送吕泳、张允宜函来，知呈父款 \$1000 已由中央银行汇西安。汇费 \$10.53 云。

重读宓《诗集》直至深宵。又思彦不置。

九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早饭后访水，进茶点。水谓琼如此态度实甚错误。盖多财善贾者，无论老少，必不取琼。而琼即得为富人妾，金屋久闭，孤处亦何足乐？况琼又无经营计算交际周旋之长才乎。宓谓“琼讥宓守

① 亨氏护肤脂。

② 梁寒操(1899—1975)，号君默，广东高要人。上海沪江大学肄业。1923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兼中国远征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去香港，在新亚书院任教。后去台湾，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东吴大学教授，“总统府”国策顾问。

株待兔，琼何异缘木求鱼”。使琼感激同情，而接受宓之爱，嫁宓。琼必获幸福。而乃趋此途，姑不论其高下，终将不免失败困顿，寂郁没世耳。宓为琼痛且惜，然实无术以救琼也。……

归，林同济、陈康来。文林午饭。

下午，函《朝报》（一）屠石鸣，致谢。（二）谢鸣雄，述与张季鸾兄交谊。寢息。3:30—6:00 苍茫楼上法文课。琼服直纹绒袍，及航空褂。邀琼及铮文林晚饭，茗谈（\$9）。

晚，接到《思想与时代》第一期。又心一九月四日函，甚不悻。宓与心一，佛家所谓“怨憎会苦”也。

是日刘同声、王曼明在沪结婚。

九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阴。雨。上午读《思想与时代》，第一期。甚钦佩，且感奋。自伤无状！正午铮邀文林饭。铮述月前梦其亡妻蔡威廉。作诗七律一首。写仙人掌花名。上，宓在旁为录出。示铮。铮甫读一过，为练习之飞机惊醒。仅记第七句“红杏已随人老去”。未知其意，留待他日诠释。遇琼亦在文林饭。

1—2 访雪梅。2—3 在铮楼中晤芹，偕步翠湖。下午，读芹《征倭诗纪》及其所手录时人抗战诗一册。芹顷作《和宓梦觉诗原韵》四首。另录。其第一首前半即十七日所述（一）事。第三首则（二）事也。

荷花舍晚饭。奉父九月五日。谕，论琼事云：“此其中当有莫之然而然者。有缘无缘，殆成定律。岂旁观者所能破坏或促成耶？仍宜以达观处之，且另俟机缘便了。”其时父仅知六月底以前情事而已。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阴雨。上午，读法文。文林午饭。寢息。朱杰勤来。夕访水。

陪水访煮。水请文林晚饭。终日郁郁。

晚，作函详复 K，参十六日记。告以琼事已结束。明知（三）琼即嫁宓，亦不能助我慰我。只要宓服役奉承，宓为爱亦甘为此。但今已无望。且如琼近日所宣示者，琼又言，如中央券中彩，即将归居津、沪，不问抗战前途，不在内地受困苦。云云。我对琼实感觉幻灭之痛苦，又为琼自己之前途危虑，然亦无可奈何！今祈 K 母女为宓另物色人才，并细询彦之近况。云云。函明日发出。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微雨。上午，读法文。文林午饭。下午邮汇款 \$ 50 与张其昀贵州遵义，水桐巷，三号。订阅《思想与时代》全年五份。朱杰勤（已付 \$ 10）。马文辉（已付 \$ 10）。林同济、沈有鼎（已付 \$ 10）。汇费 \$ 1.50。聊表欣赏之意。作长函致浙大诸友，详述宓一年来之生活情事，并批还钺诗。

夕，麟来。知昀在蒋公处领得十四万元而办《思想与时代》。该刊稿酬每千字 \$ 30 云。宓念昔经营《学衡》等，不为名利，不受津贴，独立自奋之往迹。不觉黯然神伤已！

雨。荷花舍晚饭。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阴。雨。寒。大兴街下早餐。自是以谓恒，不再赘书。读法文。函琼姜仆送往。言，有许多美善之意思，欲单独述陈。请约期一晤。云云。琼置之不理。重读《楞严经》。

文林午饭。雨。下午 3—5 时来，陪访黄钰生。大西门内青年食社茶点叙谈（\$ 5）。宓以心一函示颉。论婚姻恋爱，不合。盖今之少年男女皆重货利而轻感情者也！访水，不遇。大兴街小馆晚餐。

晚,读书(Jaeger“Aristotle”^① 英译本)。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 上午,读《楞严经》。代水送函至女舍。文林午饭。寝息。

3:30 至螺翠山庄赴水约茶叙。煮、巽先到,琼后至,蓝衫灰褂。薄施脂粉。谈联大诸人琐事。琼力主女嫁后不应从夫姓。仍是维护女权,与男为敌之态度。水邀至蓉园晚饭。途中密购“Cotab”烟赠琼(\$6.6)。席间,以《石头记》人物比拟。巽谓琼宜比黛玉或惜春。按此与密最初所拟琼者合。我方自拟紫鹃之忠诚,而琼乃再三以密比拟贾赦。密颇不怿。琼盖以鸳鸯自寓者。按铎曾以琼比鸳鸯,将以孤居没世耳!归途,琼与密议论,益不合。行至华山西路,琼遽离密而行道左。密亦引至诸人之右,不与琼言。至女舍,琼先入。密亦远立,未致别辞。不意密与琼凶终隙末,竟至于此。可为伤叹!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雨。 昨接煮港函,知超已赴星洲。煮为琼购物。未尽全。值港币\$28.60,托F.T.带来。煮祝密“成功”。岂知已与琼决绝!于是密于今晨函琼妻仆送往。具告之。并言港物仍当由密奉赠。但请钞示密一再求索之诗稿云云。昨晚所购之纸烟一盒,亦附送去。

雨。文林午饭。下午访辉、琰。与辉久谈。周绍良亦来。晚饭后,绍良伴送密归。接宸九月六日函,知学淑已至燕京入学矣。宸已允为学淑之监护人。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雨。 上午,作函致熙转心一,双挂号寄沪。附寄邮汇款

^① 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

\$200 系六月份薪金。付心一用。又附另致心一函，及上 姑母等及复颐、致(复)赵紫宸函。关于学淑学费，改遵用心一之办法。不由宸保管，而由心一负责。商请姑母拨还七百元特别存款，硕兄拨还历年存借之项。且请颐付给联合币云云。

正午，邀铮文林午饭(\$5)。雨。同访昌。不遇。入校询事，路极泥泞。归舍，寢息。头痛。夕，再入校，银行取款。

荷花舍晚饭。晚，以琼事，极感郁苦。恨同舍诸君在外室斗牌吸烟，见于词色云。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 大兴街下早餐。访雪梅，并见绍华。[补]绍华二十五日晨 8—9 曾来谒，甫至自叙永、重庆。雪梅辞不赴王代之宴。10:00 归舍。林同济送来齐祖诰女士已嫁。缮印打字。之宓撰《方令孺近作评赞》英文。三份，并畅谈。11:00 水来。陪访煮不遇。邀水文林午饭(\$5)。坐翠湖中堤茗座，谈。水仍谓宓宜可望婚琼。而以琼最宜嫁宓。此外恐皆绝路，对琼殊非利也云云。

久雨方晴。湖上秋色绝美。惜美人不肯同来。……

2:00 独至铮寓楼，请问《楞严经》疑义。铮力陈“贪不得则瞋，瞋无效则痴”。盖三毒实一体同在，而痴之孽害尤大且深。吾侪亟应自拔于痴。云云。约 3:30 琼始至。青衫，航空褂。是日未上法文课。琼描叙二十五日下午 4:00 琼在舍方卧息，而该 C12 室之外壁连钱局街。忽因久雨内倾。一时木片泥屑飞压。琼幸无伤，物稍毁损。宓借赠之美人牌热水瓶，已在地面，蹶倒，而粉碎矣！琼心至悲苦。……又述日来移居女舍最内院，月洞门内之一室，住女职员多人。之困难与烦琐情形。宓深为同情愤慨，恨琼不立告我知。并急欲为琼助办诸事，琼均拒却。琼又详述 1937 七月八月奔走平津，弃物清华，及十一月由沪赴湘，途中辗转

颠沛之情事。必询以昆明倘危急时之办法。琼答：(一)就兄尔字于祥云。(二)依父宾吾于长寿原籍。总之，琼对宓始终冷落，无些须亲近意！按去年冬必在孝园初见叶玉珩与琼等同座，而起诸惑。今黄钰生将于中秋日与珩结婚，而宓未获与琼成事，且几于互怨相讎，宁非痛心之至者！

将近6:00琼去。宓以Lamb's "Inductive French Grammar"^①借与之。铮偕必至朝报馆。小坐，会同谢鸣雄、屠石鸣，至天南酒家途中谢君告我，琼近有《翠湖芙蓉》四绝，甚佳，已寄回修改一二字，将登《朝报》云云。按琼此诗，竟不先送宓修改，足见疏我之甚！赴王代之君湘潭人。留法。习艺术。昔为艺专总务主任。今为安宁中国电力制钢厂总务主任。年与宓略同。甚沉毅有为。铮之旧友。招宴。座客中有施莉侠小姐会泽人。唐继尧之戚。等。

10—11散归。铮述代之即将续娶一甘小姐，年仅二十三。足见琼与宓实本无缘，非由老穷等为宓梗。又谢君谓“观琼来函字迹，知琼为个性甚刚强之人”。铮遂力劝宓对琼结束，勿再为感情及物质之贡献、牺牲，如注水于漏卮，终无满时。琼且不感激欣悦以受用之。宓何必多事自苦也哉？云云。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晨餐后，裴家巷访济。陪至荷花舍早餐。孝园取书。宓陪任买菜。归食馒头。又在奚家午饭。

下午，回舍。朱杰勤来，取件去。王年芳来，借去《欧文史大纲》全一份。已还。补写日记。访水。水请恒丰园大兴街。晚饭。陪水入市游观。9:00归。寝。

① 兰姆的《诱进的法文文法》。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上午，作函复超、熹。述琼事结束情形。托其随缘代为物色介绍对象，并附寄绍良由上海银行代购计去国币二百零四元。支票一纸，港币\$30 H.K.，以偿熹代琼购物之垫款（港币\$28.60）。张允宜来访。

11—2 芹来，邀宓文林午饭，翠湖中茗谈。述曹默齋宪兵司令部职员。汪民之南京人。锦纶礼品厂主人，颇富。评宓《诗集》之言。下午2—3访周绍良、林志琦。3—6 师院公阅转学考卷。恒丰园晚饭。

晚，函琼。述宓近日悲感，及觉悟告别之意。并索回书伞。明晨续完。姜仆送往。此当为致琼叙情之最后一函也！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上午，函衡阳仙姬巷，二十二号，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衡阳办事处。陈瑞龄处长小溪。少将。荐姜仆光祖。访昌遇逵。偕鼎文林午饭。下午2—3 光华街大光明剪发（\$4）。夕翁同文来。翠湖茗坐。宓请文林晚饭（\$5.3）。翁君持示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游任逵君浙江瑞安。《敬和吴宓先生之烦恼》原作见《吴宓诗集》卷十三故都集下第一至二页。诗云：（一）自赋恼公绝妙文，此上三字，原作阙，因系押十二文韵，故任取文字补之。娇娆未必尽知闻。貽讥千古谁能信，陶写中年我亦云。（二）渭水春深忆旧游，锦鳞有意近芳洲。太公直道卢仝识，不学人间钓曲鉤。玉川子集中有直鉤吟。（三）灵府重围要救兵，今生未了况三生。人间终古惟黄雾，天上如何有碧城。（四）吟诗未忍心中爱，绝色真为才子害。楞严越读越多情，那信空空净世界。《再和近作一首》按系民国二十六年除夕（南岳）。云：收将慷慨飘零泪，长作东西南北人。绿水有波春易别，行云无影梦难真。高情自足传佳话，佚事休教撰秘辛。见

说嫦娥甘寂寞，青天无路可相亲。……

晚接 K 九月二十五日渝函时尚未接到宓二十一日去函。论琼事云：“现在主要的问题，尚不在您追求她有无成功可能。而在于成功之后的婚姻是否美满。如此个性悬殊，志趣不同，即结合，亦不会生活快乐。与其到时难以救药，为爱情所累，反不如及早回头，暂告结束。保存一部分精力，另寻出路。……我希望您格外宽怀，勿以为苦。对她亦不必深责，才好。”以下慰藉周至。谓宓为真正懂得神圣爱情，又配谈恋爱至上的人。并谓极愿代为物色人才云云。

夜中，客来舍。久醒。

十月一日 星期三

阴。是日校中选课。晨，陪雪梅入校寻绍华，不遇。鼎导殷福生来，翠湖步谈。请雪梅文林午饭（\$5.3）。孙福熙来。湘来。

下午 2—5 图书馆助莫洋芹办选课事。

晚，水请陪宴萝蕤夫妇及诸弟于鸿兴楼。食三鲜饺。其长弟赵景心与友方则慈甫由燕京毕业来此。谈故都及燕京情形甚详。

晚，编钞外文英语系会议纪录。

十月二日 星期四

半阴晴。上午阅研究院二次招考卷。访钟。甫起。请杨立达昆华午饭（\$6）。借书与绍。

下午 2—5 续办选课。5—7 请维恒丰园晚饭（\$6）。

晚，寝后 9—10 梅校长来，命办二事。后详。

十月三日 星期五

阴。上午，函琼并转焘、巽，约中秋宴。读宓《诗集》。送黄钰

生婚礼 \$ 10, 交冯文潜。

12—3 铮请福照街大红楼午饭。琼昨在铮处上课, 留还宓《法文文法》及《吴梅村诗集》。与吕云大步谈。吕述婚事进行。劝宓对琼仍维现状。下午入校, 银行取款。访水留束。萧涤非来。夕水来。陪访煮。

家庭食社林同济、王赣愚请晚饭。7—11 云大陪济演讲《贵族传统与中国文化》。又在政经系茗叙, 与学生周杰谈。

是日琼诗登《朝报》, 粘存。

十月四日 星期六

晴。 上午, 钞笔记。宁来归自激江。维来。函琼、巽姜仆送往。改约中秋日夕晚聚会。

文林午饭。下午, 接琼邮函, 似系十月二日所写。凡二纸, 另存。致规劝之辞。望宓改正其性行之缺失三点: (一) 暴躁无礼。(二) 感情自私。(三) 好色。喜注意批评诸多女子。并谓苟能改革自新, 当不难得颜如玉云云。又论黄、叶婚事, 自言“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又述任讥毁宓之词。末云, 以此函为送宓中秋节礼云云。综观琼函大意, 实为对宓接近之表示。但琼性气高傲, 欲全权支配, 而望宓一切屈服。其意固甚显然。……

2—3 研院助莫泮芹劝导外文系三四年级生往任美国航空员招待、翻译之职。演说。4—6 万鍾街圣公会参加黄钰生、叶玉芄婚礼。宓偕岱、省往。共查良铮归。琼蓝衣, 淡妆素服, 迟到。婚礼已开始。未看见宓, 宓亦未就琼言。

夕, 访水留束。恒丰晚饭。月色极美。

晚 8—10 作长函三页。复琼, 剖陈衷曲。大意, 望琼 (一) 多与宓以单独细谈之机会, 以 (二) 探知爱情之有无及其程度之深浅。因而顺便 (三) 解决性格悬殊之怀疑与忧虑, 则结果必佳。而其他一切皆

不成问题矣。云云。此复函，以铮、水劝阻，终未发出。另存。

十月五日 星期日

是日中秋节。晴。晨与省谈听事。上午，寝息。凌仁来。宁来。还宓\$100，全清。正午11—1邀铮昆华午饭(\$6)。翠湖茗谈。铮劝宓勿与琼辩诉。一切曲从其意，用柔克刚。以术取得之。宓虽勉从，但自念昔年对彦“未甘术取任缘差”。屡屡剖心直示，虽自己过于骄矜，且多迟疑，终至失彦。然其爱彦之情，实至深切高贵。今对琼竟反其道以行，纵获琼，而其情则较为粗浅劣下矣。又今由彦转移至琼，遂得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会真记》莺莺别后寄张生诗。我以对彦用之未尽之情，与不甘用、不屑用之术，今转用之于琼。此诗不啻彦赠屈我之言，我在爱琼中仍爱彦未辍减也。——设使琼知此见此，必怒。而彦亦未肯信我。人生爱情中之迷离错误，皆如此类。即不依佛理，能不感厌离乎？……

独入市，在谷香斋华山南路。买月饼(\$6)。归而芹滇黔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政训主任，陆军中校，徐德晖，心芹。来过，留赠冠生园月饼一匣。朱杰勤同宓来。

4:00 至螺翠山庄水室。携月饼及Cotab纸烟(\$6.5)往。水备各种果、梨、柿、榴。待至5:00，琼、蓝绸长衫，灰绒褂。巽偕来。维与陈毓善旋亦如约至，茗谈。琼独发议论。宓未敢多言。7:00 同入市，蓉园晚宴(\$44)。水请昌生园进咖啡牛乳等。步月缓归。途中宓述及吴仲贤，琼避走不欲闻。然水谓琼是晚对宓态度甚好云云。

11:00 归舍。寝。又起“缘缚翻多出世情”之感。

十月六日 星期一

晴。开学。青云街早餐。上午，整理住室。作日记。正午，访

铮。遇叶英，邀至大红楼午饭。寝息。

下午 2—4 师院阅入学考卷。一年级。第二次。与琼、航空榭。巽隔案对坐，未敢招呼。

4:30 入校，上《中西诗之比较》课。夕倦甚。访雪梅。

文林晚饭。晚，读必《读集》。

十月七日 星期二

晴。府前早饭。入校。8:30—10:00 连上《欧文史》课。遇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请昆华午饭。陪访赵景伦。

寝息。作函复琼。诡言：谢其指教，堪称益友。愿就性之所能，竭力改善。希恒续赐匡正，云云。此函晚间姜仆送去。王玉章来，托事。2—5 师院续阅考卷。琼来，少顷即去。

阴。夕，朝报馆送信。遇敬，伴送一段。敬极愿在云大任词曲讲师。盖其名心素重，且谓近与伊大交际甚忙云云。

文林遇绍良，请晚饭。翠湖步谈。

是日下午 1—2 珏良来辞行。宓请其以联合币 \$400 在北京付学淑收用，云云。

十月八日 星期三

晴。省身请府前早饭。同入校。7:40—9:20 上《英文作文三》及《欧文史》课。文林午饭。孝园取书。与任谈。

正午，出。遇吴之椿、欧阳采薇夫妇，挈抱子小椿、女小薇，由人伴领来。宓陪归奚宅。任为急治午餐，宓多在厨中陪任。宓观椿尚无异状。而薇则色衰身胖，肤红黝如漆铜，类英美教士之妻，在中国内地辛苦多年者。服竹布长衫。而性极骄纵，无礼数。其子女亦粗犷顽劣，动辄拍击父母之肩背极重。……宓不胜“幻灭”之感！任、水均

谓宓昔未与薇婚，实为大幸云云。宓略询薇其家中情形，薇仅道及贤。只求宓助得联大教职而已。

2—3 上《中西诗比较》课，听讲者满室。宓亦兴高采烈，听者欢欣鼓舞。归舍休息。4—6 师院赴联大教授会。

文林晚饭。早寝。

十月九日 星期四

晴。入校。取辉借宓《诗集》。10—12 钟寓楼上法文课。琼夹袍，航空褂。来，略谈。频注视宓。正午钟请琼及宓文林午饭，遇宁等。在钟处又遇甄露茜及侨生唐女士，爽直可喜。

下午，寝息。珏来，留赠《楚辞补注》一部。夕，至文林街 20 教员宿舍。遇铗，在其室中小坐。宓偶言及琼。铗谓近者久已不与张小姐来往矣。云云。入校。遇水，同来舍。途遇新婚之黄、叶夫妇。叶红袍黑褂，高大而美艳。宓甚欣赏，以为胜琼多矣。作函，邀请琼、巽陪钱煮。

谢文通来，示所作英诗。请通适园大兴街。晚饭（\$7）。遇郑听等，邀共饮酒。听劝宓饮酒赋诗自遣。9:00 归。孙福熙来。

十月十日 星期五

晴。府前早餐。放假。上午 10:00 访钟。旋孙福熙来，请诸人适园午饭。微雨。下午，寝息。偕来，商事。

4:00 宁偕杨周翰来。出遇绍良、珏良。同至新村 72 珏宅，见细。宓宴诸君于冠生园（\$71），为钱珏、细回津。遇吕泳、张允宜等。旋椿、薇一家来邻座。知将居玉龙堆十二号。而钟等方与顾、胡婚礼九月二十七日同席者。于此园中。……绍良请利沙进咖啡。

10:00 偕宁、翰归。阅研究院二次招考卷。

十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 府前街早餐 遇曾昭抡，云在白沙见碧柳遗墨二十餘幅。日记尤精，亟宜刊布云云。上午，入校办杂事。11—1 偕铮访芹于宪兵司令部，留柬。适园午餐（\$7）。微雨。

下午，寝息。湘来。4:00 至螺翠山庄，见马宝莲，今名葆炼。（Pauline）陪谈。已而水归。5:30 同至厚德福。水与宓在此合钱煮赴渝。琼、巽、炼作陪（宓出 \$30 另奉琼 Cotab 纸烟值六元五角。）。琼最后到，服褐色黑线方格夹袍，夹外套。冶妆，甚美。与宓论托带像片事，不合。宓颇怏怏。水是晚对炼尤冷落。9—10 伴送琼、巽归。过青云街后，黑暗，且少行人。琼始与宓近，行且谈，似颇熟稔者。昨铮在冠生园据事出联“胡不回顾”，求对。宓与琼谈次，对以“叶已变黄”，并近日婚礼。

归舍后，以诸人在堂中顽牌，闭户吸烟。烟入吾室。宓怒，低声詈之。似为诸人所闻，旋皆引去。宓又自悔其不能忍耐，盖惧祸之及身也。

十月十二日 星期日

阴，微雨。 10:00 徐心芹原名世铭，后改德晖。来，偕访铮。宓请文林宴（\$10）。遇椿、薇一家。宓等同至小东门外桃源 66 芹家，坐谈。芹滚滚述说孙月波大雨妻。等故事。

3:00 偕铮回舍。而辉、琰偕来。薙面。5:00 独再至芹家，赴宴。见芹之长兄徐世筠晓寒。及其子守源。并芹三姑等，客仅缪君。芹等之师。饭后，相携入城，归舍已 9:00。

按宓近来荒惰，极少静坐读书，恒为无益之奔走。且不能忍让，动多悔尤。今宜痛自改悔。……

今晨,派仆送琼、巽短函。以《楚辞》送琼研读云。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一

阴。雨。甚寒。上午7—9上课。偕宁孝园取书。请宁文林午饭(\$6)。归舍,孙福熙来。刘振邦来。寝息。

下午,大雨。2—3上《中西诗》课。取薪(\$670)。访宁。5:00荷花舍晚餐。云大留柬与王玉章。甚寂郁。

是午,函琼,报告典授课钟点。晚,又作函致琼^①,求琼怜恕,赐以机会,俾得剖述往事而明真象云云。参十月四日记。

十月十四日 星期二

阴。雨。上午7—9上课。遇鼎。文林价略增。同饭。寝息。

下午珏良来,以日记等托代保管。留赠诗笺。必整理书物。4:00访雪梅。雪梅请必恒丰园晚饭。必往水处坐谈。论琼之性行。雨不止,归途遇陶云逵、孙福熙,立谈。

函K,复其九月二十五日来函。述琼近情,并介焘往晤谈。

早寝。

十月十五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7—9上课。文林午饭。

下午2—3上课。校内路极泥泞。遇巽,知其室中漏甚。深为琼忧。寝息。珏良、方维来辞行。

晚,将赴辉、琰约宴,雨甚。途阻,乃折返。荷花舍遇省身,清晚

① 作者旁注:(此函十五日晨姜仆送去。)

饭。晚，作函致琼^①。略谓“自恨不能代君受苦，又恨不能实行助君。……宓决不因要占有君而始爱君。……君应对人和易，稍去冷傲之心情，而接受爱友，并非指宓。早早结婚。……”以此为琼忠告云。

十月十六日 星期四

阴。雨。晨作诗《送珏良偕方緹北归本日飞港，转津。》云：

送君北归去，老我滞滇南。

云路双飞俊，文津二妙骖。原作驂。

钱锺书称珏良与赋宁为“二妙”，近函犹云。

联吟曾立社，椒花诗社。美饌记分啖。

雁序寻俦侣，一良、煦良。骊珠碧海

探。出洋留学计划。

右诗绍良评曰妥贴。托杨周翰带交珏良。上午 10—12 琼夹袍，夹外套。来铮寓楼，上法文课。迷路泥、屋漏、无桌无灯之苦。又甚欲北归居津。宓为之感动。宓请文林同午饭（\$9）。

下午偕铮入校。3—5 师院赴录取研究生会议。袁昌请宓文林晚饭。同至铮楼，谈至 11:00。谈各人恋爱事。昌、铮并劝宓舍琼另图。谓琼在爱中，已须主动先发。而其不爱宓又不要宓爱之之意，已甚明白显著云云。

十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省身请早饭。上午作长函，复赵紫宸九月六日函及学淑

^① 作者旁注：明夕，姜仆送去。

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九日稟，并附稟上 姑母。规定每年给淑用费联合币一千二百元，每月一百元。请姑母先给还联合币 \$ 700，为淑 1941 九月至 1942 三月之用费。次请硕兄还借款联合币 \$ 4500，为淑至大学毕业用费。又请颐以存款法币 \$ 3000 改为后期存款。每月以法币 \$ 200 付心一，免宓由滇汇款给心一云云。徐从略。

正午 11—12 陪杨景任及王赣愚夫人访吴之椿、欧阳采薇夫妇于玉龙堆 12 楼上由宅。新居。

文林午饭。遇铮，再陪往文林饭。铮重申昨晚之言为劝。宓遂于下午 1—4 作长函三纸。致琼。述铮之忠告，谓“琼只有敬佩而无爱宓之心。琼诚心只望宓为其良师益友，勿以爱情婚姻对之。……宓今应明白认识琼之真实心理，而以琼所要之友谊给琼，勿再以琼所不要之爱情来给琼以不愉快。又宓既无成功，又少希望，甚感痛苦。亟宜速速改辙，只以友谊奉琼。守礼合度。勿再牺牲费力。而当另于别方面，寻求爱之对象。则琼亦乐观厥成，两全其美”云云。请琼答复宓。铮所言是否实情？是否观察正确？是否说出琼心中之意思？以后宓当如琼意以行事。或爱情，或友谊，必使完美。以下述一年来爱琼之经过，及仍希望琼爱我，且不敢丝毫负人而留遗憾之心理。总之，盼琼明白示复，以释宓疑，而定行事之方针。附陈对心一及三女之生活经济办法，以解琼误听任之率尔之言。此信于晚间交姜仆送往。

夕，雪梅来，求改词，甚为亲洽。与琼迥异！

6—9 水来，邀往恒丰园晚饭。在陈铨舍坐谈。宓又至水斋中食栗盘桓。水劝宓对琼勿遽失望，可久忍静待，至琼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时，转而向我。届时可不费力而取之。云云。宓未敢信此层有望。马宝莲近日同居于水斋中。

宓回舍。续写信。稟复父九月五日、十月一日两航谕，并寄去心

各函。父寄示爹函，钞录珍妹^①七月十二日辞家出走函一段。其志可嘉！

是日罗文幹（钧任）殁于广东之乐昌县（宓《诗集》补注）。

十月十八日 星期六

半阴晴。晨作日记。10:30 访铮。铮邀同甄露茜等并其戚周达樵。文林午饭。寢息。访雪梅。送信。读书。

晚请水及其戚朱君恒丰园饭（\$6）。购纸烟奉琼（\$6.4）。

十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读书。11—1 访铮。文林午饭（\$5）。导铮至工合访陈毓善购电影票。盖昨晚施莉侠女士对铮益倾心。铮又回宴之也。

下午，阴雨。4:30 至水斋中。水函约琼、巽茶叙。竟未到。水邀同 Pauline 等恒丰晚饭。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上下午上课如恒。文林午饭。胡蒙子请早饭。

下午 3—5 云大访袁昌、陈遼等。恒丰晚饭。6—8 访辉、琰。偕行至市中。归后，以袁秘书长（30 号宅）之汽车，日来恒停放宓窗下巷中，喧闹油烟，烦扰滋甚。故是夜未能安寝。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上午 8—10 上课。访赋宁，交付珏良所遗各件。宁请宓

^① 吴遐（1922— ），女，原名珍曼，陕西泾阳人。作者之十妹。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工部局女中 1940 年毕业后，就读东吴大学。1941 年 7 月离开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工作。

文林饭。

正午孝园访奚若、景任。约任看《寒夜琴桃》(Intermezzo)^①电影。归后，函琼，自送往女舍，约看电影，批复云：“信收到。”宓乃于2—3至南屏购票，遇查良铮。归，浴。雪梅来，求改词。

5:00 恒丰晚饭。6:10 至南屏，遇赵诏熊、访熊夫妇等。过7:10，将电影票售出。直待7:30 琼至，任旋亦至。乃请琼、任南屏咖啡室进乳点(\$25)，另订后约。

9—11 先送琼回舍。宓又送任回孝园。任甚劝宓勿婚琼，谓婚后必悔。任又谓“倘琼遇其所爱之人，必自甘俯就，否则其傲执将使一切人无法能爱琼而获取之”。云云。小坐，乃归舍。以宓今晚与铎前晚之所遭，比较悬殊。其机括全在莉与琼态度之异耳！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阴。晨8—10 赴校上课。大雨。来去皆见琼。张伞前行，另趋别途。10—12 遇翁同文。文林饭(\$6)。翠湖茗坐。

正午回舍，接琼邮寄未见月日，似二十日所发。复函。另存。略谓琼对宓既无爱，亦无敬意。只愿保持不浅不深之友谊。请再勿写信来。又谓琼所心爱之人，远处他方，偶因误会而生疏，近以此悔恨、烦恼异恒。更不愿伊所不喜之人时来纠缠云云。又附还宓十月十三、十五、十七日致琼三函。按宓获琼此函后，对琼决完全放弃，无复留恋矣。

下午2—3 上课。金丽珠^② 询商退选《法文三》事。借金及其男友同归。命湘以雪梅之《吴宓诗集》送琼处，换回宓之一部，存图书

^① 间奏曲。

^② 金丽珠(1918—1981)，女，安徽婺源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2年毕业。曾任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水利电力系统任编译和图书管理工作。

馆。供诸生阅览。3—4 雪梅来为宓补衣。夕恒丰晚餐。寝息。

晚 7—12 赴青云街一六七号英国副领事 P. D. Coates 招宴。西餐。进洋酒。客仅奚若与 Winter。席间 Winter 述熊鼎(Rose)与西人恋爱婚姻之经历。并告必彦将来西南内地长住云云。宓答以未知。又悉应谊 Alice^① 已嫁。居港。某西人在海舟中,一见倾心。Alice 嫁之日,此君连电其家,请取销或暂止婚礼。人以为狂。按此君甚同宓一九三五年彦嫁时之所行也!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 省身请晨餐。整理衣物。请省文林午饭(\$6)。寝息。

下午,重编印度梵文学史纲。湘函来,即复。谢文通来,请宓适园晚饭。在其舍中共读《革命军》新诗刊。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 晨,昌来。昨见琼于铮处,因亟言琼之陋劣。

上午,续编讲义。11—1 访铮。铮请适园午饭。遇多人。螺峰山立谈。以铮近日之佳遇,及莉对铮之热烈,与琼对宓者相较,诚令宓悲凄难为怀矣。

2—3 宁来。孝园取书。夕,续编讲义。6—8 李云湘如约来。请湘大红楼晚饭(\$25)。湘生日宴客,原拟并请琼,宓亟止之。

晚,谢文通、曾炳钧来。久坐。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 上午至地坛图书馆,就女职员曼君借书。文林午饭。

^① 爱丽丝。

下午，杨立达来。2—3 铤来，仍主缘法及还债之说。3—6 水伴 Pauline 来，同至英领馆读书。又游圆通公园。惜未尝与琼偕来！

独在恒丰晚饭。郁郁早寝。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小雨。 上午，拆除床帐。扫地。11—1 铤来。文林午饭。(\$5)。

下午，寝息。宁来。谈琼事。宁谓，其朋侪均以“琼貌不美而过骄傲，其不接受宓之爱，自己实为失策”云云。小雨。

4:00 翁同文导游任遼瑞安。来。示以近年为彦所作诸诗。翁君请至大红楼便宴。参九月三十日记。小雨。寒甚。

晚 9—10 与初归之 F.T. 谈。F.T. 由港经滇缅路带回宓托熹为琼购各物。计女鞋二双、女袜长短各三双、黑皮袋一件。又宓要雅面胰一盒。于明日命姜仆送交琼。附函，述杂事。仅言琼邮寄复函宓已收到，敬悉。云云。F.T. 在仰光英国税关代纳税款，计 卢布缅甸。合国币 \$ 。当于 月 日^① 偿付 F.T. 清账云。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微雨。 上午 8—10 上课。文林午饭。寝息。

偕 F.T. 入校。下午 2—3 上课。水宅进茗点。西餐。导 Pauline 至系中见 F.T. 及黄钰生。拟聘 Pauline 为专任讲师云云。

傍晚，偕莫泮芹至北仓坡下，见白马曳轻车上坡，车轮陷沟中。白马两次倾跌，卧倒，被扶系，甚惨。……

水宅晚饭。晚，早寝。

① 原稿四处空缺。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上午8—10上课。请陈梦家文林午饭。遇沈有鼎。梦家述谢扶雅事，宓有感。鼎假宓吕澂《佛教研究法》，归读之。

水宅陪梦家晚饭。宓述婚姻恋爱往事之激愤。Pauline 似甚知感。晚，读至深宵。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8—10上课。预警。文林午饭。11—1 玉龙堆 12 访薇。全宅皆出避警报。薇独坐楼下院中阶板上补衣，遂共坐久谈。宓告以 F. T. 答薇有需即聘。薇又欲考西史门留美。旋及故都旧事。薇询彦、贤、佶等近况，述伊昔爱佶详情。宓以《唐诗三百首》留假薇，薇所索也。薇述李家瀛情事，宓因之感念及琼。……

2—3 上课。取款。再陪铮往。恒丰晚饭。倦。早寝。

十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晨，请省早饭。宁等来。

12—2 至铮寓，邀铮、琼至西南午饭（\$12.3）。以 F. T. 带来烹购之坤包交付琼。琼借宓款 \$50。^① 琼述购手套立被攫盗等。又论友生借款事。琼言父命勿轻借款，恐至身败名裂云云。琼面目浮肿，似真有疾病者。……

下午孙福熙来。湘来送函。恒丰晚饭。

晚 7—9 偕 F. T. 至师院赴外文系学生茶会（宓捐 \$10）。蒋铁云主席。张振先作游戏，唱歌，甚粗俗。

^① 作者旁注：归还。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晨,访雪梅。文林午饭。遇闻家驊。

下午,寢息。3—6赴外文系会议。遵依部章,修改课程。

晚,月明。7—12乘来接之汽车,同至新村28号沈天梦宅,赴李云湘生日九月十二日。邀宴。酒席由陈松茂中兴汽车公司经理。供备。客除宓与陈外,为赵深、华盖建筑事务所工程师。沈天梦、中国银行运输部经理。黄中、中国银行行员。联大毕业。李公朴及其妻、子李妻与彦在女高师及金女大同学。及联大湘籍女生陈秉实、赵深之伴侣。蔡竹筠、黄中之未婚妻。易琪、沈之。陈松茂家中教读。张经谋,共十三人。饮黄酒甚多。陈松茂等以宓与彦事为笑谑。并谓彦现已到桂林云云。当系确息。……仍同诸女生乘汽车归。

十一月一日 星期六

半晴阴。小雨。联大成立纪念,放假。读《诗法萃编》。王瀛洲来。文林午饭。

下午,周绍良来,欲借款。夕,小雨。访雪梅。方盛装归来,不肯如约来为宓补衣。命宓另找其他女友为之。宓拂袖径去。访水、Pauline,在其斋中晚饭。

朱自清来自蜀,谈。又曾炳钧来。早寝。

十一月二日 星期日

阴。小雨。晨访水及Pauline,送Pauline聘书。午,晴。文林午饭。经济系四年级生宋超豪温州人、偶同桌,遂代付宓账。

1—2访椿、薇夫妇。薇欲考留美,仍托宓借书。归舍。3—7陪曾炳钧拜访奚若于孝园。曾君请青云街上海馆新新好味道晚饭。大肉面,

每碗一元。自是宓恒往食。早寝。

十一月三日 星期一

阴。微雨。上午 8—10 在系中助 F. T. 办学生重新选课事。10—12 与周榆瑞步谈，并邀至文林午饭（\$8）。米饭增至八角。

下午 2—3 上《中西诗比较》课。再至系中。夕，陈铨来，请宓荣盛园晚饭，遇济。

晚访水、Pauline，茗坐。倦甚。早寝。

十一月四日 星期二

半阴晴。偕鼎文林午饭。下午 1—2 上《欧洲文学史》课。新新晚饭。甚感郁郁。

十一月五日 星期三

晴。上午在系中。文林午饭。

下午 1—3 上《欧文史》及《中西诗》课。新新夕餐。

晚，访水、Pauline，在水斋中晚饭。

十一月六日 星期四

晴。留函于铮寓，拟约琼、铮，法文课，宓仍未上。同午饭。而 11:30 警报至。宓独出，至第二山前坐避。遇林同珠等女生。

下午 2:00 解除，归。杨业治请昆华午饭。

晚，请杨业治新新晚饭。偕访鼎。

十一月七日 星期五

晴。晨，作函致琼，复琼十月二十日邮函。大意谓宓今决对琼

收心止步。但以旁观忠告，望琼对其所欢之少年似在津居。明白表示，委曲顺从，俾得言归于好，早日结婚。云云。函交湘带去。

文林午饭。正午，雪梅送包子来，同至系中食之。下午 2—3 上《作文》课。发卷。为女生李云湘、张苏生、张玉珍填具贷金申请书。

夕，至雪梅寓楼，食冷包子三枚。雪梅欲大宴绍华诸教师。宓力劝阻，不听。雪梅向宓表爱，宓心不为之动。

访水、Pauline，在水斋中晚饭。

十一月八日 星期六

晴。晨蔡竞平来。文林午饭，遇宁、榆等。3:30 访椿，告以微受聘为英文教员。至北仓坡下，遇洪谦。又遇雪梅与绍华。昨晚绍华来，晓谕不宜宴各教师，未省。导见水。

水斋中茶叙。陆夫人罗振英女士在，彦女高师同学，而黄伟惠之里昂同学密友也。云，前年在港见彦。彦仍似年少，风韵如昔云云。陆夫人去后，约近 5:00 琼至。衣方格咖啡色夹袍，浅褐色外衣。首述女教职员迁居天君堂巷新葺之舍，托宓云云。见下。微雨。

宓邀琼、Pauline、水、朱长清江山入。至全家福晚饭（\$ 30）。陪琼买物选布。8:00 归。宓送琼穿翠湖回舍。行次，谈奢侈之道。论不合。宓述任之言，谓琼虽嫁百万豪富，用度仍嫌不足云云。琼益怒，谓伊既爱某人，则自知屈服，用术招之使归，虽贫亦甘嫁之。世界中，除此一人外，伊皆轻视之，而以孤傲自处，决不稍事敷衍退让云云。琼但托宓办诸种事，毫无关怀之意，且将改吸烟斗烟叶，宓益不悦。惘惘归舍。宓对琼渐多厌弃及愤恨之意，今后决对琼 Do little, speak less, & write nothing^①。不再费时力财力于虚空矣！

① 少做，更少说，不写。

十一月九日 星期日

晴。上午 10—11 访总务处胡蒙子先生，为琼及 Pauline 求居室。据答，天君堂巷女舍已人满，无由安插。又术琼在女舍不能和众情形。琼之孤僻冷傲之性行，实一生受害，而犹不受箴规，宓实无术以救琼矣！

访铮。铮请适园午饭。宓乃访水、Pauline。归途遇朱杰勤来访。宓于 2—3 访邵可偕夫妇。以邵及铮与宓对照，殊觉伤心之至矣。

晚，北门街 98 访谢文通，候其外出归，邀至恒丰晚饭（\$4）。

头痛，早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一

晴。上午潘光旦请早饭。同入校。分送雪梅请宴帖。翻阅杂志。10—12 偕水、Pauline 及琼文林午饭。系水请客。遇俞欣等陪新归自渝之姚念华来饭。宓以见胡蒙子之结果告琼。……

下午 1—3 上《欧文史》及《中西诗》课，偕学生张清湘^①孝园取书。3—5 陪任坐。任方以宓所遗之棋方布为其子裁衣里。日光如锦，可爱。

归舍，略息。新新食面（\$1）。乃至水斋中晚饭。在庄门迎候琼来。饭后复进 Cocoa 糕点。8:00 伴送琼穿翠湖归舍。宓告琼已托陈松茂在港为琼购自来水笔及手套。琼欲还宓购物款，又欲写欠据与宓，而宓嫌其还款太急，似甚薄情，颇愠。琼乃怒责宓言词暴躁，侮辱及琼。……但行过翠湖后，复又和悦。言将往见黄钰生，在师院求得居室。宓亦自陈性急，又关怀切至，故言词急躁。云云。于是别归。

^① 张清湘，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1942 年毕业。后去香港。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阴雨。与榆谈。文林午饭。正午入校。下午1—2上《欧文史》课。寝息。新新食面。奉父十月二十九日谕，附寄育曼弟照片。荣盛园晚饭。早寝。

夕遇邵景渊。F.T.已聘之为先修班教员。晚，其夫王遵明偕同来访，必已寝矣。……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孙公诞日。放假。上午读书。偕鼎文林午饭。

正午，访水。俟其饭毕，偕水、Pauline至女舍邀琼服夹袍。其同居女教员已皆迁往新舍。同至师院，为Pauline及琼占居室，遇石淑贞云云。必代琼忧急，而琼反怒瞋。琼尚未午餐。水请至青年食社进糕点，从琼意也。琼又失去钥匙一串。必因劝其以钥系衣扣上。琼又怒，谓“各人性情不同，故行事方式亦异。伊最恨他人给伊忠告或批评”云云。必送琼回女舍。旋遇王佐良、徐序吟晚。夫妇，抱其婴孩王章。因同至其宅中若园巷一号。小坐。

夕，施养成来。又陕西回乡学生五人来。

雨。同陈铨新新晚饭（\$4）。6—11云大政、经、法、社学会请茶会，讨论《中国之大学教育》问题。必发言两次。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上午读英译《长阿含经》。原拟同琼午饭，而以预警，琼未上法文课。乃于11—12邀铮文林午饭（\$6）。又同赴校。铮述最近四日中与施莉侠进行恋爱情形。昨日下午圆通公园长谈，莉已表示

极倾心爱静，但莉与一英人 Mr. White^① 相爱已二三年，未易脱离，以此懊恨。静拟静待其变云。按静殆类一九二九年彦之对待宓者。

下午，寢息。读书。夕，孙福熙来，述将与其妻刘雪崖离婚。宓力劝阻。弗听。

晚 5—8 富春街口湘黔酒家，雪梅等四人合股经营。雪梅宴请联大教授多人。皆绍华之师。福熙亦率其女来。雪梅衣粉灰色西服，是晚态度安静，并未多言。可喜。宓偕静步谈而归。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读英译《长阿含经》。偕鼎文林午饭，翠湖游步。又偕访水、Pauline，进 cocoa。

正午，女舍送函与琼，约明夕水斋中会晤。……下午，寢息。宁来。夕，访水、Pauline，请在恒丰晚饭（\$6）。

晚，接马曜幼初。自下关裕盛店致雪梅函。命转交。馀情不断，缠绵悲愤。不知雪梅本心已无真爱存留，只是颠倒号令。凡为伊之爱人者，靡不受其殃。曜亦可怜哉！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胡蒙子请早饭。入校。文林午饭。再入校，系中读英译《长阿含经》，完。归后，贺麟来。4—6 访水、Pauline。陆太太罗振英来，而琼未至。

6—9 至《朝报》，谢鸣雄请宴于冠生园。客为静、王代之及屠石鸣。遇辉、琰等。静兴高采烈。宓独归，念对琼无成事，殊觉凄然。

① 怀麓先生。

昨晚与朱白清谈成都四教会大学聚居华西校址。宓今晨未晓，遂梦至燕京访学淑，一切甚舒适如意云云。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 8—11 新新早饭。访水、Pauline，邀其同陆太太罗振英再到新新早饭(\$3)。遇金丽珠。复至水斋中茶叙。

11:00 归舍。宁来。文林午饭(\$6)。林志琦赠牛油面饼。旋琼独来，与顾元等同座。笑谈。见宓则不理。宓亦多感伤，踉跄未能对琼招呼。……

偕宁翠湖茶叙。1:00 至小西门。会陕西同乡学生杨邦靖等 16 人。同乘船至大观楼，用茶点。开会，互相介绍。5:00 同步归。宓与中央大学外文系陕生王有勤、卢顺序谈。

6:00 新新遇段喆人，请同晚饭(\$3)。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晴。 晨，出早饭。遇琼自天君堂巷出，云，已迁该巷新女舍暂住。步至群宝园，琼即径自入内早餐。宓府前街餐毕，复于该处遇琼街中。宓邀其文林午餐，琼冷然拒却。盖宓与琼之缘分已尽，今后毋宁避而不见之为愈也！

文林午饭。11:30 青云街口遇新到之李世义 Flora Lee，美过昔年。服装态度有西人风。……宓访邵可侣、黄淑懿夫妇于云大。入校 1—3 上课。取款。假宁 \$100。请宁新新吃面(\$2)。

夕，卢飞白来。十五日到校，正抵限期。中隔星期，今日报到。梅校长勒令休学一年。宓拟为向梅公关说，且拟力争。而先语 F.T. 及岱、侗等。群不以为然，且以严正自谢。宓深为愤激。知群小弄权，梅公对宓无敬意。“不问苍生问鬼神”。F.T. 更恨宓越俎。宓乃

决止息，不往见梅公。

晚 6—11 赴辉、琰招宴。琰制馄饨。客为 Winter 及留德医士萧敬初湘人。及其德国夫人年少，甚美，有子。等。谈动物之性行及饲养法。先是辉约 Pauline 往宴。今晨水忽命改期。下午更函宓，且告 Pauline 不许与辉交往，否则绝交云云。宓乃止 Pauline 而独赴约。宓痛感人事之无理无情，纷乱强横。自知我除力读佛经，一切不闻不问外，更无生路。如斯屈抑苟活，亦云苦矣。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新新晨餐。9—11 访水、Pauline，进糕点。按之新不间旧、疏不间亲之义，宓当一从水意，不再为 Pauline 作任何主张矣！偕水归。途遇 Blackwell 与 Flora，益自伤独我失败孤苦！

文林午饭。米饭增为 \$1。在系中遇卢飞白，述宓苦衷。下午 1—2 上课。以座位事，对某女生发怒，颇悔。以宓内情悲郁，人莫能识也。访刘文典，未得见。

夕 5—7 孙福熙携幼女惠音来，宓请文林晚饭（\$8.4）。熙述与妻划分财用，而暂不离婚等情。宓仍力劝其复合。

晚 8:00 寝，而诸人在堂中斗牌吸烟，致宓直至夜半不能入寐。烟刺宓脑齿并痛，苦闷极矣！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上午，读《诗序》并注。正午，文林午饭，偕鼎。饭菜均增价。下午 1—3 上课。晚 5—7 偕铮游步翠湖。铮述与施往还近情。谓“只有一见倾心，方是真情”。铮请适园晚饭。宓甚抑郁，云欲自杀。铮以佛法为劝。……

晚，读钞《诗法萃编》。闻大军入滇。敌亦聚师安南边境。大战

紧迫,适在此土。众或忧身家之危,或怨物价大涨。宓惟一切不闻不问,勉自读书而已。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微阴。风。 上午,读书。文林午饭。

下午 1—2 上《英作文三》课。恒丰晚饭。访 Pauline 于水斋中。夕晚续读书。有感于《雉朝飞》之诗。接浙大卫生生、王作民夫妇慰问函,^① 附寄与儿女照像。^②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半阴 晴。 新新早饭。读书。11:00 薇率其子女来,借 Dictionary of Allusions^③ 一部。宓访邀铮文林午饭(\$8)。雨。铮述莉约铮每日在伊家用饭等情。以雪梅之宓《诗集》一部假莉读。铮授琼法文课,已于昨结束。

下午,读书。寝息。作函致琼,约海棠春宴。收发处送。晚,访水、Pauline。Pauline 请荣盛园晚饭。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 昨晚省身示沪《申报》载渝传日军即将攻西安及昆明讯,颇忧。……晨食鸡卵。读书。

新新午饭。遇雪梅,知迁居玉龙堆 18 三楼。稍步翠湖,言谈不洽。宓憾其不肯为宓补衣,一味言穷。伊则谓我只顾一身。不欢而

① 作者旁注:十二月二十五日复。

② 作者旁注:粘存。见下页。

③ 引喻辞典。

散。寝息。下午，读钞《诗法萃编》，完。函芹约宴。

晚 6:00 荣盛晚饭。甚寂郁。对琼事已结束，今乃渐感琼所与我之痛苦。其责詈之词，如针刺我。……

独步翠湖。新月渐明。忽遇维来访，步谈。

8:00 后，试验警笛。宓偕诸人出，旋归。汉译侣撰《友仁难童学校停办报告书》，中夜始毕。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晨雨，旋晴。玉龙堆 18 三楼留交致雪梅请柬。云大访侣送译稿。均未遇。访水、Pauline，遇江泽涵。久坐。

正午，请 Pauline 文林午饭（\$8.4）。途遇大雨，湿衣。下午阴雨，在舍编钞 1939《诗稿》。学生渐大转来。李泽临湖南安化。持稣函来见。又湘陪陈松茂来，谈时局。

新新晚饭。晚续钞《诗稿》。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半阴晴。府前早饭。改作文。偕鼎文林午饭。下午 1—3 上课。与张清湘谈。雪梅来。夕 5—7 访水。恒丰晚饭。

日来读噶邦福 J. J. Gapanovich 新著《历史综合方法》Methods of Historical Synthesis 一书。一八六页。1940 商务版。完。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新新早饭。遇彭衡初，至其寓中青云街 107 楼上。坐。并奏乐片。整洁可喜。苟宓获爱侣，必将居专宅如此矣！偕鼎文林午饭。下午 1—2 上课。访宁。休息。

晚，陪水至师院访 Pauline。小门关。乃独至荣盛晚饭。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 新新早饭。遇陶光。访噶邦福夫妇于其宅。还书。进热饼，及茶。

偕鼎新新午饭。面价增 1.20。访侣。下午 1—3 上课。新新晚饭。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 新新早饭。偕鼎文林午饭。访铮。为琼未复，恐函未送到。上课。发卷。

夕，遇陈嘉，请宓恒丰新增价。面八角，包子三角。晚饭。又在适园陪济、铨及麟夫妇晚饭。

晚，钞宓《诗稿》。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 大兴街下早饭。八角。是日仍钞宓《诗稿》。预警。文林午饭。入校。读书。

下午，访铮。夕，省身为购新钢笔头。六角。恒丰晚饭。陪水访 Pauline 于师院。又在大西门外晚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阴。微雨。 上午沈刚如来召，乃于 9:00 入校。10:00 偕梅校长 F. T. 乘梅自开汽车，至小普基村。赴英总领事裨德本 H. Prideaux-Brune 君，在其郊宅招西餐。观吴可读墓碑。宓为梅公所拟碑题，未用。

下午 3:00 归。宓稍息，即至水斋中。4:00 后，琼来方格褐色夹袍，外套。新剪发短，甚修饰。述天君堂巷 10 女教职员宿舍新居及迁移情

形。腹饥，颇食花生米。6:30 乃伴琼赴海棠春。途中必略言“今夕我不快乐”。盖讥琼不如莉之对铮也。琼怒，云，伊不望宴前与宓闹绯闻云云。宓急谢，默然而行。

是晚铮与宓合宴共费 \$ 186，每人出 \$ 93。连纸烟，每人适支出 \$ 100 百元。谢鸣雄、屠石鸣、徐心芹、施莉侠、Lily。琼。未到者王代之、卢葆华。

9:00 芹请众至利莎 Liza 进 cocoa，坐。芹说笑话。宓独有深感。至 11:00 后乃散。宓由翠湖送琼回天君巷女舍。月光微明。琼是晚席间出烟斗吸。宓滋不悦。觉宓宜与琼及一切女子绝缘矣！

谢鸣雄有诗二绝，另录《诗稿》中。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

阴。雨。续钞《诗稿》完。文林饭。下午，琼遣仆来取椅去。盖宓借给者。翁同文、游任遽来，谈诗。

4:00 徐心芹来，偕至东寺街、石桥铺 13“石居”。即法文学校。访孙福熙。熙请往东月楼参加艺专校友公宴。遇治印之黄继龄湖南。等。肴饌甚丰。10:00 散归。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一

晴。偕鼎文林午饭。下午 1—3 上课。3—4 访铮。值莉在，共用咖啡及牛油饼干。而甄露茜偕其友唐女士亦来。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二

晴。风。文林午饭。下午 1—2 上课。2—4 在系中读 Napoleon^① 画传。先是今年九月初，接臧公重庆，新街口，美丰五楼，中央

^① 拿破仑一世(1769—1821)，法兰西皇帝。

银行秘书处，潘伯鹰。八月二十四日来函，情意盹挚。以近从周弃子假得《吴宓诗集》重读。“真若与故人促坐倾谈，如泣如诉。尤于后半《诗话》所载各节，感离合之无常，念此身之中岁，师友恩源，家国悲愤，一时俱集，不觉热泪盈襟”云云。钞寄其所作《清华园感旧诗》及《次韵萧君公权》二篇。均已钞存《诗稿》中。使宓读之感泣。见宓所批注。鬼公又介其同事亦门人。杨世骥湘人，明德出身。来函。呈寄所撰《中国近世文人志目录》求政，且索借《大公报·文学副刊》全份。附邮票二十元。其后又接鬼公十月六日函，另寄油印《玄隐庐诗》。以上均久久未复。顷又得杨世骥承鬼公命来函询问。宓乃于昨今两日，奋力作长函，详复鬼公。另函复杨世骥，并附还邮票二十元。于今夕至邮局挂号寄渝。心中为之一快。

晚，接心一十月十八日沪函。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三

晴。文林午饭。毕，出遇刘文典。再陪文林午饭。谈温、李诗。下午1—3上课。3—5访宁。宁陪宓往孝园，取出《辞源》上下二册。即送交琼借阅。宁请宓新新晚饭。

晚，作函致琼。末谓自知穷且老，无复他望。但愿为琼效力。惟盼琼他年嫁后，心中感觉雨老乃一难得之好人，不如世俗所讥所传者，则宓意足矣。……函中并约星期六晚宴。此函于明晨送交琼，并以《中国文学史》一册，借琼读之。

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阴。上午，访铮，偿日前宴客之款。铮请文林饭，又步翠湖。铮述莉近情。以与White氏平分春色，实所不甘。故欲调虎离山，为将擒先纵之计，云云。

宓于 1—2 上课，竟迟到。归途在文林街遇琼。暗红色绵袍，红色围巾，安心徐步。相对颌首而已。夕访水，送去张扶万世丈鹏寄来《太史公年谱》一部。水付宓书邮费 \$ 3.30。恒丰晚饭。

十二月五日 星期五

阴。小雨。晨，省身赴杨林演讲。作函与琼，商改期宴聚。10:00 送往女舍。遇双，托宓代订《思想与时代》，即函赅办理。又函朱杰勤，责其入宓室乱翻书件。（五日后，得复。谓宓不在时，未尝乱翻。责宓妄褻其短，云云。）

文林午饭。遇鼎、治，饮茶。下午铨来。4:00 赴女舍，取得琼复函，欲于星期晚 9:00 观《小人国》电影，并约在饭馆相会，不去水寓斋。云云。宓即就昆华食堂作复函送去。照办。归舍。寢息。恒丰晚饭。二次留柬与水。

晚 7—11 在云大政经系室中，为学生二十餘人，讲《人生哲学大纲》。末后有学生三四人久留问难，皆聪秀纯笃，所问甚中肯綮，使宓殊欣奋云。周杰送宓归。是晚会中主席也。

十二月六日 星期六

晴。晨作《鹧鸪天》词。录如下：

咫尺银汉界红墙，三千弱水少津梁。浴日威风天边舞，
衔珠玉龙海底藏。伤往事，自思量，今生无分比王昌。
涅槃一卷学空寂，灭火抽薪待死方。

大兴街早饭。上午铨来。请铨文林饭（\$8）。翠湖茗谈。铨谓琼每次见宓，皆全身甲冑，严行防备。不假词色，不许亲近。似此情

形，宓亟宜缩手改图，不宜为琼牺牲太多云云。

宓入校，在系中，金丽珠、杨琇瑞来，谈贷金事。取款。

乘金城汽车入城，石居留柬与熙。乃于 4:00 至南屏街路北，利莎旧屋。新居访谈，出示其兄翰港函。已而初来，托购电影票。旋辉归。赘述迁宅详情，及琇周旋于辉与外人之间之苦。宓深同情。又客来。

至 7:00 后，宓至厚德福赴 Winter 招宴。多谈畜猿及斗牛等事。偕英副领事 Coates 步月归。

十二月七日 星期日

晴。8—10 访水，进 cocoa。遇罗振英及其夫陆君。预警。铮邀文林饭。翠湖坐，兵阻之。

下午，寝息。昨今作长函，复学淑九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九日燕京两禀。指示周详。又复赵紫宸十一月八日函。该函对学淑力任监护指导，令宓感激几于泪下。同寄宸。今夕付邮。

恒丰小餐。5:00 水来，偕至天君巷女舍访琼。琼邀至其极小之书斋宓为取名曰“棲室”。水谓取“韞椟而藏诸”之义。宓则讥琼“珠玉璆于棲中”之非是。略坐。见琼方读“Pendennis”一书。旋即同入城。琼着蓝色白点夹袍，厚外套。修饰颇美。至厚德福，宓宴琼、马葆炼、顾鍾琳顾子仁之女，师院音乐教员。铮、水于此（\$60）。未到者施莉侠。遇李培贞及寇淑勤。述徐芳屡托其致候于宓。甚感。等。

9—11 请琼、铮至南屏楼座，观《小人国》“Gulliver's Travels”动画，滑稽。电影（\$19）。宓奉琼 cotab 纸烟（\$7）。琼是晚甚和爽。惟电影毕时，琼急欲早归，越宓座，径前行。不留候，亦不言明。宓方着马褂，竟误断前日缝补之内线。于是宓心甚怒琼之无礼，郁郁不欢。及送琼抵女舍后，宓言于铮。铮谓琼性情如此，只宜随顺云云。宓益悵悵。

归舍寝。省身归，小病。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阴。小雨。昨夜日军对英美开战。其海军同时猛攻太平洋中各地。损失不小。美仓皇应战。英今晨对日宣战，小国继之。中国犹观望，不即对三轴心国宣战。泰国被兵，香港连遭猛炸。各该地知友，如贤、超、熹等，安危莫保矣！

文林午饭。访宁。知卢飞白已受昆中聘，且优遇。下午 1—3 上课。卢飞白来。薛诚之^① 湖北江陵，新聘外文系专任讲师。来。

夕读“Buddhism”(Mrs. Rhys Davids)^②。恒丰晚饭。访水，谈时局与琼事。水愿助宓另图。

是夕，中国对日、德、意宣战。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二

晴。文林午饭。下午 1—2 上课。补作日记。夕，访侣见懿。送呈贡县公函。

恒丰晚饭。晚刘文典来，读宓《诗稿》。赞宓《送寅恪》五古诗。而最取宓《无题》七律。谓“置之李义山诗中，可以乱真”。又评琼诗“刻意做作，未能纯熟。若学长吉，恐入魔道”。雪梅诗，则“浑融有情，远胜琼所作”云云。

① 薛诚之(1907—)，原名何家麟，号诚之，湖北沙市人。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 年起，先后在武昌博文中学、昆明明华中学、云南大学任教。1941 年转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后任四川三台专科学校、湖北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系主任。1949 年任中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 年任华中高级师范语文系教授。1953 年后，任华中师范学院教授、外语系主任。

② 《佛教》(瑞丝·大卫夫人)。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三

晴。新新请曾炳钧早餐。偕来，宓劝速印发《停办报告》。又劝勿以不上课逼熊校长增修房舍。

接讣文。知李思纯妻已，生于昆明。之母乐太夫人及弟思逊于1941七月二十七日在成都家中，遇轰炸，正屋中弹压倒毕命。纯今为川大教授，居宅成都小福建巷十六号。

铮陪宓文林午饭。正午入校。于城缺坡上遇琼迎面来。咖啡色旗袍，黯红领巾。虽答宓颌首，意殊勉强。一若惟恐避去不速者。宓欲不与琼疏绝，乌可得耶！

下午2—3上课。夕4:00翁同文来，翠湖茗坐。宓请适园晚饭(\$8)。同访水久坐。宓述其郁愤。读《国粹学报》。9:00归寝。

宓为林同济所作《改造民族精神之管见》一文，刊登本日重庆《大公报》之《战国副刊》，济所主编。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新新遇彭衡初，请宓早饭。阅《翻译》卷。济来。知英巨舰Princ of Wales^①等二艘被击沉。颇忧。宓思，倘时局国运益坏，则明年1942值宓7×7岁之关，宓决削发出家为僧矣！

访铮，值莉在。得鸣公二诗。另录。文林午饭。下午1—2上课，发卷。4:00访麟。荣盛晚饭。夕，读书。

6—7铮来。陪铮适园晚饭。铮述拟以金蝉脱壳计对莉。盖莉性行近彗星。故铮亦不拟输心致诚也。云云。

晚，早寝。

① 威尔士亲王号。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晨，入校。新新早饭。送洗衣。托张振先打印罗蕤请致 Bryn Mawr 女校^①当局函。读 Sarah Teasdale's "Love Poems" (1932)^②。访济于云大。吕旧住室。并偕沈来秋^③适园午饭。

下午，寝息。读书。适园晚饭。

晚，水来。宓读"Buddhism"(Mrs. Rhys Davids)，完。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作《岁暮杂感》诗四首。录如下：

(一) 中宵突发难，戎首虑偏周。

伺隙攻无备，先机据上流。

霸王成对局，楚晋挟诸侯。

比罗蚌尼战，而今势正侔。

Peloponnesian War 古希腊雅典斯巴达并

其与国争雄战史，宜与《春秋左氏传》比

读。此诗末二句之意，乃忧英美华等之终

为德义日所败也。

(二) 杀气连三界，此指海陆空。兵烽照五洲。

① 布林·马尔女校。美国最著名的女子大学之一。

② 萨拉·蒂斯代尔之《恋歌》(1932)。Sarah Teasdale 萨拉·蒂斯代尔(1884—1933)，美国女诗人。获1918年普利策诗歌奖。自杀身死。

③ 沈来秋(1895—1969)，名觀宜，福建福州人。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留学德国，获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工程师、厂长、经理及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华中大学、福建农业大学教授、系主任。

安危顷刻异，天地网罗收。
乐土忽焦土，香港等地。深谋即浅谋。
亲朋不敢问，把卷自销忧。

(三)已近知非岁，弥坚出世心。

平生罗绮恨，明纪坤《花王阁剩稿》悼叶天士
诗云，“一生惟得秋冬气，到死不知罗绮香”。宓
《杆情诗》20曾用之。细语乌虫吟。

沙煮难成饭，《楞严经》云，“不断淫根而修禅
定者，如蒸沙石，不能成饭。纵得妙悟，皆是淫
根。”意澄应断淫。《四十二章经》第十六章：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搅之。
众人共临，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
浊兴，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
尽，道可见矣。”

花茎毒蛇绕，《涅槃经》卷十二，爱之九种喻。
其(三)，爱如妙花茎，毒蛇缠之。云云。终感
灰离深。

(四)先师白雪德师。黄晦闻师。明大义，古圣有微言。

治乱由心发，隆污系道存。
抱薪徒救火，正本待清源。
勤读吾知足，何须著作繁。

此四诗刊登本月二十八日昆明《朝报》。

新新早饭。侣来。9:30 水至。师院同邀 Pauline，沿公路，至黄

上坡中法中学。陆振轩夫人罗振英招待，上海福星居午饭。在其室中茶叙。观其与黄伟惠、李慰慈亦在此任教，居邻室。诸女友 Lyon 等照像，必访王铎，乃相偕 3:30 同归。

黄维来。4:30 至水斋中候琼。并以 \$9 购“Cotab”纸烟一盒以款。而琼失约，不至。6:00 水请同 Pauline 文林晚饭。

同人复吸烟斗牌至深夜。必早寝。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将晓。梦失杖、簪事。帽。水事。又梦至北京，行步西城一带。又游北海。时冬日雪后放晴。途犹积冰雪，而景色至美。韩文佑陪侍，同往访翰。一若惴惴惟恐为日本当局捕获者。又梦至某市场酒楼，遇男女友生，皆平日所恒见者。……

起迟。新新遇曹鸿昭、王殷，请必早饭。访侣夫妇于晚翠园寓楼。次至翠湖饭店卫戍司令部。投柬，拜候第五军军长杜聿明^①。陕西米脂。盖杜君先已有函军邮第五十三局，玉字第八二号信箱。招宴故也。

归作日记。文林午饭。4:00 黄维、陈毓善来，翠湖茗坐。必请维文林晚饭(\$8)。又翠湖步谈。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新新早饭。访雪梅。其寓楼玉龙堆十八号。高出群屋，俯

① 杜聿明(1905—1981)，号光亭，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1939年2月，复扩组成新扩第五军。1942年2月，与第六、第六十一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1943年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10月，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1948年8月，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11月参加淮海战役，任前线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被俘。1951年2月获释。曾任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瞰翠湖。阳光满室，明朗温煦，甚为舒适。

杨立达请宓翠湖讲诗，并在昆华午饭。下午1—3上课。与张清湘谈。5:00出。遇雪梅，邀同贺麟夫妇及其幼女玫英至湘黔便宴，极为欢畅。

7—10至海棠春，赴杜聿明军长招宴。先由第五军参谋长侯腾、飞霞，湖北。副官处长蒋瑞清淮阴。陪待。客为蒋、梅校长以下，宓得陪末座，终席而已。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新新早饭。连朝遇王叔曼，地坛图书馆女职员。今晨又遇之于云大。和蔼有礼，与琼异。……访侣、懿夫妇，送校印之稿。食新制面饼及牛肉、乳酪等。旋访雪梅。在其楼中读书，与绍华讲诗。

正午访水。为绍华购字典。适园午饭。下午1—3上《欧洲文学史》课。

夕5—6立门外候典。久久乃率赵希陆国文系助教，赵太俾子。至。宓请二人适园便餐(\$10)。乃至工合会楼上茗谈。遇陈雷鸣夏。将军。论中国必当以全力取滇、越。宓请典改诗。10:00归。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未晓，梦在平或沪遇杨宗翰，伯屏。任大理院(?)审判官，留住署中。遂得晤该院院长熊希龄及其夫人，即彦也。熊在其家中款待宓，甚豁达，且殷勤。而彦则殊冷落云。……

新新遇赵希陆，请晨餐。适园午饭。下午1—3上课。学生房鸿机^①陪谈。

① 房鸿机，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

雪梅本约今日 3:30 来为宓补外套。宓归舍乃得雪梅来函，系他人代书写者。先谢学问之教益，次述生活之艰苦。申言寻求职业、营积资财之必要。不愿为宓补衣。末谓此刻赴拓东路访周君云云。宓读之甚愤。知雪梅又已觅得新欢，有意绝我，故作态如此！遂立复，批注于原函上。略谓“补衣半年或数月一次，费时十五分钟。即作为闲坐叙话亦可。何必提出许多事实与大道理？妹既无暇为宓补衣，宓亦不愿多见妹。又妹既无暇写亲笔信，以后彼此亦不必通函”云云。并所借杂志，自送至其寓楼，插门锁上。

在适园遇铮、莉及张淑英小姐。铮请晚饭。宓随铮至苍茫楼久谈。铮修改宓《岁暮》诗。

是日省身糊纸窗及板壁顶缝，以口来甚寒。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 新新早饭。9:30 拟访水。出，即来警报。宓杂众中出北门西北行，至联大东之田中，依沟卧伏。敌机 10 架，在大东门外投弹，死近三百人。宓坐塚间，读 Jaeger “Aristotle”。英译本。陈康所指借。归至北门，遇英国总领事、副领事，及美领馆职员黄君。

2:30 解除，宓至水处坐息。旋在大兴街某小馆适园旁。午饭。入城，紫罗兰近日楼北。剪发（\$6）。5—6 访辉及琰于南屏街。适高志航夫人来，少顷即去。黑衣，黑外套，姿态活泼，但面容甚瘦削。辉客来甚多，宓乃归。

荣盛晚饭。维偕陈毓善来，翠湖步谈。悉毓善果与琼家熟识。但未识琼父。又谓琼家在津为一中等人家，租二楼二底之屋而居。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 新新早饭。文林午饭。读书。下午 3:00 自校归。函酬

及钺，寄示宓近诗。又附寄银币 \$ 10，偿龢代双友订《思想与时代》之费。访陈铨。

恒丰晚饭。晚读 Henry C. Warr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①。连宵，外室同人斗牌均至深夜。昨夜今夜均大雨。

是日报载燕京大学被迫停办。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新新早饭。9:30 警报至，宓随众出。过琼舍。见众已皆出。门外锁。至第一小山前坐避，与周作仁俱。旋略进，坐山坡上。读 Warren "Buddhism"。遇女生胡国衡等。闻呈贡空战，击落日机三架。我则损失美机一架，死美航员一人云。旋归至新校舍坐读。

3:00 解除。新新午饭。遇唐兰。访水。遇陶维正。约近 5:00 琼如约来。夹袍，厚外套。水请适园晚饭。再到水斋中，谈至 9:30，进 cocoa。宓乃送琼穿翠湖归舍。

是晚琼对宓颇和悦，杂评蒙、侗等人之行事，及铮、莉等之情态。琼盲肠炎又将发。以早课今恒早起，遂亦早寝。宓与订圣诞夕之约而别。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阴。大兴街下早饭。遇李世义 Flora Lee。在校内教室中坐读 "Buddhism" 佛传，深为感动。决悉力学佛出世离欲、克己爱人之教，而躬行之。……

文林午饭。翠湖游步。2:00 以宓之咖啡色湖绉狐皮袍（一九三六年，购陪制，值三百五六十元。及巴黎带回米黄色围巾，用深红双层方桌布

① 亨利·C·华伦《佛教经典译文》。

包之，连同昨夜所作致琼之函，送至女舍留交琼。诸件皆赠琼。皮袍则望琼改制而着之。盖宓之心情，匪特愿遵吾之爱而行，弗求报酬。且觉世乱如斯，人命飘忽，益当急力施舍。美衣佳书，均宜随缘分散净尽，使不系吾心，不增吾恋。宓诚能如此行事，方不为枉读佛书也。……

3—5 访侣、懿夫妇，代侣撰写友仁公函二件。懿为宓另补黑驼绒呢马褂破处。归舍。遇冀朝鼎。适同晚饭。

晚禀父，复父十月三十一日航渝。十一月十一日奉到者。此禀于二十三日付邮。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晴。府前早餐。在系中改《中西诗》卷。

文林请榆瑞午饭（\$8）。下午 1—3 上课。3:00 预警，随众出避。偕林同梅、同珠至第一山上坐读。5:00 归。遇廖增武。

晚 6—9 陈毓善、黄维来，邀至全家福，介见钱毓麟。浙江人，中央银行职员。钱请晚饭。陈请南屏进咖啡。伴送宓归。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风。未晓，作《哀香港》七律诗二首。另录稿中。

府前早饭。偕薇系中见 F. T.。F. T. 告以系中将聘王纯修女士为专任讲师。

偕彤、程毓淮文林午饭。坐校园中读书。下午 1—2 上课。银行取款 \$1011。以 \$1000 由中央银行汇呈父西安。本年共呈父二千元。是晚留交吕泳取去代办。恒丰便餐。访水，未遇。

夕赵仲邑来。7:00 北仓坡邀英副领事 Coates 君，至全家福，钱送赴渝任职（\$30）。旋至南屏进咖啡。遇南屏剧院经理卫君为付

账。又遇辉、琰、初等。11:00 偕 Coates 君步归。谈次，知李世又病卧小普基。宓悯之，欲往探视而无暇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风。府前早餐。送函与琼，约今晚宴叙。取得琼还必书一包，并复宓函，略谓“收受宓赠之米黄色颈巾。至狐皮袍则璧还。因改制不合，需费太多。而伊向不喜用他人之旧物，尤以男子为甚。”云云。该函不具月日。原函另存。按宓赠琼以故人之终袍，纯出诚挚之热情。牺牲自己，无所顾惜。而琼复函，则只凭理智以察事实，惟以琼为本位，毫无感谢之意。殊可浩叹！

访水。10:00 预警，即随众出门。遇铮，同坐英国花园。食桔。警报至，乃偕北进。至一线天，遇琼与吴素萱、陈惠君席地坐。崔之兰旋来。铮供诸人饮茶。宓则以琼命，进油煎鸡蛋饼及烤米饼（共 \$6）。法律系教授章剑^①来。1:00 随众散归。宓与铮、剑再坐英国花园。遇 Coates 及凌达扬。旋紧急警报至，终亦未有动静。

4:00 后，解除。宓回舍，寝息。

夕张清湘来。7:00 水来邀。宓乃会同琼、新制绵袍，厚外套。披宓昨新赠伊之米黄色颈巾。Pauline、水、铮入城。宓宴诸君于全家福（\$60）。又至南屏咖啡馆，遇鸣公等。庵满。乃邀诸君至利沙楼上坐谈。进 cocoa（\$18）。是日 Pauline 赠宓 Shirt^②一件、领带一条为圣诞节礼。而宓以琼下午遗失其烟斗，乃劝其勿再吸烟斗。而奉“Cotab”纸烟（\$10）与琼。

① 章剑，字化农，安徽人。法国里昂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上海群治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教授。

② 衬衫。

9:30 偕归。宓购笔(\$ 2.5)。琼似不喜宓对婚姻恋爱失败偶发感慨之言论,谓“必今夕已醉”云云。琼前行,由钱局街绕至大西门内青年合作社,欲购糕点之类。已迟,不复交易。琼废然。宓以戏谑之态度,谓琼绕道来此,欲购某物为“奇怪”。缘琼一路趑行,而不耐同人一言,说明意向。琼大怒,斥宓曰:“你以我为奇怪,你就不必陪送我回舍。”于是径自前行。宓只得与铮遥为尾随。既由青年合作社出,折返。既抵女舍,途中三人咸沉默。出纸烟奉琼。琼不受,谓“将不再吸烟。可以奉铮”。宓约明日下午取包袱,而偕铮返舍。

今日琼对宓始和而终忤。譬之整日晴明,忽来暴风黯雨。宓劳苦服役终日,如牛马,以求悦琼;而终受无辜之鞭笞。何胜悲愤!寝后细思,乃觉琼之怒宓,必因在利沙嫌宓多言狂肆,以“醉语”警止宓,而宓不省。盖琼极不愿宓言词涉及于琼,或为直接或间接之感伤或讽刺。宓今晚身犯此条,故琼怒。虽然宓对琼之心理症结,及其根本对宓之态度,仍有不明不解,而不能释然于心者。(一)夫若琼仅欲视宓为普通之朋友,则应至少以平等待我。重礼貌,守分际。对宓如对水、铮等,敬鬼神而远之。即欲利用宓之帮助服役,亦不应劳宓太过,更不应动辄发怒,与宓以种种折磨及痛苦。宓来求婚,婉词明白谢绝之足矣。甚或另为宓介绍女友以自代,亦颇善。何必责怒宓至于如彼之极地乎?(二)倘琼视宓为爱者,情人。则种种无理作态之折磨责怒,亦固其所。如宝玉恒受黛玉之折磨责怒,毫不假以词色。但黛玉心中固极爱宝玉者。遇宝玉受笞,黛玉哭之,目尽肿。今试问琼对宓果具如此之深情乎?……是故琼之态度,及对宓之表现,实具有以上(一)(二)两层之矛盾,而不易解索,更难确定。若谓(三)琼对宓乃如凤姐之对贾瑞,毫不爱,而乘机挫辱伤害之,至死;以显我之威权及智术。则以宓年来所知琼者,纵使在他方面曾经失败受男子之欺弄,于是另寻牺牲品,恣意报复。琼之性行及品格,当不至如此残酷卑下。

况宓固曾尊视琼为林黛玉者乎。……

以上疑问，未能自己解答；亦不敢质问于琼。今年之 Christmas Eve，吾之情事乃如此。悲夫！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 Xmas Day。放假。府前早饭。10:00 送函与琼，附去昨剩纸烟。又寄去鸪鹑天词。大意谓“琼昨晚之怒，必因宓在利沙出言无状，狂肆失礼。今后当力自改勉”云云。

适园午饭。访水。偕水送物与 Pauline。又访奚若、景任夫妇于孝园。腊梅已开过矣。2:00 偕水陪任至女舍访琼，及门各归。4:00 文林晚饭。访铮。陪铮适园饭。

晚，作长函约五千言。复浙大卫士生、王作民夫妇。^① 详述宓生平由婚姻恋爱而得之生活痛苦。并托其随缘代宓物色介绍女子，为再婚之对象。按宓一方知其人终必难得，况又系心于琼。一方则正努力进修佛教，由厌离而出世。今之函卫夫妇，亦犹前之托 K 母女，^② 所谓姑妄言之而已。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 府前早饭。在系中值多人，闲谈，未能读书。Pauline 偕琳来借书。宓请铨文林午饭（\$8）。心恶其人，而勉为此。铨对宓仍有讥毁之言。人之行事，各由其本性然也。

归，为友仁作结束函三通。正午，访侣、懿夫妇。谭在，共食水饺。宓与 Magali 嬉戏，殊羨其家庭之乐。宓以琼命，遂托侣代购海

① 作者旁注：参十一月二十五日记。

② 作者旁注：见九月二十一日记。

关之廉价纸烟。

宓访琼，未遇。寢息。夕读书。适园晚饭。悉香港昨夕陷落，缘水池炸毁。此役死伤二十餘万人云。

晚，黄维来辞行，随四十七师赴缅甸。因之宓颇动壮心，欲自效为秘书、顾问之流，随第九集团军或第五军出国南征，以增阅历而洗郁愁。一般人，尤其女友如琼等，或将另眼视我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阴。 府前早饭。9:00 钱宗文君毓麟。如约来。住福照街十八号中央银行宿舍。导至系中借书数册。文林午饭，钱君付账。至翠湖分手。宓访侣、懿。入校读书。领到本年暑假中监考、阅卷膳费 \$ 135。又领取考卷。

归舍，获留柬。即走访水，未遇。晚 6:00 如约，至厚德福。水请宴。同琳、Pauline、琼。偕送 Pauline、琼归。又在南华购女鞋。两遇钱宗文等。宓送琼至女舍。宓以“Cotab”纸烟(\$ 10.50)奉琼。席间琼劝宓勿为任代购纸烟，恐奚不悦。又琼甚赞成宓从军之意，云可精神一新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雨。 夜半 3:15 醒，旋又寝。5:30 起，7:00 至校，考《欧洲文学史》。大雨。甚寒。11:00 始毕。文林午饭。午寢息。阅卷。

3:00 铮来，荣盛小餐。翠湖茗坐。雨。铮寓楼坐谈。铮请文林晚饭。铮阻宓从军，谓宜行吾素志及本职，不宜改变。宓亦怀安逸而畏艰苦。且觉宓之一生，最大职责，为精神道德之探求及指导。此责任不宜抛弃也。遂止。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 10:00 文林午饭。下午 1—3 上课。与榆谈。聆其述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之内容。

夕，访琼取件，不遇。留柬，约宴。访水。水请同陈梦家适园晚饭。伴水行至大西门。水极愿屈己助成宓与琼事，意殊可感。

晚，阅考卷，毕。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 晨，修改二十三日所作《哀香港》诗二首。录此。

寰宇兵戈浩劫收，东西一体古今愁。
百年黑子归英后，^①夜半赤烽绕重洲。
避世桃源忽地狱，藏身宝窟等羈囚。
前春花鸟浑如梦，伫看鲸吞累卵忧。

作计纷纷任去来，釜鱼弓雁事同哀。
趋吉自欣依乐土，蹈危岂意堕飞灾。
无别贤愚罹苦难，有情儿女尚嫌猜。
悲人吊已轻生死，法雨终期洗浊埃。

9:30 文林午饭。读书。下午 1—2 上课。正午入校时，在女舍门口遇琼往午饭。归舍，简单浴身。

夕，再入校，领薪。遇宁，请宓西南晚饭。翠湖步月而归。

^① 作者旁注：三句，钟所改。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晴。 9:30 文林午饭。访侣,取得代售海关纸烟“Capstan”^① 圆盒。每盒五十枝,十五元。“Bears”^② 象牌三十纸包每包十枝,五角。以上共值 \$ 45,即以持赠琼,取回狐皮袍。深红色桌布,琼留用。约夕宴。归舍。铮来,邀翠湖茗叙。铮述对莉近情。自言今以双重人格应物。又欲结缘来生,预为度脱莉之地云云。

再访侣取书。下午 1—2 上课。银行取款。遇琼。又遇 Pauline 辞宴。归舍。济邀至华山茶社,告宓云大熊校长欲聘宓为文法学院院长。宓知出济荐,辞不就。转荐麟。

访水不遇。遇陈梦家。归舍,5:30 水来。同往邀琼,而琼欲赴奚若、景任约宴,乃各散归。宓即至玉龙堆 13 赴椿、薇夫妇约,蔬肴简陋,小儿无规矩。椿鄙琐而薇骄纵,宓意殊不惬。饭毕,8—10 急踏月至孝园,共奚、任及客坐谈,为寻琼故。

10:30 先伴送琼回舍。琼拟明日下乡。又嫌弃“Bears”纸烟,无他语也。宓冷然归寝。

① “卡普斯坦”牌纸烟。

② “比尔斯”象牌纸烟。

1942 年 1 月

民國三十一年

一月一日 星期四

阴。夜中久醒。思必一生7×7之说。本年四十九岁,为一大转关。遂决定如下:本年1942内,必(一)完成爱情而实行结婚。对琼再作最后之努力,仍不成,则决弃琼而另求。不再徘徊顾恋,空费时力。或(二)完全出世,皈依宗教。以上(一)(二)必择一而行之。

晨,府前早饭。省身下乡去。

11:00 至水斋中。梦家、萝蕤夫妇来。

正午至晚翠园。赴侣、懿夫妇招宴,陪 Winter。饌糕精美。深羨侣之家庭幸福。又悉 Winter 于 1885 年,生于美国 Indianapolis, Ind.^① 城附近。在 Wabash College^② 得 B.A.。在 Chicago 大学^③ 得 M.A.。始教中学,旋任 Chicago 大学之 associate professor^④ 云云。

4:00 回舍。绍华、继华留柬拜年。

民国三十一年元旦呈雨僧师

张清湘

行同古道励清操,十卷吟笺格调高。

京阙烟尘艰雪涕,滇山瘴雨染霜毛。

犹持诗教尊前圣,写就怨情似楚骚。

吉日偏逢忧患意,天涯海角尽兵刀。

荣盛园晚餐。甚凄清孤独。早寝。夜雨。

①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城。

② 瓦巴什学院。

③ 芝加哥大学。

④ 副教授。

一月二日 星期五

阴。小雨。 大兴街早饭。至青云街 107 楼上彭衡初处看房，昨晚彭君来。颇佳。使宓而得佳人属意，则立租居之矣。访水。陪水至师院访 Pauline。

正午，邀铮文林午饭。铮述莉近情，亦是阴差阳错！

下午 2:30 访琼，未归。昨晨下乡。读 Meredith “Modern Love” 诗^①。又读 “Letters of Fanny Brawne to John Keats”^② 完。重觉黎宪初甚似其人。夕 5:00 再访琼，其书室门半掩。宓归后复往，径坐其室中以待。闭户，读 “Pendennis”。直至 6:00 将近，顾元来。宓告以琼在内室，元入。已而琼送元去，乃来书室中。见宓幸未怒，尚和悦。宓约宴，琼微露不肯与宓独出之意。乃定明晚偕水来邀。宓取得诗简，琼促宓归，而自往晚饭。宓甚悒悒。

荣盛晚饭。访水未遇。归，觉感受风寒，乃于 8:00 重衾而寝。中夜，醒。甚暖适。

一月三日 星期六

阴。 大兴街晨餐。8—10 访水，谈琼事。水谓各人身心情况迥殊，未可以己度人。琼性冷僻，盖本不感觉性欲之压迫，与男女之需要。故不为婚姻图谋。其人之 Intelligence 实在吾侪所识诸女之上。但情感并非热烈，且纯然小姐脾性，不能为贤内助。琼之视宓，似在 lover 与 friend 之间。但有取于宓之文学清谈，而不以爱情与宓。其不肯与宓单独偕出对谈，其意可知。宓惟恃守株待兔之法，久后亦必可得琼。然河清

① 梅瑞狄斯《新式的爱情》诗。

② 《范妮·布朗致约翰·济慈的书信》 范妮·布朗是济慈的女友。

难俟,迫不及待,则不若此刻即在别方面另求对象之为愈也,云云。……

偕鼎文林午饭。晴。下午2:00,同舍诸人归自乡,立开二牌桌,喧闹至夜半。宓乃至水斋中避之,读《宣和遗事》。

夕5:30偕水访琼。久久始回舍。水与宓闲步城畔。水询及彦事,深动宓之悲痛。及琼归,乃与朱玉珍、彭慧云二女士偕来,要宓请宴。宓以琼失宓约,殊不乐。乃乘间请琼另订后约,与宓一人宴叙。琼支吾不允,故意询宓拟谈诗或他事。宓答“诗毋须谈”。琼谓“晚归再商。”宓言“晚归将无商谈之机会”。琼不答。遂同出。宓宴水及琼、朱、彭二女士于全家福(\$45)。宓始甚愤琼之失约,以二女士阻遏宓与琼单谈之机会;继则勉强隐忍。宴毕,陪琼购物。分途归。宓及水送琼步月归女舍。时约10:30也。

一月四日 星期日

晴。风。9:00文林午饭。读书。11—1铮来。陪铮文林饭,翠湖茗坐。铮述莉近情,及何梅生为铮观相算命云云。人在爱情中,恒喜详述衷曲。听者有时厌倦,易地则皆然也。

下午,续读Jaeger及Anistotle“Metaphysics”^①清华新年茶会,未赴。荣盛晚饭。《朝报》送函。琼命以其《腊梅》诗送登。

晚,续读书。昨夕水询彦往事,动宓感愤。欲函彦述情,未果。是夜多梦。梦至敬夫家。敬接待殊冷淡而无礼。醒后思之,宓心实在彦所嫁之熊家,以敬为李代桃僵耳。

一月五日 星期一

晴。晨,府前早餐。哲学系还书。上午,以纸夹桃红色。三及

^① 耶格尔《论亚里士多德》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纸二种校中所发考试用，而宓储之数年者。数百张，送赠琼。文林午饭。

下午1—3上课。夕，榆陪宓孝园取书。宓请榆西南及新新晚饭（\$10）。翠湖步谈。

今晨成一诗，题曰《青衫一首》。

青衫一首

一领青衫过夏冬，犹存胆气改形容。顾亭
林诗“患难形容改，艰危胆气真。”

樱唇玉貌因谁媚，注见1941九月十七日

日记。绿酒芳筵渐意慵。

肘篋全穷一作搜。华服去，注见1941六

月八日日记。神针莫肯敞裘缝。指雪

梅。见十二月十七日日记。

未成定慧先施舍，章甫袈裟事本一作易。从。

一月六日 星期二

晴。晨以床前小地毯一方长沙购，价一元。拂去尘埃，送赠琼用。府前早餐。10—11访铮，以\$300假铮。为助甄露茜。于是铮请文林午饭。宓述仍欲从军。铮赞成。谓“宓精力有馀，由是可以奋发而快乐。”云云。

正午，学生以讨孔祥熙为名，游行，未上课。续读Jaeger。

下午2:00荣盛再午饭。接K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两函。即复一长函。似K两月前已产生一孩。托购奶嘴及乳粉。K现在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任职。重庆、北碚、蔡锷路，三十四号。与孺同事。赞孺为“端庄”，又“孤高中，带几分温柔”。K函又云，“昨天十二月二十六日。熊沅兮先生蒞。来我家。知毛女士于六号十二月六日。抵香港，适遇大变，不巧之极。毛女士本拟离沪久留内地，未识将来怎

样。”宓读此，至为感痛。终觉彦未嫁我，实宓之咎，而彦之不幸。所行多左，又罹港灾。彦亦苦矣！宓昨尚忆及彦 1932 二月十四日由沪元昌里函宓事。今之危难，十倍于昔不止矣。送信。访水告之。

荣盛晚饭。晚，熊庆来校长来，请宓为云大文法学院院长。述近日风潮。宓辞不受职。但允从旁奔走助力云。

一月七日 星期三

晴。风。寒。 9:00 文林午饭。读 Jaeger。

下午 1—3 上课。上课前，与诸生作愤慨语。言宓宁赴缅甸从军，不愿任云大文法学院院长。以军人大进步，有成绩。顷湘北三次大捷。又我军开入缅甸。而教授惟知忧生，学生不志读书也。云云。旋甚悔失言。以从军未必能行，不宜遽先泄露也。因此，久不欢。

4:00 荣盛夕餐。至翠湖饭店投刺访侯参谋长，云“外出赴宴”。乃归读书。荣盛晚餐。早寝。

一月八日 星期四

晴。 大兴街早餐。访水。水不赞成宓从军，谓必不免失望。读 Jaeger。正午，请铨文林午饭。下午 1—2 上《作文》课。收卷，即散。惜诸生无所问难。2—3 铨处晤芹。再至翠湖饭店，则知驻此者乃新来之第十一军。云“第五军已开离昆明十华里矣。”宓甚悔不早与第五军接洽，致误从军之志。迟延之咎深矣！即至福寿巷三号，则第九集团军办公处亦已于两月前迁去矣！

云大两访济，未遇。访麟、铨。麟陪宓荣盛晚饭，新新再晚饭。访济。知云大事，济、铨^①诸教授与熊校长交恶。调和实甚难矣。

^① 林同济、王赣愚。

一月九日 星期五

晴。 府前早餐。读 Jaeger。铮请文林午饭。下午作函挂号。邮寄文山探转。上第九集团军关总司令麟徵将军，雨东。叙情。并述从军之意，请为裁决。并代举荐于某军云云。大兴街送信。荣盛夕餐。

5:30 访水。水邀同 Pauline 荣盛晚饭。入城。宓在正义路五洲大药房为 K 购乳头二个（\$ 15）。又在万安祥为 K 购 Glaxo^① 二磅乳粉一筒（\$ 180）。其 Klim 乳粉^②，每筒一磅，价 \$ 110，未购。同伴送 Pauline 回师院。宓归。作航函告 K。附寄发票。外室诸人斗牌喧闹至深夜。

夕接潘伯鹰、杨世骧十二月二十九日复函。鬼公函词意悲愤，自伤亦慰我也。

一月十日 星期六

晴。 府前早餐。读 Jaeger。铮来，请铮文林午饭。铮邀翠湖茗坐。风。

下午 1:30 访琼于棧室。约今夕入城饭。琼必欲水同往，主张 5:00 会于水斋中。宓在校中读书。约 4:00 至螺庄，水不在。宓乃立梅花盆间读《离骚》。吴大猷来过。宓久候至约 6:00，琼始来。不愿与宓同入城。云“F. T. 等在华山南路，恐被窥见。”宓始知琼已独自入城归来矣！时适园已闭歇，家庭又座满。乃从琼意，至翠湖南路，终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餐（\$ 30）。途中宓言：“宓虽不聪明，然一月二日晚之事，已稔知琼意不愿与宓独出。今夕更可证明属实。此后当亦不再勉强”云云。琼红涨于面，大怒，责宓曰：“最不喜于见面时，

① 格拉克斯牌奶粉。

② 克宁乳粉。

听此等言语。”宓谢之。琼亦转为和婉。

在大红楼饭时，琼缕述其意云：(一)最喜欢聪明人。(二)能同情被人骂者，但最恶被人嘲笑者。(三)宓以往事，经验多。不能称为innocent^①。至琼则自保其纯洁。素无经验，亦不要经验。(四)琼最恨事未成而先泄漏于外。又最恨妄为猜测评论朋友男女间相爱之事者。……以上疑皆对宓而发。琼继述其惟恐过去或将来之意中人闻知而屏弃伊，故伊极不愿与宓或任何男子接近。以免传为新闻，妨伊正事云云。宓所疑琼之深意，至是全明！宓今觉琼与宓之意见性情，在在适反。而琼之生活习惯如此奢靡疏阔。即宓能得婚琼，亦将痛苦不胜，供给无术。而琼之趋向，殆将终老围中。宓亦莫能解救。故宓今决斩断爱琼之意，今后不拟屡见琼，更不为琼费时费力费财，一切由此结束。

归途穿行翠湖，琼言，欲赴渝陪侍其父居。宓言：“一年前初识君，极觉君之可爱可敬，^②其后则渐觉君之可畏。今则惟畏君耳。”又曰：“君一切不肯说出，而要他人如君之意行事。是故充任君之仆役亦已甚难，况为君之爱人与丈夫乎！”

宓送琼至女舍，惘惘归。8—10再入城，为琼觅《朝报》。琼《孝同腊梅》诗，本日刊登。又至恒康，则Klim乳粉已增价每磅\$120，遂未购。南屏街访辉、琰，未遇。见Percy Chen^③。

归后即寝。省方乡。

一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 大兴街早饭。访水，在其斋中读《章太炎先生纪念刊》

① 单纯的。

② 作者旁注：(一切见宓日记中)。

③ 陈珀西。

(1869—1936)。中以庞俊《章先生学述》一篇为最佳。

下午 1—2 文林午饭。以水赠《朝报》送至琼舍，交女仆。

归后陈达年五十五。来，话旧。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不胜慨伤者，久之。荣盛晚饭后，入城。朝报馆索得《朝报》一份。亦以奉琼。至恒康以 \$240 为 K 购来 Klim 奶粉二磅，^① 二筒。而归。

一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暖。府前早饭。文林午饭。以《朝报》送至琼舍。附短柬。下午 1—3 上课。新新夕餐。荣盛晚饭。

承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命，审查易家钺^② 君左。著（一）《摩空集》旧诗。（二）《奉母还乡记》二稿。各给 75 分。毕，明日邮寄还。得酬金 \$50。

一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暖。府前早饭。倡送来代购 Bears 纸烟一大匣五十盒。（\$25 付清）。即访琼，以纸烟奉赠。并缴函，内言“近思 君之性行习惯主张等，甚似陈寅恪。今后当以待寅恪者待 君。庶可双方无憾。长保友谊”云云。文林午饭。

下午，至校。预警。未上课。2:30 入城，访辉、琰。知将有港澳之行。邮局巡津街。取汇款。寄教育部稿，托李文初代寄。再至辉

^① 作者旁注：四月十九日偿清。

^② 易君左（1898—1972），原名家钺，字君左，湖南汉寿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编撰，湖南《国民日报》、安徽《民国日报》主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员，四川《国民日报》社长，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设计委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专员，兰州《和平日报》社长。1949 年去台湾。1957 年至 1967 年，任香港浸会学院教授。后去台湾执教于政工干部学校。1972 年 3 月病逝于台北。

宅。6:00 携借书归。荣盛晚饭。

晚,接 K 一月八日航函。有云:“家母一再称赞您对毛女士爱情的伟大,对您的失意无限同情。近来香港的消息仍是闭塞得很。毛女士状况亦不得而知。只晓得她十二月。六号抵港(有电致熊沅兮女士),寓许地山家。许太太见她之后,抱头大哭。许先生倘仍在世,危险必不可免。如今只同许太太一起,或许不致有何意外。报载近由九龙逃出的难民为数甚夥,不知毛女士是否亦做此打算。总之,现在谣传极多,不见事实,还是以不轻信为宜。”

宓按,彦在港虽受苦难,当无身命之忧。航路通时,或将返沪居矣。……是夜,宓即病 Influenza^①。

一月十四日至十九日

十四日晨,不能起。请假一日,其后又续假三日(十九至二十一日),缺课。全身疼痛,肢体无能安置。又腹塞欲呕,不思进食。此次一病,卧床八日,皆天气晴明和暖。同室省身对宓极为关切,殷勤照料。可感。再则宁与榆每日下午来此,代购黄果(柚)及冠生园面包等。铮与水间亦来视。最初,甚为难过。宓惟低诵“阿弥陀佛”,藉以忘苦。

十四日上午,病苦中,对我之一生,大有觉悟。恋爱友情,均是空虚。惟天伦骨肉,是真关切。孝慈至情,为人生道德一切根本。此世中真爱我者,为先祖母、年迈之姑母,一九三七年十月为宓缝补衣。及远道之父。即上海爹、妈处,宓亦久亏子职,少作禀候。若夫心一,宓决定此次病起,即函心一,请求与心一复合。或俟战局告竣,再对各方公布。虽我今视世缘一切泡幻,复为夫妇,名分能全,则对心一必快乐,而尤有益于三女。念宓一生愚蠢失败。然一点忠诚向善,宁人负我,自甘牺

① 流行性感胃。

性之心情、事实，宜为上帝与佛所知见，应赐予怜悯，使宓罪从未减。比之世中(1)骄妄自私，(2)聪明白喜。践踏他人，于心无愧，而反强词饰非者，总当差胜一等也。……思念及此，悲彻心腑。平日恒见之诸女子，更不在我心中矣。尚有其他悔悟之感想，均见下《病中杂感》诗中。不赘述。

十四日下午，自服 Epsom salt 泻盐。约 3:30，校医徐行敏来诊。十六日下午又来一次。适宁亦来，遂往取药至。宓为宁简述以上之心情。晚，榆来。是夜 9—12 大泻三次。

十五日未晓，上午 10:00，下午 6:00，又小泻三次。遂觉轻减。不更思呕吐，而可进粥，并食黄果。卧床偶读《重订二课合解》、《阿弥陀经》等。比平日较多醒悟之意及忏悔之心。

十六日上午，湘来过。下午，任来，匆匆即去。宁、榆偕来。夕，尹士伟来。谢文通来。

十七日始略食面包。冠生园制，每包三元五角。午，警报。宓独卧，未出。是夕水始来。施莉侠女士在其螺峰街 103 宅请宴，宓托铮代谢。9:00 后，闻铮伴送琼行经窗外步归，行且谈。席间，铮述宓病。琼无一语讯问及之！

十七、十八、十九日下午，宁率本舍仆僮至新新购咸菜肉丝面来。宓甚思食。自十七日晚起，始欲作诗。卒成《病中杂感》五首。

十八日夕 5—6 谢鸣雄来探病。昨宴知之，琼固同席者。坐谈，述英人忌我军入缅。第五军等仍驻保山。星洲已危，仰光必失。前途极可忧云云。宓病，雄心顿减，亦无复从军之志。病起，决努力读书已矣。

十九日晚，接 K 一月十七日航函。是晚，水来。谈及琼，宓不免愤激，起坐，痛责琼之无情。不惟不来探病，且亦不寄函或从友问讯。一若如此便受人误解，而有损于伊之婚姻前途者！按察此次之病，实

由对琼一年之求爱无成而起。琼为吾病之因。而 1940 十二月琼病中，宓则寄诗慰藉，相形令人感伤。是故宓此番病起，必完全绝琼矣。汝琼可善自为计也！宓出语甚激昂，水频责宓缺乏涵养。而湘云是晚来过，似宓言为湘所闻矣。则言动不可不慎也！

一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晨起，勉强面，而疲眩欲呕。仍卧息。

下午湘来。榆来，命代作函二通。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未晓，梦彦，为掖被角。越二日，又梦心一与姑母等。

是日上午蔡竹筠来。又吕泳、张允宜来。下午 2:00 起，病后初出门。新新食面。昨以 \$10 购牛肉二斤，以羹同舍，而自饮其汤，佐粥。翠湖久步，觉一切新奇而光明。惟步履飘浮，如乘海舟，而天地屋树人物及己身，其大小比例似皆变改，有待探索也者。

访铮，仍归卧。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阴。风。半卧半起。晨，访麟，遇水。又访宁。复至文林进恒食，日一次。

下午，梦家偕步翠湖。知燕京为日人取占后，学生 1049 人各令回家。教职员则集居燕南园受监视云云。念宸不置。又知云大风潮解决，一切出昌翰旋之力。

晚，教育次长顾毓琇来舍，偕众陪坐。饮 F. T. 咖啡。获关麟微将军文山复函。另详。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又忽阴。小雨。上午坐水斋中，读《史记·货殖传》。文林午饭。下午，读《国粹学报》田北湖《庚子六月题香海道入小影》诗，七律六首。亦忤情之作也。以\$100假谢文通。^①

夕，邀宁新新晚饭。晚，读《亚洲各国史地大纲》完。钞记。

病后，决意专心读书。且思食。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上午在地坛书库翻阅中西书籍，寻获《白屋遗书》六册，全。等四书，欣取为班中学生诵读。归途遇张清湘，具告之。张借房鸿机，二生曾来探病三次。

文林午饭，同钟。下午游任逵来。修改宓诗，并钞示“到死不知罗绮香”出处。宓即照录。

宓自十七日起，所为《病中杂感》诗五首，顷始完成。录左：

(一)浩劫天心未易窥，初春一病痛吾衰。

万代灵光辉雅典，百年龙战灭迦基。迦太基
Carthage 终为罗马所灭。

南疆路断愁输械，东海囊收尽入夷。

王霸枯荣无定在，同昏八表斗残棋。

(二)收尽狂名忆本师，黄晖闻师(节)《壬戌除夕》(时年五十)诗云：“收尽狂心自去年，余年甘亦附诗编。”急偿

^① 作者旁注：六月八日还清。

孽债断前痴。

风花回首千魔幻，孝友铭心百善资。

破镜成鳞存覆水，餘光炳烛下书帷。

柴公罗什真英士，廿载留连悔可追。

(三)梅蕊《孝园腊梅》诗。荷香《翠湖芙蓉》诗。

好护持，水涵纹石见莹漪。

冷如冰雪浮幽艳，语带锋稜少婉仪。

病榻不闻来问讯，缄书久已谢箴规。

望仙楼下深深别，去共赤松采紫芝。

此首别琮。

(四)为爱分阴惜寸丝，书来一纸断交期。

白圭清蜀工求富，文绣膏粱惮作牺。

易置情郎同传舍，附庸风雅索题诗。

眼中仙女忽魑魅，此是怡红梦醒时。

此首评贾雪梅。

(五)青女霜娥强奔驰，重来瑶岛陷灾危。闻于十

二月六日由沪到港。

十年兵火元昌里，四度春风岷首碑。

金不疗饥劫里见，情难共命老堪悲。

餘生方外能相遇，福德缘成净土基。

此首怀念海伦。

右诗(一)叙国事及战局，深忧日本之为斯巴达、罗马，而中国为雅典、

迦太基也。(二)叙宓之悔悟,及今后生活计划拟与心一复合。行事方针。(三)致琼,告别。(四)评雪梅而讥责之。(五)怀彦,仍见深情云。……

昨接碧柳之老友范爱众四川,富顺县,永年乡。小学校。致铨、济、宓长函,主以《华严经》之体、相、用立本,以《春秋》之尊王攘夷应变。遂即独复一函,略述宓之身世思想。

是日,同舍诸君,共客在外室斗牌,凡二桌。自下午 2:00 至夜 1:00,喧闹特甚。宓乃于晚 8—10 至北门街 98 舍,访麟、铨。在铨新室中坐谈。

宓归舍后,仍勉读 Jaeger 书。但不免郁郁。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文林午饭后,10:00 入城,访辉、琰叙别。盖辉、琰一二日即赴澳探迎辉之亲眷云。宓又至商务酒店拜访琇,而未寓此。

下午 2:00 回舍。读 Jaeger 之“Aristotle”,完。

新新晚餐后,水来。6—8 邀同至师院江泽涵夫妇处,食新制肉菜面饼。谈及琼之性格等。宓托吕泳由中央银行汇呈 \$ 1000 与父。西安。汇费 \$ 21。事经匝月,昨始汇出。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文林午饭后,入校 1—3 上课。甚倦。

夕,新新食面。至靛花花巷彤室中坐,而警报至。偕彤由云大出城避之。风寒。晚归,略食面包。早寝。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上午,函上胡兆焕蒙子,嘉善。玉龙堆四号。先生,年满六十。请续借《谛闲讲录》一星期。日内惟专读此书。内有《圆觉》等经。每日

午晚皆与铮在新开之昆华共餐，每餐约近 \$10。轮流付账云。

是日下午 1—2 上课。下午 3—6 警报。宓随众出城，在苏家堂山上坐读《圆觉经》。遇杨邦靖。及两鸣公，同归。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府前早餐后济来，陪往大兴街下晨餐。陈岱孙定于一月三十一日、林同济定于二月初四日飞渝，托岱带 Klim 乳粉一磅，托济带 Glaxo 乳粉二磅，及乳嘴二枚，汪一鹑处钥一串，交 K 收。并允行。宓遂函 K 报告。并述病中人生观完全改变。附录《病中杂感》之（五），托 K 母女有便时以该诗附注。寄示彦云云。

下午 1—3 上课。本学期完结。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见上。晚，接心一一月八日沪函，甚为欣慰。述淑居姑母家，每日赴图书馆读书。众皆称其慈和。文、昭仍在工部局女中读书。去年十一、十二月份，硕各以 \$200 交付心一用度。又钱学熙移家无锡居住云云。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钞整近作诗。夕，周杰来还书，并问生死之义。

是日饭时，与铮论不合。铮谓宓太执着，劝重读《维摩经》。又近日在街中遇雪梅二三次。雪梅诡言曾命绍华来探宓病。而貌合神离，宓遂决不往访雪梅。借来雪梅之《吴宓诗集》一部，昨已命绍华还梅矣。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下午作荐函，致国立师院廖世承院长，及湖南教育厅长

朱经农，为尹士伟求职。又复王越士略。长函，国立师院。论赞其寄来近刊所作诗 17 篇曰《南北集》者。并交尹士伟下午来舍。带去呈交。

夕 5:00 水来，已约琼入城晚餐，宓遂同往。是为宓病后初次与琼重见。琼服白点黑布绵袍，冬外套。又遇林生同梅同行入城。水宴琼与宓于越兴西餐馆每份 \$15，共费 \$66 云。陪琼购物。又陪同探访方钜成、姜桂依夫妇新生女孩，尚未满月。于其宅。翠湖南路二十四号。是夕满月。十二月十五日。送琼回女舍而别。

宓归，作函致琼，寄示宓《病中杂感》五诗全稿。另写其(三)一份与琼。函中婉释诗中之意，谓“宓病中已全悔悟。今后对琼，当恪守范围，不再逾越。庶可长保理想之友谊，而免招琼之怒责”云云。并媵以 Colgate Éclat 浴身粉^① 一瓶。此乃 1936 年方秀贞赠宓者，盗未劫去。以赠琼。此函及物，于明日上午送至女舍留交琼收。

二月一日 星期日

晴。 上下午，补作日记。屡访济，不遇。访铮，以琼赠之四川雪茄烟一包交付铮。铮请至重开之文林午饭。又翠湖茗谈。约一星期前，铮以哀的美敦书式之函致莉。大意谓“莉必需与英国航空军官 White 氏绝，而专爱铮。否则铮当与莉绝”云云。顷乃得莉复函，引录辽萧后两词，以明己意，归于屈服。大意谓“扫榻以待，愿谐婚好”云云。铮甚欣喜。宓按，以莉之对铮与琼之对宓比较，乃所谓有缘、无缘，或可云有爱、无爱。譬如代数中之正负号。数多，则其差愈大。盖由方向相反，用力之效果遂异。铮进逼而莉屈服，宓忠勤而琼责怨，正相悬殊，非同一轨。铮虽获成功，而宓病中之决心，对琼之“告别”，在宓实为正当不易之态度与行事也矣！

^① 科尔盖特光彩浴身粉。

上午李鯨石来。下午尹士伟、李廷揆来。

夕,至孝园访鄂、德夫妇。昨归自渝。见任,忙于治饌,几于对宓置之不理。宓归途于小巷遇琼往孝园。宓询“今日上午,送上小物。可曾收到?”琼答“已收到。谢谢。”遂各去。念去年此时在孝园与琼恒聚之情事,仍不免感伤!

宓至文林遇铮,请同饭。翠湖步月。晚读书。早寝。

二月二日 星期一

晴。 访济,请至府前晨餐(\$3.30)。济携去为K带物。但改期行。乃即航函致K,告知。又函复潘式、杨世骥十二月二十九日函,寄示《病中杂感》诗。此函托K转寄云。

文林午饭。周正仪来。寝息。下午4—6 孝园见任,送关、宋致奚请柬。任对宓仍冷落,且述贫苦。宓入校办杂事。

晚7—9 至商务酒店赴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① 招宴。西餐。客为居正^②、洪兰友^③ 等五十余人。杜

① 宋希濂(1907—),湖南湘乡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日本留学。曾任第七十八军军长,第七十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华中“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8月,任川陕湘鄂绥靖公署中将军主任,12月19日被俘。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曾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赴美国探亲,后定居美国。

② 居正(1876—1951),字觉生,湖北广济人。国民党元老。留学日本习法律。曾任北京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广州国民政府内务部总长;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司法行政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国史馆馆长。1949年8月去台湾,续任“监察委员”,并从事民国史料撰述。

③ 洪兰友(1900—1958),江苏江都人。震旦大学法科研究院毕业。曾任中国公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国民政府社会部政务次长,“勘乱救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内政部部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去台湾。

聿明寓翠湖南路四十五号。亦在。肴饌甚佳。众谈缅甸之危险，英人之颠预。关将军对宓言，“英人疑忌。我军入缅建功之时机已过。今宓从军前往，亦殊无意义”云云。又劝宓“忘记彦谓众意雷同。而另行物色佳耦。广求而精选”云云。

偕熊庆来同步归，谈云大事。决聘吴泽霖^①为文法学院院长。

二月三日 星期二

晴。夜中欲发，寝不安。今日甚倦。读《谛闲讲录》。

上午李鲸石来。正午袁昌来，步翠湖。接淑十二月二日、八日两禀。先述在燕京演剧，附寄照像。继述燕京解散。即日十二月八日。已安抵城内姑母家中居住。书物损失甚少。其情形殆类1937七月二十九日之宓。而淑方喜乐燕京校内之环境，生活。不及百日，遽遭解散。在淑亦当有昙花一梦，天国丧失之感矣！

晚6—9 钱济于南丰西餐。（\$33）。遇蔡竞平等。知无法汇款至沪。济请南屏餐室进咖啡。宓觉将病，即归寝。

二月四日 星期三

晴。晨，偕来，托二事。9:00 访关麟徵将军于圆通街177 寓宅，约晤。见其夫人，同进早餐。

宓访水，小坐。至偕宅。见自由法国之军官入越联络员。骆固

^①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留美，密苏里大学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1928年至1940年，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社会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6年随清华复员回北平，任人类学系主任、教务长。1952年改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53年至1958年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1978年后再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调到中南民族学院任教授。

Long 君，陪赴小吉坡觅居宅。而宓病，遂归休。

下午 2:00 新新食面二碗。归，甚不适。即寝卧。

晚进粥一碗，益不适。病状与上月同。F.T. 来，托为 K 带 Klim 乳粉一磅至渝。惟诵观世音菩萨名号。

晚 9:00 泻一次，呕吐二次。中夜，又泻一次。近晓腹中略舒。

二月五日 星期四

晴。病。10:00 邀宁来。宓勉强起。旋骆固来。宓乃力疾导骆谒关将军于其宅，宓为通译。

归。陈晓华路南县立中学。来，宓仍寝卧。

接心一十二月九日函。附钞硕十二月四日复宓函。谓(一)自十月起，每月由债券项下，拨付心一 \$200。宓按，当系法币。(二)所借宓款 \$45,00，今仍还宓法币，加给年息一分。不能付联币。法币 \$1 仅值联币 \$0.246。即不及四分之一。故只能零星兑换，汇付学淑云云。(三)硕在湘滇。所用宓款，硕愿代还云云。心一函，则谓四五年来，在沪承硕照应，只有感激。今收回硕处欠款，只能“取得一文是一文”。难与论理。故力劝宓勿与硕争法币、联票之差。径从硕议，免硕惭怒不悦。云云。

宓按，以宓当日倾其所有，以 \$4500 电汇借给硕时之慷慨，及宓多年对硕家各人之亲厚，今硕情谊毫无，但贪财利。已身任要职，每日经手巨款，莫非联币，而偏欲以法币还宓。不以钱币代表物资实值，强以钱币数目为根据。如此做法，无异还宓 1/4 之债，而吞没其 3/4。且正值法币低落之时，又在联币通行区域中，而必欲还宓法币。是诚何心？昔姑丈尝责硕为“天性凉薄”。顾亭林谓今人“弥奢弥吝”。即弥富弥贫。吾悔知硕太晚矣！

按宓一生，对诸友生，恒财情两亏。今心一又在硕掌握之中。心一无才，不能自立，一味忍懦。宓不能得心一相助合作，更无办法。

嗟夫，宓一生之失败吃亏，可胜言哉！

下午 2:00 起，入校取薪。自本年一月起，加薪 35%。1942 一月份宓实得薪津 \$ 975。新新食面。同铮文林晚饭。（铮示昨致莉函，仍戒备而强硬。）晚，读书。

二月六日 星期五

晴。府前早餐。王瀛洲来，又来三次。求荐职事。尚能对宸关怀。明日报载，宸等十二月八日被拘捕。

同铮文林午饭。值关将军来回拜，未遇。

下午，续读《帝闲讲录》，完。钅笔记。亦完。卢飞白来。林兴鄂来。宓作函致琼，述不能为其兄嫂拨津款因由，及近日杂事。

4:30 访琼。琼蓝布袍。请宓在棧室中坐谈，意态甚和婉。宓以函面交，并述其内容。琼谓，其嫂处，已托亲戚照应。琼授《翠湖岁暮》诗，命改。又详述总务处及李孝芳等，促琼迁让房室事。现已了结。托宓对胡老先生兆焕，字蒙子。浙江嘉善。年六十。疏通达意。

宓偕铮文林晚饭。晚 7—9 同访胡老，玉龙堆四号宅。并见其次女亚龙，亦笃信佛教密宗者。宓代琼述意。胡老答复圆满。旋杂谈佛教各事，及火葬等。亚龙谓宓具罗汉相。又手书咒符藏文。赠宓。囑纳于帽中，可避兵灾云。按宓始终遵依 Babbitt 师之教训及宗旨，虽笃信佛理，乃视为人生修养精神真理，而研究受用之。纵具虔诚，不堕迷信。若铮等所归依之密宗，不免末流妖妄，近于左道魔术，有类西洋之 cult of Dionysus^①，实宓所厌弃者。况宗教之通义，为（一）制

① 对狄奥尼西的狂热崇拜，迷信。Dionysius (THE CARTHUSIAN) 狄奥尼西（加尔都会士）（1402/1403—1471），尼德兰人，基督教神学家、神秘主义者。他认为，人可以通过神秘主义冥想，获得圣灵所赐的智慧。他在教理神学、苦行神学及奥秘神学方面著述甚多。

欲(二)谦卑(三)仁慈诸端。今信奉密宗如铮、昌等，则纵恣食色烟酒，我执极强，凌傲他人。又全蔑视西洋之文化及科学。又喜用霸道及权术政治手腕。处世方法。对人，于爱情且然。绝少惻怛和厚、忠诚恳挚之意。大异乎必心目中之宗教修养工夫途径者也。故宓虽恒与铮游。内心深处，不受其密宗之影响，固可自信矣。

二月七日 星期六

晴。 府前早餐。9—11 偕铮地坛看书借书。文林同午饭。

寢息。下午作日记。孙福熙夫妇挈女。来。偕来。瀛来二三次。5—7 宁来，邀往平津美的食堂晚饭(\$15)。

晚，读《长阿含经》。

二月八日 星期日

晴。 迟起。琼遣仆送函来，朱玉珍欲为法文学校国文教员。即批复。福熙不辭该职。不需另聘人。圆通街早餐。访水。10:30 访关将军，适外出。遇奚亦来，偕归。文林午饭。下午 3—5 赴椿薇夫妇约茶叙食面。同系诸教员。于玉龙堆 13 宅。

新新晚饭。晚，为琼修改《翠湖岁暮》诗，七律二首。竟。即作函，送交。8—10 翁同文来，读宓近诗。

二月九日 星期一

晴。 圆通街早饭。上午，杨邦靖来。文林午饭后，访翁同文，允任法文学校国文教员。上午，偕来，悉孙福熙仍辞职去。故托另为聘人充任。即走告偕。欣得铮所借去校书。新新晚饭。

晚 8—10 偕翁同文谒偕、懿夫妇。进茗糕。与婴孩 Magali 嬉戏。懿为宓钉补杖尖。

二月十日 星期二

晴。晨，水来。圆通街早餐。瀛来，已就昆华女中聘。榆代吴富恒送来 Jaeger 著“Paideia”^①一书。英译本。备必读。宓即邀榆文林午饭（\$12）。

下午，寢息。读书。

晚 6:30 至伯宅，法国军官骆固 Long 偕其友吴鲁 Rule 以汽车来接懿及女孩。与宓至厚德福伯先在。宴。复以汽车送归。

是晚衣复得、姚念华在商务酒店订婚。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阴，旋晴。晨，大兴街早餐。上午访宁，门外遇曼。文林午饭。毕正宣请吃面。下午，翁同文来，翠湖步谈。读书。

夕 4—5 铨携子参、女小廉来，文林同饭。

晚，读书。以此解忧去悲。

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阴，旋晴。府前晨餐。10:30 访铨，并携小廉赤霖。文林同午餐。下午读书。访水一次。

杨周翰来。知十二月十五日北平伪国出令禁止与自由中国地方通函。须先呈稿备案。得准，乃可付邮。否则罪。昨闻林志琦言，北平燕京

① 耶格尔著《派地亚》。Paideia 派地亚，为古典时期希腊文化和希腊化（希腊—罗马）时期文化的教育和训练体系。包括的学科有体操、文法、修辞、音乐、数学、地理、自然史和哲学。

诸教授被捕。其中陈其田^①竟至受刑云云。宓深为宸忧。又深悔去年未使淑来滇而令赴燕京，今后不能得出。宓怀念姑母以下，及淑等。兼以宓一己孤苦衰老，值兹年关，更觉伤悲。而国命世局，前途尤不堪设想。除专力读书外，忘忧无术。奈何！……

独至福照街口平津美的食堂晚饭。晚读书。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府前早餐，接K二月六日航函。读“Paideia”。文林午饭。

下午，水来，同访琼，约宴。归后张振先云，十二月下旬，其妻蒋智存由平来函。王庆之偕来。

4:00入城。街中遇蔡竞平，以1941十月汇熙交心一\$200未寄出之邮汇票半联交付，托其饬邮汇局退回该款，在此具领。宓至曲园，无座。同仁街志成行购卫生绒衫\$75。徘徊街中，待至6:00后，琼、水乘车至。宓请宴于厚德福楼下（\$57），谈诗文及友琐事。

同步归，偕水送琼回舍。宓读《佛说长阿含经》六册。完。

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是日阴历辛巳年除夕。大兴街下早餐。上午，翁同文来。文林午饭。上下午作长函致浙大龛等诸知友。并复卫士生、张君川等上月来函。附寄《病中杂感》诗，详述宓近顷生活、感想等。此函于二月十六日始付邮寄龛。

下午2:00送“Vanity Fair”与琼，置其案上。5:00再往，而琼外出矣。遇张忠谋女生。已毕业任事。笑向宓贺年，并示“愿一切如意”之

^① 陈其田（1903—），福建龙海人。燕京大学文学士。留学英国，伯明罕大学硕士。回国后，历任厦门英华书院教员，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教授。

意。而不知宓已向琼“深深别”矣！

是夕阴。风。骤寒甚。宓归舍，在王宪钧、沈同^①室中坐。并同在舍晚饭。晚，寒甚。诸人皆外出，独宓在舍。省下乡两日。

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旋晴。大风。 阴历壬午年宓四十九岁。元旦。晨，自将居室大加扫除。10—12 府前早饭。玉龙堆 18 访雪梅，以贺年为辞。戴厚基及绍华在。食年糕。雪梅述其近来职业经历及各项收入，并对三子之希望、计划等。可谓多才而成功矣！

归舍。整理书案，洗涤器皿。

约近 4:00，水偕 Pauline 来。宁来。偕宁孝园访鄂、德夫妇疑琼在打牌。及奚、任夫妇，拜年。次访周正仪于昆华中学办事处，荐朱玉珍任教，并劝仪从军。

偕宁经文林街而入城。凡未闭歇年节。之饭馆，皆人满不纳。直至南丰而后折回。不得已，卒于近日楼北墅露春小摊肆食甜酒鸡蛋及糕点（\$8）。宁又请华山南路食洗沙油饼，华山西路食豆苗冲面。然后徐步归。倦甚。无家老少徘徊街头，不得饭食之地。倍感新年之凄清也。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风。 晨，大兴街早餐。10:00 圆通街 177 谒关将军，荐周

① 沈同(1911—1992)字子昇，江苏吴江人。清华大学生物系 1933 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36 年赴美国留学，1939 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40 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教授。1946 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在协和医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大学讲授生物化学、营养学等课程。1952 年到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曾兼任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

正仪为五十师英文秘书。仍同其夫妇早饭。将军谓“宓太拘谨、守身如玉。故婚事难成”。宓答以“今决意退休”云云。

归舍。写信。本舍厨役罗启丰已病多日,今日上午身故于楼下住室中。其兄来收殓,明日上午出殡。此亦生老病死之一目前实例也。

颀来。正午,偕访奚、任夫妇,陪同其全家午餐。次访宁未遇。经北门街,穿翠湖,至洗马河而别。颀请荣盛园便餐。下午3—5续写复浙大颀等。颀十二月二十七日,卫士生十二月二十八日,张君川一月一日、七日,张志岳一月三十一日来函。长函,完。武成路邮局寄发。文林晚饭。

晚,水来言,西山之游作罢。周正仪来。丁则良^①来,久谈寅格之生平及著作。

舍中罗厨役启丰丧,请僧道击鼓鸣锣诵经。继则守灵诸人掷骰聚赌,喧闹终宵,致宓此夜几于无眠。

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

半阴晴。大风。大兴街早餐。上午读书。陈达来,荐朱玉珍于达为呈贡县立女中教员。即函告琮。正午送往。

文林午饭。下午,缝衣。入校取款。在宁室中寢息。夕关将军乘汽车来,邀往翠湖散步。又请至南屏进咖啡糕饼。劝宓不必“退休”。以汽车送宓归。

宓访水。与同舍掷骰状元筹戏。倦甚。早寝。

^① 丁则良(1915—1957),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毕业。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云南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194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1950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任教。不久,即到北京与周一良共治亚洲史,编写亚洲各国史的近代部分。1957年因愤于东北人民大学错划其为右派(当时本人并不在东北),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1980年,吉林大学改正错划,予以昭雪。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风。 9:00 文林午饭。终日评改《英文作文》卷。入夜始毕。下午 1—3 江天骥、张清湘二生来。海心亭楼上茗坐(\$1.5)。必述姑丈生平及宓留学经历。陈毓善昨来约宴。

夕,文林晚饭。杨立达来。朱玉珍来。琼倩来,而不肯入舍。在黑暗之街中等候珍。

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 府前早饭。上午入校,送缴学生成绩报告单。铮来。诡异之罗若苏一名梦赅,政治系肄业。现在武成路支团部。将赴江西医病。来。言将与徐芳通信,求宓代转芳信。夕,送一信来,宓为寄芳。并谓信可交梅校长寄彼云云。

正午水助 Pauline 请午饭于文林。盖 Pauline 欲介王纯修小姐寓文林街一号。识宓,俾宓助伊至外文系任教。

下午寢息。周正仪来。周覃菰来。

荣盛晚饭。晚,浴身。读武汉大学文哲季刊黄方刚^①《释老子之道》一文。甚欣佩。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 迟起。不舒。卢如莲来,为成绩事。宓虽为函办,然对莲发怒。殊自悔歉。文林午饭。访水。读《宣和遗事》。投函,约关将军宴。北门街访麟夫妇,值冯友兰夫妇亦来。羨其居室之静爽,而自

^① 黄方刚(1901—),江苏川沙人。黄炎培之子。清华学校 1922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哲学教授。

伤身世爱情之困苦。顷悉珍已与 Reicher 结婚。

归舍。函复中华图书馆协会龙泉镇邮局转。寄来陈配德星伯，郫县，现住成都北门，玉泉街，六十二号。诗《无题十首》，似专咏叹国事者。陈晓华来。罗若苏又来，示宓其致亲友中英文函，宓益不解其意之所在。

5:00 荣盛晚饭，遇曼。英领馆遇李世又。留柬与 Reicher。7:00 Reicher 来，邀至北门街馆室，知与珍情笃，而尚未结婚。谈琼事。Reicher 谓“以彼所见，琼虽极高傲，其本心则为惧怯(fright)。盖若自知其本人之资格价值无可以骄人者，故为高傲，以自掩饰其虚弱之点。又恐为人识破，故恒防范他人，而自存畏惧之心”云云。又述某次琼曾对珍详述琼之种种困难问题，遂多感伤。珍慰之曰：“凡此困难问题，皆由心造而非实在。只须自己开怀，对人多表示好意(Good-will)，则一切皆可自由满意矣”云云。按珍言甚是。

晚，倦苦。早寝。而 11:00 罗若苏敲门入见。宓由眠中惊醒。强起，送之出舍。罗言“闻人言，芳已至昆明。故来询止寄函”云云。宓深厌罗之诡诈无行。且由此感觉中国近今党政界之污浊暴乱。用世兴邦，其何可能？于是忧伤，中宵不寐。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风。甚暖。9:30 文林午饭。铮楼遇昌。函罗若苏武成路四八九号，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支团部。邮还其致芳之信，不为代寄。访关将军询约宴。其夫人命卫兵传答“事忙，不能赴”。旋关将军送来复函，辞谢。又复一片。

上午湘来，闻仰光已入敌手。

下午 12—2 铮邀至海心亭之莲笑楼茗谈。5:00 铮请宓及昌文林晚饭，又在苍茫楼坐谈。昌述爱罗女并与同居事。铮述最近与莉相持观望而多疑虑事。宓窃以吕之爱主于淫，又太过自傲而计所谓

“面子”，不足言真爱矣。即铮一面依从浪漫诗人心理，浮游幻灭；一面保持精明世故者之利害手腕，设访斗智。亦未能以 soul 与 sense 全部奉献。且自己一味狂放恣肆，而对莉少怜悯崇拜之心。与宓昔所知之爱，亦甚径庭。甚矣真爱（仁）之难也！然昌、铮今皆皆其成功，而多享受，独宓失败吃亏。今兹寂寞穷途，彦既不屑通函以联旧谊，琼亦不肯输心以缔新缘。比较回思，何胜悲感！
9:00 归舍。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风。 府前早餐。读书。翁同文来，请其偕铮文林午饭（\$19）。偕访侣、懿夫妇。又羨其偕福。

下午，寝息。读书。5—8 陈毓善请同钱宗文南丰便宴（西餐）。示维芒市函。晚，读书。

夜中大风，破窗。寒。微雨。不寐。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 大兴街早餐。访水。上下午钞笔记。周杰来。铮邀文林午饭。

下午 4:00 访琼，取书。遇琼徘徊院中，偕入棧室，琼名之曰未达斋。对宓意殊冷落。宓对琼亦甚感幻灭。壁粘琼《除夕》诗。宓询其意，琼不肯答。已而寇淑勤亦现憔悴。来。宓稍停即出。

荣盛夕餐。读书。晚 8:30 平津晚餐。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 9:00 文林午餐。增价。10—12 水偕 Pauline 来，陪至昆华午餐。遇珍。又至师院。旋游步莲花池，惜终未能偕琼来此。倦归。

夕，偕宁至地坛图书馆借书还书。遇琼先在观书。宓与之言，不答。旋琼先归，宓等后随。途中亦未交言。下午及晚，续钞读 Jaeger “Aristotle” 笔记。明晨完。

文林晚饭。遇鼎，谈无极、太极及道教。接喜东，悉韩斌女士二月十二日，重庆，北温泉。与闵希文结婚。渝，青木关，松岭冈，艺专校。发。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府前早餐。增价。文林午餐，陪铮再往。铮述莉持玩世之人生观，专求享乐，漫无计划。虽爱铮而不欲嫁铮。铮怜之而不能拯救之。拟即止步云云。按宓今晨遇雪梅率二子往聆某人演讲。伊之恒喜听讲，似以物色年少情郎为职志。又述刘健天行。夫妇月入已至二千数百元。而雪梅在昆明月入已千馀元矣。按今兵凶战危，民穷财尽，而货悖出入，得财反觉其易。亦末世乱象之一也！

过午，湘来。夕，周杰导周维迅来。读书至晚。

新新晚饭。晚，奚若来。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大兴街下早饭。访水。文林同铮午饭。海心亭茗坐。茶资亦增。读书。春风温煦，诸花盛开。极思野游，惜无良伴。琼自己亦患孤寂，而不肯假宓以词色。奈之何哉！

晚6—8王佐良、徐吟哦夫妇，请在其家中对街，若园巷一号。宴。自制肴馔，极丰美。客为宁、榆等。下午、晚读 François Denoeu “Le petit miroir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① 一书，完。

① 弗朗索瓦·德诺厄(法国文明的缩影)。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风。晨，彤来，请昆华早饭。入校，查授课表。哲学系陪彤坐。正午回舍。钞笔记。

接赵家骧字大伟，河南人，陆军第二军参谋长。其妻河北楚蕙，字瑞延，亦喜诗。自四川永川玉字第七十九号信箱。寄来所作《落落堂七言绝句诗稿》铅印。一册，凡六十餘首。请政。即复一函。又，函酈。寄去读书笔记稿。新新夕餐。偕铮文林晚餐。

昨接 K 二月二十三日航函，有云：“毛女士在港平安。这是熊沅兮最近间接得到的消息。”以后有闻，当再详报，云云。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风。上午 10:00 偕铮文林午饭。寢息。罗若苏来辞赴渝。云，未收到宓寄还其托寄芳函。接函约，即于 3—5 偕铮至其寓楼景虹街，小井巷，十号。访谢鸣雄坐谈。又同铮文林晚饭。晚，钞诗稿。

三月一日 星期日

晴。风。9:30 文林午饭。钞读《国粹学报》。是日元宵节，宓宴琼、朱玉珍及钱宗文、陈毓善于厚德福（\$ 110）。宓两次访琼，偕琼、珍入城。宓独至诸馆觅善等，而善等亦已至厚德福矣。饮酒。

10:00 伴琼、珍步月回舍。穿翠湖，谈及遼事，遂复与琼意见相左。琼主道德、重名誉。实即贞操。主张不为人害，亦不受人侵袭。且以全体女子在社会之地位为言。宓则评琼为太重外表，过于狷洁，且持论过严。不知名誉者，须综合诸多不同人对我之意见而统观之。所谓观过斯知仁矣。不能只以我所能闻知、所愿闻知者为定。又不能只以肉体之贞洁为一切道德之代表。但宓意未能悉达，而明知宓对琼

尤复丝毫希望矣。宓决当转而另求也。

三月二日 星期一

晴。风。 第二学期开课。上午入校。文林午饭。雪梅来邀晚饭。
下午 1—2 上《欧文史》课。

2—5 偕查良铮至第五军办公处翠湖南路 50 号。见曾医官，商定查君赴缅从军事。同谒梅校长午寝。坐待约二小时。报告第五军函征外文系教授、学生随军赴缅事。即与查君同访诸生，征询从军意向。奔走久之，始于 5:30 至雪梅寓楼晚餐。自制。

倦甚。归舍早寝。

三月三日 星期二

晴。 晨 8—9 上《欧文史》课。北区 20 乙教室。请查良铮文林午饭（\$ 18）。钱其从军赴缅，并与介函。

先是昨三月二日。日上午省身对宓言，虱能传染 typhoid 及 typhus^① 等病，至可危惧。宓之虱似有一二侵至省之床榻者。宜择日将两人之衣被全行换洗，以谋根本铲绝。宓表示愿悉遵调度。虽其咎在宓之疎懒，而中多感伤，忽忽不乐。至昨晚省又言，如此尚不足，衣被须以沸汤滚煮，始灭虱卵。但省欲迁居林良桐之小室云云。宓即答以宓极愿迁往林良桐、王竹溪之小室，与彼二人互换。请省与桐等商说。如是议定。而宓遂决迁离玉龙堆 25 宿舍矣。

今日正午访水，言愿继水租居螺翠山庄。水劝用柔道，一切曲从省之主张而无违忤。宓次访麟，遇铨。二君力劝宓迁居北门街 98 联大教授宿舍楼上麟旧住之室中。宓久感与玉龙堆 25 岱、侗等人，未

^① 伤寒及斑疹伤寒。

能沆瀣水乳，去此亦佳。今且不能见容，则乔木幽谷亦无需细计矣。遂决即日迁移。

归告省，省甚赞成。且愿助办迁移事。而刘文典来，1—3 久谈。典评李商隐诗，谓诗人必具真情。对宓甚加赞誉。3:00 送典。上课。宁请昆华夕餐。4—5 访昕、铨，察看北门街 98 之房室。访水，留柬。5—6 请宁新新晚饭（\$4）。

晚 7—9 南区 20 乙教室（7）听典讲李义山锦瑟诗。9—11 陪典及鼎文林街 9 茶馆（\$1）坐，聆典畅谈。归玉龙堆舍宿。

三月四日 星期三

半阴晴。大风。晨，以衣被等全付洗濯（费 \$9。又 \$10）。

8—9 上《欧文史》课。文林午饭。访铮。正午 12—1 上《中西诗》课。归舍，王树椒来。民族书院解散，将随李源澄赴成都。以玻璃瓶悉与周瑾。永钦。

三时后，宁、榆偕陕生陈泽汉陈树藩子，现为联大化学系四年级生。来。宓先请三君新新食面（\$14）。然后雇挑夫三名（共 \$9）。三君助宓整理各物，运送至北门街 98 宿舍。复昇荷上楼，安置于第拾叁室中。铺陈粗定，三君外出饮茶。宓籴面。6:00 请三君家庭晚饭（\$27），又相偕入城。欲购热水瓶，索值 \$200，而止。陈君同归。

宓至玉龙堆 25 访省，取洗就之被单，至北门街新舍。燃小烛凄然而寝。夜中作诗一首。

三月四日移居北门街 98 宿舍

行年五十惟馀死，正静安先生自沉遗囑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大患今生尚有身。

未许蜗居长共读，甘依马厩自求邻。

漱指铮。随指水。朋辈言辞隽，担荷英年助事亲。

敢望潜修能进德，微吟幻一作冥。想乐吾真。

盖必此次迁居，实同被逐。年老孤危，并一室与人共居之地位亦不能保。北门街与麟、水邻依，而麟既不来一视，水晚遇必，只以《国粹学报》事，必久假，水今午径取回。犹无理怒我。琼虽同病，谓宿舍不容，狼狽迁徙。更何知何闻？故必甚为伤心。

新居之室，为长条形。西隔多隙之板壁，为俗人夫妇。吸食鸦片，鼾谈并作。北窗仅此一窗。外广场，粪土堆积，为一马店该马店即在本宿舍之南邻，故宿舍内外恒有马粪气味。若马店之南邻，则为一公共厕所。之外厩。入夜，马曳板车二十馀辆各归，卸置广场中。马则入外厩列槽而食。天将晓，车夫起，各各喂马套车，并修理车件之坏缺者。一一驱车出，为人运客运货。而车店主人，则戴皮冠，着皮衣，持鞭，立众车夫中，督促挥斥之。晨8:00后，车尽出。正午，有归休者。夕乃悉返此。白昼，则广场中又有作木工与磨春米者，终日喧闹。以北窗外临上坡，甚低近，患盗入。故每外出或就寝，必严闭木板窗。室中黝漆暗晦，如一巨棺矣。白日开板窗，虽有玻璃窗，而纸糊多破，风扬沙上入室。蝇先时多集。其不洁，易致病，可想见。省之深忧，我反覆真苦。且今日半阴晴，风大。风力猛时，吹玻璃窗骤内开。以绳束之，风吹绳断。书物翻倒，必大苦之。呜呼，以如斯之居室，被逼至此，犹对一切人伪言“为欲在此独居一室，幽静，适于读书；故自愿迁来”云云。此乃使必甚伤心者也！

三月五日 星期四

晨8—9入校，以省处取得之电灯泡已破者，换取可用之泡。又

地坛借书。文林午饭。午，大风。在室中整理书物各件。至夕，水、麟各来过。5:00 技术股金君携泡来，装置电灯。宓命唐仆购面作糊，糊补窗、门。风势乃杀。宓心略舒。

恒丰晚饭。包子 \$ 0.50。面 \$ 1.50。访赵淞于 9 室。

晚，候省，不至。倦甚，早寝。东壁邻室，似一滇省寡妇，开设公寓或小旅店，留住汽车司机。是夜，司机数人来宿。鲁、鄂、苏籍皆有，本性各现，喧谈久之。未晓，醒一次。

三月六日 星期五

晴。晨 8—9 访雪梅。雪梅日前游石林，闻夏蕙芳湖北女生。述宓追求琼爱，不遂事。雪梅又述所识人士，以健群故，莫肯助梅得职位。健群仍富有，未断政界关系。所云“极贫，为僧”，悉非事实矣！

文林午饭（遇陈达）。昨晨遇查富準，言 Winter 多病幽居，凄郁不乐。拟今夏回美国云云。宓既感兔死狐悲，又惊老至身衰，不禁心伤。遂于今日 10:00 至光华街 150 云瑞中学访 Winter。曝日，久谈。Winter 述上月病状，及战久航阻，欲归不得之情形。比昔实甚衰老矣。Winter 一八八五年生。年 57。又谈国事。Winter 谓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翻读 Anna Sewall (1820—1878) “Black Beauty: or the Story of a Horse”^① (1872) 水天同译《黑美人》(一九三四) 中华出版。

下午 3:00 归。访宁不遇。入校，办杂务。杨业治请文林晚饭。玉龙堆 25 访 F. T.，甫归自渝。7—9 访麟，遇铨。食粥。

是晚，西壁客店中诸司机喧闹甚，且吸卷烟，出言粗鄙。店主妇

① 安娜·西华尔《黑美人，或一匹马的故事》。Anna Sewall 安娜·西华尔 (1820—1878)，英国女作家。

则每因失去微物，深夜找寻，惊起诸客，兼扰及邻舍。鲁籍司机似为店主妇之临时丈夫。店主妇有母，吸食鸦片。而宓之东邻室中，申又牀星期五六来此居。吸卷烟。夜不眠，恒开电灯。凡此皆使宓连宵未能安寝者也。……

三月七日 星期六

晴。晨访水。圆通街口早餐。擦窗上玻璃，约 11:00 访琼，留函。并见寇淑勤。在棧室中立谈片刻。琼尚和悦。次访宁。

正午，文林午饭。途遇琼等。1—3 雪梅寓庐坐谈。雪梅述己之身世杂感及爱好文艺，尊敬学人文士之热诚，甚为激昂真切。

约 4:00 偕麟至金碧路司马巷 5 运兴货棧，访蒙自李伴梅。共请厚德福宴。（各出 \$ 40），谈叙甚欢。

7:00 偕麟归。早寝，仍未能安眠。

三月八日 星期日

阴，间晴。约 10:00 翁同文来。邀铮文林午饭（\$ 14）。饭价每份二元。铮邀海心亭茗坐。铮决弃置莉。宓访宁不遇，绕城归。值杨邦靖来。求填贷金书。略寝息。

3—5 水斋中候琼，昨约。竟不至。殆以宓居北门街，遂避嫌不至螺翠山庄矣。而大雷雨，雹。恒丰晚饭。

晚 7:00 又大雷雨，雹，益猛。宓祷。早寝。

三月九日 星期一

阴，旋晴。4:00 起，久待始旦。7:00 入校。无伞，着西服雨衣。系中饮水，遗钥。乃 8—9 上课。文林饭。昨日之牛肉，不能食。再 10—11 上《中西诗》课。教室 6 甲。访雪梅，谈琼事。

1:00 回舍,知钥失。再入校。遇 F. T.。又遇珍及 Reicher。坐图书馆,读《岭云海日楼诗》。3:00 沈师光^①以钥来。乃偕宁孝园取书。当客,答任曰“你可打我。”语轻率,甚悔。雨。急归。

宴宁、榆文林(\$22)。菜价亦大增。接教育部杨克敏照初。寄来《英美诗歌翻译》油印一卷。请政。

三月十日 星期二

晴。5:00 起,入校。遇涂文。8—9 上课。凤嘉街 161 食粥及包(\$3)。每件五角。再 10—11 上《中西诗》课,讲《婉容词》。荐萝蕤于 F. T.,即聘任。正午访水,托函梦家。平津美的食堂食包(\$3),被堂倌鄙讥。1—4 访 Winter 谈。Winter 请宴厚德福。

回舍,接 K 函。

晚 7—9 听典讲李义山诗。送典至工合。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6:00 起,渐复恒时。8—9 上课。携洗衣(\$8)归。圆通街早餐。10—1 工合访典,并见工合处长余大炎。江西。

文林午饭。3—4 上《英作文叁》课。教室 19 乙。只余女生八九人,谈“First Wife”。涂文同归。

恒丰晚饭(\$4)。晚,罗若苏来,托代投函邮箱。阅函,知其人确有神经病,兼肺病。

^① 沈师光(1920—),女,福建福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44 年毕业。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市商业局系统工作。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上海锅炉厂当工人。1975 年退休。1979 年落实政策。1980 年后,《英语世界》聘为编辑委员,并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工作。

晚 7—10 在郑昕室中房季嫻坐床上,必甚羨听梅。与众坐谈。

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放假。圆通街早餐。略读书。11—12 访雪梅,倩钉袜带。雪梅教必挽线结,忙于为诸儿工作。

文林同鼎、业、铮午饭。铮邀海心亭坐,遇张清湘。2—4 回舍寝息。借水 4—6 入城,游街。陪水兴宝饭。途遇薇。

晚 6—10 冠生园 F.T. 请宴,商 T.H. 系务。同步归。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旋阴。圆通街早餐。11—1 访铮,文林同午饭。下午,在舍缝补小衫裤。

4—7 铮来,同至螺峰街梅庐访莉。遇曾鸾昌叔和,福建。等。偕铮、莉至省党部,观孙福熙与周杰等所办之谷风画展。中以熙与袁晓岑君云大政系学生。邵芳菲章。江苏。久居北京。女士之作为最佳。邵女士且欲从宓学诗。周杰云。

同铮文林晚饭。倦,早寝。

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晨入校,译教育部三月十日。来电。“前寄易君左君著作,请即审竣寄还。教育部。寅育高 08786 印。”文林早午饭。访雪梅,谈人之好利而薄情。在宁处作函致初,索寄邮件(挂号)收据。见一月十三日记。按宓平日极小心,事必躬亲。偶一假手于人,便致失误,自悔无及!

下午,作航函致教育部吴俊升,高等教育司长。推荐倡为部聘教授。^①

^① 作者旁注:得复,谓名单已定。太迟,不能加入。云云。

另附函，复教育部索稿之电。无正。罗若苏来，言仍支离。知其病深矣。夕，大雷风雨。恒丰晚饭。

晚，撰《印度文学》稿。

三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 阙通街早饭。翁同文来。宓续撰《印度文学》稿。下午三时完。晚丁则良来取去，为昆明广播电台用。送宓酬金\$100。已收。

正午，翁君请宓文林午饭。下午3:00翁君及铮来，偕往再参观谷风画展。遇熙、健及其妻、女。旋得识画家邵芳女士及袁晓岑君。邵女士状貌态度，极肖张敬。宓心滋悦。宓以十三晚所写、约诸君家庭食社午饭叙谈之函，交周杰。诸君请宓题画，四人合作。未能即成。旋邵女士介熙赠宓伊在津所作旧画一小幅。宓甚欣感。又闻伊独自歌唱。窃望此或为宓之佳遇。而宓《青衫》诗“绿酒琼旋改为芳字。筵渐意慵”改琼为芳，其可为喜兆乎？

5—7 翁同文再宴宓及铮于厚德福。宓饮酒，甚欣奋。归途作成《题邵芳女士赠画》诗云：

空山学道未忘情，柳漾风微玉笛声。

溪水心弦仍此世，关怀忧乐总难名。

绿叙画中事物，实述一己所感。

晚，更作成《题刘文清芭蕉、孙福熙石、袁晓岑八哥鸟、邵芳竹、合作画幅》云：

蕉心依石卷，灵鸟一作百舌，对竹鸣。

柏舟节操固，湘妃泪点横。

随缘成遇合，哀感叹浮生。

盖暗寓彦坚志守节，必未能以情感动之也。二诗，明晨送杰寄芳。

中夜始寝。

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 8—9 又 10—11 上课。凤翥街 161 早餐(\$2)。《中西诗》课讲授不佳，心甚不怿。

同铮文林午饭。铮亦作成题画诗。下午，寝息。送函与杰，改约芳等厚德福宴。从铮意，为钱熙也。读书。

水请恒丰晚饭。水愿助宓进行芳。谓宜招诸女共聚，徐使芳先了知宓之为人及宓之真性情，免蹈覆辙，云云。

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 7—9 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遇琼与珍共坐日月新咖啡店。宓举帽为礼，未及介绍，以雪梅不欲也。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二

阴。风。甚寒。 晨 8—9 又 10—11 上课。又早餐，皆如昨。《中西诗》讲碧柳生平。亦不佳。同铮文林午饭，又同访典于工合。典作《有感》诗，题写雪梅《飘零集》卷。云：“故国飘零事一作梦。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自注：晖寓日本败亡之意，故言落晖。“此诗浑成雅正，纯然唐音。可贵。

3:00 归舍。恒丰晚饭后，5:00 靛花巷访彤。6:00 后，昆明广播电台潘家湾。派王勉以汽车来接彤、宓至台演讲。彤讲《印度哲学之精神》，宓讲《印度文学》。以今日为印度日也。台内建筑富丽精洁。

近对西山,风景尤佳。丁则良等招待。彤先讲。宓于 7:10—7:40 原定止于 7:25,逾时其多。播讲。榆等均在场陪赞。事后谓宓所讲甚为清晰有序云。茶毕,勉仍以汽车送回。此讲宓得酬 \$ 100。讲稿刊登 月 日 日报^①。

晚,读固遗诗遗函。深为感悼。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晨 8—9 上课。凤翥街 161 邀宁、榆早餐(\$ 9)。榆请宓介宁进行邵芳。榆有弃张亚丽意。雨。新新午饭。大肉面,今 \$ 2.20。正午,雪梅偕一周小姐来访。下午 3—4 上《英作文叁》课。女生五人而已。

夕 5:00 恒丰晚饭。微雨。入城,厚德福订座。归途遇周杰,再偕入城。金碧路正对护国路口。云华药房楼上访邵芳非章。原籍江苏常州,生长天津。又居故都。女士。改星期一以芳故。宴聚。谈次,略悉芳学历,天津圣功女中学毕业,即家居从诸师习中画。中颇艰苦,而毅然坚决学习不辍。抗战起时,随家旅居西安年馀。又回津。近乃由津经沪港至昆明。在此曾举行个人画展。及其性情芳颇活泼有姿态,教会学校影响。至其交际圆熟,甚或先施美意(如赠宓画),似系对一切人士之交际恒术,未可视为知己之感。境遇其家人一半在此。云华当即其家所营。芳平日似亦操持业务,在此广大而新式之办公室中工作,若甚忙碌者。其人生观,恐不免偏于随俗应世、交际发展,未必为孤高之艺术家也。等。芳欲从宓学诗。谦称毫无程度,应以初学教之。云云。而于宓日前所作题画二诗则未道及。仅云收谢。故宓未敢有奢望也。

厚德福改订座。平安路东寺街。留函与福熙。江、滕并已歿。三年再到此宅,不禁念固伤心。又陪杰奔走数处。杰请宓玉溪街 57 某馆食酱鸡及米线。归途,为杰述宓结婚离婚及爱彦略史。杰亦述其

^① 原稿空缺。

情史。近 10:00 始抵舍。寝。

三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起迟。9:00 圆通早饭。访水。10:00 预警。入校，系中读书。12:30—1:00 在云大会客厅如昨约。候杰及虞唐，未遇。访铮。

Reicher 请新新午饭。又在北仓坡英领馆 Reicher 室中，进咖啡，叙谈。大风雨后，复晴。4:00 回舍。4—6 麟来谈。恒丰晚饭（\$5）。

晚，读书。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起迟。9:00 圆通早饭。读书。访水。请 Reicher 新新午饭（\$10）。偕周杰合肥人，住云大特别（涂文昔居）宿舍十一室。同室生李毓槐。同访虞唐，字同陶。合肥人。来滇十馀年。云大文书组主任。住云大山上网球场西南之小宅内（家）。久谈诗，并读其所作诗。3—4 在雪梅室中盘桓。

接学生林其仁自腊戌军邮二九四局，附二。军中第六军 55 师部。诗函。恒丰晚饭。晚 7—10 在郑昕室中与众闲谈。宓出言颇有激切失当处，后当戒之。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起迟。上午，作航函致 K，总复 K 二月初六日、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四日来航函。

新新午饭。下午 4—5 云大送宓《诗集》与虞唐读。其弟虞慕陶及云大学生孔贯之接待，求写字。已办。

晚 5—9 访侣懿夫妇，进糕点，饮茶。又晚饭。食面。进橘。与小戏 Magali 戏。谈琼事。懿谓女子心志恒改，可再试之，云云。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半晴阴。圆通早饭。约 10:00 孙福熙、刘雪崖夫妇，携女惠音，并李景汉同来。熙赠宓《黄山崖松》画一幅。偕访铮。谈次，始知邵芳去年已嫁盛某，任滇缅路处长，驻腊戍。芳每日下午 2—5 在云华为职员会计。云云。宓甚失望，悔筵席之空设，而恨中国男女不说明自家身分，有意误人也。

出遇朱玉珍，同至佛教会。雪崖请午餐，素菜。每客 \$5。沈从文之九妹招待。饭后同访雪梅。3—5 在北门街普查所李景汉室中坐谈。熙将赴渝，意在与雪分离。而汉似欲向雪求爱者。

夕 5—7 汉请恒丰晚饭。又陪雪正义路购物。甚倦，而悲。拟事静休，且乘时用功。非有利与我之事，不妄参加也。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晨，校中遇敦福堂^①。知于二月六日离故都，行四十日，费 \$4000，抵此。宓共拟接淑来滇。并悉宸等仍拘禁红楼中。8—9 上课。凤嘉街早饭。10—11 上课，讲“Love in the Valley”^② 诗。

文林请 Winter 午饭(\$18)。铮处小坐。玉龙堆 25 取函，未得。旋省身送来。系济自“渝嘉陵新村八号”来函。言已见 K 夫妇等情。诸人冷淡。

归舍。水来。3:30 铮来，陪访施莉侠于螺峰街 103 悔庐。进 cocoa。翻读悔庐主人《诗集》。

5:30 至厚德福。三楼，20 室。是晚 6:00 铮与宓合宴客于此。(共

① 敦福堂(1911—)，山东福山人。德国耶纳大学科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员。1942 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心理学组教授。

② 《山谷中的爱情》。

\$ 316,每人各出\$ 158)。客为孙福熙、刘雪崖夫妇及女惠音、琼、莉两女士,谢鸣雄、袁峻生字晓岑。贵州普定。时亮(南楼)之婿也。周杰。字绍武。安徽合肥。直候至8:00,邵芳仍未到!

席散后,鸣公请宓、铮与琼、莉南屏坐,进 cocoa。遇初,偕归。宓独送琼至女舍。琼白点蓝夹袍,黑褂,夹外套。不甚装饰。患重伤风,甚清瘦。无多言,亦无欢容。仅托宓办二琐事。又述珍屡缺校课而另求职,殊属不合。云云。宓归舍,已夜半 12:00 矣。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 8—9 上课。宁请凤翥街早饭。10—11 讲“Lucile”一诗。访铮,读铮昨晚交付莉之函稿,二次之 Ultimatum^① 也。

适园独午饭。下午寝息。

夕,陶云逵来,传语(一)邵芳约宓明日下午 5:00 至云华晤谈。(二)司徒乔^② 约宓明晚 8:00 至金碧路书林街内。石桥铺 47 张宅茶叙,晤芳及华侨潘君,皆欲请问旧诗云云。宓甚怒芳不赴昨宴,乃于明日分别函复二君,辞谢不赴。其致芳函中,直责芳之不赴宴为失礼。且谓宓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宓诗非可以为奔走趋承之具,云云。……

恒丰晚饭。访虞唐。7—9 偕听典讲李义山诗。9—10 唐清青云

① 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

② 司徒乔(1902—1958),原名乔兴,广东开平人。燕京大学神学院 1926 年毕业。热爱绘画。1928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向巴黎写实派大师比善等求教。1930 年赴美国观摩学习。1931 年入广州岭南大学教西洋画。后任《大公报·艺术周刊》编辑。抗战时期,在重庆画壁画,并曾往新疆创作。抗战胜利后,曾赴粤、桂、湘、豫等省灾区旅行创作。1946 年在南京、上海展出灾情画展。同年 8 月赴美国治病。1950 年返国,在北京作画。1958 年在北京病逝。

街茶馆坐谈。伴典归。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 8—9 上课。F. T. 命为本系一年级生每星期讲文学一小时。宓仅允讲一次。又部函，以宓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之候选人，而 F. T. 似有不悦之色。

文林午饭。途遇凌仁，借去 \$ 200 为王年芳医药费。^① 访雪梅。述伊平日为三子刻苦牺牲，供给教导。而绍华近染同学恶习，不受母教，且逼母速求职业等情。言之伤心，不禁大悲泣。宓为之改容。既恨今世习俗之薄，复嫌雪梅之为三子自苦太过，而致紧张愤激，不肯从宓言而学超逸也。……

下午 3—4 上《英作文叁》课，到女生四五人。收卷。述灯谜。

夕，洪谦偕妻、儿来。

恒丰晚饭。接永川第二军参谋长赵家骧字大伟。其妻楚端延，联大化学系毕业。再寄来诗函，并其弟踵武诗、函。得悉王鸿韶真吾。现在襄阳老河口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处，任参谋长云云。赵君之岳父楚谔春（晴波）与真吾在陆军大学同班肄业。甚喜。

晚，早寝。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将晓，梦与心一为夫妇，居某处。宴客于家中。……起迟。访水。圆通早饭。11—12 访雪梅，知已觅定住房。又不愿任教职。文林午饭。下午寝息。

^① 作者旁注：四月九日如期偿清。

3:30 至愉园，留片以黄师故。谒陈树人^①先生。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未遇。遂至云端中学访苏冰心 Geraldine Skinner。留茶。允以天君巷女舍伊之住室让琼。此琼所托之第一事。闻客陈昭钜述入缅我军由英军不力。失利，及暹町汉奸纵火事。甚忧。5—7 再至愉园，坐候陈树人，未归。见绥署副官姚某。乃归舍。

恒丰晚饭。接王越复函，并《南北集》一册。又查良铮昆明，军邮局一五三号，参谋处。自缅甸军中来函，亦言英军腐败。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圆通街早餐。上午读书。文林午饭。图书馆翻书。下午2—3 为外文系一年级生听者百余人。讲《文学预修办法》。F. T. 命宓从学生等，每星期讲授一小时。宓却之，只允讲此一次。

夕4—6 访侣、懿夫妇，进茶点。宓以琼托第二事。请侣代购纸烟。懿似欲介绍毛韵笙哲学系女生。河北人。极胖。与宓，未置答。

请水恒丰晚饭。同至才盛巷送雪梅卷轴与唐兰。又在文明街看书摊。甫归，而8—10 张清湘、房鸿机二生来，谈述宓《诗集》之内容，及雪梅之身世等。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大风。圆通街早餐。重读 Thucydides。接 K 三月二十五

^① 陈树人(1883—1948)，广东番禺人。1905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旋赴日本习美术。京都美术学校 1912 年毕业返国。1913 二次革命失败后，复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曾任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抗日战争期间，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46 年，派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47 年任国民政府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1948 年秋返粤。同年 10 月 4 日在广州逝世。

日航函。^① 11—1 访铮，铮请文林午饭。知琮病伤风，请假二日云。

归舍，见陶云逵夫妇，及儿。知邵芳同来访候宓。并将于明晨 9:00 再来。云云。1—2 姜光祖来。函址，竹安巷一号。乃函倡、颇荐姜。又函止邵芳明晨勿来，并付姜送去。麟来。

恒丰晚饭。稟父，未完。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晨翁同文来。铮来。10—11 偕铮谒陈树人先生于愉伍。宓请询晦师^② 生平及诗中意旨。承告数条，皆甚重要。归后，分别写入《兼葭集》中。并手写挽诗见赠。陈先生乃一艺术家兼诗人，自言“以艺术报国，实胜从政”。以事忙未及久谈，即出。

访邵芳，未遇。得留函，约后期。宓请铮冠生园午餐（\$26）。同归。恒丰晚饭。晚水来。

三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晨 8—9、10—11 上课。中间，在新新今迁校外。早餐。

文林午饭后，访铮。见方于女士。原名裕。常州籍，李丹夫人。胡蒙子及妻、女请同至其家午饭，素饌极佳。诸人谈密宗之灵异奇迹，不脱迷信。

3:00 归舍。阴，风雨。赵西陆来。

恒丰晚饭。晚，大雨。6:30 出，至工合。冒雨，陪典至校中。南区第十教室。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尖如雹声。风雨入窗，寒甚，且湿。

① 作者旁注：四月十六日复。

② 黄节、晦闻。

10:00 雨止，归。赵西陆请青云街食元宵。微受寒。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阴。校门外新新早餐。8—9 又 10—11 上课，讲《石头记》及宓《诗话》，并述固事。榆将从军。文林遇林志琦，请其午饭（\$14）。晴。归，寝息。下午，续作长禀即夕航寄。上父，总复父二月二日、七日航渝（二月十四日、十六日奉到）。附含弟函。

恒丰晚饭。6—8 水陪宓至绥靖路东段。义昌商行，以 \$300 为 K 购 Kim 奶粉二磅半。一筒。宓又购雨伞（\$20）等物。水请鼎兴食米粉肉。又游观书摊而归。

晚，周杰来。始知杰并未将宓之请柬交付邵芳，致芳不知有厚德福之宴。二十三日午 12—1 芳曾至家庭食社候宓未遇。盖芳犹以为仍系初次家庭食社午饭之约，展期一日耳。旋悉芳于二十三日晚 6—8 在云华候宓等往邀，未来，故致舛错，误会重重。其咎皆在杰矣。

四月一日 星期三

晴。风。7—8 新新早餐。系中遇女生沈师光等，示以宓《诗集》图画。8—9 上课。文林午饭。10—11 访雪梅于翠湖北路 20 新居。雪梅方洗衣，云将任会计职。忙碌自喜。

宓下午在舍阅《英作文叁》卷。女生十人。所撰小说故事，殆皆其所闻见之实事，甚或其本身之经历。亦可知今日少年男女恋爱婚姻之情况矣。

夕 5—8 偕水至冠生园，并至云华请邵芳同便饭（\$20）。芳适自行车来访宓，归后始到。约略解释误会，未及详谈。以有他约，片刻即去。陪水游观书摊而归。

四月二日 星期四

晴。 10—12 文林午饭。校中事务组,请撤换北门街宿舍工役崔德彩。以崔病,今日至绝水绝汤。且崔多恶朋。同人连日数被盗窃,疑若辈为之。……

访铮,遇翁同文。同陪铮文林饭。下午,在舍阅《英作文叁》卷。水清恒丰晚饭。晚鼎来。

四月三日 星期五

晴。 晨,麟宅取汤。9—10 宁请新新早饭。再至事务组,领新派校工钱发智同来舍。(崔役明晨去,同人各给\$2。)。接赵家骧函,和宓《如海》等四诗。侣导梅雅美 Meyer-Mai 来。又蔡维藩、丁则良来,约为广播电台办文哲讲座事。姜光祖来,梅雅美月给薪资\$450,姜仆犹未就。赠宓竹帐竿一根。值二元。

下午,总复赵家骧大伟,四川,永川。陆军第二军参谋长。玉字第79号信箱。三函。来诗一批注寄还。4—5 技术股金君率木匠来,察度而去。恒丰晚饭。访敬留柬。

晚皮名举来。作短函,航寄心一。上海,康脑脱路,八七二弄(涵仁里)二十一号。陈宅。总复心一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一月八日、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九日二月五日到。各函。大意(一)命淑即来滇就学。(二)对硕函未复。一如心一之意。见二月五日记。但表感谢,丁硕办法未持异议。此函明晨寄出。按学淑去年本应早即来滇。宓因爱京故,止淑。命入燕京。致淑多费时一年。宓亦支出旅费、学费甚巨。乃琼事卒无成,何胜懊丧。……

中夜,板邻和平旅馆主人王某津人。高声谈骂,将宓惊醒。宓日夜闻马粪之气息,日来,更堆置粪蒜于广场中,如丘。薰味更恶。聆市井之

恶誉，难乎其为安居矣。

四月四日 星期六

晴。 圆通街早饭。10:00 借水入城。宓访邵芳于云华，邀芳同水及翁同文在冠生园便宴（\$ 53）。又至云华观芳画。知芳于西安事变时在西安。又知芳曾至腊戍，同其夫盛某骑马入瘴区夷地测勘路工。且迎盛母其姑。以归昆明。……恨必一生未得如此能干而有才艺之贤内助也！

今日儿童节，宓及翁君各购冠生园糖果一小篮（\$ 11），由宓送赠侶懿之小女 Magali，交懿收。下午 3—4 木匠来钉补天花板。赏 \$ 1。乃于 4—6 至西仓坡赴蒋、梅二公约茶会，招待英国宣传专员 Wint^①，驻腾越领事 Gillett^②，联络员 Sir Eric Trenchman^③ 等。知超将来此。薰等已在桂林云云。恒丰晚饭。

四月五日 星期日

晴。 清明节。圆通早饭。10:00 借水访琼。水请琼、铮及宓文林午饭。琼衣粗西式灰布夹袍。青绒线短褂。白鞋。

下午，水请琼及宓游大观楼。乘合舟往，每客来往各 \$ 1。在园内饮茶，食花参。

4:00 至孝园。7—9 宓请任及琼、水在西站故乡村晚饭（\$ 70）。送给崇德银贴二十枚。临时向琼借 \$ 50。宓送任回孝园，乃归。

福熙来。是夕任言，欲与王又侠罗隆基夫人。任友。介绍粤侨梁小

① 温特。

② 吉莱特。

③ 艾瑞克·传奇曼爵士。

姐年三十像罗、与宓。云云。

四月六日 星期一

阴。雨。甚寒。新新早餐。8—9 上课,怒责女生不还讲义。而冯丽云适代还。10—11 上课,见丁则良,辞却电台之聘。杨立达请京沪面馆午餐。遇张君谋。访雪梅。

下午,翁同文来。3—4 福熙偕妻、女来辞行,不能带 Klim 与 K。出遇铮,陪访水。水请梦家、铮、宓文林晚饭。水陪宓访琼,还昨借 \$ 50。琼写纳兰词,粘壁上。寓爱情幻灭之意。

晚,8—10 虞唐兄弟及张问明来访。宓述碧柳、光午与宓之轶轲,甚久,而倦。

四月七日 星期二

晴。风。新新早餐。8—9 上课。9—10 请宁新新早餐(\$ 5)。10—11 上课。梦家请宓新新午饭。

12—1 在宁室作函约张苏生、金丽珠宴,以为吴富恒、宁介绍。1—2 访雪梅。归舍。3—4 张清湘来。恒丰晚饭。

四月八日 星期三

晴。新新早餐。8—9 上课。9—10 宁请新新再早饭。为林同梅讲书。归舍。预警。坐水斋中,读《宣和遗事》。

下午 2:00 杨西崑请在其新开设之昆联社饭馆午饭。入校,遇张苏生。在系中翻读英译 D. Mornet “History of Fench Literature”^①。遇薇。云,为钱故,尽代授苏冰心各课。

① 德·莫尔奈《法国文学史》。

夕访雪梅，病臂。而乃粘贴照片成册。劳苦不肯稍息！

恒丰晚饭。晚周杰来。作函致琼。暂未发。琐事外，陈说（一）宓近来少访琼，俾琼得年少之新友，来求爱，不以宓故而疑沮。（二）去年五、六月琼绝宓之两函，误解“宓自视高而尊琼更高”之意，竟以宓之求爱求婚为轻视与侮辱。琼实不察。而宓深含冤负屈云云。……

邻室怒骂而外，每夜打麻雀牌，吸鸦片烟。使宓不得不接触现实矣。

四月九日 星期四

晴。晨，缝补衣裤。福熙来。送 Klim 至李景汉处。翁同文来，水斋中坐。正午，翁请宓昆联午饭。归舍。冯友兰来。3—5 福熙来，同至李景汉处，进茶点。

入校。访铮，送函。同归。遇金丽珠，询宴客缘由。宓适于校中遇张定华云，往玉龙堆谒宓，知己迁。姚念华陪之。乃至雪梅寓中雪梅往诊病。写函，邀张、姚宴。函金转致。宓送函至南院女舍。归舍，更作函。并邀李云湘宴。托某女生带去。请水昆联晚饭（\$11）。途遇侶。不获已，辞侶十一晚请家宴。

6:30 - 8:00 云大陪听福熙讲《艺术趣味》。

四月十日 星期五

晴。晨新新早餐。图书馆读希腊史。11:00 访琼，未在。访鼎。请杨业治文林午饭（\$13）。铮示莉复铮函。自诩疏狂，以溷世行乐为宗旨。而不答铮之所问……。

再访宁、榆，详商宴客事。偕榆入校，见 F. T.。曹鸿昭往从军。而邀铮宴。又留函与琼约宴。归舍。恒丰晚饭。

夕 5—8 陪水入城购物。鼎兴晚饭。水明日四月十一日。生辰，赴

龙头村友家，为治饌庆祝云。宓近恒为他人作“无事忙”，自己未读书，未作文，未写信。劳苦之馀，甚深“一切皆非”之感。

四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 圆通街早餐。入校，遇张定华。云，住芹宅。姚念华辞宴。图书馆读书。11—12 两访琼，留启于火柴匣上。宁处小坐。文林午饭。遇铮，示新诗。下午，寝息。整備。

夕 5:00 衣纺绸长衫。至宁室，麟相送半程。途遇张尧年。吴富恒、榆、宁俱在。5:30 偕以上三君往邀琼。衣黑圆点白长衫，白鞋，黑络褂。盛施脂粉。是夕似甚高兴。更偕至南院女舍，邀张苏生、金丽珠、安徽婺源。母苏州人，生长平津。津中西女学，考入燕京。弟金连庆。李云湘。八人穿翠湖，同入城。小井巷邀铮，同至冠生园。莲厅。而张定华一向居港，未他往。备历艰难。最近间道来昆。危苦。已先在。宓宴诸士女于此。姚念华与颀未到。肴饌用新定之(甲)单(共\$280)，一切由榆助办。座位亦排定，以符介识之意。榆甚能干，诸女亦皆坦爽。惟宁仍恭默。席间禁止用酒，故早毕。榆送定至巡津街。然后诸人同穿翠湖归。琼是晚对宓较和爽，云宓是 Extrovert^①。又欲见薇，约晤星期一夕。而别。宓送至女员舍。

遇左飘，送宓回舍。时约 10:00。乃和平旅馆主人王某夫妇，终夜聚赌。麻雀。主客同吸鸦片烟，且争吵。王某又高声唱京戏，终夜喧闹。宓亦完全失眠，直至破晓始入寐。

四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 晨，浴身。圆通街早饭。以失眠，倦甚。11:00 访侣，问

① 外向性格的人。

病。文林午饭。下午寝息。张尧年战地服务团训练班总务主任,兼联人英文教员。来,述蓝田师院情形,及王友竹近况。

晚6:30—12:00赴侣懿夫妇招宴于云大晚翠园寓楼。客为Meyer-Mai等。宓甚倦。与Winter等论不合。先归。

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新新早餐。8—9又10—11上课。Winter请文林午饭。遇铮,述昨复莉函,已成文字修琢,非真情矣。……

下午,范宁生来。学生,江西人。中国文学会干事。约宓演讲《红楼梦》。定期。又麟来。夕雨,旋止。

5:00访琼,留函,告以水有他约,不能陪同入市。请示行止。宓在宁室读书。6:00宁报告,琼在教职员食堂晚饭。知琼不愿偕宓独出矣!旋宓仍至琼室中,未见琼留函复我。宓径引去。

7—9访雪梅,偕步翠湖。甚迟,乃恒丰晚饭。早寝。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新新请杨立达早餐(\$5)。8—9上课。10—11上课,讲文学(小说)创造之步骤。访宁。文林遇陈梦家,请宓午饭。再至系中。候至1—2欲为琼借书,未得,乃归。略寝息。

5:30偕水访琼,拟如约请同出。坐未达斋琼自署楼室名。久待。约近7:00琼便服。晚饭归来。始知琼昨晚仍不愿与宓偕出,而独入城购物矣。云曾粘小柬于斋门上,云“已外出”。宓实未见。宓怨琼不肯与宓偕出。又不明白复宓一函,徒劳往返。琼遽大怒,云:“算是委屈了你?”又云:“我的生性如此。我向不愿受任何人责备,你来我室中责数我,我不能受。你速出去。”宓以琼一味骄横,只许皇帝施威,不许人民辩诉。言时,声色俱厉,且以手击案。宓亦甚怒,乃拾

帽、杖走出，且作色云：“此后将不再来。”

宓中心愤苦，徘徊翠湖滨，为水追及。水云：“今番如此断绝，亦属于净。”宓强陪水入城游观书摊。水请蓬莱春晚饭。偕至郑华炽夫人为邓以蛰女。家坐谈，程毓淮先在。至 10:00 归。久不成寐。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 8—9 上课，精神不属。9—10 新新早饭。与榆谈吴富恒宴客事。宓述与琼失和。榆谓“十一日晚宴琼对宓甚好，切不宜责犯琼”云云。宓大悔，即至琼舍中。廊下遇琼正将出，宓和颜低声，言“特来谢罪”。琼容色似甚憔悴郁倦者，徐答云：“你不是说过，不再来了么？”宓言：“哪能不来！以前已说过多次，何尝有意实行？”时已出大门，琼北行。宓询“已饭未？”琼答“往开会”。宓遂南行。窃以琼责问之言，似具深情，而复交可望。宓于是既悔且喜。今后决一味恭顺忍耐，期长久爱琼。……

即至系中，作函致琼，更申谢罪，自陈痛悔之意。附入宓 1941 五月十二日为琼所钞之 Coventry Patmore “The Lover”^① 诗片。

文林午饭，遇铮。下午 1—3 系中读书。宁来。以宓致琼函，插入吴富恒请琼宴函中，交宁送去。3—4 上《英作文叁》课。下课时，金丽珠就商毕业论文事。宓力加鼓励，又劝伊等赴吴宴。

5:00 访宁，力主吴兼约湘宴。宓即送二书毕业论文用，宓代择。与金丽珠。适遇湘女舍二门外，托其交付。宓归。恒丰晚饭。为彭衡初讲书。刘雪崖留柬，知福熙今晨已飞渝。

① 考文垂·帕特莫尔之《情人》。Coventry Patmore 考文垂·帕特莫尔(1823—1896)，英国诗人，中年皈依天主教。作品歌颂夫妇之情与神之爱。

四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 圆通街早饭。访水。水以宓对琼谢罪为多事。谓琼决不能对宓有好意。云云。上午 10—11 徐心芹来,述赴渝受训情形。宓遂托其干涉和平旅馆。11—12 访刘雪崖。又访宁。12—1 请芹、铮文林午饭(\$ 24)。

下午 1—2 系中读书。金丽珠来,示所拟上下之琳函。

下午,接到 K 托李良虞由北碚中央银行汇来 \$ 435, 偿清一月九日、十一日代 K 购乳粉等物。即复 K 航函,始知 K 款于三月四日汇到,送至玉龙堆 25。而该舍中竟无一人肯告银行人以宓之新址,致银行无法送交,仍退回北碚。今另汇来。不意彼舍中人之冷漠怠惰至于此极也。……

4:30 赴 Reicher 约茶叙。见德人 Notman^①。5:30 访刘雪崖。伴伊至莉沙,途遇铮。赴徐心芹、陈忠绣后改中秀。夫妇请西餐,并进 ice-cream^②。约 9:00 偕铮归。

夜中,邻舍喧闹。失眠。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 圆通街早饭。9:40 鼎导李龙光^③ 耀先,以字行。四川合江。哲学系学生。来。翠湖茗坐,谈诗谓(一)须有己。(二)克己复礼。(三)从心之所欲,不逾矩。是为诗人上进之步骤。与小说 。喜见解之有合。录李耀先《游海源寺》诗。欲求仁者乐,来访海源阴。树众生佳气,泉流

① 诺特曼。

② 冰淇淋。

③ 李耀先,名龙光,四川合江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 1942 年毕业。

载好音。峰峦浮碧玉，禾黍挂黄金。应物何非趣，虚灵不昧心。

将近正午，访宁、榆。榆请文林午饭。遇铮及周杰。

下午1—2施莉侠及其友张静娴小姐来。旋在楼下章剑室中茗坐。剑评琼为“貌不美”无足取。又讥笑琼之吸烟斗(pipe)。莉言，伊多美貌之女友，可为介绍云云。宓未答。

3—4 寢息。4:00 往访琼，不遇。夕，作函致琼。采录四月八日拟致琼函未发。中之(二)，自矢将力行 Coventry Patmore 之“The Lover”诗中之所言。又告琼(i)任等欲为介绍，迄未应。(ii)宓自1941二月，迄未函彦只字，皆事实也。又述《石头记》中二种不同之发怒。(甲)黛玉之怒宝玉。(乙)凤姐之怒贾瑞。盖宓甘受(甲)而未敢以(乙)疑琼也。……云云。恒丰晚饭后，送此函连同《黄梅美德纪念册》部。至琼舍。留交。遇张清湘还宓《诗稿》。

归舍。电灯全熄。邻舍喧闹终宵。失眠。又天热，头晕。夜梦淑已到此，宓介见侶等。淑不甚灵活，甚肖心一云。

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圆通街早饭，函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荐张志岳为副教授或讲师。另函复告张。贵州，濯潭，永兴场。浙大分部。讲师。

约10:00榆来，持金丽珠复函，辞今晚宴。宓乃函金再劝。并云此举只为助成吴君与张苏生事。即偕榆至女舍投送该函。请榆文林午饭(\$14)。遇琼偕朱玉珍来，另桌而食。琼告宓“在城中有事，先往。径赴宴，不偕行。”榆与宓街中步谈。榆谓宓对琼应故作疑阵，表示宓态度不定，并非必欲得琼。又宜多谈话，少写信。而望持久成功。榆又欲介绍其姑云，能诗能画。一切皆在琼上。与宓为婚。谓必一见倾心，毫无困难。且谓琼非宓适合之配偶云云。宓因此触动心情，甚感怫郁。

正午，再到文林主妇命进茶。候铮未至。阅报，见教部给学术奖、文艺奖名单。如冯友兰之《新理学》得一等奖。邵祖平之《培风楼诗续存》、卢前之《中兴鼓吹》，以及陈铨之《野玫瑰》等，均各得奖。而吾之知友中，如柳公之《中国文化史》，彤之《佛教史》，极之《哲学新论》、《道德哲学》，碧柳之《白屋诗集》，王越之《南北集》等，则不闻称道。宓深为感愤，且痛伤。……

下午，休息。5:30 至宁室，偕吴富恒、榆、宁至女舍，邀同张苏生、金丽珠李云湘以事辞。入城，赴吴富恒请宴曲园。琼后至，蓝绸衫、白鞋。对宓殊冷漠。宓亦内多感伤。

10:00 送诸女回舍。榆等又送宓至北门街。

四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风。倦怠。文林午饭，遇铮。下午 2:00 接 K 四月十一日渝函，知于四月四日正午产子。续托代购乳粉云云。寝息。

夕 4—5 访麟。请水恒丰晚饭。

是晚无电灯。在听室姻病榻旁，与水谈诸人情史。10:00 寝。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晨。微雨，旋晴。8—9 上课。请宁凤翥街早饭（\$7）。10—11 上课。文林午饭。铮请饮茶。

归舍。3:00 萝蕤来，水斋中茗坐。4—5 导萝蕤英领馆见 Reicher。荐职，考译事。水请昆联晚饭。席散时，宓送 Pauline 至师院伊室中，进 Cocoa。力劝 Pauline 就湖南师院副教授职。

归后邵景渊、邵景洛偕来，谈诸女情史。知黄瑾难产，亦已得子云云。复读《新学究》剧。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 8—9 上课,京沪早餐。10—11 上课。因金丽珠课作,而讲潘式《赢得》诗。又讲凌宴池“将行又止”诗。金能解其大意,不误。还刘缘子邵著《法文》一部。去秋为琼借。又以《新学究》示诸女生。何梅生为宓打印就英文《石头记评赞》数份,来函英文。词意又甚恺切。殊欣感。

文林午饭。下午休息。4:00 访水,旋偕入市。绥靖路购 Klim,未成。先春园请水晚饭(\$11)。小雨。偕至郑华炽宅。宓先归,无电灯。7:30 即寝。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风。燥热。晨 8—9 上课。失 Pauline 约。文林午饭。F. T. 上课晕倒。往玉龙堆探视,未归。访琼未遇。预警。南区遇琼,一语。又遇薇,陪薇迎椿及子女在系中坐息。薇欲外食,而椿必令回家治餐。但卒从薇意,正午去。宓仍留系中。

下午宁米,送 Jameson 书,借与施松卿。又为丽珠检定《France^①小说集》译篇。旋易他书。丽珠求代草函。3—4 上《英作文》课。归途遇殷福生,谈 love 为 life 之中心及精华。

5:00 恒丰晚饭。6—8 李耀先来,自述其治学之心得,及拟著之各书。殊太夸张。宓终日在外,倦极欲眠。讽之不行,卒乃明白遣辞之去。即寝。

① Anatole France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原名阿纳托尔-弗朗索瓦·蒂波 法国文学家、艺术家。192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风。未晓,梦至某墅游,右丈^①在座。介必识某君谈诗。廊榭客多。琼与任同坐,远颌首而已。……

晨,浴。文林午饭。至系中观书。送杨琇瑞课卷。正午归,复K航函,贺生儿。赠福熙带去之Klim一筒(\$300)为礼。

下午,寝息。翁同文来。

恒丰晚饭。翠湖独步,看云。陪Winter昆联晚饭。7—11清华考研究生魏铨孙^②初试。进面点。同铨归。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晨,迟起。10:00至水斋中,见毛以亨。宓请亨、水、Pauline至昆联午饭(\$37)。送函与琼,约晤。访宁,偕宁至昆中新舍,探榆病。为Winter之猴咬伤膝,颇重。假榆\$300治病。

下午偕来。范宁生来,约演讲。寝息。

恒丰晚饭。偕水访雪梅。昆联寻水,不遇。晚9—11预警,宓共水在听、娟室中闲谈。寝迟。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圆通早饭。上午,撰译《红楼梦》演讲稿。宁来,述新遇。正午,水请在昆联午饭。下午,续撰稿,4:00完。

访水。5—9偕水访琼。请至光华街南园滇菜馆晚饭(\$48)。

① 指于右任。

② 魏铨孙(1914—),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部1942年毕业,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教员。

陪至同仁街购物。遇双。归后，宓又请至文林街青年社进炖牛乳，坐谈。乃送琼回舍。宓敬畏琼，不敢多言，未能自由表现。故与琼相处，未觉其乐。

是夜，邻舍终宵打牌，致宓又失眠。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施蛰存自长汀寄来《武夷行卷》诗册。圆通早饭。10:00 访琼，赠送纸，并借去《十八家诗钞》下函。遇于廊下，琼称谢。文林午饭。11—12 访虞问陶、慕陶兄弟于云大，借来刘治雍尧民。会泽。《废墟诗词》一册。一九三八年印本。盖欲学李长吉、龚定庵，狂放突兀，哀艳苍茫。但未能清真而中乏意，实无足取。

正午回舍。铮来。宓甚倦。1—2 欲寝息，未能。约近 3:00，预警。宓至南区第十教室。原定演讲《红楼梦》。雪梅等均来。乃以预警改期。以讲稿借与国文系四年级女生姚殿芳，遂偕鼎、宁，至北门街唐氏墓园，赴清华校庆会。进茶点。旋遥见琼来，衣黄衫。持蓝伞。与梅夫人等周旋。并抱任之恭之小孩。会中有冯友兰等演说。冯述超由新加坡脱险至爪哇而达印度事迹，并寅恪近况。

6:00 散。宓送薇回家，购饴糖给其子。宓恒丰晚饭。

晚 7—9 在昕、嫫室中闲谈。女生均哲学系四年级。王映秋^① 湖北人。刘尔昌东北人。在座。

邻舍中夜妇归争吵。宓又失眠。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小雨。晨 8—9 上课。京沪早餐。访琼，门上留柬。10—

^① 王映秋，女，湖北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 1942 年毕业。

11上课,讲《石头记》回目之美。再访琼,取电筒。文林午饭。至侣、懿宅,见徐悲鸿,共餐。

回舍。作函致琼,谓今后拟自由表现,而勉为琼良友云云。3:00宁来。又丽珠来,送译稿。旋偕宁入城。同仁街115大华为琼电筒配Ever-ready^①小电池(\$15)。^②请宁冠生园晚饭(\$26)。小雨。武成路435庆和商店为K购二磅半Klim三筒。每筒二百九十元,共价八百七十元。自携归。而托宁送函及电筒与琼。

是晚仍无电灯。与水等在刘晋年室中闲谈。刘谓:男子须哄女子。哄到手后,则女子以好意哄男子。此即所谓爱也。云云。

邻舍仍争吵。宓又失眠,甚深身世之感。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阴。7—8在系中与何梅生、沈师光等六女生闲谈。略述贤与超事。8—9上课。请宁京沪早餐(\$3)。10—11上课。

文林遇杨立达,请宓午饭。回舍,寝息。水请恒丰晚饭。陪水购Klim。下午及晚,读《石头记》。流洎,多身世之感。拟抛弃一切,赶撰《新旧因缘》云。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阴,小雨。晨,校中进豆汤(\$1)。8—9上课。系中陪铨谈。10:00访琼,留柬于案上。言“拟购赠热水瓶,请示式样”云云。

文林午饭。匆匆一晤雪梅。雨。下午,寝息。读《石头记》。有

① 永备牌。

② 作者旁注:已还。

得于贾宝玉悟道出家。夕 5:00 恒丰晚饭。文林堂住持英人 John Baker^① 来约演讲。

晚 7—10 在南区第十教室,应中国文学会之邀范宁生主席。演讲《红楼梦》。听者填塞室内外。宓略讲《石头记评赞》中六、七两段,继则答问。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

心理系二年级生侯绍班送宓及雪梅回舍。述及今联大男生之言爱者咸主(一)奢侈糜费,以宴饷女生。(二)相识未久,即向女友要求性交。似皆失当云云。虞唐兄弟亦同归。

邻舍主人尹君,被拘禁于警署。夜中纷议营救。宓又失眠。

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

阴。上午 9:00 访侣、懿夫妇。侣方为懿剪发。侣导宓访徐悲鸿于云大寓楼,观其近作之画。

宓入校。食豆汤(\$1)。11:00 宴悲鸿及侣、懿夫妇并女孩。于昆联(\$71)。下午 1—2 悲鸿室中坐谈。更观画,读其诗。

归舍。邵景渊来。再入校。晴。4—7 偕水、Pauline 至武成路 435 庆和商店。宓续为 K 购二磅半。Klim 一筒(\$290)。连前共存四筒。陪水至农民银行。水请冠生园晚饭,而归。水劝宓注意毕生著作大业,而忽视其餘一切。又劝宓舍琼而另图。

[补]昨晚宓演讲会散时,宁授宓琼函。归舍,无电灯,燃火柴,拆读之。中附\$15。函云:“所托代配电筒,已收到。谢谢。兹奉还洋拾伍元。周年会中不来周旋,甚好。以后仿此例以行,琼心至慰矣。

^① John Gilbert Baker 约翰·吉尔伯特·贝克,汉名白约翰,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讲师。

更无道歉之必要。此致 吴宓先生。张尔琼拜启二十八日午。”此函对宓极冷淡，只望宓不来缠扰。宓当时读之甚苦。及今晨再读，希望又生。或伊觉宓渐解伊之性情，而行动可略合伊意。……于是忐忑莫定。然冷静细思，终觉昨夜初读时之感觉与解释为较真确也！

又今晚接施莉侠会泽。寄来《应嘱，题吴雨僧教授所藏横笛醉柳图，并步原韵》诗云：“垂丝千丈似柔情，一对幽人待月明。雅恨闲情凭笛诉，惊山醉柳一声声。”参阅三月十五日记。

五月一日 星期五

晴。改金丽珠毕业论文。译稿。10:00 送往。文林午饭。菜价增。平均每菜 \$5。访铮小井巷十号新居，陪同文林饭。饮茶。

下午，施莉侠、张静嫻来。莉又和宓题画诗一首。俟录。莉盖欲藉宓为津梁，以与铮复归和好。

恒丰晚饭。访铮，陪同文林饭。铮至青云街访方子。宓归舍，无电灯。乃走访琼。琼留坐未达斋中，8:10—9:10 谈一小时。琼是晚对宓态度和婉而亲近，为从来所无。宓甚喜。越日，略告水。水曰，不可恃也。是日为阴历三月十五日，月明如昼。遂访雪梅。雪梅已寝，起。偕宓翠湖步月，至 11:00 始回舍。几乎喜而不寐云。

五月二日 星期六

晴。改李云湘毕业论文。译稿。11:00 莉、静二女士来，偕访琼。遇倡、懿种花。同访徐悲鸿，不遇。穿翠湖，文林午饭。而铮正午适来，铮遂请宴。铮刺激莉不休。

阴。下午寝息。

夕，遇椿、薇，请观电影。水请昆联陪 Pauline 晚饭。

晚，在听、嫻室中闲谈。

五月三日 星期日

晴。续改湘译稿。11:00 文林饭。访侣、懿,食糕点。陪刘雪崖同出,至青云街。伊伤足。

下午,寢息。张清湘、江天骥来。4:00 访雪梅,见夏蕙芳。经济系四年级女生。往约椿、薇。宓入城,遇张振先,知电影 Life of Zala^① 停演。南屏托购电影票。冠生园久坐,候椿、薇挈子、女来。宓请宴(\$52)。宓为抱小微,陪同归。已近 10:00。送函与琼,约看电影。

宓舍中无电灯。是日接 K 夫妇四月二十八日函。K 对宓移居事,深致慰藉。劝宓“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您都能以身心健康为原则,一切泰然处之。”又告宓“毛女士已自香港逃出,平安抵沪。其详情,俟探得后,当即奉告。”K 新生之儿取名安安云。

五月四日 星期一

晴。放假。改湘译稿,完。10:00 文林饭。银行取款。至师院,穿行运动会场,访 Pauline,代水留柬。旋遇于城门。11:00 访琼,留函门上。乃访铮。见陈植^②。养材。云大农科教授。正午,再访琼。甫归自黑龙潭,甚倦。着粤式凉黑布衣。坐谈不久,琼不欲往看电影。宓以票赠听、娴。后知南屏未为宓购票。款退还。而 12:30 警报至。宓偕琼出,至一线天,遇莉。饮茶(\$1.60)。3:00 解除,归。与水等闲谈。

晚 6—9 赴莉招宴于螺峰街 103 悔庐本宅。莉自治饌。宓服白

① 《左拉生平》。

② 陈植(1899—),字养材,上海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毕业。曾在日本任植产协会副会长及中华农学会驻日本干事。回国后,任江苏教育团公有林场场长,国民政府农矿部专门委员,实业部荐任技正,总理陵园专门委员,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云南大学农科教授。

绸衫。琼服红衣。席间诸人言颇粗俗。如铮谓小姐们腋毛可电烫曲。云云。又张静娴安坐劝酒，以宓与琼为一对人。琼不悦。归途言。“以后决不再见此诸人”。宓送琼回舍，赶归。与铮等在楼下章剑化龙，游县。室中谈。章是晚亦同席。静之男友。而虞唐兄弟来访，呈诗。谈时危。宓述（一）三洲分霸之说。及（二）未来世界融合并存 Eclecticism^① 之论。11:00 虞君始去。

听雨生先生讲红楼梦率成一律录呈吟政

后学虞唐问陶。安徽合肥。

金谷莺燕竟拟改繁华事。有无，裙屐盛事拟改风流裙屐。

总荒芜。

人间啼笑终成幻，浊世文章亦自娱。

剥茧伊谁抽妙绪，谈禅赖君辟野狐。拟改端赖辟新途。

别微独具槩拟改莲。花舌，探得骊龙颌下珠。

宓寝后，以时局危迫，忧患深至，憬然有悟。遂有如下之决心。
(1) 谢绝人事，深居孤处，自撰小说。(2) 对琼一意矢诚，结果听其自然。且多直访，不约外出。(3) 拟函彦表示真切之情意。

五月五日 星期二

晴。晨，进豆汤。以后省书、上课如恒。9—10 与宁谈，告以对琼决心。11:00 文林午饭。

雪梅招往，命陪访典等。宓立待于门外。12:30 警报是日，敌机 36 架，炸保山县，旧永昌府。损失惨重。至。雪梅方盛装艳服，粉红绸衫，鹅绿色绸外套。白高跟鞋。黑蓝条花伞。只得与绍华陪之同出，在第一山后小坐。

① 折衷主义。

与殷福生等谈 love。约 3:00 解除，归。复陪梅历访悲鸿及典。留柬。

回舍。寝息。恒丰晚饭。夜中大雨。无灯。

五月六日 星期三

阴，旋晴。8—9 上课。系中与 F. T. 及傅恩龄谈，欣悉黄维未死。10:00 文林午饭。回舍。下午撰《杂感·寄琼》另存，而未寄交。记五月四日夜枕上之感想。寝息。

4:00 恒丰晚饭。抄编《红楼梦之文学价值》。6—7 翠湖游步。遇杨振声，谈。7—8 昆中访榆、拔。拔、先陪送至电台。8:05—8:25 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得酬金八十元。又与李宗渠^①心理系四年级女生。似痴，可爱。陶维大及吴□□科长等，谈《红楼梦》。9:00 先、拔送宓由小西门归。

五月七日 星期四

晴。约 10:00 文林午饭。系中遇业^②。何梅生 Christie^③ 来，缴作文卷“Only a Flash”^④。益觉其斌媚可爱。

11—12 在桌上寝息。

下午 3—5 上《欧文史》特课，兼复习。甚久且倦。5—6 宴 Winter 于昆联（\$ 19）。Winter 忧时，悲观。知其老且衰矣。并悉英友 France 君在港陷后自杀。

是晚，电灯极微弱。7:30 访琼。斋中灯明，女仆上楼。报云“已寝”。宓乃归。

① 李宗渠（1920— ），女，江苏武进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毕业。后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系任教。

② 杨业治。

③ 克里斯蒂。

④ 《只一瞬间》。

五月八日 星期五

晴。连日热甚。9:00 文林饭。系中读“Agape and Eros”^①。

11—12 在桌上寝息。下午 3—5 与顾恩传经济系二年级学生，皖省人。莲花池坐谈。恒丰晚饭。

是晚，无电灯。7:30 访琼，不遇。琼在姜桂侬家打牌，至深夜。

五月九日 星期六

晴。10:00 文林饭。10:30 访琼。适课归。琼云，身体不舒。父促回川。已去禀，请赐旅费。回川须待父乡居。但素不悦其父，故深感烦闷云云。又云，校务会议已决送眷至曲靖。宓表示愿送琼由黔至渝。琼又言，近日警报中，在地坛休息。惟无水可饮。……

11:00 出，遇宁。未至舍，警报至。宓入室脱衣，竟被锁于宅内。宓在楼下读书。1:00 入室，写信与琼。未发。又读《石头记》。3:30 解除。沈师光来，求缓考。允之。

5:00 入城，为琼购药含碘药片。猛强粉。二种（\$13）。蓬莱春晚饭。访铮，取得原版精刊《芥子园画谱》，连药，于 7:00 送琼舍。遇震，云，琼方晚饭。

是晚，宓处无电灯。7—9 图书馆读书。

五月十日 星期日

晴。8:30 文林饭。系中改英作文。得何梅生 Christie 卷“Sacrifice”^②

① 《上帝对人类之爱 and 两性之间的爱情》。

② 英国诗人 George Herbert 乔治·赫伯特（1593—1633）的长诗《基督的献身》（1633 年出版）。

第三四章。至母将死，诸儿女祈祷一段，感动泪下。翁同文来，少坐即去。仍续阅卷。其“Only a Flash”一篇，亦佳。后知并非自叙。殊具作英文小说之才，且其人亦可爱。

[补]晨雪崖来，必适在楼下(如厕)。留片径去！

下午4:00回舍。倦，息。浴。恒丰小餐。晚7—11至商务酒店无电灯。赴1942级外文系学生(行将毕业)请宴。至教授四人。Christie衣淡红绸衫，白褂。坐必旁，谈。甚亲近，且笑不可仰。席间，宓与湘并坐查富準之右。席散，宓与毛以亨略叙谈。复围坐，说笑话、故事等。Christie复坐宓右之椅上，与宓谈音乐、游泳等。又歌“Remember the happy days together”^①先以口为琴弹出，次唱其词。又恒舞弄宓之手仗，其憨态直逼《石头记》之湘云与香菱矣。

步归，途中宓仍与Christie谈。伊询其班中以某生为最有希望，宓未便即答。宓送郭楚丽至上智学校，然后回舍。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7:00 Christie赶至系中，如约，送Bible与宓阅。8—9上课。与榆谈。文林饭。10:00在校园中遇琼。云，苏冰心已归，索寝室，伊须迁让。已觅得一床位，将往总务处登记，云云。宓以《石头记评赞》授琼读。10—11上课。系中与F.T.等闲谈。

正午警报至。宓出遇椿、薇率子女，乃陪同在苏家堂胜利茶棚坐。下午3:00解除。回舍。

恒丰晚饭。无电灯。7:00访琼，适遇于天君堂巷。陪琼文林晚饭(\$10)，送之回舍。琼说“再会”而归。

邻舍打牌。是夜大失眠。

^① 《牢记相聚的欢乐时光》。

五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 8—9 上课。文林饭。送函，约琼警报时在苏家堂胜利茶社聚晤。10—11 上课，讲“Don Juan”^①。11—12 系中寢息。系中改作文。3—5 访宁。小病。杨周翰陪宓孝园取书。与奚谈。又晤德。

晚 7—10 借水及程毓淮入城冠生园晚饭(每人 \$ 10)、购物。宓在向逢春购金钱牌二磅热水瓶一(\$ 140)，又购钢笔头三枚。每枚 \$ 1.5。归后与水及刘晋年谈。晋劝宓超然自处，不必阿附总等清华当权之人，彼等亦莫我何。云云。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半晴阴。 8—9 上课。京沪午饭。孝园再为 Christie 取书，晤鄂。与任坐坟台谈。任除 gossip^② 外，又言：琼之孤僻落拓懒散，不宜为任何人之妻。尤其教授之妻。必将以老女终。又述德言：附校下年将不续聘琼云云。宓对琼之情意，虽不为任何人之言所动。但琼之孤僻冷傲，实令宓有“爱莫能助”之感。……

11—3 系中改译卷。回舍，途遇胡蒙子，力托其维持琼斋舍。胡谓以延宕之法助之，云云。

恒丰晚饭。夕 6—7 访水，陪入校。7—8 访琼，遇于斋门外。宓坐。琼扶椅背立谈：(一)琼又不肯警报时与宓同出。乃议定以宓奉赠之热水瓶连皮带。交琼自携用。(二)宓述见胡所谈。知琼仍回原寢室，未达斋亦可保留。(三)解聘事，琼云：彼已自知。盖侗意欲逐

① 《唐璜》。英国诗人拜伦所作长诗。

② 闲谈。

琼离联大去昆明而后快。月前侗曾告怪，怪已告琼。德盖闻之怪者。琼又责宓对伊无所助力，而宣传于外。宓辩诉谓其时不能直接交通，则如水之流溢管外。云云。又略述宓迁离玉龙堆情形。终觉琼不自觉悟，但责恨他人。孤傲自是，惟求秘密与形式名誉之完整，不察人生之实况，不感念他人之真情，使宓不无失望。乃携铮之《芥子园画谱》归。

途遇雨，奔回舍。无电灯。8—9 听室中闲谈。

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文林午饭后，久坐。约 11:00 访琼。琼昨晚命宓 10:30 往，而伊适于此时外出！一若故意避宓者。……宓坐未达斋中略待。琼归，并不让宓坐。宓奉赠热水瓶及皮带，原匣装裹。琼亦不启视，更不称谢。但手执《朝报》自读，不与宓一言。宓心已甚不悦。琼忽问宓：“有何事？”宓知其逐客。答言“无”。即辞出。心中决定，对琼决放弃。不再求爱。盖（1）根本精神不合。（2）宓对琼如此忠爱，琼毫无感动。或其天性已不可救药。（3）即使成婚，亦必处处冲突。宓辛苦而不能使琼欢乐。（4）虽宓甚怜琼，然琼“骄且吝”。宓即“从井救人”亦无善果。故决止步改辙。此为最后决定矣。

入校，系中改作文。伏案略寝息。夕 4—9 偕铮入城。宓宴铮于冠生园（\$25）。雨。铮请巴西馆饮咖啡，谈巴黎情事。同步归。铮对莉，亦偏于放弃。谓其只知物质享乐，精神已不可超拔。云云。

晚，改作文卷，至夜午乃寝。邻舍又通宵打牌，致宓失眠。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闻腾冲失守，畹町敌增兵东进。而安南敌又沿滇越路北

侵。必读 Sainte-Beuve 述 Montaigne 语^①。谓处乱世,对一切危险,只有不闻不思,俟到时再定办法。预为忧畏,实非上策。云云。必只有安心以待天命而已。

10:00 文林饭。毕,入校。缺口遇琼前行,回顾见宓,似不欲会晤。宓乃另途走避之。琼入南区。便装。系中改作文。伏案寢息。见诸女生。Christie 来,态仍羞慙。以手握宓杖,随意摆动。宓因之悟得:一切男人女人,可分为(甲)善。上。(乙)恶。下。二类。(甲)类有 a simple & nature heart^②。(乙)类无之。而矫揉造作。以上分法,与其人之年龄、学识、美丑、贤愚无关,但确有此根本分别。如今外文系四年级女生中,(甲)类——金丽珠、何梅生、郭楚丽、李云湘;(乙)类——张苏生、蒋铁云、林同梅是。宓今觉琼实属(乙)类而非(甲)类,则宓之终不能与琼结合,亦不可逃之数也。……

3:30 偕铮同出,过翠湖。铮谓铮之莉、宓之琼皆错误之对象。主张宓可放弃琼。恒丰晚饭。

晚 6 -9 访侣、懿。又访虞唐兄弟久谈,无非时局之危急。

是晚无电灯。宓酣寝至约 11:00,三楼旅客,倾其痰桶于宓之屋顶上,由瓦缝下注,经天花板破处,滴漏于宓室中地板上。幸非床案所在处。地板一大块成为渠沟。该痰桶乃旅客用作马桶者,中有粪尿不少。故臭味彰闻。宓大声责斥。旅馆女主人仅说“对不起”而已。顷之,三层楼旅客,又在楼上焚书稿。烟味弥漫邻舍。众疑火灾,咸出互询。……致宓大半夜无眠。

① 圣伯甫述蒙田语。 Michel de Montaigne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家、思想家,用怀疑论从研究自己扩大到对人的研究。主要著作为《随笔集》。

② 单纯的和自然的心地。

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文林午饭。上下午系中改作文。约 4:00 偕铮出。遇左瓢。回舍。作英文函,约 Christie 宴。

5:00 恒丰晚饭。携 Klim 一筒,至农校,访左瓢、萨福洗等。不遇。乃访张振先、王庆祓于昆中托其转交。晚“一乐也”剪发(仍 \$ 10)。9:00 恒丰再晚饭。回舍。知萨福洗来取物,愿带渝云。

五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晨 6:00 入校,7—9 考《欧文史》。京沪早饭。10:12 雪梅招往改词。宓再至系中,为雪梅改词,就。

宁处小坐。宁授琼上其父四川长寿,城内凤岭街,曾家院子,张宾吾先生。禀,乃某君在杂货铺捡得者。2:00 访琼,不在。置该禀于案上。再送词与雪梅。回舍。读《石头记》41 回。念琼确似妙玉,此琼自言。妙玉亦太冷傲孤僻矣。恒丰晚饭。翁同文来。

6:00 至小井巷铮寓,已先入城去。乃在其门外久立,待 Christie 来。同入城,铮在冠生园门口候。必请宴(\$ 40)。Christie 为宓观左手相,断定宓之过去如下:(1)Good & long career^①。(2)情感理智并行发达。(3)作事太多考虑 too much consideration。(4)曾经一次甚大之 broken-heart^②,创痕甚深,永久不忘。又曾有多次之小 broken-heart,但无甚损伤,云云。……宓按以上悉合。铮请华山饮 Cocoa。至 10:00 宓送 Christie 回舍,谈甚欢。宓觉 Christie 甚似昔年之贤,亦有似 H 处。

无电灯,即寝。

① 成功和持久的专业。

② 心碎,悲伤。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进豆汤及面。8—9 又 10—11 上课。11:00 京沪午饭。雪梅招往，谈时局等。又述麟言“琼另爱某助教”云云。宓弗置信。归舍，寢息。下午补抄日记。

恒丰晚饭。汽车撞毁电杆，又无电灯。

夜中，大雷电。大雨。室中漏二处。幸皆空处。地板湿，水且注入楼下。诸君送二面盆来承接之。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阴，小雨。颇寒。8—9, 10—11 上课。文林饭。米饭每份价 \$3。回舍。寢息。铮来，送谢震鸣雄，海宁。（鸣公）又名黎明。请宴帖。宓即于 2:00 至琼处，留函，约同往。及宓 5:30 便服再往，琼已整备，但不愿与宓偕行。宓甚怏怏，出访雪梅。微雨。宓即入城。至冠生园橘厅，赴鸣公留别宴。宓特与琼分坐。席间，聆平彝县长某君谈滇缅路兵败及退却情形。以及在缅作战之疏忽，退却途中之抢劫奔逃，对待商、侨之惨酷，保山之“焦土政策”尽毁民居，并平日军官上下之营私好利等等。足见中国道德之败坏，国事之难为，遂至溃败损失至于如此！且将来世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又“得民者昌”。此中因果昭彰，得失前定。中国之兴亡，抗战之胜败，仍不外中国人自造之运命也。……

席散后，铮邀琼及宓，至铮寓楼，进咖啡。久谈。莉乘间逸去，未同行。鸣公旋亦归来。宓聆琼之言论，知其识解明通，志趣高尚。且博学多闻，实堪敬佩。不但无一般女子习气，即在男士中，若琼之才学识，亦允推第一流。若陈寅恪，正可比拟。其论国事世事，与宓见解多同，可称同道同志。惟对于情字，似甚欠缺。而于人生、爱情、婚姻

等，则与宓所见所重者适反。其不能爱宓嫁宓，当由性情兴趣根本相违。宓热肠而琼冷面。不止嫌宓之老而贫也。宓又思，琼甚似十七世纪法国巴黎 Salons^① 中主持之名媛贵妇。品洁德高，堪为文人、名士清谈之领袖。且能树立风范，提高标准。对不文雅而粗俗之言行事物，时加裁抑，使群贤敬佩尊重。琼正其人也。惟彼法国之沙龙女主人，既托身富贵，又多年十六七即以旧礼婚嫁，有夫有子女有家庭。其人生实际需要，多已解决。今琼生于末世。寄身学校，屈居微职。且年已长而尚无爱情婚姻。其苦乐安危恐不能与彼等名媛贵妇同日而语者！是故宓对琼之全部生活及需要，极为关怀。而琼对宓之一生经历及悲苦，毫无同情。则宓不能在爱情中与琼接近，殆为预定之缘法及不可改移之命数矣。既看明此种，遂渐觉琼之为，人，可敬可佩，而不可爱可亲。今后宓当极力视琼为我之理想之朋友，而非我之爱情之对象。则琼与宓当两受其益。其在事实行动中，则宓不再为琼负一切责任，忧此虑彼。亦不时时往访。只待琼命宓代办某事时，方始为伊尽力。遇有机缘，方与伊会晤。如是，则琼对宓之“好感”或友情，或且有进于过去一年半之情形。呜呼，忤情解脱，为宓惟一之正路。不止对彦一人必当如此矣！……

铮述黄山、沅江之风景。鸣公述钱塘江观潮及塘工。时已过夜半，宓请铮同陪送，鸣公亦欣然愿往。三人乃同送琼至天君巷女舍。沿翠湖。遶卒高声喝问。二君又送宓回北门街舍。

无电灯。枕上多思，未能安眠。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半阴晴。晨 8—9 上课。文林饭。回舍 10—12 寝息。下午，

^① 沙龙。

补抄日记。金丽珠来送译卷。

水近月来甚现老相。今日在厨门倾跌,伤肩背。4—5 陪水校医室诊治。恒丰同水晚饭(\$9)。

又无电灯。晚 7—10 在青云街 113 彭衡初寓楼饮茶读书。

夜中小雨。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 10:00 文林饭。系中盘桓。正午回舍,寝息。未久,陆钦墀苏州人。昆明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青年会 208 办公室。君,导尹襄女士石公长女,燕京毕业。昆明女青年会干事。来访。陆君识钱学熙之小姨焦在真女士。白龙潭、空军医院,护士。焦托投钱学熙无锡,城中,小河北南岸,一号,转。四月十日致密函,托在昆明或他处。谋职事。附告学淑已暂转学伪北京大学云云。尹襄呈其父石公五月十日诗函,请必至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任教。同时必接该院院长王克仁^①五月十二日快函其妻黄叔班附候。敦聘,月薪\$600。津贴按部章。增给两月薪为旅费。并以保山既陷昆明势危为说,劝请必往,云云。……

必读 Nygren “Agape and Eros”^② 一书,毕。3—4 赴校中查书。4:00 恒丰晚饭。撰作演讲大纲,未能休息。晚 7—9 在文林堂圣公会礼拜堂。用英语演讲“Christian and Platonic Love”基督教之爱,与柏拉图式之爱。多据上述之书演述。听众约 40 人。汤山英牧师主席。略坐。偕鼎及 Baker 牧师夫妇归。

恒丰夜餐。是晚无电灯,在晋室中坐谈。

^① 王克仁(1895—),字镜如,贵州贵阳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历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无锡中学校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党义教育科主任,留日学生监督,贵阳师范学院院长。

^② 尼格伦《上帝对人类之爱和两性之间的爱情》。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上午，编校《红楼梦研究》中英文稿。送图书馆陈列。

正午，文林饭。遇邓灼^①。昭淮。Robert Dunn^② 湘人。明德毕业生。谈印度所见，并愿为宓弟子。下午，在系中校改金丽珠译稿。而金来，遂谈及邓君种种。金询宓，观邓如何？宓答，甚好。……

夕 5:00 恒丰晚饭。访水及雪梅，均不遇。遂复续改金译稿。而 7:00 邓、金偕来访，坐片刻。邓赠宓印度带回之 Rowan tree 牌 Cocoa^③ 一小圆筒（宓转以赠水）。又 Canada 制之 Sardines 鱼^④ 一扁盒。

晚，月明。宓甚寂郁。8—9 访梅，不遇。与绍谈。归。倦。寝。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晨，撰金丽珠译 Gottfried von Strassburg “Tristan”^⑤ 毕业论文。译序。9—11 沈师光来，请宓明日参加外文系二年级西山野游。宓辞之。沈生遂久谈。自述其身世之贫寒悲苦，作事之劳倦，及恋爱

① 邓灼(1915—)，又名昭淮，湖南湘潭人。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1 年毕业。1946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硕士。曾任英国里兹大学学术研究员。1952 年携眷回国参加水电建设。曾任水电总局工程师，新安江、富春江水电工程局工程师。1981 年任水利电力部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88 年退休。

② 罗伯特·邓。邓灼英文名。

③ 欧洲花椒牌之可可。

④ 加拿大制之沙丁鱼。

⑤ 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弗里德所写的《特里斯丹》。Gottfried von STRASSBURG 戈特弗里德·封·斯特拉斯堡，13 世纪初德国宫廷诗人、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人。戈特弗里德的《特里斯丹》大约写于 1210 年，为特里斯丹（英国亚瑟王传奇中著名的圆桌骑士之一）因误食爱情药与 Cornwall 国王 Mark 之妻 Iscalt（绮瑟）相恋的故事。

之经历。泪下者屡，而神情激越。伊生性浪漫，需要热狂之爱。而所爱之刘生，则冷静沉默。沈生身世才能，颇似彦。而刘生之性情则类琼。于是必劝其力学镇静。节省精力，而以忍让对刘生。……

正午文林遇张炜文，甄露西之爱友。请铮与宓午饭。陪铮及炜系中坐谈。下午1—3在舍寝息。补写日记。恒丰晚饭。5—6访省，以Sardines鱼赠之。拟托朱自清带Klim至渝。

6:00欲往访琼，内心似有阻者。乃改访雪梅。雪梅艳妆，方外出，乃偕步翠湖。遇琼与铤同行而南，宓脱帽为礼。思琼近与铤接近，其疏宓或以此故。是则琼标准并不高，而一切行动皆以理智计算而为之。宓已有疏琼意，今后更当远引。任琼与铤结合可矣。……再至雪梅室中坐。无灯，有月。至8:00，梅促宓归。谓今日方受绍华之责数，责其母与宓接近。故宓宜去，勿为绍见。云云。宓惘惘而归。罗常培在晋室中，讥斥昕与嫫。又往访谈交际。亦一philistine^①也！

接心一四月二十九日沪函，上海，康脑脱路，八七二弄，二十一号。陈宅。附淑照片。知淑已入伪北大。心一似有意留淑在彼方，不令来滇。宓虽多方计划，恐不能使淑如宓意发达进步。况今浙东战事方烈，西南又甚危急。宓亦毋宁对淑放任，听其自然之为愈矣！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晨，撰李云湘译《海燕及其他》毕业论文。译序。校湘抄稿。10—12文林饭。陪水至师院访Pauline及江泽涵。预警。……

系中坐寝片时。读书。下午回舍，续校湘稿。恒丰晚饭。武成路独购物。晚，校湘稿完。

① 庸人。

夜中邻室女客患病呻吟，致必终夜失眠。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8—9 上课。京沪午饭。10—11 上课，讲佛教。11—12 雪梅招往，命改其赠唐兰词。宓劝阻，不听。途遇查富準。自任托带 Klim 至渝。回舍，复 K 夫妇四月二十八日函，报告 Klim 事。

3:30 恒丰晚饭。听室中闲谈。6:00 水请同姻恒丰再晚饭。陪水访郑华炽夫妇，寓螺峰街，节孝巷 49。谈文学家之生活。

9:00 归。又与陶云逵等在听室闲谈。无灯。寝甚迟。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送 Klim(甲)至文林，交準。许芥昱^① 请早饭。8—9 上课。改金丽珠 Tristan 故事述略。10—11 上课。文林饭。遇準，又遇陈达。达断为汉不能与刘雪崖结婚。

回舍，寝息。作函上蒋举清先生。酒泉。新疆。寓北京旧刑部街十四号。文林晚饭。送 Klim(乙)往交準。

晚 6—9 偕宁昆中访先、叔被病。送上蒋函。先所托也。久坐。月明。又与宁步谈昆北操场。宁谓(一)宓对淑似未了解，宜直接多通信。(二)宓宜休假，居成都一年。(三)琼似纯任 caprice^②，一切并

① 许芥昱(1922—1982)，字芥子，四川成都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4 年毕业。1945 年任中国空军驻美小组翻译官。1946 年任职驻美大使馆武官处。1948 年获俄勒冈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曾任华文《世界日报》副总编辑，加州蒙特瑞美国陆军语言学校讲师。1959 年获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加州州立大学外国语文及比较文学助理教授。1960 年任加州州立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后任人文副教授，人文教授，世界及比较文学系主任。1982 年 1 月 4 日，在旧金山湾，遭山洪罹难。

② 反复无常，任性。

无定见。其人确是 intellectual^①，有其特长。如宓所述。今宓追求不可太热烈。一星期往访二次，若即若离。缺事宁当为注意，云云。

陈独秀逝世(芹有挽诗)。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热。晨，饮红豆汤(\$1)。8—9 上课。文林饭。约 10:00 访琼。门锁，未遇。在系中改英文卷及译稿。下午 3:00 上课。学生多未到。回舍。4—5 与晋、水谈。晋力持女子只重(1)年少(2)财多之二点，使具有宗教性之宓郁郁不乐。

5:00 恒丰晚饭。欲访琼，而殊趑趄。6:00 翠湖遇雪梅，陪往南城根传染病院为继华送衣。又在雪梅室坐息。月明如昼，偕梅翠湖步月。访徐悲鸿，翠湖东路十号。不遇。

9:00 回舍。听处小坐。听劝宓休假，又多饮酒作诗自遣。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风。文林送 Klim(丙)交準。云大访懿，观打网球。系中改卷。10:00 文林饭。访雪梅，小坐。下午 2:30 回舍，浴。

晚 5—9 偕水陪 Pauline 入城。Pauline 请宴冠生园。客为粤人邓君夫妇及伍子俊等。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系中改作文卷。10:00 后，往京沪午饭。途南区之西，多榕树之小巷中。遇琼下课归。宓请出便饭，琼定为今晚。疑明夕星期六琼与铎有约。

① 凭理智行事。

下午 4:00 回舍。恒丰小餐。6:00 借水访琼，同出。琼衣深蓝绸衫，便服。在同仁街大华购 Ever-ready 712 小电池（\$18），赠琼。厚德福无座，乃至冠生园。宓请宴（\$51）。归途宓购毛笔二枝（\$8），以一枝赠琼。又在吉庆祥购杂样饼干一磅（\$18），以半磅赠琼。馀半磅，明晨送与懿，为 Magali，二周岁。送琼回舍，已 10:00 矣。琼行至翠湖，言明晚将往观电影。宓默然。事后水责宓盍不愿陪往。宓谓必系琼与铁有约，何必侵扰。各行其是，不必互相破坏也。云云。

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文林午饭。系中改作文。下午 3:00 伴铮领薪。（本月宓得 \$1500）。访宁坐谈，述宓实行 Christian love 与 Platonic love^①。

5:00 回舍。再到文林晚饭。归途遇铁。仍着绿色军服。似适由琼处回舍者。……

宓归，改卷。读《石头记》。8—9 麟来。言雪梅性欲极强，男子身体多为所毁。云云。9—10 与水在听室中谈。宓自陈宓之爱女了，欲效耶稣之上十字架。水则以超脱容忍为目的云。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圆通街早餐。待雪崖不至。10:00 预警，出。昆北遇榆，请宓校外吃面。每碗二元。又遇铁，不理我。系中读《云南丛书》许著《诗谱详说》，完。翁同文来。寢息。京沪午饭。

下午 3:00 访宁。同入城。4:00 至巡津街盘龙巷一号林同猷宅。颀旋来，将赴西北公干。颀函址：兰州五十六号邮箱。7—10 钱颀并宴林同猷、林同梅、林同珠、廖增武、宁于共和春（\$161）。遇黄

^① 基督教之爱与柏拉图式之爱。

华,归自腊戌,任职新绥公司(电话2517)离太华账房。

偕宁、梅、珠归。迟寝。邻舍焚蚊香,烟甚。

六月一日 星期一

晴。晨,还虞唐借书。值校中月会。宓未赴。8—9上课。宁请京沪饭。10—11上课,讲佛教。完。系中寝息。改卷。雨。3:00回舍。水处借来Klim三筒(戊)(己)(庚)。甚倦。

5:30携Klim(戊)(己)入城,至巡津街蝦宅,见颢等。与曹岳维^①、林同珠谈《石头记》等小说。蝦请宴于Hotel d'Europe^②。西餐。又在蝦宅院中坐谈。11:00携Klim(己)奔归,仅以(戊)托颢带渝。

六月二日 星期二

阴。晨,饮豆汤二碗。遇王纯修背立。8—9上课。京沪早餐。以倦甚,未上《中西诗》课!

约11:00警报,又紧急警报。宓偕宁出。宁急行。宓乃伴潘光旦在苏家堂东墓间坐避。旋孙毓棠来。

雨。12:30解除。遥见似琼由一线天归去。女伴。旦请凤翥街北口陶园午饭。谈人文及儒教,甚洽。

2—3系中读书。坐眠。回舍后,4—5寝息。浴身。读书。7:00至新生购饼三枚(\$3)归。在听室与诸人坐谈,食之。

晚,读书。阴,凉爽。

① 曹岳维(1913—),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年毕业。曾参加滇缅铁路修筑工作,并与清华校友组织建筑公司。1948年,因赴台修复遭台风袭击的台湾水泥公司而留台工作。曾任台湾美国安全分署工程师,后转至美援会工作。1970年调观光局,后任台湾中欧贸易促进会秘书长。

② 欧罗巴旅馆。

六月三日 星期三

阴。 8—9 上课。张振先来系中，取去 Klim(己)托友带渝。必请先陶园早饭(\$13)。系中寢息。阅考卷。大雨。

下午 3—4 宁室寢息。4—8 偕宁至厚德福赴翁同文请宴。又至临江里 29 法文学校 College Français 翁室中坐谈。阅世界版之《诗词精选》。偕宁归。复潘鉴元化学系四年级学生。新舍九号。求改英诗函。

是日超抵伦敦，见路透电。

六月四日 星期四

晴。 校门外早饭。文林午饭。系中登记成绩。又撰抄孙系可、杨秀瑞二女生毕业论文译序二篇。

下午 2—3 回舍寢息。4:30 水请庆云楼吃破酥包。

夕晚读“Essays of Sainte-Beuve”(transl. by Elizabeth Lee)^① 完。始读《中阿含经》。晚 8—9 铨来。

六月五日 星期五

晴。 校门外早饭。图书馆读 Faust II^②。10:00 文林饭。系中坐眠。读书。

下午，在舍。抄日记。4:30 至铨寓。铨请宴冠生园饯谢震鸣雄。浙江海宁。赴筑。同归至铨寓楼，饮咖啡，畅谈。10:30 回舍。

六月六日 星期六

晴。 昨夜邻舍旅馆终宵打麻雀牌，致宓失眠。今日甚倦。见

① 《圣伯甫论文集》(伊丽莎白·李译)。

② 《浮士德》第二部。

者疑必病。又谓必瘦。实则由于情欲未能满足之故。……

圆通街早饭。抄日记。入校。10:30 南区东门外途遇陈毓善,知準处之 Klim, 昨交万兆凤带渝。言“张先生来”。宓返身,见琼便服下课归。对宓甚和悦。宓约琼九日晚宴。琼欣赴,但命兼约莉。宓欲取书,琼命下午二时往。宓遂至京沪午饭。11—1 至孝园寻取书籍。见鄂、奚夫妇等。至系中,坐而眠。

下午 2:20 访琼。坐教室门开。中,久待。琼午睡方起,眼昏汤,发蓬松。推门入,谓“宓使琼惊惧”云。宓坐长几,琼坐藤椅,伏案。以背向我!必首解释五月三十日未陪琼往观电影之因由。琼反怒水之多言。又云,近日病痢,但仍上课。旋谈吴韞珍之病。割治胃疾。明日上午五时歿于云大医院。琼谓性情类吴者,恐难长寿。但寡言不必即为无情之征。云云。盖自寓也。……铁来访琼,推门入。宓故为和悦。让坐。遂与宓并肩坐长几上。琼乃转其坐椅而面宓等。铁西服,宓相形自觉老丑,宜琼之爱铁!宓勉为酬应。须臾,乃辞出。琼与铁送宓至室门外。宓取《晓珠词》及《艺蘅馆词选》归。琼力持《信芳集》早已还宓云云。知琼近确又睨铁而远宓也。

时正 3:00。回舍。接龢五月二十九日函。附卫士生致龢函。述且求索宓长函付周光午作传发表。龢力持未允借给云云。宓立即批复龢函,极言光午对宓之恶意。……

5:30 恒丰晚饭。访铮。陪铮文林饭,步翠湖。晚 7—9 南区听陈康忠襄。讲《柏拉图之年龄论》。见 Parmenides 篇^① 共七条通则。窃以其(7)条,可用于老男、少女之结婚者。婚后愈久,男愈觉其少,女愈觉其老。即年龄悬殊之感觉渐淡薄。实则其相差之年岁固始终未变

① 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篇,《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 巴门尼德(公元前 515—450?),古希腊哲学家。

也。迟寝。

六月七日 星期日

晴。迟起。甚倦，欲病。9:00 送水出东门赴乡。圆通街早饭。寝息。11:00 预警。至系中。而张纬文偕友陈君来，久谈，未能读书。1:00 文林午饭。回舍。浴。

3:00 铮陪导陈植养材。崇明。云大教授，习造林园艺。偕燕进协小姐河南南阳。北平师大外文系毕业。昆阳女师教员。来访。燕欲介绍其女同学范君故隐其名。^①与宓为婚。谓范读宓《诗集》而崇拜宓之为人，不久即来昆明。现居北京。拟从宓学诗。云云。铮先去。宓宴陈、燕于家庭食社楼上雅座（\$47）。又至翠湖水滨坐谈。宓简述婚心、爱彦之往事，及宓今对婚姻恋爱之态度。颇为激昂，期使燕明吾旨。向晚，送燕至玉龙堆友宅。乃复共陈植急步湖堤久谈。植述其婚姻恋爱之经历。今燕极欲嫁植，植却不取燕。植亦善用术者，故女子反趋就之。植又欲宓进行云大熊校长之女秘书陈荣女士。谓其年轻貌美，曾嫁一军阀，被虐，被弃。今急于求年长之人为偶。云云。

9:00 回舍。水劝宓即断琼。谓琼未能免俗，苟其脾气不改，宓决不宜婚琼。况遭拒斥耶！宓则决与琼开诚详谈，再为决定。但仍念彦。如得彦为友，相依以终。宁愿不再婚矣。11:00 始寝。

夜中大雨。

六月八日 星期一

阴。雨。晨 8—9 又 10—11 上课。芹来系中访宓。12—2 请

^① 作者旁注：（后知，名冀华。鄂籍。）

芹文林午饭(\$21)。芹述何垚之女友年十六(名黄其琼,滇人)。托芹抚爱教导等事。送函与琼及莉,见莉。

回舍3—4寝息。晚6—10赴芹兄弟请宴于青云街竹安巷四号新宅。芹长侄守源与张定华源之未婚妻。亦出陪待。查富準来候。家制肴饌丰美。客为徐悲鸿、刘太太某军官之妾。住翠湖东路十号,任招待贵客。汪民之、湘籍。锦纶礼品厂东家兼经理。高岭梅、国际艺术照像馆主人。卜少夫、皖籍。《中央日报》及《武汉日报》驻桂特派员。鸣公、铮等。汪民之即席和铮诗。悲鸿饭后对客作画。芹议论风生。诸客谐谑间作,然皆俗客也。

六月九日 星期二

阴,小雨。8—9上课。凤翥街遇琳。邀见 Pauline,未与共餐。自至街南口旧恒往馆早饭。遇琼在内,未与密言,先去。10—11上课,讲 Platonic love。未完。梦家请同水文林午饭。过昆北操场,遇琼迎面来。梦家谓“琼见宓,眉皱,似不悦宓。又面颊。因晨间再遇故”。饭时,梦家述宸等在平被捕后,受日人严刑陆志韦牙齿尽落。拷问。下陆军监狱。今已分别判处徒刑云云。宸夫人,今居北平砖塔胡同41号。按宸为真正之基督教徒。今兹就义受苦,正如基督之上十字架。足以证明其生平所言所志,抑亦文文山《正气集》之继轨者矣。宓闻宸等消息,惨戚累日。

下午,金丽珠来舍,取宓为译对联。云邓灼即飞印度,愿代购物云云。宓寝息。受凉,不适。

夕6—9在家庭食社楼上雅座先与云大学生争座。宴客(\$134)。为饯鸣公十三日赴筑。而约琼、莉、铮、植、芹作陪。芹谈谐倾座。席散,微雨。宓张伞送琼由翠湖东路回女舍。铮未送莉。盖莉已绝英人以就铮,铮乃故示矜骄,谓莉“服硬不服软”云云。

六月十日 星期三

阴。8—9 上课。遇宁，请至凤翥街南口旧馆。早饭，饱餐。回校，取 \$ 400 假水。又送《红楼梦研究》及昨晚 Cotab 馀烟，至琼斋中，留置案上。甫出，而 10:00 警报至。遇珍。候琼至，脱马褂于琼斋中。陪琼出至地坛。已而伺等来。琼坐廊檐下观书，与伺互不理。

约 1:00 解除后，并与蒋铁云偕归。遇朱自清，行且谈。宓遂未入琼舍。回宓舍。送 Klim(庚)至玉龙堆舍，交托朱自清十三日。带渝。文林午饭。系中函金丽珠托灼代购女袜四双(Size 9)为赠琼。又读书。

夕 5:00 后，访琼，取马褂。告以购袜事。琼甚和悦。恒丰晚饭。夜中，邻舍打牌喧闹。宓叱之，略戢。

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小病，泻二次。昨夜得芹函送《日出》剧票国泰戏院。四张，已过开演之时。晚七时。乃于今晨作函复谢，送还戏票。又因姜光祖之请，函荐其乡友卢钧于陈小溪。亲送函往。请鼎文林街府前道口。伊甸早饭。系中编校《论文》。对铁云颇严厉。

下午铮来系中，告：植约十三日见云大王女士。宓回舍寝息。夕 Pauline 约宴南屏，为琼故，却之。陪水行至华山南路而归。

7:00 访琼，不遇。乃访虞唐。8:00 后，再访琼。坐其斋中久待，灯明。琼入。宓约琼明晚外出晚饭，有话须谈。琼答：“我们的话，已经说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又续言：今晚须洗衣，迟则无水。明晚须自洗发，备星期日参加联大某人婚礼。星期六晚已约定别人接，当必是铁。看电影。星期三课少，故命宓于下星期二晚，来未达斋谈说云云。又述其兄尔宇不日来此。将与其兄尔宇、弟尔慈赁宅同居。

又曾以\$500资借尔慈,且加管束,俾无玷伊家之“诗书门第”云云。……按宓对琼情专意挚,极不愿同时另有物色图谋之事。故愿于植等强劝会见云大陈荣女士之前,再对琼作最后之谈判请求。如有些微希望,则宁守此不渝。而不意琼对宓如此冷淡,以无足轻重之琐事,推宓远期。且未达斋为女舍内来往出入孔道,属垣有耳,何可叙情?间有争执,更为人所腾笑。琼素畏人讥评,而偏置宓于此难境,是欲使宓缄默而已。且既不肯与宓外出,而乃频频与铎偕出。岂非对铎日趋亲厚?……总之,宓失望痛愤已极,然仍强忍坚持,态度始终和悦。……

穿翠湖归。恒丰晚饭。寝后,水来,复起,告水。水谓宓宜绝琼,毫无疑义。琼此时只知需要多量金钱,注重享乐,对一己前途及婚姻问题并未考虑,且似毫不感觉爱情、婚姻之需要,如男子中金岳霖一流人。宓不宜更守株待兔也云云。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 小病,泻三次。迟起。10:00至翠湖东路10宾馆,谒陈树人先生。昨收到所著诗集《战尘集》,渝寄来。又见海外部长刘翼凌君。约再来。出遇卜少夫,以所写诗笺付之。伊甸早饭。系中写《论文》封面。

下午1:00铎来。铎力劝宓绝琼另图。不为辜负,亦无须告别。若不明示决绝,尚可长保友谊。云云。回舍。倦甚。2—3寝息。3—4谒陈树人先生,进咖啡,略谈。次访牛其新。图书馆作《南北集跋》《玻璃声续跋》。5:00与宁谈,偕偕归。恒丰略进食。早寝。

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泻止。晨作《小病》诗。比琼为妙玉。自比宝玉。盖欲美化

琼，变对琼之情为柏拉图式之爱，藉是以结束对琼之公案，而自慰自救也。

小病方完二载情，几番临去又回行。

人言指铮。流异难通电，私喜格高可证盟。

瓦釜黄钟伤末世，梅花明月悟前生。

曾采桺翠庵中坐，瀹茗谈诗境最清。

是日仍不适，倦甚。钞宓近年诗五首，并《南北集》《玻璃声》，于10:00 送呈树公。访雪梅，送手卷。遇薇，告以不续聘。薇托再求 F. T.。伊甸进粥及面。文林街遇铤。系中坐息，读《中阿含经》。1:00 食粥，遇湘。知湘已订婚。又陈松茂已在金华别娶。

3:00 偕铮至云大农场访植，不遇。陪铮访麟，麟述雪梅保山之行。谓梅精力过人，勇毅出群。铮谓梅乃一“雌老虎”，具有极强之权力欲。

回舍。剑室中坐谈。5—7 植请同铮家庭食社晚饭。宓在恒丰食。朱馭欧告植，云大王女士与其夫某军官并未脱离关系，尚非独立自由。故欧畏祸不敢介绍，云云。偕铮送植回农场。

晚，水劝宓慎重。宓方务断琼自救，无心另图。况无权无势，恐不能援助王女士脱离羁绊。则情缘一结，更生痛苦。念父恒戒宓以佛家“慎勿造因”之说，不得不有所警惧也。……

无电灯。早寝。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接 K 六月九日函。伊甸查良钊请早饭。遇谭庆双，示琰五月十九日赤坎函。双发已生长。系中读佛经。

下午回舍。写日记。5:00 请水恒丰晚饭。偕入市，知 Klim 价为 \$ 270。7:00 访宁留柬，托告先。

晚，先购来 Klim 四筒（联益印制所），每筒 \$ 275，共值 \$ 1100。并求宓说 F.T. 升先为专任讲师。灯灭，久乃寝。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晨 8—9 上课。林志琦请同宁伊甸早饭。在系中，以梅花笺写《小病》诗，附短函解释，送至女舍留交琼收。10—11 上课，讲 Religious & Platonic love^①。金丽珠接洽钞写论文事。

正午文林饭，食粽及汤。回舍。2—3 薇来。宓答以 F.T. 已允考虑，可以续聘。伴薇出。3:00 云大农场访植，勉偕植云大谒熊校长。托言暑中欲借住云大医学院校舍，熊答，无空。得见秘书王女士。身材挺秀，面容端正。性似敦厚。有福相，不类命薄。……

访铮不遇。请植晚饭蓬菜春（\$ 13）。晚，先又购来 Klim 二筒（裕馨斋协记）。每筒 \$ 270，共值 \$ 540。榆、被同来。谢文通夫妇处坐谈。黄华来。铮来。剑被窃。警局捉校工钱发智夫妇去，并搜钱家。宓写保单始得释钱本人。宓近渐厌铮之横肆。剑尤自私，其待人及求爱，皆绝对与宓相反也。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晨 8—9 上课。又 10—11 上课，结束，叙别。文林午饭。毕，遇铮。重陪饭。偕送铮请宴函与琼，留置案头。宓回舍，接燕进协昆阳，四镇，五十五号。函，谓已函范小姐询商。又托为其女友洪小姐介绍等情。宓作函复 K，六月九日来函。寄去购寄 Klim 详单。并述琼

① 宗教的和柏拉图式之爱。

事，不免感愤之情。

夕，水请恒丰晚饭。晚 7:30 访琼。斋中灯明，坐候。久之，琼来。颇装饰，极和悦。殷勤泡茶并询欲何种茶。款待，为前此所无。盖以昨宓呈诗，止于以妙玉待琼也。私念，此真槐翠庵中淪茗清淡矣。然《石头记》中，妙玉之爱宝玉，过于宝玉之爱妙玉。宓适得其反耳。况先告别而后乃予款洽，琼亦固能假意敷衍者欤！……宓先谈苏冰心、Reicher 之失眠，次及李世乂。琼述与乂冲突，及责斥乂诸端。因谓宓素喜乂，足见宓不聪明，胸中口中毫无泾渭。由是遂入正题。兹总结琼所言如下：（一）琼因宓资格不合，心中始终未尝有宓。只视宓为一普通朋友。1941 五月以前，因宓无所干求，故对宓和悦。其后对宓之严宽，随宓之进退为比例。不过，始直以宓为神经病者。一年之往还，今知宓尚不失为“忠厚”之人。宓如欲再婚，宜即旁求。如卢葆华之类。至今后宓如对琼时予帮助或尽力，琼自愿接受并感谢。（二）琼自身并不愿为尼姑。即妙玉出家亦非本愿。当然对终身自有计划与设施。但以生长中国，女子处处吃亏。故不得不极端慎重，而纯用理智决择。所可告宓者，即琼他日所嫁者，必非琼感情中所爱之人。届时宓可自知。目前琼有爱友数人，但若辈譬如野马，必须施以鞭撻，严加训练，方可长期驯服。琼今正从事于训练此诸野马，视其中孰最听命服从，孰最历久不叛，则取而乘之。最初必须立威，以力驱使，方可使其帖然就范也。……（三）此后杂谈。琼谓莉能以术取铨。又讥水学不专精。旋述琼近患神经疼痛及失眠之症，今午至不能上课。今晚将服安眠药云云。

宓于 9:00 辞归。携 Lamb《法文文法》一册归。心中至为痛愤。纷乱激扰，如潮海涵涛。观琼所言，纯用霸道，鞭笞群雄。宓始以琼为黛玉，继以琼为妙玉，今晚始觉琼之性行中有探春与王熙凤之成分在。咄咄其可畏也。然而琼之纯用理智，专尚霸道，正即琼本身致命之

伤,徒以此自残自害。盖女子天性,以美丽柔和,取得高上男子之爱情,为其无上幸福。一切人生实际之权利及享受,自随爱情婚姻而俱至。若不获如此,而如琼之办法,已落下乘,已成错误,且终归失败。盖彼诸野马,各有其嗜欲及虚荣,苟非为真爱牺牲,孰愿甘受鞭挞。以琼之年龄容貌言,未必有若何魔力如宋淑贤等。使美而富之少年长为奴隶。而以琼之性情及习惯言,又无彦、琰等精明活泼、周密机敏之才力及经验;能攫取高位厚赏,利用机会环境而成一时之功。琼以多财享乐为“幸福”,自云“需要幸福,不需要爱情”。以窈窃观琼之性情,未必如此下劣卑俗,未必能如 Becky Sharp 等^①之冷酷残忍,而今强为之,不但违反天性,自造痛苦,抑且不能成功,难偿所愿。终至爱情、功利、理想、实际,两败俱伤,而走入末路穷途也。悲夫。窈爱琼如此,坐观琼之悲苦及错误而不能救之,窈心极痛。因悟佛兼具神通。Christ 多用 miracles^②,方可使一般俗人起信心(Faith)。既信,方可施以感化(仁)及教导(智)。又如 Faust^③亦须藉魔鬼之力,返老还童,多财万能,方能使 Gretchen^④倾心爱服。今琼视窈如此不济,窈既无力自改变其年龄、形貌、历史、环境,使琼自然爱悦,则窈无论如何诚心努力,极仁极智,亦不能丝毫有助于琼也。念此废然。因悟人间之爱,亦如世俗种种,处处不完美而受限制。异于宗教之爱真能超世自由,而收功奏效。于此,窈又“由情悟道”矣。……

但此乃稍缓之感想,当晚只觉激扰与痛愤。急步回舍。寝后水来,再起告水。水不信琼多爱友,但劝窈更当对琼断念。谓去年以

① 蓓蒂·夏泼,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中的女主角名。

② 基督多用奇迹。

③ 浮士德。

④ 甘泪卿。《浮士德》第一部中女主角名。

来，水与符等之努力，乃望琼改变其生活习惯及人生观。专爱文艺，趋向高雅。而后宓可求得之。今屡次观察，琼乃一俗人。终归白误，亦不足惜。宓不得琼，必遭拒绝，正宓之幸。盖琼与陈仰贤、陈宜珍、陈庆纹均非一路人也……

寝后，思琼事，久不成寐。琼尝自拟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是陷泥中。”以琼之质美格高，而卒不脱俗见。溺于物欲及货财享乐，不警理想，不重爱情。可以此四句为琼咏矣。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晨 8—9 上课，讲《印度梵文学史》。遇宁，文林午饭。下午，回舍寝息。3:00 访宁，为述琼近情。宁不信琼多爱友。

4—9 访先，偕先至孝园装书。并介先见奚、任夫妇。奚久谈。述去年十月“湘北大捷”虚报胜仗，外国记者往参观得实一事。留先与宓食任自制粽。又留晚饭。宓私告任，追求琼已卒失败。任谓琼决不能为寒儒妻。云云。

晚，先送宓回舍。

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端午节。起迟。伊甸园食粽及粥。文林午饭。上下午皆在系中，校阅金丽珠钞就论文，并题写封面。直至夕 5:30 始回舍。翁同文来，亦端午节生。旋去。

7:30 至冠生园梅厅，赴铮招宴。肴饌美富。张炜文为主办并招待，费 \$ 700。盖今日阴历五月初五日。为铮四十生辰。又与莉已成言、不殊订结婚契，故铮兴甚豪。宓以对琼方告结束，心中悲郁，故意迟到。且坐邻末席，故意与琼远隔。琼已到，服白长衫，镶宽大红边，洒大红圆点。自言到昆明着红衣，此为首次。莉则着花瓣拼合之绸衣。云

是铮陪莉所购,今番初着。入席,必提议铮居中上坐。莉不肯与铮比肩,琼乃换坐铮右,莉更在琼右。必偶请众观象牙箸上所刻词句,则铮为“才子佳人”,莉为“美满家庭”,众皆称贺。必一箸为“才子佳人”,一箸为“祝君早安”,不禁凄悲。盖此言必终不能得幸福,但可望得内心之和平与安乐耳。琼与余人皆仅“冠生园”或无刻字。按以上亦偶然而甚凑巧,一若有意为之者。人生真无异于小说也。……

诸人方传观新作诗词。铮之《金缕曲》,莉之《唐多令》,均不佳。琼之《水龙吟》,疏散。其下半阙,似言琼有心爱之男友,在远方,万里相隔。近者久不来信,劳琼伫盼。琼居滇已倦。急盼抗战完结,琼便可归去,云云。必按琼《落花诗》亦具此意。又琼去秋欲托珥、绑带照像至津,更证以琼言词所流露。可推断如下之事实:琼爱一天津富家公子。其人年少,美好,而多资财(man of property)。但其人性耽游乐,恣意享受(man of pleasure),对一切事均不认真。两家素曾相识,或且谈及婚事。此人一度爱琼,或且来昆明晤聚,但无意与琼结婚。其后北归天津,三年来,更就地寻芳取艳,自乐其乐,而置琼于不顾,等于遗忘。而琼则视此公子为合于实际之理想。正同于(一)宋淑贤之嫁刘某。(二)祝宗岭之嫁姜成后。均津人。彼虽不爱琼,而琼爱彼深,为之痴守。因琼爱此天津公子而无成功之故,更有以下之结果:(1)琼身体多病,心志萎靡,精神烦躁,感情愤郁。(2)琼拒绝此间一切求爱之人,及所介绍之男友。必与铁皆在内。(3)琼不能得此公子之爱,乃有inferiority complex^①。此种心理,又使琼表面上故示兀傲,成为superiority complex^②。如Reicher去年所言。甚至对一切人冷落,而损及职业地位。(4)琼原本多情,而貌不能及其才情。对此公子用情不

① 自卑情结,自卑感。

② (常为掩饰自卑心理而产生的)自大情结;优越感,自信。

遂，遂由多情 sentimental 而变为恨世 cynical，自己亦矛盾纷错，痛苦万端。琼尝有“守株待兔”之自况，可为证也。准是，则琼非断念于彼公子，不能自得婚姻与幸福。宓极欲爱琼救琼，而却未具有与彼公子同样之优点。美少，多财。所以不能转移琼之心情，而终无成功希望。以上当为本问题症结，其他皆饰词与末节也。……

席间，众欲联句，不成。宓以“花好 月圆 人寿”为铮与莉祝，而自念此盛会不啻宓与琼离别之宴，中心悲伤。欲作诗一首。次日，修饰成之。

壬午端阳，文铮四十寿辰，招宴冠生园，

席上感怀琼亦同席。

盛筵佳节是离觞，隔座蓬山水一方。

花落予怀空寂寂，春残大地痛茫茫。

未能起信资魔力，只办安心学圣藏。

才子佳人今世有，谁堪比翼效鸾凰。

10:00 席散，分道各归。先与谢文通夫妇同行，宓独送琼回舍。宓询知琼前夜服安眠药，昨夜又复失眠。极疲倦。昨食二粽，而呕吐。今晨亦在伊甸食一粽。琼诵所撰挽吴韞珍联，宓为修正之。

归后，听处略坐，即寝。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半阴晴。 8:00 扶导校工钱发智取水，被击。伤目角。入校就医。并请事务组派替工唐某来舍。府前早餐。系中校论文。10:00 预警，偕沈履来系中坐息。11:00 与宁略谈。文林遇铮，请宓午饭。坐

教室中谈。铮力劝宓放弃琼，谓电流不通，每下愈况。强求无益，且致两害。每人之所感受，原系主观。琼既不悦宓，则宓宜慨然任琼自由。且宜视琼为妹为姪，甚或助琼介绍男友，毫不自私。宓宜另求对象，自善其生。且宓今后不宜再与琼有任何往还，完全断绝形迹之接近，以避嫌疑。免他人望而却步。如是，则琼当不难得青年男友，不久亦可结婚云云。又谓宓既能爱琼而忘彦，则今后自亦不难爱他女而忘琼。云云。宓是日甚感悲郁。

3—5 访侣、懿夫妇，谢昨夕招宴未能赴。因略谈对琼结果失败，并植欲介绍云大女秘书事。侣、懿均愿任调查介绍之责。侣谓女秘书体貌尚不恶。又谓聆琼所言，似琼并非重理智而有经验之女子云云。

回舍。陪水入市。水力劝宓从友介绍，易得成功。宓新生购饼归食之。寝后，榆来，还清四月二十日。所借 \$ 300。明日杨立达亦还清五月二日所借 \$ 100。宓得此后，即以 \$ 540 付水。扣除水六月十日所借 \$ 400，实付 \$ 140。连日前还水 Klim 一筒，于是所借取水之 Klim 三筒全还清。一切悉清。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阴。晨作日记。昨宵，邻舍一客死亡。至 10:00 伊甸早午饭，主人（江新伟，社会系学生）极恭，坚持少收 \$ 1.50。至系中，欲作函致琼未成。而遇琼城缺坡上。琼对宓和颜而笑，乃疏远之傲作。宓亦报以闲言。掘战壕。

正午回舍。下午，久寝息。续作日记。4—7 入校为水取信。修成昨诗。

文林晚饭。水来。请水伊甸晚饭（\$ 5）。陪水至师院。归途遇琼，请琼晚饭。琼先欲伊甸，旋改昆联（\$ 10）。琼欲甜食，乃请往青

年公社,进炖牛奶。水付账。送琼至其巷口,琼沉默寡言。水甚不悦,谓陪琼实无味,劝宓勿再与琼周旋陪待云云。

晚 8—10 在楼下谢文通夫妇处,食煮桃。聚谈。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阴。晨作日记。10:00 至青云街新开之青鸟居,主人彭衡初款以肉粥。一切未具,遂至文林午饭。回舍寝息。雨。下午 2—4 扶导校工钱发智至仁民医院就沈福彭医士诊目角伤肿。开刀,注射。仍扶导之归,且为送汤服药。按宓一生充溢之爱情,不得其用。今老矣,何如化对女子之爱为仁慈之工作,救助贫病苦难之人,可以较合天心而得实效也。……

正午,楼下坐谈。梁丽贞、谢文通之女三岁名 Bou-Bou^① 者,索宓抱,而接连吻宓多次,曰“我要 kiss 你”。宓不禁有感。文通示宓 Matthew Prior 之诗“To a Child of Quality 5 Years Old^②,”甚谐趣也。

夕新生购饼归食。又陪水圆通街购饼。

晚,读陈树人《战尘集》。罗梦贻若苏,江西。送来《日记》《杂稿》数册,装一小箱。托代保存,并谓宓可阅看。罗君去后,宓读之,直至午前 1:30 始寝。甚多感慨。缘罗君年十七,即以父母命,娶魏淑卿为妻。一九三〇年。魏照像面圆,尚和美。罗在北大肄业时,一九三五年。识徐芳而爱之。此爱为理想的,浪漫的,纯洁的。盖受“Werthers”^③ 等书之影响。罗因芳某次文会中诵罗所作新诗而大感动,自是爱芳益深。且努力作新诗,云“似徐志摩”,颇有佳者。罗屡献诗且致其情与芳。

① 布布。

② 马修·普赖尔之诗《致一位五岁的贵族儿童》。Matthew Prior 马修·普赖尔 (1664—1721), 英国诗人,擅长写作富于警句的应景诗。

③ 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

芳报之以平常冷淡之友谊。1937 抗日战起，罗回赣家居。以贫，在兴国等地任中学教员。罗以爱芳故，与妻魏失和。魏走之南昌、泰和等处，求职自营。至 1939 春，罗忽大悔已对妻之乏情，深用自责，迭函求妻回家。而以岳父母不为转信，魏负气不屈。罗母又靳惜 \$20 之路费，种种困厄，心中至为痛苦。战乱播迁，又互散失。魏卒于四月底抵家，得重聚和好。罗平日以道德自勉，一秉真情。其爱芳之始末悉以告魏，遂伤魏心。而谣传魏在外亦另有恋爱。罗疑魏非贞，自增痛苦。七月初魏产一子，母婴均歿。罗葬妻后，乃有远游续学之志。适闻芳已到昆明，乃于 1939 冬到滇，入联大。时往访芳，谈新诗。又奉赠糖果，为芳服役奔走，心魂系注。一切见其《日记》中，视芳为美而贤之女诗人天仙，可与言精神之爱。而芳对罗殊不在意。芳致罗函悉钞存。皆简短之应酬语而已。1940 年九月，芳离昆明入蜀，罗惜别痛苦。九月十日，请芳早饭翠湖咖啡店叙别。越日芳行。在渝复罗函极少。1941 年十月罗至渝，住二旬馀，与芳三面。谈诗应酬而外，芳惟劝罗速回家省侍其母。罗回江西后，1942 春初，再到昆明。沿途均有函致芳，并献诗致情。其来见宓，亦以宓为芳师友，仍本痴情。宓按罗崇奉胡适，献身党务，才识均不足取。且心纷志摇，治学不专，缺乏自治及勤奋之功，为今世少年通病。然其能读《四书》及《新约》，主情尚真。且能自责牺牲，不失为趋鹭理想之人。而其与妻魏之纠纷，对芳之痴爱真情，殊使宓有同感，而悲悯之。更细绎芳近年在昆明之言谈行动，及亡友滕固之爱芳而烦苦殒身。在此种种罗网变动中，尚有一 Werther 式之罗梦赅在！罗固可怜，而人生之实况，爱情之结果，即此约略可觐知矣！往者宓对心一，对彦，近年对琼，所行所感所得，颇有与罗可比较之处。故深同情于罗。然读罗日记，芳函固诗，比较齐观，深窥各人心事。由是推测，今宓爱琼，而琼之心，及琼其他诸爱友之心，均非宓所能知。倘得知之，必可废然自返。呜呼，此种超空客观之

小说家态度，其为必解脱自救之惟一方法乎？若宗教，乃最后之归宿。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晨 9:00 伊甸早饭。10:30 复请铮文林午饭。上午在系中读 Meredith 之“Modern Love”诗。并解。伏案寝息。

下午大雨。3—4 邓衍林天禅中学校长。来，宓为介绍郭楚丽、成。刘稼兰未成。任教员。5:00 雨止，偕郭生同归舍。郭述母歿及姊爱事。宓购洗沙包与 Bou Bou 同食。

雨。谢文通夫妇请同晚饭，并坐谈。早寝。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阴。晨在系中候铮。10:00 文林午饭。送函与琼，写示《冠生园》近诗。附注。约今晚访晤。

回舍。寝息。下午晴。复阅近一年中日记。觉（一）我爱琼真挚。（二）琼对宓冷淡。（三）诸友好无分男女。均谓宓必不能得琼，婚后宓且多烦苦。以上三事同在。……

水请恒丰晚饭。拟陪入市，而途遇钱仆，扶导之归。购与包子四枚。6—8 王维诚来。铮来。罗梦赉来。存款于宓处。遂不及访琼，而读书至深夜。甚为郁闷。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雨终日。伊甸早饭。系中读书。榆来，未能访琼。访植不遇。雨。10—12 访麟，翠湖步谈。麟责宓忐忑迁缓，昔遂失彦。今如真有决心婚琼，宜与琼切实详谈一次。允则婚，不允则全绝。琼或可转而就宓。否则宜另求，而速婚。然后多作文，以求世誉，云云。

回舍。大雨。1:00 青鸟不开，伊甸午饭。图书馆读书。4:00 访

琼。初归。未得见。再回舍，接廉默士聪。福建省，永安县，上吉山，福建农业改进处。词函。

琐窗寒 怀雨僧丈清华大学，用清真韵

廉 默士聪。天津。（今改名廉叶）

冷月流沙，寒星射水，夜栖秋户。莲花坐叶，气化露珠如雨。下高阶、疏影画窗，幽人说法空林语。笑片云飞暗，迢迢千里，伴谁孤旅。秋暮，知何处，正日落孤城，雁归三五。年华暗换，苦忆清华仙侣。问瑶京，冰凝屐痕，翠微雨雪如旧否？待来时，城郭依稀，懒复持樽俎。

6:00 冒雨，至文林，铮约晚饭。陪铮电台播讲。途经文林街，龙翔街，泥泞，淹水。念琼辛苦奔走，深为琼伤。见女科长吴□□桂省人，在台已任职十五年。薇之中学同学。颇注意。蔡维藩夫妇请至其宅中茶叙，谈遑等事。10:00 偕铮回城。铮请新生立食饼。铮谓琼顽固而莉狡展，宜与切实一谈。不谐即各转向，以理智方术得婚，资为吾利，不再言爱情矣。云云。夜雨。

邻舍打牌，失眠。枕上仍思彦爱彦。而对琼反思解脱。云。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雨。起迟。圆通街早餐。罗梦赓来，取款及日记二册。去访麟。

正午文林午饭。欲访琼，未果。系中坐寝。下午3—5 联大外文系系务会议。5—6 清华外文系系务会议，必并任纪录。F. T. 请众晚宴，梅校长赠黄酒。

晚，清华研究院外文系研究生魏钰孙毕业论文考试。7—10 始毕，偕铨回舍。填具《身分证明书》。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雨。 圆通街戴修瓚^① 请早餐，同入校。图书馆出考题。10—11 访渝来之叶企孙于清华办事处。11:00 访琼于未达斋。朱玉珍适在。旋珍上楼理妆，宓与琼久谈。宓约今晚来访，有话须谈。琼允诺，并言二十三晚伊有事外出，曾留柬于门上，云云。宓述连日泥雨塞途，甚为琼忧，及校、系中杂事。琼言，昨遇叶企孙欲握手，而伊未伸手与之握。宓谓“君难得伸手，只有如汤佩松之径前强握，方可得之”云云。宓又述“窥馀梁鼠眩仍逃”等诗句，琼纠正宓嗅字应读如琛，不应读如珍。查字典，果然。正午请琼、珍文林午饭(\$24)。遇达。

下午再入校，遇宁。劝归省后，仍来联大，并携女友或妻同来。下午2—4 在舍浴，寢息。麟来，仍劝宓用麟计对琼。宓未可。陪水入市，恒丰晚饭。谢文通夫人又请同晚饭。李耀先来。

晚 7:30 访琼。坐未达斋暗中久待。8:00 琼、珍偕归。宓遂与二人闲谈旧日服饰及车船旅行等事。宓曾言愿为琼刷皮鞋。琼似甚和愉。9:30 辞归舍，作函一页。致琼。略谓“爱君之情，不言而喻。且至诚必能感人，毋需词说。今晚所欲商谈者，仅宓休假之事。倘君在此烦闷困倦，愿同宓至蜀省亲，共游峨嵋。且卜居成都浣花溪旁一载者。宓即向清华请求休假。经济等均有办法。总之，宓愿以全

^① 戴修瓚(1887—1957)，字君亮，湖南常德人。早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务长、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上海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席。

部财力、朋友、关系悉奉献与君，听凭运用支配。若君不愿，则宓亦不休假，宁愿仍居昆明，得与君近接”云云。此函于明晨送至女舍。

是晚已晴，月半明矣。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伊甸早饭。入校，续出考题。在图书馆办公室打印。下午1:00王勉、翁同文陪宓文林饭。再入校。2—4宁请青年公社饮绿豆汤及茶。又翠湖步谈。宓仍昨意劝屈。并告宁，宓对琼只能用宓之心理及方法，不能听从麟、铮、水之策也。……

回舍，同鳌恒丰晚饭。陪彤访巍于太华饭店，留柬。

月明，未及访琼。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圆通街早饭。9—10刘雪崖来，宓为讲授所用国文教本。10—11陪雪崖及汉访莉于梅庐。谈及琼事，莉愿助宓。拟明日兼约琼游大观楼，乘机劝说。宓自述惟矢诚与挚。并谓已经历种种，由博反约，而重归于儿童时代之天真。爱情以外，一切皆可随便而不计较。此一点，全中国仅有三数人能如宓者云云。

11:00后访琼。请琼下楼，则琼方小病。见宓涕泣不止，左手三指戴一小金环，雕花。言连日有考试，须赶阅课卷。命宓下星期中再来。宓劝琼勿饮冷茶，欲为购面包。琼示宓所购硬面圆饼及黄油。宓愿为托购纸烟。琼言，久未接其父兄等消息云云。宓窃观琼今日对宓甚为柔和，似颇为宓所感动者。宓当更专用自己之“兵器”对琼忠爱不渝，静待后果。宓一生对心一对彦对琼之爱情经历，略如王国维先生所举宋词之三层或三步。今对琼，正乃“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精神境界也。……

文林午饭。访莉，留函法文。告以琼病，且请暂勿出力劝助。宓或可自己成功。云云。回舍。寢息。下午，阴，大雨。旋晴。3—4 华山南路天南购冠生园面包二块、饼干半磅（\$17），4:00 送与琼。琼方补衣，称谢。云，正欲找宓。遂作英文函致莉与铮，辞明日大观楼之约。宓即访铮留柬，并送琼函与莉。

恒丰晚饭。夕 Reicher 来。8—10 燕进协来，请伊恒丰晚饭（\$3）。翠湖步月，又茗坐。宓告燕勿进行范翼华小姐事。燕径对宓明示，欲嫁宓。并言，伊家几房，惟伊与妹，尽承享农商产业，为数甚鉅，足资宓之生活游历所需云云。宓婉辞拒却，谓除对彦怀念外，在昆明尚有所恋。燕问为何人，宓未答。故不愿再起炉灶云云。

晚，总复廉默士电，今改名廉叶。历年各函，寄示《梦觉》四诗。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阴。晨，府前早饭。7—9 总考《欧洲文学史》，宓往同监试。见金丽珠、周颜玉、何梅生等。此一群女生，皆将风流云散矣。

9—10 系中写纪录。10—12 文林午饭。陪 Reicher。芹宅看租房，见芹夫人。

系中阅考卷。2:00 回舍，续阅。雨。3—5 燕进协来，仍一再确切表示，欲嫁宓。而宓婉辞拒却，且故示冷淡。杨琇瑞来缴论文。恒丰晚饭。听室闲谈。

晚，大雷雨。今日静思琼事，一切当以琼之意向与幸福为归。决不丝毫勉强。宓之爱琼，应不失损其理想。至于宓之婚否，尚非首要。不婚亦终可得安乐也。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二

阴。雨。伊甸早饭。系中还书。10:00 访琼，未遇。文林午

饭。大雨。偕宅避雨，遂再午饭。彭衡初在。大雨。

下午回舍。又大雨。恒丰晚饭。

七月一日 星期三

阴。圆通街早餐。8:00至小西门外，昆华中学内军政部办公处访刘健群。9—12乘汽车至大观楼湖畔阶椅上坐谈。健群细述与雪梅相爱始末。昔闻雪梅所言仅得其半，今始得知其详。盖（一）健群之爱雪梅，始于雪梅未订婚时。而雪梅亦早以情报之。（二）雪梅居成都大家庭中，卢四姐、赵十嫂。得健群秘寄函、款，乃脱身至南京。健群迎至旅馆。是夜，即始为夫妇。（三）自此时至1936，雪梅虽来、去、离、合，然无论在南在北，并追逐任何文士，侈谈恋爱，其间与健群关系丝毫未断。且恒与健群同居，受其供给资助。至雪梅之一切行动，健群无不知悉。而世惟健群能使雪梅恭顺听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焉。（四）健群娶张淑琴，医云不能育。健群母主以张为遵义城中健群虚名之妻，而以雪梅为一切地方健群实际之妻。已而雪梅之夫赵文持追寻至宁，乞诉长官。结果，由雪梅主决，必欲离婚而嫁健群。赵归去，旋以公事畏罪自杀。（五）雪梅居沪。入中华艺大肄业，虚荣心盛，由诸男同学之引诱而失身。至此以前，雪梅为健群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极美且善。由今以后，雪梅为健群心目中的罪人，之荡妇，之不忠于爱情者。须防闲，须宽恕。又至此以前，二人一心一德。由今以后，则雪梅恒秘自为计。多方探查健群之财产，搜括储积，以一旦脱离健群而寻所欢自立地步。若夫健群，则认为毕生雕镂之美器竟遭污损。失望之余，乃始纵情声色，致染恶疾。其关键全在雪梅之离健群而入中华艺大云。（六）1936之“结婚”乃雪梅造作之词，必贺函健群亦未得见。（七）在汉口时，雪梅对健群严行监察。每出必借，而健群固无他。1938六月雪梅以武汉势危，秘自为计。又欲

至港粤追求其所爱之年少军官，遂提出三条要求，健群悉遵从。雪梅仍出走，且自造离婚广告登报。阅二日，健群亦辞职出走。(八)雪梅在港粤求爱失意，且自悔。即函健群求归家，和好如初。但已太迟。健群仍与雪梅通函，命雪梅来滇候晤。且介滇友之有力者为购置出宅。非雪梅所专有，实二人之公产也。又以己之细软积储，悉付雪梅保管。所值甚多。即貂皮一项，亦已不赀。雪梅年来往复搬运者，实皆健群之产也。(九)1939春，健群至昆明，原拟复合，而雪梅适去贵阳。健群知马曜与雪梅相爱，且将结婚。知雪梅不能自制其欲，必引诱马曜，而在安宁即已苟合者。大失望。遂径去大姚隐居。其后得闻王叔等事，更失望。谓雪梅欲多为累，故业重。而自伤德薄行劣，未能感化雪梅。健群之旧部多有欲以武力制裁雪梅者，健群亟止之。(十)此次健群再出从政，专拟旁观献替，不愿身居要职。亦不敢再造罪孽。对于色欲及女子之爱，已能完全勘破并戒除。对雪梅原思一晤，今则雪梅赴保山去矣。但决不愿复合。尤思一见绍华、继华兄弟，询其学业经济，而勗其善事其母，俾免雪梅晚岁痛苦云云。……

以上撮记健群所述。健群又言，1928在杭识彦。谓彦“雍容华贵，有政治才”。尝于公宴遇之。宴毕，彦至健群旅邸拜访。健群亦回拜其寓。此后遂未见。其时健群若切实求婚，当不难得彦云云。

……

乘汽车入城，健群访友，又请冠生园午饭。宓觉不适，欲呕。席间果有欲以其妹进纳于健群以为妻、妾而求汲引得职位者。宓自叹吾侪之离尘世太远也！

2:00 步回舍，而铮、植来。

4:00 宓入校，途遇吕泳、张允宜。系中缮论文毕，访绍华留柬。访云湘欲慰之，不遇。见金丽珠。5:00 文林晚饭。访雪梅，则已赴

保山去矣！归舍，水来。寝后，热甚，再起。

晚李云湘偕其未婚夫杨正齐武昌人。来。湘以政治学得49分，不能毕业，遂又哭泣。究是虚荣好胜之心。必读《蒹葭楼集》至深夜，始寝。夜中大雨。

七月二日 星期四

晴。 小病。昏晕，微欲呕。约10:00起，访雪梅。留函。伊甸早饭。访琼不遇。门开，女仆上楼，云“不在”。遇正，告宓联大已大体决定迁蜀，俾依近中央。文法院设在叙永，理工院设在泸州云云。系中见湘等。遇绍华，知己见健群。回舍，寝息。

正午金丽珠等三女生来，宴改期。与水久谈梅、彦事，不合。2—3再寝息。3:00伊甸小餐。访琼，挟在棧室中谈。闻挟言埃及失利。琼言“英军所至皆不能守”。宓遂潜出。访黄昆^①，知宁明日回陕。不果行。回舍，送Klim(辛)与黄，托宁与其姊萧带渝。

恒丰晚饭。晚，倦甚。天将雨，未访琼。8—10与谢文通、梁丽贞夫妇谈。读《石头记》至深夜。寝后，决拟赴浙大。向清华请休假一年，悔1940九月之不往浙大云。

七月三日 星期五

阴。 晨，读《石头记》。9:00伊甸早饭。还书，取款。访琼。琼已知迁校消息。约晤谈，命明日下午来。并云：(一)宓之计划与琼无关系。(二)勿说使琼生气之话。云云。

^① 黄昆(1919—)，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北京。燕京大学物理系1941年毕业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助教。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研究生。1948年获英国柏雷斯托大学博士学位，任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研究员。1951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

11—1 文林与水合宴谢文通夫妇及鳌(每人出\$32)。冒雨偕归。寝息。3—6 健群命绍华招往海心亭外茗叙,介识其友郑道一(军粮局副局长。太阳巷十三号。端木仲勋。云南矿业银行。敬节堂巷十六号。健群谓,八月中敌即进攻昆明,宜早迁。并介绍端木君为宓免费运书一小箱至筑。

6:00 回舍。张清湘、李耀先来。6:30 金丽珠、杨琇瑞、孙系可、张允宜四女生来,邀至南屏餐室请西餐,并请 F.T.。

晚 10:00 同步归。与通谈,拟赴浙大,先运书往。

七月四日 星期六

阴。小雨。晨,函龢,言欲来浙大,与诸知友生死相依。未即发。伊甸早饭。途遇赵诏熊、林筠因夫妇,不允张允宜补考。9:00 至孝园,晤德与巍。巍述所见及新绥情形,愿代注意觅车运书。宓即整书。另装(乙)第三号小箱。目存。往返振先未遇,奚留午饭。

下午 2:00 回舍,雨。2—3 浴。林同珠来。3:20 访琼,坐候。旋琼至。不让茶,自亦不坐。云。“有话,可说。”又云:“将往送缴成绩。”宓答:“无甚话可说。”即辞出。

北门街 71 训练班邀姜光祖。偕宅借木工器械,购绳钉等(\$17)。孝园钉(乙)箱,姜负之。宓与共舁一段,入城破壁。途遇铤,交言。送箱至敬节堂巷 16 端木仲勋宅。宓还器械与偕宅。

回舍,铮来。又周正仪来,久谈,述爱情之苦。宓购包子与仪共食。9:00 仪陪宓上智访郭楚丽。倦极,归寝。

七月五日 星期日

阴。晨作寄运书箱(乙)第二箱说明书。7:30 访端木仲勋,付之。8—10 文林堂参加祈祷,欢送毕业生。宓捐款\$10。梅校长演说。

宓独念宸，且遇景伦。10—11雨。访林同珠。11:00大雨。访琼，门锁。云大小门避雨。旋访侣、懿，久坐。

雨少止。1:00回舍，接柬。即又冒雨至联大南区10室，赴外文系1944级茶会。团坐，各述身世。宓所述甚详。又猜英文字谜。大雨。5—7赴侣、懿宅茶会。侣命与陈荣女士云大校长室秘书。并坐。宓觉其人甚平凡，无可取。略交谈。知荣现住青云街160号，母及弟妹仍寓西安。曾居蒙自半载。日内将赴曲靖等。荣又请看电影。

.....

晚7—9遇宁，云大门口茶肆坐谈，述近日各事。宁止不回陕。宓回舍。未晚餐，即寝。

七月六日 星期一

晴。云大学生杜才奇湘人。请圆通街早饭，为其同学李毓槐与周杰同室。借杂志去。8:00许芥显寓地藏寺巷七号。来，借去《文学与人生》大纲及Page书。送函与琼，约访。遇林同珠。访宁。11:00宴林同珠与宁于文林(\$28)。

下午2:30访琼，坐候。知其兄尔宇Julian^①。滇缅铁路，第三工程处，工务第七分段段长。现寓玉龙堆十八号。已至，拟请宴。3—5与琼谈。是日琼甚和洽，言“所谓津友并不存在。伊实告宓。并无爱人”云云。又云，现在蜀觅职业，拟事急即飞渝。向宓借款\$50，命购上等纸烟及饼干。宓回舍，即入城。遇倍。巡津街又护国路邮局访蔡竞平，宓缴纳周诒春先生奖学金捐款\$120。托购电影票。又托觅车运书。归途，为琼购吉庆祥饼干半斤(\$9)。新生立食饼。

晚水来。欲雨，未及访琼。

① 朱利安。

七月七日 星期二

晴。晨,送去琼等宴函、柬及饼干。滇女生持帖上楼。访端木材。11:00 文林为孙系可讲译件。吕泳、张允宜来见。宓饯端木仲勋及其侄。明日赴筑。免费带运宓(乙)第三号书籍,交贵阳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李漪女教授收存。端木谓健群与雪梅可复合。

回舍。吕泳来,取去 Klim(壬)(癸)(子)三简带渝。

下午 2—3 访侣、懿夫妇。陈荣女士送赠电影票三张。宓以转赠翁同文。又作英文函,送票与吴素萱^①教授。托琼转交。3:00 访琼,初见其兄尔宇。弟尔慈亦在。未移时铎来。琼言“室小不能容客”。宓即辞出。3—5 孝园整装(甲)第二号书籍。

夕,宁请伊甸晚饭。城外昏暮散步,谈 Meredith 诗。

七月八日 星期三

晴。晨,入校,送信,取款。文林饭。回舍。谢文通处坐谈。

下午 2:30 宁来,议定菜单及座位。宁先往厚德福定座。3—5 上智赴郭楚贤、楚丽姊妹请茶叙,介见姊友耿昭、江仲贤。均平湖人。与云湘同坐。5:00 入城,访蔡竞平取得电影票。

6—7 厚德福宴宇、琼、慈兄弟姊妹,谢文通夫妇、女及水、宁(\$275)。点菜过多。琼衣红衣;白衣,而红点红边。即端阳夕所服者。宓奉“Cotab”烟(\$28)。晚 7—9 请以上诸人水独不与。南屏楼座观

^① 吴素萱(1908—1979),女,山东益都人。中央大学生物系 1930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37 年赴美国留学。1941 年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副教授,1943 年升任教授。1946 年至 1955 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在北大任教期间,1947 年至 1948 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为访问教授。1955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植物细胞研究室主任。

《翠堤春晓》Great Walz^① 电影(-七人\$84)。文通请利沙饮可可。琼遂伤风。众同归。琼甚少与宓交言。

七月九日 星期四

晴。访水,承赠二 Shell 汽油箱。系中见关懿娴^②,谈《石头记》。约 11:00 访琼,正缝白衣,出立室外。宇在,导宇看芹宅之房。守源接待。访毕正宣,遇通。导看敬节堂巷 19 房。回至琼舍。宇请同琼伊甸午饭。偕宇看翠湖北路 5 房,均未成。各归。

下午寝息。发出致龢函,言,先运书来,以后去留可随意。云云。

夕,微雨。晚 6—11 赴吕泳、张允宜请至其宅中翠湖北路八号。宴叙。面食,极佳。客为郑灼(昭淮)、金丽珠及陈常、杨琇瑞并孙系可,谈诸人情史。泳又自述家况及遭遇。送宓回舍,求宓指导。宓亦甚感欣奋云。

七月十日 星期五

晴。晨,送束与诸人。宁陪银行取款。遇达。谈女校不满于珍、雪崖事。访芹。文林请宇、芹午饭(\$32)。宇先去。芹谈黄其芳、黄其琼姊妹事。

下午寝息。4—6 入城,中央银行取到 K 汇来款 \$1160,偿还 Klim (甲)(乙)(丙)(丁)四简之值。利沙请通坐叙(\$14)。文通言:“凡求爱,宜于适当之时,为身体之接触,乘机直进。而不成,则断绝。勿徘徊”云云。回舍。文通家中晚饭。见其友郭太太。通欲介绍洗玉清、李漪与宓云。

① 《圆舞曲之王》。该影片描述奥地利作曲家 Johann Strauss, The Younger 小约翰·斯特劳斯(1825—1899)的故事。

② 关懿娴(1918—),女,广东南海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43 年毕业。曾任大中小学教师。留学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送与吕冰、张允宜婚礼贺仪 \$ 100。访苏。银行存、取款。访芹，房已另租出。查富单。于是 11—12 访琼报告，坐谈。宓徐及正题。琼答：“毋须再谈。已屡明告鄙意，且久经考虑而后答复。”又云，伊不愿嫁爱伊之人，要候伊所爱之人。又云，伊作事，走曲线，尚秘密，事成乃发表。又云，伊视铤与宓同等。伊与铤复交为友，乃以不谈爱情婚姻为条件云云。又谓伊并无爱友在津，责宓造谣，毁伊名誉。此时，琼渐发怒，以巾掩面。宓尚苦苦给琼忠告，如云“坚持不嫁，年四十必悔”。又谓琼并乏忠挚之女友，生理心理紧张云云。最后，濒行，宓又云“今后斩断爱情，我自可以礼貌对君。”琼于是大怒，厉声叱宓：“我病时，你来说许多讨厌的话，你快走！”且以手推门砰然使阖。琼叱宓甚高声，邻室之女教职员皆闻。宓愧愤而出。自悔多言，咎甚蛇足。……

仍偕翁同文访铮，不遇。文林午饭。又偕往孝园访德，为琼询事。明日西山祭黄夫人坟，去否。取得德复函。宓自送往琼舍。琼方哭泣，藏门内，不见。其弟慈由室中接复函。其兄宇出室外。宓与宇立谈。宇再三邀宓入室坐。又送宓至舍门外而别。

下午寝息。夕水请仁和园晚饭。

晚铮来，文通处久坐谈。铮力劝宓绝琼，勿再往访琼。通谓琼今必爱铤云云。

七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晨，柬宇约谈。复 K 七月三日渝航函，言决放弃琼。即发出。K 七月三日来函有云：“以前我曾对 您谈过，对于她按指琼。您不必希望什么。她还不是 您理想中的女郎。同她交友，已经会使人

痛苦；同她结婚，难道就会使人幸福？您想把真情寄托在一位因本身空虚而恨世人的女士身上，根本是一种错误。您不会从她那里得到半分温情、任何安慰！您可以同情她，爱怜她，然而却不该将‘真情’寄托在她身上。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会感动她的。否则那简直是使死人从坟墓中复活的奇迹！我希望您还是多多的顾惜些至上的爱情。另寻出路。不必再向她施舍了。您可以为然？”以上真明达痛快入骨见血之论。又云“毛女士在沪的确址尚不知道，她只身返上海后尚未与人通过信。俟得到正式消息时，当即飞报。”……

云大学生杜才奇导程国勋贵阳，六安路，一一六号。贵阳《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来求稿。新新好味道午饭。下午 1:00 宇来，翠湖游步，云大坐谈立谈。雨少顷。宓述一己身世及对琼经过，大意谓“宓爱琼之精神之美，未尝侮辱压迫。又喜宇至，今后可照应琼。不需宓恒往趋承”云云。宇答言：“甚望此事能成。但琼妹个性甚强，又尝言拟不嫁。故一切难言。”再同到翠湖，观鱼。遇琼、慈、铁偕，遂同坐。铁请茶叙。知宓赠之热水瓶今晨被窃去。宓乘机报告灼未能在印度购袜事。琼述《战国策》某段，为宓所不知。殊佩服琼之学，惜其他之美未能称是。众陪宇武成路 48 看房。

宓回舍。文通夫妇请在舍晚饭。宓述今日所观察，谓琼实爱铁。其他皆饰词。因爱铁，故但求与宓疏耳。宓今对琼完全幻灭，毋宁以不得琼为幸事。乃转而念彦，甚悔失彦，致一生郁苦迷误，未得正当之生活。水亦认为彦 1935 一月九日致宓之函，乃出诚意。而彦若嫁宓必可为一贤明之妻也。

枕上，决函彦叙情。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圆通早餐。10:0 水室访亨，为彦故。不遇。文林饭，菜价

增。寝息。1:30 宁来。螺峰街 112 陪宁看房。游圆通公园。又同访郭楚丽于上智。宁请上海咖啡室华山南路。坐,进 overtime 红茶^①及糕点。4:00 回舍。写日记。

晚,携抱文通之幼女 Boo-Boo 访宁,不遇。购包子,在通处啜茗共食。自悔对琼言行多错误。通遂示通所译 W. B. Yeats^② 之《格廉都华的溪水和阳光》Sun-light & Stream at Glendover 诗。兹录其第一、二首如左。第三首从略。

溪水和滑溜的阳光
演尽错杂的活动
而我心里似乎完全快意:
往日某回愚行,涌上
心头,又使它迷离。

悔恨仍把心淆乱;
但我是什么,竟敢
妄想我能够处置
自己比个平常人妥善
或较他有见识?

晚 9—10 作函致琼告别。大意谓“求爱甚愧悔,自觉仍是愚痴迷误。承拒绝并责斥,既出 君之真情,对必亦有利,故私心甚感。惟敬佩 君之明达。今后决不再渎扰,亦不多来 尊舍”云云。

① 泡过头的红茶。

② William Butler Yeats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

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热。圆通早餐。铨谈对 F. T. 之不满。铨携去 Klim(11) 筒带渝。以其热水瓶及住室,借与宓用。9:00 入校,代铨还书,为文通夫人取药。10:00 访宁,促之起。命宁送宓致琼函昨晚所写。至琼舍。昆北南小门遇铁、慈偕入,似往晤琼者。

宓请宁大西门外转坡某滇馆午饭(\$21)。回舍。途遇梁文勇。仍旧职。住翠湖南路 68 造币厂宿舍。陪杨振声在谢文通处茗谈。寝息。偕宅借械,邀姜光祖来整治木箱。通为购来油麻纸(\$13)。

恒丰晚饭。晚,在通处与水等谈。耗时甚悔。夜中大雷雨。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三

阴。圆通早餐。钞日记。9—11 系中以宋超豪纪念册交游任逵。偕关懿娴地坛借书,未得。为讲《石头记》回目。以宁书上册借与之。与何梅生同出。访宁。

文林午饭。偕宅楼下晤 Reicher, 谈琼事。Reicher 言:“琼乃一 neurotic & selfish 之女子^①, 宓与琼婚, 结果恐不佳。而铁以简单粗豪临之, 或反可以补琼之缺 (instinct; not intellect & reflection^②) 而投其所好。故宓可以无憾矣。宓所需之妻, 乃一能了解宓而使宓得愉快与安息 (repose) 者, 应另求也。”云云。见偕、懿夫妇。食煮桃。进咖啡。借木工器械归。1—3 写日记。3—7 师院赴联大教授会, 进茶点。雨。仍念琼。

恒丰晚饭。晚, 苏国桢来。文通处坐谈。雨。

① 神经过敏的和自私的女子。

② 直觉, 非才智和思考。

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

半阴晴，偶雨。晨，写日记。文林饭。访宁。正午，遣校工钱发智持函谓携装书箱，无暇亲来。至琼处，取回所借各书。惟缺《信芳集》。见之不禁伤心。钱仆言，琼方写字。云云。

下午，续写日记。以彦等照片示通等。夕，雨。购包子（\$12）在通处，并水共食。

晚，复钱学熙四月十日函，并函焦在真女士约晤。此函终未寄到。为张清湘改诗。湘是夕来，谈及三女爱史，颇多隐讳。宓不悦。

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晨9—10图书馆候Christie来，指示应读之国学书，并同至地坛借书。11:00文林饭。正午端木仲勋来舍，荐郑正道——之弟郑鏞任事浙大。宓即函龢、昀，后得龢八月二十三日复函，谓未便荐举。原函亦未示昀。并述宓行止之预图。夕3—6写红字黑字于木箱书箱。上。

晚，自购包子（\$6）在通处食之。虽勉强解脱，仍时念琼。……

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圆通街早饭。9:00率钱仆挑（壹）（肆）二空箱至孝园。遇巍。10:00入校。蒋铁云言，黄维随军第六军四十九师。退归。六月十五日，在车里渡澜沧江，中流，所携爱马忽跳动，舟覆。维与马俱堕水中。维手握马尾。及马救出，而维已被急流裹去，渺无形迹矣！闻耗，深为痛伤。……

候听到，同见总务处、事务组人员，请续租北门街98宿舍。

11:00文林请沈帅光同饭（\$18）。光述在海关供职不合情形，并托宓为觅职事。正午，回舍寝息。2—4入城，至太和酒店，今改云南

招待所。316室,访吴新炳,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副经理,无殊总经理。未遇。留柬。又云南矿业银行访刘健群、由道亦未遇。留柬。是日下午四时,英总领事请茶会,介见英大使薛穆 Seymour。迄未赴。翠湖遇冯至。承植。

大西门外转坡某滇馆晚饭。6:00至孝园整装书箱。8—9 奚若请同饭,进粥。与奚儿女谈小说。回舍后 9:30—11:30 与通在麟寓楼共谈。麟赞成必决往浙大。通述及德讥讽宓之爱琼。

夜中大雷雨。屋漏。湿床被。

七月十九日 星期日

半阴晴。大西门外旧肆早饭(\$3.50)。上午9—12 孝园装完(壹)(肆)二书箱。文林午饭(\$9)。倡宅与 Reicher 谈,食菜少许。借木工器械以归。姜光祖已来过。浴。2—4 姜再来,制箱盖,钉(陆)箱之活盖卯钉。

恒丰晚饭。包子增价,每枚一元。晚6—8 率姜光祖至孝园封钉(贰)箱。(壹)(肆)箱盖太小,未钉。关将军麟微在奚若处坐谈。回舍。姜为文通钉书箱。通处茗谈。

是日为初识琼二周年纪念,甚多感伤。夜10—12 复读1937 July-1938 日记。念K,并念彦。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一

阴。可口对街川人所设小肆。早餐。访植不遇。地坛拟为琼借书。未得。仅得 Sterne "A Sentimental Journey"^① 携归自读。

文林午饭。寝息。下午1:00 通夫妇又请午餐,食面。再寝息。

① 斯特恩著《感伤旅行》(1768)。Laurence Sterne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幽默小说家。

访关将军于圆通街寓宅，不遇。4—6 虞唐来，代植还宓《诗集》。借去宓《诗稿》(1935—1937)。昕、娴请同水在舍晚饭。

晚 8—10 敬节堂巷 19 访冯至、姚可昆^① 夫妇，谈。归后 10—12 读书。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阴。 大西门外旧肆早餐。9:00 访刘健群，遇郑正，道一。介绍学生况仁民乘军车返遵义可带三书籍云云。龚自知厅长来，健群为谈佛教。龚去后，健群邀宓同绍华乘汽车入城，再至大观楼游谈。并请午饭于聚渔村，乘船船女健美。归。遇雨，衣半湿。3:00 步回舍，倦甚。办杂务，觉受寒。

文林晚饭。晚，访铮。取书归。铮述莉已屈服爱铮。且鸣公已再来昆明，接章蕴芳同去筑云云。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 晨 8:00 圆通街早餐归。吴新炳来，请宓家庭食社早饭。愿为运送书三箱至筑。9:00 往约姜光祖。入校。在系中为关懿娴讲《石头记》。访宁，见其同室黄昆。

凤翥街某滇馆请飞般午饭(\$21)。孝园候姜仆正午来，封钉(壹)(肆)箱。乃雇马车(\$25)白牡马。自载运(壹)(贰)(肆)三书籍，至环城东路 208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见吴新炳、汤武杰、陈渊等，以三箱交付。并写说明书及书目详单。4:00 倦甚，回舍，稍卧息。杨立

^① 姚可昆(1904—)，女，河北临榆(今山海关)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1935 年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昆明中法大学、军医学院任教。复员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 年调北京外国语学院任德国文学教授

达来。宴请杨文林晚饭(\$26),北院游步。

8:00 访虞唐久谈。必先述对文学人生之见解,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之学说。次述结婚离婚及爱彦失彦之经过。唐细心倾听,谓“彦实爱宓。分离乃由误会,以后宜乘机径往访晤,当可望重圆旧梦”云云。时已夜半 1:00,遂宿唐处赵诏熊、林筠因之住室中。倦极矣。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晨,回舍,整容。8:00 至太和访吴新炳、汤武杰,请宓同巍楼下吕生园早餐。粤式茶点。又坐谈。10:00 偕吴新炳至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钞得该公司贵阳办事处地址。贵阳,化龙桥,九十九号。信箱 66 电话 291。入城。至小富春街,太阳巷 13 寓宅,访郑正,字道一,贵州遵义。军政部(部附)驻滇军粮局副局长(又曾兼腊戌分局主任,今退散)。并见其妻见下。及张鹏岳。辽宁人,军政部军粮局腊戌分局副主任。正允言于李局长。使宓得乘军车。一星期内即可起行,直达遵义云云。

访铮不遇。遇鼎取书。访杨周翰。遇铁。绿色军服。

文林午饭。下午寝息。先来,求荐为中央大学副教授。宁来,告以行事。吴訥孙来。

夕,甚感不适,疑症。乃函辞今晚 7:00 梅校长招宴,命宁送函去。又命钱仆送函约郑正宴。文通妻梁丽贞 Hilda 为制蛋汤,以代晚饭。甚不适。故早眠于 18 室(陈铨之室)铨之帐榻内。而 8:00 后,出汗发热。明晨病愈,但倦怠耳。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阴。率钱仆大西门外早饭(\$7)。孝园担箱及馀书回。宓入校办杂务。系中遇先及 F.T.。南区小门内遇通立谈,琮走过。……访宁,遇郭从龙,托取联兴股款 \$500。玉龙堆 18 访宇,始知已迁。

访椿、薇取书。

文林午饭，遇达。正午回舍。下午 1—2 植来。又先来，托代出广告寻《信芳集》。小雨。作快函致解，述决来遵义并进止去住之意。又声明对联大、清华失望，及老去与诸友相依为命，为此来之真因。……

接寅恪七月十五日自桂林良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寄来诗函。通信处：桂林四会街，中央研究院驻桂办事处。转。凡诗二首。

壬午五月五日发香港赴广州湾舟中作
用义山“万里风波”无题韵

陈寅恪

万国风波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
袖间缩手人空老，纸上剜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必按，此指寅恪“乙亥
《海棠》诗”“此生遗恨塞乾坤”云云。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壬午五月五日发香港，七月五日
至桂林良丰雁山作略改旧句为之。

陈寅恪

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梦过。
残滕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必按，
一、三、四句，乃用《己卯九月发香港重返昆明》诗中原句。
江东旧义饥难救，必按，戊寅蒙自《残春》诗云“过江
愍度饥难旧”。语上新文石待磨。
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必按，

己卯春《和宏度》诗云，“万里乾坤孤注尽，百年身世短炊醒”。

夕，宁来，命钞存其父协译诗。

晚6—9 杨立达请同通及妻女南丰西餐。杨君为宓照像，粘存。接龢七月十八日函。谓“去留各有利弊，时危可径到遵义再说”。又告书箱运寄办法。另详。

是日宓欲作《昆明好》忆江南词，未成。

夕郑正来访，留片。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阴。晨，作《答寅恪》诗。

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

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闻日以日

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灵光历劫孤峰秀，沧海横流万类哀。

山水桂林得暂息，相依我正向黔来。

小雨。上午9—11 莉处取书。访况仁民于螺峰街131 申奇峰秘书军政部第八军需分局秘书。宅。见申夫人。况之姑母。申、况均遵义人。知军车尚须一星期方开行。次访郑正，不遇。见其妻高绮云。两日后，方知其名，此时未悉。今日施脂粉，适妆毕，方梳发，仍服月白竹布衫，较前日所见更美。留宓坐，久谈。宓先与论雪梅、健群之因缘，遂自述离婚爱彦之经过。伊谓“是宓之错。今后不宜写信，只须直往寻访，见面必有佳果”云云。伊遂略述伊之身世据其夫郑正所开履历：高绮云，二十五岁，河北天津人。天津市立高级职业助产学校毕业。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会计

班毕业。曾任天津市立医院助产士。及婚姻恋爱之错误。伊谓在北平初中读书时,有高中学生某,甚爱伊,致其情。伊因家贫母老,初中毕业,即习助产。旋因受人怂恿作合,径嫁郑正(时正从健群在平任职)。今已有子女二。伊嫁后,某生久久不娶,追随伊直至南京。云始终爱伊,伊因此深悔自己之错误。不应舍某生而嫁郑氏。嫁后多历艰苦,今与正诸兄同居,大家庭甚多压迫。今正劝伊回遵义居住,伊尚未肯行。某生今不知何往。伊惟感未受高等教育女子之大吃亏也。频频落泪。以巾拭之。当时宓深为感动,但恐为郑家人窥见,即辞出。伊云,“一切当告道一”。

访铮不遇,留柬。11—12 Gilbert Baker 牧师请同鼎文林午饭。入校,代正送信。问舍。雨。昕、娴再请午饭,陪钱通夫妇等,并饮酒。下午雨。整书,客多。杜才奇、绍、宁及侨。以《广篋中词》赠之。又浙大外文系毕业生宋超群、王振中观肄业训练班。持觚函来见。均告以将赴浙大。

水清陪通、昕等兴华园晚饭。遇芥步谈。晚,助通理装。10:00 寝。夜中大雨。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雨。夜半 2:30 即起,难面。折毁眼镜。断架框。至约 4:00 呼通等起,助办各事。雨。甚觉不舒。6:00 通家以马车载行李,冒大雨,赴车站。未能上车,正午复归。上午 9:00 访杨周翰,托配眼镜。伊甸午饭。雨。

下午,客略如昨。郑正来云,其妻已于昨夕离此赴筑。又告宓明日正午有军车开行,宓恐赶不及。姜光祖助捆包行李,宓以 \$100 并旧被心一婚时制。竹筐等物赠与之。夕,偕杨周翰至正义路^① 公

^① 原稿空缺。

司换配眼镜架框（\$ 50），甚不舒适。

5—8 至郑正宅，正请宴于先春园，绥靖路。陪军政部视察赵平原。并介见其五兄郑华蓝，将与宓同行回遵义者也。

晚麟来。寝后铮来。再起，久陪坐。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小雨，旋晴。晨 8:00 郑正来，导宓见军政部第八军需分局北门街。李局长。又导访该局申奇峰秘书于螺峰街宅。为介绍宓乘车赴遵义。正写履历，托宓在筑为其妻高绮云已见前。至是始知其名，甚望在筑能访晤。及弟郑铺字道明，三十五岁。遵义人。住贵阳院前街五十五号（高绮云亦住此宅中）。上海大夏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曾任中国日报国际版编辑，中央军委上校教官、上海市警务委员，大夏大学讲师兼训导。荐职事。宓欣允。伊甸早饭。校内银行取款 \$ 1481.18，存折 39 号注销。遇先。欲访琼，迟疑而止。偕宅见懿与 Reicher。访虞唐未遇。回舍。姜光祖来助整理行装。

下午 2:00 正来告，今日之军车未开，当于明日开行云云。3:00 方得食包子，当午餐。绍、宁、翁来，呈取去 Klim 二筒。后收回。夕 Pauline 请同诸君兴华晚饭。

晚，与彤、麟、水等在听室谈。9:00 自整装小箱。10:00 在铨室中寝。自是恒居铨室。较广而舒，且安静，并用其帐床等物。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昨夜半 12:00 郑华蓝来告，明晨 8:00 车行，宓乃起整装小箱余物毕。2:00 寝。5:00 复起。大雨。文通亦起。往招姜来，另捆铺盖卷。对门华堂咖啡店共通早餐（\$ 14）。7:30 以马车（\$ 20）载行李书箱（伍）（陆）（柒）。中西衣箱，二小箱，铺盖卷一。共八件。至北门外莲花池街中

待车。赵西陆送出城门。北门，曰肇京门。通送至该处。钱仆留侍。已而财政部直接税征收处职员王恩惠辽宁人。清华一年级肄业，后在东北大学毕业。至，遂以原马车同移行李至环城公路十字路口云西茶饭馆内。王君请茶饭（\$24）。宁、翁来，铮挈女来。旋郑华蓝来，偕赴莲花池申宅。彼等行李均存此处。再回至云西待。乘车客来者渐多。雨旋止。宓伏案寢息，久待。

下午宁、侨、徐孝通、杨周翰同来。绍华来。直至5:00后，雨。军需局四营五连之汽车十三辆开到，载运棉纱，装货已满。时通及妻女并行李，付司机\$1000，后又增付\$600或不止此。及购买司机之客人，均已在车中。在穿心鼓楼上车。而由上官所特许乘车之十五六客人，则由连长与排长、排副点名分派，特许宓坐司机台。时已晚，且将雨。王恩惠君径辞归。诸客纷纷私贿司机，得装行李上车。

至6:00后，诸车均开去。仅申秘书所介绍之遵义客五人郑华蓝、况仁民、刘纯之等。及宓遗留。连长命宓等自运行李至车站外三公里之黑土湾，候今晚另行分派上车，诸人遵办。宓独虑行李堆置过高，且分装各车，途易失落。又倦怠已极，废然思返。乃与钱仆雇挑夫二人（\$16）运行李回舍。

小雨。食包子当晚餐，早寝。函关懿嫔，讲演仍举行。

昨宁呈赠一诗。

送雨僧师入黔七月二十七日

李赋宁陕西蒲城

为学从师历七年，燕都滇楚久随研。

喜听高论忘尘俗，私庆无知得道传。

世劫方殷伤寡侶，灵芬独嚼绝繁弦。

今来移砚求恬静，临别依依祝顺迁。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晨伊甸早餐，遇 F.T. 与总、自清。8:00 入校。9:00 在南区 8 教室作第一次《红楼梦讲谈》。听者约二十人。水亦在座。宓分析爱读《石头记》者之理由及动机。李宗渠、薛瑞娟二女生相继发言，均甚爽直而有见。一切见《红楼梦研究》笔录。至 10:30 散。途遇 F.T. 谈系务。回舍，宓请昕、炯、刘晋年伯蕃。天津。兴华午饭（\$45）。

下午寢息，作日记稿。

恒丰晚饭。小雨。晚 7—9 邀宋超群、王振中翠湖步谈。又复沈师光函。

七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晨 8:30 谒关将军，承写名片，介绍第五军赴贵阳军车。次绕道至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见陈渊，拟再托带书籍。答：“一星期后，诸车回昆。届时再定去向”云云。次至福照街内，如安街军政部驻滇军粮局见郑正，副局长。谈今后乘车事。次至如安街华兴巷 15 楼上滇缅铁路工务局分段（见前）。访宇。未起，坐候。宓请宇在兴宝园午饭（\$52）。宇拟星期日（八月二日）正午偕琼钱宓行。

正午云端中学访 Winter 久谈，共饭。Winter 言超月得她家费美金五百元。又言熊鼎 Rose 今与 Barger 同居。

约 3:00 至翠湖南路 50 第五军驻城办公处见李处长城毅江西。投关片。李接待冷淡，授宓刘副军长公函，准乘军车。命宓自赴新村与曹处长振芳接洽。宓访绍商，绍为陈策。宓乃至北门街双眼井 9 第九集团军兼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办事处访李处长子宜。临潼。又至军医学校内其家中，乃见之。夕，微雨。6:30 李子宜来，偕至第五

军办公处，空无一人。李君用电话接谈，曹处长谓“日内有车，请明日来面洽”云云。宓乃至丰泽园晚餐。包子。回舍。F. T. 来过，留片英文。劝勿赴黔，免为浙大留住云云。

晚7—9访侣、懿，久待。欲偕以自由法国汽车送宓至新常村。侣云“不能”。及宓回舍，而冯友兰院长偕麟坐候。9—10久谈。宓倦极，易示弱，乃对冯多感愤之词。并及宿舍不容等事。而冯竟劝宓归居玉龙堆且与诸人共饭，求复和好云云。又在听室中久谈。彤力主宓赴浙大，不必留此受辱。谓“当局对宓礼貌久衰，劝留更无诚意”云云。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圆通街东口早餐(\$9)后，即步至拓东路，搭乘马车马为杂色。(\$3)同车联大经济系毕业生某君，代付车资。至三公里赴贵阳公路，东站起算。之黑土湾。旋又搭乘赴大板桥二十公里。载货之空马车马枣红色，牡。(\$5)，直至 $9\frac{1}{2}$ 公里之新常村第五军驻昆明办事处昆明市邮政信箱第一一四号。见曹处长振芳，春如。米脂。接待冷淡。为作公函，命宓明晨，持函载运行李，直至大板桥火车站近旁，或马路旁“17公里”木牌处。第五军汽车兵团第二营，见营长叶敬楠之。留住该地守候，一二日内，即可搭乘该营军车至贵州安顺。止于安顺，以后之军车皆同。若直达桂林经贵阳之军车，则今日已开行。曹未早告宓。已赶不及矣。宓遂由原路步归。

正午抵舍，甚倦。兴华午饭。接女生林同珠、英文。易绍兰、关懿娴、刘缘子、于绍方^①、沈师光等六人挽留之函。沈师光、施松卿、刘

^① 于绍方(1920—)，女，辽宁岫岩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4年毕业于。后在内蒙古电视大学任教。

倩影^①、林同珠并各米谒阻行，必颇为心动。昕亦劝留。3—5 出招姜仆，取洗衣。访绍华，绍愿明日送必至大板桥。访宁未在。今日阅卷，必未往。次访琼，门锁。留短柬告别。即回舍。遇宇、琼兄妹于门外，来送别。于是宇邀至对街华堂咖啡店坐，琼所主张。饮牛乳。琼另席，不同坐。仅平淡谈叙数语。别时，琼未握手。似略有戚容，又似愠怒。其情不可知。……

必访关将军，约过顷再见。必回舍，梅校长来劝留。又以挽王康受庆，海宁。七月三日(任赴美军事代表团员)病发埃京开罗英国陆军医院。此间八月二日追悼。联求改正。必为改二字。约 6:00 关将军来，送行，并赠旅费 \$ 2000。云“必所乘车，将直达贵阳”。又手写名片致叶营长托照料必。然后必独在丰泽园晚餐。包子。

晚，绍来，已见郑正。为雇定马车(\$ 35)，明晨六时送必至小东门外火车站。姜光祖来，再捆铺盖卷。而 8—9 系主任 F.T. 来劝留，并商谈系务。必对以“赴黔只是送书访友，无决定留浙大之意”。

晚，倦极。思止休。而 11:00 水及梦家来。水力劝必留联大勿行。谓“应从大处着眼，留此乃为讲学传道，不当重视个人恩怨及待遇末节”云云。必从水劝，遂决留。田德望寄赠银耳即以转赠梦家。及 Colgate shaving soap^② 又 Lord's 皮鞋油^③，适于今晚送到。……

必意虽决，寝后仍不能安眠，终夜恒醒。

按必因拟离此赴遵义，故将行李装捆。既虽决定留也不行，而因北门街 98 宿舍租期届满，八月十日。迁移何

① 刘倩影，女，广东潮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4 年毕业。后去美国。

② 科尔盖特牌修面用皂。

③ 劳茨牌皮鞋油。

处未定。安居不可望，故行李久久未敢开拆。纸墨均不在手边，只得另以劣纸书写日记而附粘焉。

八月一日 星期六

昨夜既决定留昆明，然犹不能安睡。恒醒。今晨未晓即起。六时，绍华来，（原约定，送宓至大板桥，登军车。）宓告以决止之意。约8:00 彤来，知宓又止不行，叹息而去。水来，属宓对校事积极努力，以后于系务大端，宜建议于F.T.，甚或力争。毋须佻佻倪倪，远嫌争气，方为光明磊落，云云。9:00 谒关麟徵将军，告以决止。退还致叶敬营长介绍片。又奉还赉送旅费贰千元。而关将军谓朋友有通财之谊，命宓留备不时之需。送客时强纳宓怀，宓遂又暂携归。宓既弃此最后极佳之乘车机会，留此而不赴黔。死生祸福，短长得失，只可听之天命矣。日前惟事休息，以求身心之安健和适耳。……

对街四川肆食包子，早餐。作短函复女生林同珠、关懿娴、刘缘子、易绍兰、沈师光、于绍方，告以决止。另函约沈师光晤谈。

11—1 寢息。下午1:30 大兴街兴华午饭。致第五军城内办公处李诚毅处长、郊外办公处曹振芳处长函，分别致谢，辞却乘车。

是日晴明。下午2:00 宁偕陈泽汉、杨邦靖来。下午3—4 云南服务社剪发（\$12）。落发十分之三为白发。宓乃自知已老，不怪琼之拒我矣。乃大雷雨，旋止。4:00 后，宇来舍，请晚饭。并先偕往邀其妹琼于天君堂舍。门锁。外出。宇乃请宓宴于南丰（西餐）。席间，略述琼在家孤僻情形。

晚8:00 回舍。雨。宓早寝，眠甚酣适。

八月二日 星期日

晴。晨，圆通街早餐。作短函致琼，命钱仆送往。告以未行，

决止。且代陈宇今日午饭钱宓之约取消。此函词意平淡。盖宓虽未行,而恍若已离去昆明,经时重归也者。有时竟如隔世。而对琼则已完全割断,不再缠绵矣。中心所系念者惟彦。而不去黔他日到桂林寻访彦较近便。此为宓留止之一大憾事耳。若琼则终为宓之妙玉。人之情缘,各有分定。悔宓止步之不早而已!

读《中阿含经》。上午罗常培导游国恩^①泽承,江西。来访,黄晦闻师之受业门人也。宓两次寢息。接谢文通七月三十日曲靖维新旅馆函,知赠给司机费至\$1600。其由上官介绍乘车者,每客先付司机\$1000,方得上车。又此次列车将止于贵阳,不赴遵义矣。文通劝宓仍乘军车,勿惜贿司机。并囑宓勿以一时之困难而径止不行,致“重演二年前之一幕喜剧”云云。

绍华来,陪宓兴华午饭。下午宋超群江西永丰,公教徒。来,久谈。宓述情道、一多之大旨。女生刘倩影来。沈师光函辞,未能来。魏钰孙来,求荐中央大学教职。又今晨薇来,求荐为清华教员。……

夕,再寢息。约6:00丰泽园包子(\$4)晚饭。访铮。雨。铮客既去(钊及二女生),乃陪铮兴华晚饭。铮述近日与莉之交涉。而谓女子宜重德(50%)而轻才(25%)貌(25%)。莉未免为溺水矣。

是日下午,此间人士公祭王赓(受庆)将军于华山小学。赓于七月三日病逝于埃京开罗英国陆军医院。时充任赴美军事代表团员。途心脏病,遂溘逝。宓特伤之。……

晚9:00归。10:00寝。晚与水论彦事,龃龉。

^① 游国恩(1899—1978),字泽承,江西临川人。北京大学国文系1926年毕业,返江西任中学教师。1929年赴武汉大学任讲师。1931年赴青岛大学任讲师。1932年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后留任教授。1936年任武昌华中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随华中大学赴云南。1942年至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年夏,复员回北平,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

八月三日 星期一

阴。晨，对门四川肆，包子，早餐。入校，函告 F. T. 决留。旋遇 F. T. 允授《英国诗》课，而免《四年级英文翻译》。取七月份薪金 \$ 1435.08。偕听见总务处、事务组人员，为宿舍续租事。图书馆略读书。借宓《诗集》与宋超群读。

11:00 同刘雪崖兴华午饭 (\$ 14)。送雪崖至侣、懿宅。途中雪崖劝宓勿求爱求婚，宓滋不悦。雨，下午回舍。1—3 寝息。复梅校长及朱自清慰留函。梅公再挽王受庆襄。联云，“其过也人皆见之，要是将军重恩义。所长处吾未能焉，詎知造物嫉英才。”

夕，送梅校长函。敬节堂巷 19 访冯至夫妇，为住室事。新新好味道食素面 (\$ 3)。丰泽园食包子 (每枚 \$ 1)。是日下午，关麟徵将军送赠所书条幅。字学怀素《自叙》，自云似岳武穆书法。所写系陆放翁诗一首“北望中原泪满巾，黄旗空想渡河津。丈夫穷死由来事，要是江南有此人。”

宓今日身体不舒，故终日郁愁激愤。

晚省身来。与水坐晋室中谈。

八月四日 星期二

晴。晨，作成《赋赠关总司令麟徵并谢法书》诗。

公拟岳忠武，我惭辛幼安。

诗一作词。名流水逝，军势撼山难。

破虏中原速，一作疾。骑驴湖上宽。

更看怀素字，馀事壮波澜。

即往访关将军送交。又退还所赉旅费贰十元。

对门可口食店(四川肆,包子)早餐。入校。翻书。银行新折(联字二二二号)存款。偕宁地坛还书。宁述琼近与云人陈□□教授往还,曾在伊甸同饭遇之。其人年约三十七八,断弦,西服,交际不甚熟练云云。按宇八月三十日曾言,琼偕一陈教授访宇,坐一分钟即去。云云。当即此人。……

宓在兴华午饭(\$14)。回舍。寢息。下午3—5读《中阿含经》。

夕,张苏生来辞赴渝。又 Baker 牧师来,偕访麟。宓访济。访许芥显,未遇。访绍,托事。遇邓灼、金丽珠,邀至玉龙堆八号寓所,晚饭,进可可。商结婚各事。宓为撰书汉文喜帖。

8:30 回舍。水将赴渝。宓参襄灼、丽等婚事,益自觉其老矣。

八月五日 星期三

晴。晨再为灼、丽珠楷书汉文婚帖,备印。可口遇张尧年,谈聘教员之难。府前街某生(听讲《红楼梦》者)请早饭。女舍访张苏生,为带去 Klim(乙)(丙)与 K。开示函址(一)四川,东川,白沙,马项垭,大学先修班,张从之(父)转张苏生。(二)重庆、柏溪、中央大学分校,柳定生转柳翼谋先生。……

9—10 在校中北区 5 甲教室,续讲《〈红楼梦〉与现代生活》。听者三四十人。宓假述今世有如贾宝玉、曹雪芹之性行者,其生活爱情经验,及著作小说之方法,应为如何。并述《红楼梦》与今世爱情小说之两大异点:(一)《红楼梦》以宝玉为中心,而诸女环拱之。如昔之地球中心说。今则多男多女,情势较复杂而错综牵掣,如地球绕日。而太阳系外,且有千百星系,互相吸引而平衡回旋。故以小说描写,决难统一、集中,而有整个之组织。充其量,只能写成“Vanity Fair”之三五男女爱情故事,牵连交互而已。(二)昔者女卑男尊,男选择而女

竞争。今则男追求,视女为理想鹄的。女有教育男、引男向前向上的能力。男在追求女中,表现己之最优点。由追求女子以达于归依上帝。且男之一生固经历过诸多女子。而女之一生亦必经历过诸多男子。此亦较昔复杂变化之处也。……

众无讨论。宓至兴华午饭。寢息。

潘光旦送来 Paul E. More 先生遗著 New Shelburne Essays, Vol. II—The Sceptical Approach to Religion (1934); Vol. III—On Being Human (1936)^①。我今得读此书,则不去黔而留昆明,无论如何,皆属值得者矣。(尚有 More 先生遗著“The Catholic Faith”^②一册,宓未得见。亦 Princeton^③ 出版)。

下午 3—4,浙大转学联大之学生刘振邦导张涛徐州。来。涛述浙大种种不满人意情形。尤以迪之玩忽怠懒,令宓失望。则宓此次不往浙大而留联大,实属得计,而冥冥中趋吉获福者矣。……

宁来,问宓“有何吩咐”? 宓不悻。4:00 王赣愚陪导林同济来,宓与赣合宴济于南丰(西餐,每人出 \$48)。正义路遇宇。

晚 7:00 归舍。分函李宗渠、薛瑞娟、关懿娴诸女生。同舍均外出。

八月六日 星期四

晴。可口早餐(包子每枚 \$1.5)。读《中阿含经》。编日记稿。正午,兴华午饭。

下午寢息。冯至来,谈德国文学史家之五派。并托荐其夫人姚可昆为浙大德文教授。庆云楼晚饭(包子每枚 \$1.5)。

① 保罗·E·穆尔先生遗著《新谢尔本论文集》卷二《对宗教的怀疑态度》(1934);卷三《论人性》(1936)。

② 《天主教信仰》。

③ 普林斯顿大学。

夕,晚,函蘇,述决留联大因由。附函(一)复谢文通,述求车奔波,欲行又止详情。(二)致梅光迪,荐德文教授。(三)致田德望,谢赠物。(四)复张君川。即付邮。

晚,与水论彦事,不合。省身偕王宪钧、徐蔚南约宴。(水谓,两年前,彦托朱元告水,勿以彦住址告宓。)

八月七日 星期五

阴。雨。 姻请同听可口早餐。晨,撰《爱情与道德》讲义。兴华午饭。正午,水宅晤亨及其内弟徐守廉,共检衣物。亨谈商情。知获利之太易,民生益增迷眩矣。下午2—4 寢息。懿函来,即复。

晚,大雨。6—9 至玉龙堆25 舍,赴叶企孙请宴。与该舍诸人敷衍周旋。省身招待。F. T. 与宓多谈系务,甚示亲洽。宓亦安心留此矣。F. T. 决定宓授《古代文学》半年。《英诗》则由 Winter 授。席间饮黄酒。F. T. 以甚佳之咖啡款客。谈及毕莲女士 A. M. Bille 于六月十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寿六十一二岁。……

大雨。偕叶企孙穿翠湖步归舍。

八月八日 星期六

昨夜发热,异梦,不能安眠。今日晴。读《中阿含经》。兴华午饭。寢息。下午,宋超群导师邵全声来。谈国事。宁来。请宁对街食包子(\$9)。接廉士聪七月二十日永安函。附钞1936 夏寄呈宓《浣溪纱》词云:“去日迢迢半醉醒,醉时却比醒时清。人生难得是微醒。

莲叶迎风疑说法,藤花落水独牵情,眼前明月托馀生。”

此词甚佳,惜未录存(原题为《题藤影荷声之馆》)。即复廉君一函,寄示《岁暮杂感》诗。

夕,接K八月三日函。述天热水竭(每担五六十元)。夫患重

疖，婴孩腹泻，生活极劳瘁。兼告日前熊瑜与朱平（朱平乃熊芷之长子。弟妹四人，三、五姓熊。家中常起熊、朱之战）来家。谓对彦近况均不甚悉。曾函彦，无回音。闻彦左臂有疽（天阴时肿痛，约核桃大小）已割去，经过良好云云。

晚在舍食丰泽园馒头，饮水。宋超群、王振中来。邓灼来。雨。夜中大雨。

八月九日 星期日

阴雨。可口早餐（\$6）。遇水，请邵修青及其同学马、黄二小姐。水明日飞渝。上下午读 More 先生“The Sceptical Approach to Religion”，极乐。

正午宝善街聚英楼赴关麟徵将军及其妻女请宴，肴饌丰美。客有侣、自由法国驻渝武官杜唐杰 Ernil Tutenge 中校（Lieutenant Colonel）、驻昆明武官廖恩达 Leonard 中尉（Lieutenant）、何浩若夫妇，兵工署办事处处长陈修和等，及奚若、景任夫妇。预警。3:00 散。必乘法军汽车至偕家。大雨。函约济。

回舍。寢息。晚饭如昨。夕，接北门街 98 房主周伟自呈贡致本舍同人函，言将于明日（满租期）携家来强占接收此宅云云。恐遭驱逐，甚为忧戚。访麟，求寄行李。

晚，函复（一）陈铨——四川，白沙，柳马冈，邓宅。（二）陈寅恪——桂林、四会街、中央研究院驻桂办事处转。寄示宓《答寅恪》诗及 1941《岁暮感怀》诗。并求询关于彦之一切消息。宓近顷仍专心于彦，拟化痴情为善果。而对琼则只觉其为妙玉。宝玉如向妙玉求爱，亦必遭拒斥，且必自己废然止步。故宓并不怨琼。惟自悔不应对琼求爱，既乱我之步骤，且失此一住友，为可憾耳。

眠迟。夜中雨。

八月十日 星期一

阴。大西门外早餐。8—10师院阅研究生、转学生入学考卷。入校,取款。总务处、事务组商谈宿舍收回事。访宁及李广田^①,留函,拟迁入宁之邻室。访冯至夫妇。

兴华午饭。回舍。宁偕翁来。李广田亦特来授钥。送\$100借款与宋超群。^② 寝息。大雷雨,旋晴。椿来,为薇失职事。殊厌其为人。续读 More 书。

夕,至平津美的食堂晚饭,食杂酱面(\$5)。晚,雨。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二

阴。晨读《中阿含经》。可口遇张尧年,请宓早餐。上午作长函(航函)复K。11:00大雨。徐心芹来,示黄其芳照像及《山茶》诗。并告其“丰碑有泪留新恨”之旧爱吴淦影女士,现在浙大外文系肄业,原拟托宓照应云云。宓请芹家庭食社午饭(\$36)。途遇申秘书夫人,言七月二十八日开行之军车,司机向遵义诸君每人索去\$800,而弃遗之于盘县。车载行李径去。云云。

下午宁来,假宁款\$100。^③ 寝息。撰《爱情与道德、宗教之关系》稿。夕,绍华来。

雨。在舍食馒头。晚,续撰稿。是夜眠短。

①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人。北京大学外文系1935年毕业,同济南任中学国文教员。抗战爆发后,随济南初中迁四川,任国立第六中学国文教员。后转任西南联合大学叙水分校教员。1941年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1946年8月与杨振声合编《世界文艺》季刊;同年任南开大学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任云南大学副校长。195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② 作者旁注:八月十七日还清。

③ 作者旁注:已还。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晨撰《爱情之实况》稿。省来。请省可口早餐(\$9)。入校,省身求阅政英函稿。9:00—10:30 第三次《红楼梦讲谈》。宓讲《注重爱情之人生观》及《爱情之实况》。鼎发言。偕昕归。可口午餐。戴修瓚(君亮)夫妇,锁外室门,宓怒。久之,钱仆乃为启键。昕室、晋室久坐。

下午蒋铁云来,请改稿。宓编钞第一二次《红楼梦讲谈》稿件。

夕,丁则良来,将赴印度。独至平津美的食堂晚饭。

晚,邓灼送喜帖来。夜9—11与晋久谈。晋臧否人物,多允当。

八月十三日 星期四

阴。起迟。9:00上智访郭楚丽,托带交灼、丽珠婚礼(\$100,又写录昔年贺郝更生、高梓订婚诗一首)。至大绿水河五号,新居,访关将军,方写联对。宓言及请发通行证事(为李伴梅),不允。宓乃访铮,促起。请铮文林午饭(\$25),又坐翠湖茗谈。铮与莉似将断绝。述及王代之亦已与甘小姐断绝。拟另寻能操井臼而未受教育之女为室。但代之一年中已赢资十餘万,终为实际成功之人物。宓仍思及琼。前日宁言琼与云大陈教授似未继续往还。恐琼将以不嫁终,而孤苦有逾常人矣。

下午1—2寝息。读More先生书。又思《红楼梦》讲稿,自觉确系爱情充溢,有耶稣上十字架之愿力。……

夕,金丽珠来送帖。恒丰晚饭。昕、娴处小坐。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起迟。10:0兴华午饭。11—12虞唐来。寝息。读More

先生“The Sceptical Approach to Religion”一书完。吴富恒来。刘健天行。来（借去宓《诗稿》二册）。食包子。晋室中与众闲谈。

夕，邓灼、金丽珠来。在舍食馒头。

晚，翁同文来。读《中阿含经》。

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晨家庭食社早餐（\$7）。侣来，以 Leonard 他往，欲宓为自由法军办事处留守，移居该处。9—11 至大绿水河五号黄寓内灼、丽珠新居，为写结婚证书（第一份）于粉红绸上。邓灼年二十五岁，湖南湘潭人；金丽珠年二十四岁，安徽婺源人。在其新宅中遇联大女生张敬凤（地学系二年级，河南人），及毕业男生苏经国等，襄办诸事。

.....

11:00 赶至小吉坡四号自由法军办事处，侣忙于编稿，宓久坐待。又乘间书写灼、丽珠婚礼用之介绍人、招待员等名条，于大红绸片上。直待至 1:00 侣遽去，频言“明日再见”。宓以侣约宓今日在此午餐，故于忙中赶来。而侣云“是宓误会。明日约午餐。家中未添菜，不便邀宓往”云云。径置宓于不顾，而回家午餐去。只云“明日再见”。宓时甚怒，但强忍。乃告侣言“留守之事，决难应命”。归至家庭食社午餐（\$9）。时袋中钱尽，益觉侣之不情。于是不遑午睡休息，赶忙书写灼、丽珠结婚证书第二份。吴富恒来，伴宓。

3:00 易衣，着蓝绸长衫、青羽缎单马褂。至铮宅中，候铮。4:00 偕铮至金碧路锡安圣堂参加邓灼、金丽珠婚礼。原定 5:00，至 6:00 乃举行。牧师周庭杰证婚。陈福田代表金家主婚，扶新娘入。宓及铮为介绍人。宓并为题写“来宾签名纪念”白绸一方。凌达扬夫人弹钢琴（颇美，似白富文）。礼毕，至商务酒店坐。见美领馆黄秘书（即灼、丽珠之房主）之如夫人。已而入席，西餐。来宾与宴者约六十人。

宓坐于美国军事顾问团少校亥武德 Major Ted M. Haywood 与 Captain Züst^① 之间。已而何梅生迁至邻席上坐。席间,宓兴高采烈,颇为酬酢,饮酒(杂果酒)甚多。有思。忽忆往事,悔未在欧洲或上海与彦结婚。此生遂休。……

9:00 席散。灼甚称谢。宓偕铮步归,乘微醉而谈。正义路遇邵芳与其姑、其夫(宋君)。回舍后,在听、嫔处(彼等玩 Bridge 牌)久坐,饮茶。11:00 后读《石头记》及《中阿含经》。至 1:30 始寝,久久犹不能入寐云。

八月十六日 星期日

阴。起迟。可口遇张尧年,再请宓早餐。上午撰讲稿大纲。又寢息。11:00 至自由法军办事处,待至正午,偕、懿夫妇携幼女来,请午餐。西餐,甚美。

下午 1—2 云大访虞唐。回舍。读《散原精舍诗集》。又寢息。4:00 茅祖槃来(川滇铁路公司),宓请其在家庭食社晚饭(\$ 37)。又翠湖散步。至晚 8:00 始别去。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晨 9:00 请麟可口早饭(\$ 9)。偕入校,取款。又至昆中三民主义青年团夏令营访济,见教官叶青及主任康泽^②(兆民,四

① 泰特·M·亥武德少校与祖斯特上尉。

②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黄埔军校三期受训,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兼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1936 年授陆军中将军衔。后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官,兼军委政治部二厅厅长,复兴社总书记,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 年 1 月,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同年 7 月被俘。1963 年 4 月被特赦释放。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川)。遇铗。晴。正午朱驭欣请同麟、济家庭食社午饭。

下午寝息。接 K 八月十四日函,托撰文艺复兴稿。并告熊芷现任儿童保育院总干事。……张涛来。邵全章(改名邵起)来辞,谓生死未卜云云。浙大历史系毕业生沈自敏^①来,投君川函,并君川赠银耳一包。导沈生谒雷海宗。

夕灼、丽珠新夫妇来,约宴。在此写柬致铮等。在舍食馒头四枚。

晚在听室聆刘晋年述其结婚始末及家庭情况,不无慨伤。但可为小说资料也。读书至深宵。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未晓,梦彦。着酱色旗袍,未施脂粉而肤色莹冶。甚年少相。诸客围坐方桌,小宴。彦坐宓之左侧,活泼而亲善。……

早起,撰殉情稿。绍来。又宁来,请宁家庭食社饭。又食可口包(\$19)。读 More 先生“On Being Human”(New Shelburne Essays III, 1936)。先生所著,尚有“The Catholic Faith”一书,宓未得读也。

下午寝息。可口便餐(\$3)。

夕 6:00 至大绿水河 5 灼、丽珠新宅,赴便宴,饮杂果酒一大盃。席间,述薇事。又与丽珠多谈男女学生琐事。饭后,大雷雨。尾漏,电灯息,久待。雨将止,灼乃执烛送宓至平政街。

归舍,已 10:00。撰讲稿(《石头记》与《金瓶梅》等比较)。直至近 3:00 鸡鸣,始寝。

^① 沈自敏(1916—1997),浙江富阳人。浙江大学史地系 1941 年毕业。1943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院。1949 年进入华北大学四部历史研究室。1950 年后任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退休。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家庭早饭(\$7)。8:30入校,而北区5甲教室空无桌椅。宓怒,质询注册组。9:00—10:30在地质系所管南区2甲教室,作第四次《红楼梦讲谈》,内容另详。毕,与翁同文、施子愉昆明人。略谈。

杨立达请宓伊甸午饭。宓请杨立达、杨周翰翠湖茗坐(\$3)。回舍,寝息。读书。夕5:00房主周伟由呈贡携妻及二子来居楼下,宓与语,不合。

晚6—9再赴灼、丽珠请宴于其新宅(酬谢执事人)。铮未到。再见其房主黄荫怀及其美丽之夫人。F.T.谈宓功课。又谈莉爱友英人 Whitehead之恶行。与F.T.偕行归。姻制银耳(宓所赠)共食。

八月二十日 星期四

阴。晨8:00入校,事务组取函。系中写黄维讣告及追悼会启事。与蒋铁云周洽。刘缘子为磨墨。又上书梅校委诉求三小事,词甚激。

11:00文林午饭(\$11)。回舍。房主移运家具来,作久居计。二孩喧闹。宓接蘇八月十三日函(附七月二十五日函),谓宓“此次濒行又止,并非完全出于弟意料之外。如此亦甚佳。……梅近两旬来晤弟时,从未及一长兄,其心理可知。天下事勉强不得。回娘家固是乐事,但须看此娘家由何人当家。在弟未完全当家时,一长兄不必作离婆家之想。至时局危急,则任何时径来遵义避难,情形特殊,又当别论也。”又示萧庆云君(贵阳禹门路,西南公路工务局)七月二十三日复函,允收存宓之书箱运遵云云。旋又接君川八月十三日函,情意殷挚,谓曾拟到贵阳迎候,知宓不行而止。……

寝息。夕,事务组郭平凡来,与房主交涉,欲令同人居楼上,房主

居楼下。房主不肯,无结果。训练班贺祥麟^①、陈驾军^②二生来,求代撰挽联,必拒却之。(翌夕又来,乃为修改联词。)

晚,林同珠邀请宁(二人偕来舍)及宓至南屏咖啡室用西餐。约费\$240。又相偕归。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迟起。上午整理居室。以铨案上之书及屉内函件,悉分装二本箱中,并事扫除。

11:00 家庭食社午饭(\$15)。下午寝息。续读 More 先生之“On Being Human”一书,完。宁来,述有人(北大)传说“宓此次将行又止,乃因女生来函请留。尤以琼有函劝留,为最有力”云云。宓乃为宁述宓近顷之心情及态度。接颖八月十七日兰州函(兰州邮政信箱第五六号或兰州山子石一零三号中央电工器材厂兰州事务所),知已见父家各人,均安健(须曼妹得一子)。又关懿娴送来《谈谈林黛玉》一稿,极佳。即复一函。

夕,在舍食馒头五枚。蒋铁云来,求代撰挽联,允之。

晚7—10在听室,与娴及刘尔昌、王吟秋二女生,食花生,饮酒,并进银耳羹,闲谈。陈康先去。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对门演馆早餐。未晓,代外文系四年级学生撰挽黄维怡山。原籍沧州。联云:

① 贺祥麟,河南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5年毕业。后任广西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

② 陈驾军,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5年毕业。

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

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

9—11 在系中书写，遂请蒋铁云文林午饭（\$29）。正午访绍华，遇雪梅归白保山。述说此行营商艰苦之所赢得，及在下关以汉奸嫌疑被捕，见宋希濂总司令，侃侃而谈，即行释放之详情。并示当时撰成之《飘零人自传》文言。一册。携归。

小雨，旋晴。夕，送电灯泡与雪梅。不合用。荣盛园食包子。每枚一元。归舍，与房主周伟谈。不合。彼谓“此房是我所有”。宓怒答“此宅未被炸，汝应感谢上帝。”未免失言。俗人不足语此也。

晚，读叶遇春著《西洋歌剧考略》。完。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阴。小雨。 家庭食社早餐。8—10 在训练班参加黄维追悼会。先与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黄仁霖、训练班教育长吴泽霖及梅校长坐候。会中有宓致辞一项。略言维对文学见解高深，为人外圆内方二点。会散后，复与维之同学丁则民^①、易经香^② 商谈。

11:00 家庭食社午饭（\$8）。下午 1—3 宋超群来，宓为述文学人生要理。除遵 More 先生说，述宗教之精谊，劝其坚信天主教外，并如下说（略图）。

① 丁则民，福建闽侯人。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1942 年毕业。后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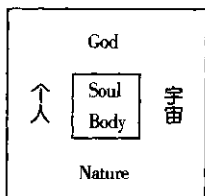
② 易经香，湖南人，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 1943 年毕业。

三界 善 恶 之 实 况 { 1. 天 Un-godly^①
2. 人 In-human^②
3. 物 Un-natural^③

知—Abstract 与 Concrete^④ 可互译证。

行—Principle 与 Expediency^⑤ 不相抵违。

上皆应用 One & Many^⑥ 之理。



近读 More 先生书，知
此 1935 所绘左图不误。

3—4 翁同文来，示以胡先骕 1940《南征》诗。又芹来，已移寓螺峰街 112。

是晚刘晋年请食蒸饺。约其妹刘森年、女生程美廉、先去。冯承

- ① 不虔诚的，不敬神的；
- ② 残忍的，无人性的；
- ③ 不自然的，反自然的。
- ④ 抽象与具体。
- ⑤ 原则与权宜之计。
- ⑥ 一与多。

蟠、沈圆^① 沈同之妹。张沁、张守慧及王寿仁^② 君，在宓外室制作。宓亦参加。又往节孝巷 49 邀郑华炽夫人邓仲先以蜚之女。来。

晚间食毕，在晋室中久坐。而麟来。又彤等来。迟寝。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晨，校阅《飘零人自传》。10:00 入校。函关懿娴，命送《红楼梦研究》与麟。文林午饭。11:00 访雪梅。伊述日来率绍华售货情形。回舍 1—3 寝息。夕晚钞日记。在舍食馒头。

晚接通八月十七日已抵浙大遵义大井坎六号。来函。英文。在筑见烹，贵阳护国路 158。美少胜二年前。儿女皆长。彤与其母同高矣。烹与超由外交部无线电通函，尚未就红十字会职事。云云。徐从略。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续钞日记。10:00 叶桀来。预警。家庭食社午饭（\$9）。访麟，谈《红楼梦研究》等。

正午回舍，李子宜来。金丽珠来，送书。下午，续钞日记。张盛祥^③ 移住楼上外室。夕，在舍食荣盛园包子（\$5）。

晚 7—10 在麟宅与送行诸客坐。冯文潜读宓《石头记评赞》等稿。回舍，陈晓华来。宓又撰稿至深宵。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家庭食社早饭（\$6）。与众送麟全家上马车赴渝。

① 沈圆，女，江苏吴江人，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 1945 年毕业。后在北京卫生局药检所工作。

② 王寿仁，北京大学算学系 1938 年毕业。

③ 张盛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8 年毕业，时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助教。

9:00—10:15 在南区2甲教室,作第五次《红楼梦讲谈》。必讲《甄士隐与贾雨村为重一重多两种人之代表》。另详。与施子愉略谈。

可口小餐。遇梦家、萝蕤夫妇,欣悉宸已于六月十八日释出。宸六月三十日有亲笔函萝蕤。谓在寓休养,并可著作。惟经济甚窘,当俭省过日。云云。

回舍。绍华来,雪梅命送香肠。又宁来,述昨夕遇宇、琼、铁在福照街同行而南。下午续钞日记。4:00 食荣盛包子五枚,乃出。4—6 往视雪梅病。闲谈,进糯粥。

晚,钞日记。旋电灯灭。月明如昼,是日中元节也。夜雨。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阴雨。晨,复颀函。9—11 在系中候宁。不至。读 Unamuno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① 英译本 1931。第六章,论 Love 甚透切,与宓之经验感觉契合。11:00 访翁同文,请至文林午饭(\$28)。知宓被任为西洋文学部聘教授。F.T. 首来函(英文)道贺。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已!

下午寝息。续钞日记。嫻制饌,请在听室与郭文明云大教授,留法,学农,河北人。同晚饭。晚 8—10 为听、嫻述婚心一及爱彦往事。自伤愚蠢,误己误人。听谓“宓太重道德,太多思想,所以致败”。又谓“昔在平曾见彦,甚美,肖阮玲玉。但彦亦是重理智之人”云云。

① 乌纳穆诺著《人生的悲惨感》(1921)。Miguel de Unamuno 米戈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教育家、哲学家及作家。《人生的悲惨感》(1921)及《基督教徒的痛苦》(1928)是他的名作。

10:00送嫀回南菁舍。迟寝。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复 F. T. 英函。可口遇罗常培请早餐。偕罗等同访敬。见敬其美健，远胜昔。夏小姐陪居。其婴孩男。名中□(未定)。本年五月七日生。方酣睡。罗等去后，王逊来，同谈《红楼梦》及石社之组织。入校，银行取款，遇铮。携小康。次访宁及翁。行至昆北院南门，遇琮。灰色薄绒呢上下衣，面容灰色而浮肿，似甚郁悴。……

铮请文林午饭。偕至铮寓，函张尧年，介购胡蒙子卡车。回舍，作函致琮。钱补送往。表示对宓两年来求爱之自悔自责，决无怨琮意。今者“飞飞故道鸟依林”，仍决爱彦，为彦守节。望琮仍与宓为普通文学之朋友。云云。又及《红楼梦讲谈》及石社事。……

托刘森年带交送廖增武、林同梅婚礼 \$ 100。寝息。

夕晚编撰《红楼梦讲稿》。在舍食包子，又在听处进粥。晚10:00送嫀回南菁舍，月下独归。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阴。小雨。钞《中阿含经》笔记。10:00 家庭食社遇叶怪，石帆，温州。请宓早饭。回来宓室坐谈甚久。

下午，卢飞白来。邵起函告“平安”。王璠来。求关说，未允。陈毓善现寓玉龙堆九号，初名玉山。来。3:00 荣盛小餐。4:30 出，锡安圣堂参加廖增武、林同梅婚礼。颇念许如琛。共徐守源^①、张定华同坐，遇景任等。闻钱懿格已与郑大同结婚。

① 徐守源(1919—)，浙江杭州人。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6:00 至厚德福食客寥落。赴钱宗文请宴,客为陈毓善及其未婚妻,以演剧出名之樊筠^①女士。原名樊宝珩,联大心理系学生,樊山之孙女。钱君又邀至南屏亦甚冷落。进咖啡二盃。

10:30 同步归,因谈及宓生日,遂约陈、樊宴。陈并欲邀琼,宓乃告以“近与琼不多见面”云云。迟寝。

八月三十日 星期日

阴。晨,在可口订购包子拟送与奚、任等。未成。宓怒,讥责之。以是颇悔,厌世。家庭食社早饭(\$9),困倦,不乐。钞日记。

下午芹来,假宓其所购题之《吴宓诗集》一部。于是翻阅久久,待至5:00 樊筠来,取铨住址。略坐。宓以《吴宓诗集》示之。……

文林晚饭。晚早寝。7—8 与先翠湖步谈。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起迟。家庭食社早饭(\$5)。9:00 访琼,正留柬,而琼下楼。甫起,着方格夹袍。犹惺忪,开门,让宓入棧室坐。宓约今晚宴。琼以今晚须赴吕守先、李植人婚礼辞。宓告以生日,琼谓他日再补祝。云云。遂即入校,为段彩楣女生。请假。总务处为陈比德登记住室。

访宁留柬。11:00 玉龙堆9楼下。寓宅,赴陈毓善、樊筠请宴,祝宓四十九岁生日。今日,阴历七月二十日。筠方治饌。毓善述筠之身世母为日本人。性格学历,及彼与相识恋爱订婚之经过。食杂酱面。菜四五味。均佳。饮白酒一杯半。饭后与筠略谈及彦。筠毕业北平帝王庙之幼稚师范,曾与熊公全家及彦,甚誉彦,故宓略及之。

^① 樊筠(1916—),女,学名宝珩。祖籍湖北恩施,生于北平。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肄业。话剧演员。后在航空工业系统工作。

1:30 回舍寝息。3:00 宁来,还宓 \$ 100 借款清。偕宁入城,巡津街邮局取陈树人先生寄来《战尘集》20 部。盘龙路一号访廖增武、林同梅新夫妇。未遇。与曹岳维谈《红楼梦》。

5:00 偕宁至冠生园,必在此桃厅。宴客。客为陈毓善、樊筠及钱宗文、宁(\$ 140),说明为宓生日。8:00 宴毕,琼忽至。由商务酒店婚筵来,服端阳日之红边红点白衫,另外一较厚之白褂。白包,白鞋。乃邀同至南屏咖啡室坐谈,各进咖啡每杯九元。或可可每杯十一元。二杯(\$ 150)。琼述附校裁去生物课,琼已失职。正在此间卫生署、云端中学等处谋职事。而其祖母在津仙逝,其父欲子女,至长寿侍居团聚。适其兄宇之滇缅铁路局亦将于十月底结束。故琼今又在渝谋职事。拟以行李托宇带渝,而琼乘飞机往,在渝侍父并就职云云。旋宓与善对移坐,宓乃与筠述拟作《自传》,宓言拟撰小说。宓郑重托筠为调查彦之行踪及各种消息,言拟他日突往寻访。云云。筠慨允尽力为之。云“1941 七八月间在渝曾见彦,现知彦在沪为中国政府作特务工作。至其何故从事此役,或由怀才欲试,或由感情郁苦,藉得寄托。昆明金龙章夫人毛□□女士,为彦美国 Michigan 同学,筠当即往见,先为探询”。云云。宓深为感谢。又谈人生之感情行事矛盾种种,甚洽。

10:15 同步归。途中筠再三邀宓明日往晤谈。宓又与琼闲话种种。琼又自比妙玉。时坠月朗照。宓得琼莅止,又筠允探访彦之消息,中心甚喜。与宁送琼至天君堂舍,乃独步归北门街舍。

写日记。迟寝,已 1:00 矣。

九月一日 星期二

阴。晨阅杂志。10:00 家庭食社午饭。(\$ 9)。寝息。联大政治系研究生钟一均、广东五华。罗应荣广东兴宁。来见,谈诗。

下午 3—5 出。访宁、翁,不遇。访樊筠,方寝息,起。陈毓善亦

归。食梨。宓写就三条，授筠，托探彦消息。然宓甚感觉灰离与失望。晴。访雪梅，方迁居。宓行过翠湖，遇琼，一二语。又遇关懿娴。

荣盛晚饭。夕吴富恒来。又宋、王二生来。7:30寝。中夜12:30起，撰讲稿。3:00再寝。

九月二日 星期三

晴。8:00家庭食社早饭（\$5）。入校，9—10在南区2甲教室，作第六次《红楼梦讲谈》。稿另存。请金岳霖文林午饭（\$25）。饭前，与金同在校内银行，遇琼来取款，花条衫，黑线绉裙。与金一二语，与宓未交言。彼此均觉忸怩而不坦舒。……

饭后，访姜仆。偕、懿宅借械。Reicher留茗坐，示以Edith二函，说明离婚事。情意仍亲洽。Reicher将赴渝就中宣部职。珍恐不悦于上官、同僚，拟暂缓成婚。宓回舍寝息。下午接K八月三十一日函，述及韩Rose近与复旦教授英人某Payne相爱。女逃之成都。即复一函，述宓近况。先来。

6—8出遇薇携小椿，乃请至平津美的食堂食饼，晚餐（\$46）。当时张君谋女士，黑衣，独来，别坐。未得所欲食，快快下肆楼去。宓欲邀请同食，方合礼。而返回未行，心久歉戚。伴送穿翠湖回其寓宅。月色朦胧中，在玉龙堆南口，遇善、筠挽臂行，辨识交言。宓回舍后，8—9翁来。早寝。

上午遇郭平凡，知房主可容宓等居楼上，并订一年租约。但索租金每月\$1950殊太昂，所争在此，大致可不迁移。宓为此事，在听处激躁失度，殊悔。老而仍未进于道也。

九月三日 星期四

阴。微雨。迟起。9:00至玉龙堆25舍，送还金岳霖去年秋所赠之黄绒西服裤。在省室坐，旋总来，谈宿舍事。省谓玉龙堆25

之 T. H. 教授, 将迁至北门街 71 舍, 已以宓名报入, 可独居一小间。总力言联大各宿舍之多弊端而糜费, 尤以北门街 98 舍“仅居住五人”者为其。故联大拟取销各宿舍, 改给津贴若干。而北门街 98 舍势必取销云云。宓闻之甚为愤懑。次访宁, 劝以兼课中法事, 先向 F. T. 请示。宁立从之。宓乃至文林午饭。是晨领得联大 1942 七月份薪金 \$ 1627, 又特予津贴 \$ 200, 共得 \$ 1827 云。

下午, 姜仆来, 为重启(伍)、(陆)、(柴)书箱。宓于是久寢息。

夕 5:00 入市, 遇吴富恒, 知云大已聘林筠因专任, 只馀四小时课, 未能聘薇云云。宓乃即至椿薇家告薇。适彼等宴客。杨振声、陈雪屏、燕树棠等。留宓, 进咖啡。杨携来。观画。又晚宴, 进白酒。薇制肴饌鸡鱼肉等。甚丰。饭后, 谈武汉昔年学潮。声述曹禺《北京人》剧本之背景, 即曹禺所恋爱之邓译、邓生姊妹之性格, 二人皆邓以蛰侄女。姊为中国式闺秀之最上者。能诗, 工画竹。善病, 而富痴情。妹则代表新文化新生活。工西画, 亦擅唱歌跳舞。曾入游击队效力。曹禺先向妹, 终爱其姊。至《北京人》剧中之少奶奶, 则暗指曹禺之妻郑秀, 今正纠纷莫解。但皆了解未到而描画失真。……末后燕君论及部聘教授, 不无忌嫉讥讽之意。宓答言甚为愤激, 谓联大同人如视宓为教育部之“汉奸”, 宓即可离校他适云云。夫宓自觉此事得与寅恪、彤并列, 正如探春受命陪钗、黛玉谒见南安太妃(七十一回)。而教授同人之忌嫉刻薄, 乃过于怡红院中诸婢之不满于小红、五儿等之偶获倒茶侍应宝玉也。……

大雨。雨略止, 乃与声冒雨同行而自回舍, 已 11:00 矣。撰《文学与人生》课说明书。

九月四日 星期五

晴。 整备《文学与人生》课各稿, 送关懿娴钞、读。约 10:00 家庭食社早饭(\$ 8)。偕宅还械。访宁。见王瑞骥。王烈子。闻校中决

将取消北门街98舍，F.T.亦效昨总所言云云。宓怒甚，欲往见梅公辞职他往。为宁劝阻。11:00请宁大西门外旧馆午饭（\$19）。偕宁访奚，任一家于孝园，陪饭。久坐，茗谈。奚详述椿、薇夫妇在叙永托龚祥瑞^①携衣至渝代售。去秋龚来昆明，宅被盗，衣失去。愿偿\$300，伪言售出。及薇知其实，乃索\$500。椿送函与龚，自言函是薇意，椿不负责云云。其后薇遇龚于大西门内街中，寻闹争吵，詈为无赖。市人围观，龚走避之。先是薇在叙永尝售一旧小箱与龚，值\$60。今以该箱昆明市价\$900，乃向龚索回该箱，而失衣不取赔偿，更以言词凌辱。龚怒，不退还该箱，亦不偿失衣之值。此事遂以不了了之。奚、任又述其他琐事。总之，椿柔黠如狐，薇骄纵如虎。二人皆贪鄙。而椿以年老体弱，不能使薇满足其欲，故乾纲不振，使薇恣肆至于斯极云。宓未娶薇，是宓之幸。而无礼无学，纵欲败德，乃中国今日上下之通病。可胜伤叹！

4:00出遇翁，请宓及宁青年公社进甜酒等。翠湖游步。5:00回舍，宋超群等来，借\$100去。铗来。铗系广州军分校毕业，今将赴渝任训练总部分队长，陆军中校职。谈及琼，共认为琼宜速赴渝求职，不当久留昆明云云。但铗为避嫌，不愿力劝琼行。

虞唐来。铮来。晚餐荣盛包子。即寝。

九月五日 星期六

阴。伊甸早餐（\$6）。入校。访琼未遇。10:00西仓坡谒梅

^① 龚祥瑞（1911—），浙江宁波人。清华大学政治系1935年毕业。英国伦敦大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研究所研究。1939年回国，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副教授。1940年任教授。1944年任重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教授。1945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年起任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委员、考试院诠释部参事。1948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54年转任法律系教授。

校长，知校中决取消所有宿舍。另发给全体教职员房贴。其所谈北门街 98 舍情形，全同总等诬蔑之言。宓虽进言，且不免愤激。然学校原系僧院，为静修乐群、养成通材之地，则非梅公所能解，故亦未陈说云。回舍，食饼。寢息。

下午接 K 九月二日函，知己改入他组，《文艺复兴》稿不需。又悉夏坚白已与年轻貌美之林庄小姐。教育部收发员。结婚，等情。3:00 访琼未遇。入校读书。访宁。见周绍良，将回北京。

文林晚饭。5—10 访樊筠，为改诗若干首。善归后陪饭，进煮桃。知筠赴渝不得已之故。善赴农校。宓与筠谈彦及琼事。筠谓宓以前对彦方法实错，违反女子心理。此时彦或已趋极端，厌倦爱情，故以某种工作为消遣，但必宓他日见彦面谈后，方可知彦之真心。此时不妨另物色适当之女友，预为后地。如彦对宓毫无情意存在，则届时即与此女友结合。即不结婚，亦可同居生活，相依为命，以度残年云云。筠谓琼今似已走入奇僻一路，他人爱琼必无成功。琼若遇伊所爱之男子，则不难自己牺牲以就之。又琼必高傲而易怒，云云。凡此所推测，悉合琼去年所告宓者。宓是以甚服筠之锐观卓识。……

善再归。宓即回舍。寝。夜中雨。

九月六日 星期日

阴。家庭食社早饭（\$ 7）。译 Coventry Patmore(1823—1896) 之“The Married Lover”^① 一诗，为散文，并作序言。写为徐守源、张定华婚礼，定所命也。正午送往。食馒头。下午徐守源来谢。复 K 函。

4:00 食包子。雨。4—6 与晋谈。晋力赞水之为，人，深通世故，

^① 考文垂·帕特莫尔(1823—1896)之《婚后情人》。

而言行均能持正不阿。待友忠诚，临大事至于犯颜极谏，合乎“君子爱人以德”之义。世人对宓多误解。然宓对宓极尽友道，宓宜更亲近、遵依水云云。晋又言“宓性喜热闹，不能冷静。又喜人逢迎，而恒为人利用。奋勇当先，费时费力，以为人利，对己则所损甚多。即如宿舍事，宓原不当过问，亦不必着急。而如七月三十一日梅公来留，则应将宓对清华外国文学系等意见，侃侃直陈。结果，去留皆有声色，受人尊敬。今宓忽行忽止，真意非当权之人所知，徒觉宓之易与而已。……至于明岁1943—44应先取得清华休假，各大学知此消息，自有来礼聘宓往讲学者。不必如女之自媒，别求所适也”云云。宓深以为然，惟感觉“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宓实最不善自用其才者。志业、职业、婚姻、爱情，无不错误失败。今惟痛感“一切皆非，此生无望，徒留悔恨”而已。

晚6—9微雨，赴陈毓善、樊筠约晚饭于其寓宅。同一沈君，食水饺及面。见善等均作各种买卖，获利不少。食服用具如手纸、烟等。皆英美制品。闻中美空军人员，及豪宦巧商，赴Calcutta^①者多。飞机往来，每次货值二十余万元。只随身夹带。此辈无名商人，在昆明每人每日至少费用\$300。购一常用之自来水笔，值\$4000至\$6000，他物称是。呜呼，贫富之悬殊，贤士困穷而鬻利纵欲者奢侈。其惊人之现象，至今日而极矣。如此之国家社会，如之何其能胜敌而自强也哉！

九月七日 星期一

阴。小雨。家庭食社早饭(\$7)。翁同文来，拟定《重建石社草章》。又请宓为王燮生作保。偕出，宓访琼。以宓前晚接琼函，托荐航委会文书、航校战史编辑职，遂往商谈。知琼仍欲留昆明，正接洽昆中

① 加尔各答。

教职。八九月份,无薪金。由其兄宇供给云云。

正午回舍。晴。接寅恪八月二十七日桂林良丰科学馆。航函。钞示《雁山七夕》诗:

香江乞巧上高楼,瓜果纷陈伴粤讴。
羿穀旧游餘断梦,雁山佳节又清秋。
已凉天气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
不是世间儿女意,国门生入有新愁。

寅恪又云:

又承询毛女士事。所知甚少,姑就所知者奉告。当港战骤起时,内子曾与之通话。后又连打电话数次。港九交通至难,而电话亦不能多说,不过互讯平安而已。后在电话中只言将赴广州转道回沪。约二十日后,许夫人谓知伊已由粤赴沪矣。港信检查极严,详情不悉。惟闻其去年十二月六日到港,迄回沪,时日虽久,但平安无损而已。因伊十二月六日到港。而八日晨即入战时状况,故内子未曾与之一晤也。

寢息片时。维友易经香法律系毕业。湖南人。偕项粹安^①经济系三年级。安徽人。来,久谈。宓多所演述。

夕,晴。鼎来,请必兴华晚饭。偕至南院。宓访 Christie,鼎访王映秋,下午曾来舍辞嫻等。宓未出见。觉其可爱。不遇。遇翁,同步翠湖。至北

^① 项粹安,安徽人。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1943 年毕业。

门街，遇 F. T. 邀宓至北门街 71 清华教授新宿舍旧为清华航空研究所，近为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导观，谓玉龙堆 25 诸人日内即迁入，并拟以戏楼后侧楼上二小室屋顶倾斜，西北两面有窗，甚低。与众隔绝者，与宓居住。宓允入居。

晚，闻梅公已决定并坚持取消联大各宿舍，而发给全体教职员每人每月 \$ 50 或 \$ 80 云云。与昕、晋等论此事，宓以梅公偏听总等三数人之言，妄作强为，固属不合而失计。而就大处言之，（一）学校 Scholia 义本闲暇，原为僧院。师生同居特别幽静之环境中，方可滋生长养，切磋琢磨。取消宿舍，使教员均散处民家，已失立校之本旨。（二）梅公以清华校长，为联大主政。一切设施，不应只为清华一部分人谋利益，而使非清华人受困迫。器小而偏私，失人心，渎职守，莫过于此。……以上二义，梅公左右之清华群小，无一人能见及此而为梅公言之者。宓若忠于清华，忠于梅公，以古人爱君之义，实应向梅公切实陈说。……

迨翌晨细思，梅公平日疏宓，且久为群小所制挟。宓不但说难之为患，且求如汉文之待贾生者而不得，故遂默然止息。

九月八日 星期二

阴。小雨。 家庭食社早餐。在舍编钞《诗稿》。下午 4:00 翁同文来，送倡函。共食包子（\$ 5）。

6:00 晴。易衣蓝绸衫。黑褂。至倡宅。见雷夏 Emil Clement Reicher 道贺。乘倡小汽车入城，是晚倡与宓合宴（\$ 470，每人出 \$ 235）雷夏、朱玉珍于聚英楼，为二人正式订婚，兼饯送雷夏明日飞渝，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职。赴渝。客为英总领事 Prideaux-Brune 及倡、懿夫妇并孩 Magali 而已。乘英领事汽车回舍。撰讲稿。

是晚，念彦不置。梅昔在巴黎、柏林、北平、上海，未如此与彦简捷

订婚，终致失彥。实由宓愚昧，不善处事之咎也。

九月九日 星期三

晴。 家庭食社早餐。8:00 入校。9—10 仍在南区 2 甲室，作第七次末次。《红楼梦讲谈》。另录。到者男生约 30 人，女生 3 人而已。翁同文陪银行取款，送 \$ 235 与侣。见雷夏。文林午饭。

下午，寢息甚久。易经香送黄维英文遗稿来，未得见宓。

夕，听室与彤谈。晚，敦福堂室中，与晋及李树青谈宿舍问题。

读《图书集刊》二期李源澄《西汉思想之发展》一文，甚佩。

[补]下午 5—6 蒋铁云陪导甄露茜来。甄经历艰险，容色气度，均大见进步。具述(一)黄维死事。维在第六军四十九师，甄在第六军五十五师。五月中旬会于某地，由是同处，旋又分途。维在军极能和众。精神活泼，体魄健强胜昔。六月十七日晨七时，渡澜沧江。乘竹筏。筏载八人五马，过重。马未遮目。江流迅急。中流，马惊，跳动。于是筏翻，人马尽入水。死四人三马。维之坐马及勤务兵，均溺达彼岸。初见维戴白帽，以手扳筏。将起，又落，遂不见。盖为急流裹去矣。军中莫不悼惜。维死后十五分钟，而甄至。原约同返昆明者也。(二)行军之艰险。甄由缅甸乘一骡，随军归来。山路至艰险，恒无路可循。某日，沿夹山之大河中，以河为路。行九十里，骡卒病不能行。甄留车里，病十馀日，仅食村民逃去者所遗弃之三年陈糯米。及野菜，蕉实。至普洱，又病。幸张炜文迎至，得同归。(三)国军之腐败。入缅军皆以发洋财为志。第六军尤腐败。军官专务享乐。美衣服，盛容饰。乘汽车后军行。载咖啡可可西餐用品，网球拍、留声机片等以随。途中每日寻乐。至一城，则必欲入居最富丽之宅第，且搜求当地美妇女以自娱。甄之翻译工作，大半为此类人事。又极无识，且无备。对缅人夸耀军实，徒利间谍引日军候至。行军从不作防御工事。及战，师长团长等，

皆远居后方,不赴前线。甚乃乘汽车至山水清幽之处,拍网球、午睡,以自娱。而兵卒之饥苦恹且不发,其他称是。特甚。及败,第五军纪律较佳。在瓦城作战亦最力。克复瓦城后,英军弃中路不守。我军遂被敌围困。仓皇退却。军官以军用汽车载货物急归。而兵卒之伤病者死于病者多。死于战者少。则弃置路旁,听其自毙。缅人多持长刀,伏林中,到处截杀我军。即入国境后,兵卒之苦仍不减。医药给养并乏。负重行山路中,泥滑,人马失足即死。故从军视为畏途。此次新募之兵,前往普洱补充第六军者,途中渡河,行铁索桥上,竟不少跃入河中求死,免出征者。而日本军中不少我国粤人,披驱上前线,双方对战,至下午四时后即休止。彼辈以粤语高呼,语我军中之粤卒,盛夸其衣食之美,待遇之厚。使我之士卒离心。……呜呼,战之胜败,国之兴亡,但观察两方各种情形,已可前知。况在战中至危急之时耶!

九月十日 星期四

半阴晴。晨,作日记。张振先来,劝入晨光书局股。文林午饭。遇孙系可偕王映秋。红衣,艳装。访宁。翻阅 Cross's "Life of George Eliot(from her letters & diaries)"^①。约一八七二出版。

下午,偕宁及其表兄吴君,至正义路,大银柜巷天增公商号涇阳社树镇姚氏产业。访掌柜童华甫。年五十馀,长安人。设茶点月饼款待。仰光经理宗久安(涇阳人)已北去,又见司账寿君(亦陕人)。童述辛亥冬在宁远府与王十伯共在危乱中情形。

3:00 陪宁至报国街,而电报局已迁。宓同舍,浴身。宋超豪、王振中来求作保,未肯为。晚,在舍食包子。彤来,问佛经一二事,蒙指示。

8—10 在晋室中讨论校务会议昨晚通过之办法:(一)全体教职员

① 克罗斯的《乔治·艾略特的生平(根据她的书信和日记)》。

月给房贴 \$ 100。(二)诸宿舍均取消。(三)教授结合租房,校中酌予补助。遂共拟具另行组织,租住此宅之办法。而以晋与昕有夙嫌,两晋不喜姻。议不合,几至口角。

九月十一日 星期五

阴。小雨。晨,迟起。家庭食社早饭(\$6),晤徐守廉。知亨已行。送\$60为徐守源、张定华婚礼,致其父、翁。命钱仆送往。徐府敬使五元。

午,晴。11:00步行至黄土坡正午到。疏散新村33宅济旧居。赴林同珠、同桂、同端^①三姊妹请宴。自制西餐,甚丰美。饭后,奏乐片,又闲谈。徐恩允来。直至夕5:00始步归城中。遇段赫人。抵舍,待王映秋不至。乃与鼎、昕、以上二人,及宓各出\$27,共费\$81。姻在螺峰街北口华南饭店晚饭。昕携白酒共饮。

晚与晋等瓚等谈宿舍问题。宓甚悔迩来游谈费时,未读书勤业。决痛自改行。

九月十二日 星期六

半阴晴。晨家庭食社早饭(\$7)。至玉龙堆25见正、省,知北门街71亦将改为联大宿舍。总、侗赴西山,趋仰之者皆恭谨以俟,欲择取佳者而居,并禁外人阑入。但省谓已将宓名列入彼群中云云。校中取张苏生、白沙,部设大学先修班(父)张从之文。余世鹏、白沙,新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朱杰勤重庆,山洞,新开市,二十四号,南洋研究所。及张君川九月四日。函。正午,在舍食面饼。寢息。

^① 林同端(1920—),女,福建福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3年毕业于。后去美国,著有英文《周恩来传》。

下午晴。3:30 易衣,至太和街云南招待所参加徐守源、张定华婚礼。芹招待。孙毓棠谈剧院之设立。礼毕,进西餐。善陪必同坐。约8:00 散,倩陈雪屏、雷海宗等同步归。

9—10 听室中陪剑等坐。听告,今晨总务处胡蒙子来劝迁出本舍云云。是午姜光祖来,为函樊际昌荐事。

九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 家庭食社早饭。翁同文来,同入校。微雨。11:00 访琼,知任昆华中学生物教员。每周二十课时,月薪约\$800。已上课一星期。不日将移居城外。该校内。宓述善言,航校事不宜。盐局或可图云云。琼云,闻善与筠不睦,欲弃筠。筠日前甚至吞金,查富丰救之获免。由琼处取得宓1940十一月三十日未晓作《送琼赴叙永》诗七律。原稿,甚喜。(一)喜此稿竟未失。(二)喜琼加意保存。携归钞入册中。琼嘱宓必退还。

翁请宓文林午饭。阴。下午虞唐来。求改诗。寝息。宁偕桂来。雪梅来,已迁居青云街112号。取《飘零人自传》去。4:00 微雨,访琼,送还诗稿。未坐,立谈少顷。访宁。又访先。文林遇铮,同晚饭(\$20)。铮邀至新开之翠湖招待所翠湖南路。三楼茗谈,至9:00 后始归。……

晚,复余世鹏航函,荐张振先为国立女师英语系副教授。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 晨,写字。家庭食社早餐(\$8)。谒关将军知二三日内即往文山(似将进兵安南)。其办事处长已改任徐锡廉(子清)。李子宜只任第五十二军办事处长。以宓所作《赋赠》之诗,另书笺纸,呈赠。旋陈修和等来,关为陈介绍金韵珥。陈嫌金近视,关另为介绍。陈四川人,以较其前任王赓相去天渊矣!关托宓为觅家庭女教师。……至先生坡树勋巷六号乐静

庐见陆钦墀与刘广京历史系研究生，钱之堂侄。知此宅之租主 Gilbert Baker 君其夫妇居楼上，全宅月租二千元。甚欢迎宓入居楼下空室。月租百五十元，电灯有水另计。谓“若彼美国人先约定者，竟不来居，即以归我”云云。次访先。先又悔，不欲往就国立女师之聘。宓以其反复，颇怒。旋先又表示愿往。宓意则拟改荐铨云。遇邵循正，言玉龙堆之清华一派入，今日将实行强占北门街 71 舍，不使异己者阑入。已以宓名附入其团体中，云云。宓姑漫应之。系中送讲义稿与陈比德打印。归于南区遇琼上课回，同行一段。……

12—2 至青云街 112 雪梅所经营之飘零小商店楼上、楼下参观。绍华去物物至下麻园。后，并与雪梅对坐久谈。梅述对宓钦崇之意。自言最能劳苦牺牲，因述与绍华齟齬情形。梅今春曾以 \$6500 原定售价八千五百元。为绍购一 1941 新式打字机。而绍对梅所接王石城之来信，及梅与宓会谈，则恒表示不满，致梅甚为伤心，云云。雪梅生日为阴历九月十八日，今年适当阳历十月二十七日。

同舍，食包子（\$5）。同钱仆姜仆运送铨书、物至比邻杨西孟^①夫妇宅中，交其保管。姜仆为宓修钉红、黑旧皮鞋（\$28）。晚，华堂食甜酒鸡蛋（\$7）。读法文《日报》。自由法国驻昆办事处印送者。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家庭食社早餐（\$8）。以晨所作《贺飘零小商店开张即赠雪梅》四首。诗稿送雪梅处。乐静庐访 Baker，知美国人须九月底方能定来住楼下与否。入校，系中见关懿娴，换书。偕 Gapanovich 及女

^① 杨西孟（1900—），四川江津人。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进修统计及高等数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习统计、数理经济。回国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 年后，任对外贸易部外贸研究所所长。

Verta同至乐静庐，共陆君在Baker室中坐谈。又至翠湖东路七号Gapanovich宅中，见其夫人，约互助觅寓宅。

正午回舍，寝息。3:00荣盛小餐。夕5:00访邓灼、金丽珠于其家，途遇雪梅。留晚饭。

是夕张振先来，云：其妻蒋智存已接函，将往见淑云云。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晨，家庭食社遇丁则良，请其早餐(\$16)。购湖南毛笔二枝(\$16)。丁则良挽黄维联云：“壮志长存，烟瘴山川悲永逝。诗魂不死，波涛风雨听孤吟。”

写《贺飘零小商店开张》诗，正午送往。贴壁上。

下午寝息。阴。3:00荣盛午饭。访芹夫人于螺峰街112新寓，并看楼上房。索月租千元。访金丽珠。伊适来送件，相左，留函。未遇。回舍，见倡片，即往。倡外出，陪懿制兔屋。荣盛再晚饭。

九月十七日 星期四

阴。家庭食社早饭。访雪梅。入系中，偕杨立达。见施松卿，觉其可爱。是日选课，见F.T.。偕宁及王瑞骥等，至民强巷五号看房。听约同住。此房旋知己另租出。访倡。正午回舍。

下午微雨，省来。宓即遵至北门街71新改清华教授宿舍察视彼等指定与宓居住之宅，告清华庶务员赵世昌修理。……

外文系二三年级学生三人彭国焘等来见。又宇来。4:00送还《吴宓诗集》一部与芹夫人。访郑华炽。赠书与中华书局杨经理，并请运售宓《诗集》。次访金丽珠略坐，送请柬。

5:00送宓《诗集》一部，至飘零店中陈列。雪梅留饭，遂饱餐。久谈。雪梅述健群之不德，对梅之刻蓄，乏恩义。对宓肆肆诋毁等。而极称赞宓

之忠诚多情等。雪梅洗碗碟时，罗常培等行过，留连片刻。

晚 7—8 访虞唐。唐，十四晚来舍，借书。（兹补记）早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晨，为侣译警告法领事康栋广告。即送往。^① 懿留早餐。与小儿 Magali 戏。偕宁入校。又地坛看书。宁请伊甸食面。正午，访琼，约中秋宴。谈昆中近事。取美国洋伞归。

是晨，赴水宅。见徐守廉。下午，遂作航函复水。重庆，上清寺，聚兴村，二十一号。卢寓收转。并述对彦纯挚之情。^② 托水转达。……

屋内热，旋夕凉。觉不舒。宁来，同往访雪梅。久坐。荣盛晚饭。回舍即寝。夜多醒。起，受寒。

九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家庭食社早餐（\$8）。先来。访雪梅，题孙福熙已归居呈贡，赠所绘崖松青峰图而移赠雪梅。下午 2:30 文林饭。菜价略增。访虞唐，示云大藏《学衡》贻本数册。接牛其新 Calcutta 英文函。寢息。宓小病，则觉佛经为惟一可读之书。

夕出，遇凌仁，谓宓行步不健，必病。云云。访雪梅及绍华，谈蒋铁云等事。晚，读佛经一卷。早寝。是午程毓淮借去宓用之四年之黑长桌，三厘者。夜中多醒，伤宇宙之惨劫，念吾生之孤苦，尤思彦不置。

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仍觉不舒。家庭食社早餐（\$6）。读佛经。翁同文来，借

① 作者旁注：（二十日《中央日报》登出）。

② 作者旁注：参阅十月八日记。

访雪梅。文林午饭。近日三餐须 \$ 25 甚或 \$ 30。

下午寢息，仍读佛经。

夕，再访雪梅，借密药罐，晚归煎服。与晋商中秋宴客事。晋多所劝告，皆所谓世間慧也。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阴。小雨。毛公所喜小馆早餐(\$ 2)。是日开学上课。

11:00 文林请梦家午饭(\$ 23)。下午入校，整备参考书。3—4 上《欧洲文学史》(教室 17 甲)。4—5 上《欧洲名著(上)》之《古代文学》(教室 15 乙)，尽四年级女生。下课后，访雪梅。又访宁，取借南岳讲义录。

6:00 荣盛晚饭。晚，同人接总务处通知，限九月底迁出此舍，可往玉龙堆 25。然必决居北门街 71 清华舍中矣。是夕，以密旧用之电灯泡，借与林同珠。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阴。府前旧小馆早餐。8—9 上《欧文史》课，学生约 60 人。在系中办杂务。11:00 邀李云湘文林午饭(\$ 26)。悉钱懿格仍未嫁。在沪安居。函址，上海邮政信箱四一四九。访雪梅，久坐。雪梅出示健群函小华日记。历述群之非是，及伊事亲之孝，教子之严。……

回舍后，3:00 华山西路永吉祥购月饼二斤。八枚(\$ 48)。宁来。夕，偕晋至翠湖招待所视察。微雨。景虹街遇 Pauline 及双。访铮，未寓。荣盛晚饭。

写柬致铮。再访铮，同寓之张炜文、甄露茜以茶及广东洗沙月饼款待，谈及 Christie 之美憨健活而无爱友。9:00 归，寝。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 府前早餐。8—9 改在北区 3 教室，上《欧文史》课。10:00 遇李云湘，仍邀至文林午饭（\$ 30）。

正午，大兴街口购吉庆祥月饼四枚（\$ 38），即以月饼二枚赠昕、嫻。又以四枚赠雪梅及绍华。回舍寝息。杨立达来。4:00 北门街 71 访省，视察指定为宓居住之 212 楼室。今晨 Baker 见告，乐静庐房已空出，宓可往居住云云。然宓今决定迁居北门街 71 清华教授宿舍中矣（晋亦劝宓如此）！

访雪梅。文林晚饭（\$ 12）。晚 7:00 与沈师光等偕行入校，光诉日来冤愤，宓劝其强忍。在外文系室外月下，会见选修《文学与人生》诸生，商定上课地。乃与历史系学生李挺先、经济系学生韩蕴清二人皆河南人。散步翠湖，月下久谈。李挺先喜旧诗，尊文言，恶“研究”。尤赞佩姑丈《审安斋诗》，推为近代第一。询“乾坤杯酒珠槃会，风雪梅花绣纛飞”之指意，宓为讲说，大叹服。约近 10:00 乃归舍。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阴。 昨夕字留柬，琼托询宴聚详情。宓乃作函告琼，并约宇同宴。晨 8:00 送往，插棧室门锁上。又往视二次，且以嘱女仆，卒乃不见该函。宓意乃琼取读矣，不知竟为他人窃去也！校中办杂务。接余世鹏九月二十日复函，并聘书等件，聘张振先为国女师院江津。副教授，月薪 \$ 3000，并给三月薪为旅费。宓即复余君一短函，交先同寄。

文林午饭（\$ 12）。回舍寝息。是日为壬午年中秋，宓终日郁悒。念 1923《中秋》诗时在南京，彦一生与宓同度中秋，惟此一次而已。及当时情景，益深怀彦。

晚 6:00 偕晋至翠湖招待所二楼，宓于此宴客。琼凝红长衫，灰绒外

衣。先至，始知未见宓留函。字已引去矣！邓灼、金丽珠继到，宾主共五人。静未到。西餐（\$334）。再至三楼，临窗啜茗，略食携来月饼。晋奉纸烟，象牌，今售\$18。杂谈诸人情史等。10:00散。宓送琼穿翠湖回女舍。云掩天低，月色微明而已。归途遇吕泳、张允宜新夫妇，八月二十七在渝成婚，今午到此。立谈。

宓回舍，深宵念彦。作《壬午中秋有怀海伦》诗二首。另录。终夜几于无寐，月卒大明。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阴。晨，倦甚。听约往看乐静庐房，Baker愿租与宓而不肯与听。听力劝宓住此，宓意颇动。听请宓昆华晨餐。宓邀先至银行，以\$1600借与先为旅费。正午健来，还宓《诗稿》，导访雪梅。

下午，浴身，洗衣。夕宇来求正留英申请书。荣盛晚饭。

晚，与晋谈。宓决住北门街71清华宿舍，晋力赞之。谓清华诸人均敬重宓，不宜多心而故为疏远也云云。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家庭食社早饭。昨晚接心一六月五日沪函。今晨，作函与淑，命来成都，入燕京。随蒋智存同行。持函示张振先。先认为不妥，故未发出。……先偕来舍，助宓移运书物，至北门街71清华大学研究所今为清华教授宿舍。前楼楼上212室居住。先肩舁书桌等，而钱仆以担挑运。先为宓大略安置而去。

正午，宓在丁字坡下德禄饭店午餐（\$11）。至北门街98舍旧住之室，重检弃物。以木板、杂志等送与雪梅。下午寝息。夕率钱仆续移运书物。昨付钱仆中秋节赏\$10，今日又付钱仆肩挑费\$10。

荣盛晚饭。晚在新舍广厅中，与省等坐。又理书物，而张盛祥来。

是晚宿北门街 71 新舍，甚安乐。欲作诗，未成。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晨德禄食面。上午在正厅楼上 F. T. 等室中坐。

正午，导企孙赴宴，而自至文林午饭。访雪梅。至 98 旧舍，率钱仆，以室中铨物，悉运交杨西孟夫妇，全清。必回 71 新舍。

下午 4—5 雪梅来见 F. T.。又吕泳、张允宜新夫妇来，谈家中情事。5—6 晋来，鼎来，同食月饼。

晚，购面饼三枚，回舍食之。早寝。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阴。大西门外旧肆早饭。入校。8—9 上《欧文史》课。回舍，途访懿。正午再出，送各函。文林午饭，遇旦、达、李树青等。

下午在系中编排油印《欧文史》讲义。大纲。故 3—4 未上该课。4—5 上《古代文学》(欧洲名著(上))课。下课后，至虞唐家小坐休息。洗面、饮茶、刷牙，即至文林堂教堂。赴李云湘请宴。湘与汤山英牧师及杨正齐湘之未婚夫。自制肴饌，甚美富。客为蒋铁云及彭楚生。

6:30 微雨，湘送必至北院大门口，必急奔至南区第十教室，上《文学与人生》本年第一课。听者满座，约 80 人以上，至 8:00 散。必偕绍华同出。

回舍。即寝。

[补]马街子资源委员会化工材料厂昆明邮政信箱六十九号。职员袁绩棠等二君，持该厂长徐佩璜函来见，请于三十日在该厂晚餐，并讲演“红学”。拟以马车接去，以汽车送回。必不悦，暂却之。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阴。大西门外旧肆早饭。8—9 上《欧文史》课。偕宁出。

11:00 钟请文林午饭。导钟观梅商店,梅详说一切。

回舍,寝息。宁来。入校。4—5 上《古代文学》课。5—6 访琼小坐,琼方改制虎绒褂。

6:00 平津美的食堂晚饭(\$10)。遂访吴富恒,不遇。为薇谋云大教职,卒不成。而 Winter 方宴客,乃邀同往兴宝园宴,进香花酒三盅。卒乃美国军医官 Major Deliny^① 作东。客为 Robert Drummond^② 必曾识。Mr. Porter^③ 已婚。必未识。尚有美国总领事 Ludden^④, 副领事 Wellborn^⑤ 未到。二人均新任领事。又陪同文明街看古董摊肆。10:00 散归。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三

附。 8—9 上《欧文史》课。无桌椅,诸生均站立。系中与 F. T. 议改该课钟点。10:00 文林午饭。访雪梅,回舍。寝息。入校,读书。4—5 上《古代文学》课。以“Latin Grammar”^⑥假林同珠。

荣盛晚饭。即至商务酒店访孙福熙。新由桂林来,仍住呈贡。坐客厅中进咖啡,红茶。久待。近 10:00 熙始归。在其所住之经理室中坐谈。11:00 后,同至护国路某肆中,遇杨光骏^⑦,沈履之堂内弟。请进牛乳鸡蛋及面包等。再回至商务熙室中续谈,至近午前 3:00,方各据一榻寝。必得闻熙言,彦已到桂林甚久,似由港脱险后直去者。通信址:桂林城外,五里之地。施家园,十二号之二,陶宗临现任广西大学教授。转香山慈幼院。院在其邻近,吕夫人即在院中任某职。……熙又言,众人传

① 德里余少将。

② 罗勃特·德拉蒙特。

③ 博得先生。

④ 总领事鲁登。

⑤ 副领事卫尔博恩。

⑥ 《拉丁语语法》

⑦ 杨光骏(1897—),江苏无锡人。美术教师。

言，彦已老。决不再嫁人云云。熙又述诸相识友人事。至李景汉确已离婚，而与雪崖之爱已终。雪招熙归。熙至，对雪又觉不满云。熙欲明晨回呈贡。必兼以蚊扰，故未晓即起。久乃天明。

十月一日 星期四

阴。晨 7:00 熙送宓至护国路昨晚之肆中。请宓食甜酒鸡蛋，然后别归。抵舍，以骄僮周永钦不为宓送热开水，甚怒。以告省。再寝，倦甚，而又多梦。……

正午，已大晴。起，宁来。亦住此舍中。又省来，慰解。宓出，访雪梅。2:00 文林午饭。入校。地坛为琼借得 Holmes “General Biology”^①，即送交。4:00 访薇。即将任教昆华中学。携小椿访善、筠，留饭。宓以彦消息告筠。筠欣劝宓直赴桂林见彦。筠且愿函张雪门探知彦是否确在桂林，并是否将他往等情。……

宓携小椿散步翠湖并访雪梅。晚 6:00 独再往善、筠宅用晚饭。客为沈、何、王及刘雷、李一鸣等诸少年剧友。杀鸡为佳肴。美国 Captain Reede^② 又携威士忌酒至，共饮。诸少年且谈及《新学究》事，宓亦坦然周旋。饭后诸人赌麻雀牌。美客坐观，餘客渐散。

宓于 9:00 辞归。接王瀛洲函，滇西军事又紧矣。

十月二日 星期五

晴。晨，府前早餐。入校。系中小坐。10:00 访懿。知法领已送倡春季薪 \$ 6000。又述学生拟开汽车之交涉。宓劝以宽厚处之，懿似不悦。……宓回舍，寝息。先来。宓读吴契宁得一。金坛。去

① 霍姆斯《普通生物学》。

② 里德上尉。

年在筑病故。《实用文字学》。

下午2:00 文林午饭。过梅，方堆木炭，不肯休息片刻。下午，在舍作日记。晚，接王瀛洲四川，梁山县，沙河铺，兴盛祥。函。

是晨领到九月份薪金并津贴\$1714.38，共假梅\$400云。

十月三日 星期六

晴。上午在系中整理并出售《欧文史》讲义，前半。每份二十一页，售价\$6。文林午饭。下午续办。共售出70份，得\$420。交蒋铁云。

夕，在武成路七月社购物，palm oil 胰皂\$30，Nugget 黑鞋油^①\$20。该店主粤人陈雨苍自云识宓，并喜读文学杂志云云。宓至平津美的食堂晚饭(\$8)。访铮。铮宴莉及植父子于翠湖招待所，邀宓陪坐茗谈。近10:00始散归。

宓颇欲偕植本月中旬同至筑，即到桂林访彦。拟即电盛成探询彦确否在桂垣。旋以此行太急遽，且校中甫开学，班中学生众多，仰望方殷，不宜离职旷课，乃决改于寒假中赴桂云。

十月四日 星期日

晨阴。大西门外早餐。上午在室中浴身。文林遇铮及植父子，植请午饭。铮寓小坐。2—4偕铮至华山南路，华国巷二号女青年会议事室，赴方于女士请茶会，奏乐歌。5:00访灼、殊夫妇，不遇，见黄夫人。遂至云端中学访吴富恒。

6—8赴钱宗文请盛宴于海棠春。坐宓首席，樊筠与谭瑞芳联大教育系三年级。粤人，健美英爽。二小姐之间。客为善、谭子浓瑞芳之堂叔。

^① 努盖特黑鞋油。

及宋汝霖夫妇、王合科长等。席散，同步归。宓送瑞芳至师院。允助其听课等事。迟寝。

十月五日 星期一

晴。 9:00 请宁德禄早饭。入校。11:00 访筠，以《中秋怀彦诗》留示。筠谓已函张雪门矣。

文林饭。访雪梅。下午，寝息。编《文学与人生》应读书目。改李挺先等诗。张孝直为求入学，持郑正函来见。夕 5:00 购馒头（\$8）在雪梅店中共食。梅制栗子炖肉。

晚 6:30—8:00 在南区 10 教室上《文学与人生》课，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听者益众，约 100 人。偕虞唐、绍华同归。

十月六日 星期二

晴。 府前早餐。上午地坛寻书。回舍寝息。文林午饭。下午 3:00 在图书馆约晤谭瑞芳，介见宁，为补授法文。4—5 上《古代文学》课。

荣盛晚饭。访钱宗文、谭子浓于福照街 18 中央银行职员宿舍，送宓《诗集》留读。访 Winter，陪往兴宝园晚饭。约宴。悉英领 Prideaux-Brune 君将解职回国，深惜其去也。

十月七日 星期三

阴。 晨，作日记。伊甸早饭（\$6）。11:00 访 Pauline，托交辉来电与双。系中检寻书籍。晴。正午文林午饭。回舍，续编《文学与人生》书目。夕 4—5 上《古代文学》课。访雪梅，知绍华恒不悦于宓。

荣盛义平津美的食堂晚饭（\$7）。水归自渝，走访不遇。

早寝。夜中多醒，思彦甚切。

十月八日 星期四

晴。颇热。晨7—8昆北北食堂上《欧文史》课。大西门街旧肆早餐。图书馆重行编订《红楼梦研究》稿。失落宓第二次演讲稿一页,深为痛惜。……

陪 Winter 同出,遇熊鼎 Rose 之长女冯健美。诚如其名,殊健且美。现肄业联大。闻此女曾投身中国 Gestapo^①,主事者戴笠爱伊,欲娶之,云云。又据 Winter 言,戴笠 1940 至沪,即住彦家中。则彦之已投身 Gestapo,毫无疑问。Winter 又述鼎 Rose 对彦不满之词,讥彦之节俭刻苛。按鼎尝为 Gestapo 效力,即熊氏上下三辈人,皆可云“与 Gestapo 有缘”。而彦之力阻宓函沪,其理由宓今始明。……

宓由景虹街折回文林,请铮午饭(\$25),植未到。下午回舍寝息。函 K 英文航函。述所闻彦消息。

夕 6:00 恒丰遇水等。水谓在渝已以宓九月十八日航函示何芝园、毛同文夫妇矣。未及详谈。宓急赴 F.T. 招宴清华外文系教师于金碧路大三元酒家。10:00 散,偕 Yates^② 回舍。

十月九日 星期五

阴。府前晨餐。7—8 上《欧文史》课。上午在系中与昨由渝来之刘世沐^③ 久谈。知贵阳国师已聘李儒勉^④ 主英语系,甚慰。文林请植、

① 盖世太保。纳粹德国政治警察。

② 杨业治英文名。

③ 刘世沐(1913—),南京人。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文系 1936 年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1950 年回国,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④ 李儒勉(1900—1956),江西鄱阳人。金陵大学毕业。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在重庆英国大使馆工作,后任教武汉大学外文系。1948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1949 年后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

饒午饭(\$54)。下午1—3访雪梅久坐,为缝蓝布长衫事。宓不悦雪梅之商人重利心理,雪梅则谓宓乖僻异恒人。旋复和解。

微雨。夕晴。鼎持示王映秋自弥勒来函,候问及宓。秋言“每日授课外,晚间只以菜油灯下读《红楼梦》为消遣”云云。5—7访水。恒丰晚饭。靛花巷3宿舍访听等。驿室中坐。偕抡归。

十月十日 星期六

晴。国庆节,放假。9—11访水,水示俞大维太夫人心杏老人赠诗二首。另录。水终不信彦在桂林,谓必在沪。又谓何芝园、毛同文等亦不甚知彦消息。何任军委会统计局科长。至彦与 Gestapo 实并无缘。闻此次陷港之 Gestapo 男女职员全体内渡之日,彦且深怪彼等之不肯携带彦同出,则彦非个中人可知。若笠在沪之住彦家,恐系寻常乡谊友谊而已。又驹现仍在渝任财政部某职云云。水请宓华堂食鸡蛋牛奶。宓回舍,即作航函致彦27寄桂林慈幼院,钞示《壬午中秋》一诗。函甚简短,略述年来怀念。专求示复,当即赴桂访晤云云。

送函至邮局。文林午饭。2—3访善、筠,贺筠生日。室铺柏朵。3—6访薇,有函招往。导椿薇夫妇子女游园通公园。清华堂进茶点(\$28)。

晚6—10赴善、筠招宴于其宅。客有美国军官 Capt. Ragland, Capt. Reede, Lieut. Liepe^①,傅教官一家,王、李、钱宗文等。

回舍后,宁来。报载马永梁与焦在真十月十日在桂林结婚启事。为学熙叹伤。

十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上午入校。10:00文林饭。访琮未遇。访懿,见谔。又

① 拉格伦上尉,里德上尉,里耶帕中尉。

访虞唐，已迁居家庭旧室。食柿。回舍，寝息。

下午3:30访Pauline，同出。5:00至善、筠处，又至云端Winter处坐。宓独至福照街18，邀钱宗文、谭子浓，亦至Winter处。6:30善、筠来，宓请诸君宾主共七人。宴于兴宝园（\$159）。Winter代备酒，并点馐。8—10再到Winter室中茗谈。Winter出其结婚匝月之男女二猴示客，更纵女猴入室。谈述猴之习性及中国人之虐待牲畜等。

Pauline乘人力车，而宓自归舍。李鲸石来。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上午入校，读“Iliad”。文林午饭。回舍，寝息。梦家、萝蕤夫妇来。下午钞《人生哲学大纲》。5:30荣盛晚饭。晚6:30—8:30上《文学与人生》课，讲人性之理想与实际，又略陈诸教修养之三大纲。所讲殊未惬意。迟寝。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校中读书。凤翥街某宾馆午饭（\$15）。回舍寝息。夕4—5上《古代文学》课。访水。日来征兵，搜捕壮丁，颇多强征去者，故诸饭馆多歇业。同水兴华晚饭（\$21）。又同至郑华炽夫妇宅中坐。偕饶毓泰归。

晚，接Pauline英文长函，述爱司徒君始末，及为彼留此之故。宓即复一英文长函，直陈所见。谓司徒君并不爱Pauline，故Pauline宜即往湖南蓝田师院就副教授职，不但有裨职业前途，且可另择爱友。此行对司徒无伤，彼或且乐之。云云。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晨出，遇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陕西临潼。偕其办事处长

李子宜临潼。来拜。李君今晨先来过。略坐。即乘汽车同至圆通街 156 其办事处，即李君之家，在军医学校内。同进丰富之陕西早餐。

10—12 访雪梅。又访芹，病日。刘健来。雪梅借宓款两次共 \$ 400。而雪梅为宓制阴丹士林长衫一件，布价缝工。一再略增，适值 \$ 396。又代洗衣，适足 \$ 400 相抵。……遂两清。

回舍，略寝息，撰成《代张耀明贺卢汉永衡。云南昭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六十军军长，宅青莲街。母刘太夫人七十寿诗》一首。

献寿重阳颂古稀^①，苍山洱海福堪齐。
摧金有子同韩岳，霸越多方赖种蠡。
母教功能垂不朽，慈仁惠已遍群黎。
滇南四季长春景，万象争辉艳彩霓。

下午 2:00 张军长偕李子宜来，乘汽车同访奚、任夫妇于孝园。夕 4—5 上《古代文学》课。

文林晚饭。晚，电灯坏。与鼎步月，谈。

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晨，府前早餐。7—8 上《欧文史》课。回舍，见李子宜。即又代张耀明撰《贺卢母寿联》云：中原破虏出师颂；东汉史岑字孝山，作出师颂，为邓骘平羌功。重九斑衣献寿杯。10:00 送至其办事处，值早饭。昨诗张已以小篆写成屏幅。宓劝其不必再送寿联，从之。

宓至文林饭。入校。正午寝息。作日记。夕平津晚饭。早寝。是日以 \$ 500 假雪梅为商店资本，无限期。^②

① 作者旁注：出韵。

② 作者旁注：十一月十八日还清。

十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府前早餐。7—8上《欧文史》课。回舍。旋出，访雪梅。文林午饭。回舍，候木匠，仍不至。

下午1—5读 Gospel of St. John^① 一过。

荣盛晚饭。晚奚来。连日未晓即醒，昼屡寢息，而夜复早寢。出入奔走，毫无成绩，殊觉悒悒。

十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晨，微雨，旋即晴。7—8上《欧文史》课。所讲殊不精粹。又注意女生，殊自惭。府前早饭。回舍，寢息。云南服务社剪发（\$12）。10:00翠湖遇雪梅，请至文林午饭（\$32）。入校，系中指示俞铭传清华外文系新收研究生。应该之书。俞生于十五日下午来见，决以关于 Keats 之研究为其论文题目，归宓指导。……

文林遇先。下午侨来，约演讲。又张孝直来，已获收录。

荣盛晚饭。访 Winter，陪兴宝园晚饭。Winter 述所闻。日昨筠与汤某亦空军翻译员。于某处，因事与人争执，警察至。筠急以汤所带手枪纳入己之衣袋中。搜检时，枪堕地，遂同被捕去。释出后，求援于龙四公子，始得将枪领回云云。……

8:00步月归。寢。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

阴，旋晴。上午寢息，无所成。10:00至雪梅处。则雪梅为必制长衫，意在得售布10%酬金。而以衣付校中老嫗洗之，竟致将必

① 约翰福音传。

旧长衫失落。宓今兹更信“为富不仁”。一营商业，“孳孳为利”，处处便受金钱贪得之毒染，精神不复能纯洁。雪梅已难救药。今后决当远之，免受其累。……

文林午饭。北仓坡一号，访 Gapanovich 夫妇。观其新寓，在山顶。夫人及 Verta 导游林园。高树丰草，有荒狂之意。回舍。寝息。下午撰《文学与人生》第一、二次讲录。而翁同文、彭衡初相继来，久坐。杨立达亦来。

5:00 荣盛晚饭，遂访 Winter。约 6:30，微雨。急趋至云南招待所即太和酒店。楼上 217 室，赴陆军第十四师长阙汉骞接云，湖南宁远。招宴。瞿国眷介绍。西餐，进中西酒。座客有卸任财政部云南盐务管理局局长张中立君，娇尘。江苏灌云。年五十八岁。告宓言，彦现在浙江省云和县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孝宽。处，任秘书职云云。张君先述朱庭祺体仁。因迷信道教，失盐务署长职。其妻朱曦始固反对。及祺既失职，清廉而贫困，曦乃伪信道教，藉图安慰其夫。人多贤之。张君又言，熊秉老与王正廷等，皆迷信道教。熊公于八一三前数日预言“全浙不保”……。祺受其影响，故败。……旋因谈及黄炎培之续娶与冯玉祥之恋爱。张君曰，“熊秉老续娶毛夫人后，身体大为衰弱，恒多病。吾在北平常见其眼皮青凹，而面色苍白。即今之黄任老炎培。亦同此情形，皆可不必出此者也。”宓故意诱张君谈，乃欣悉彦之所在。已而张君以汽车送宓及查良钊等回舍。宓自思，（一）熊秉老乃一极俗之人，彦嫁之殊无当。（二）彦任今职，可见彦之本性终喜政治，必须周旋显宦之间。今兹在浙省府，或且与驹仍未绝缘，可为叹惜！宓今将函彦，然闻张君言，对彦不免有“幻灭”之感，觉孤身溷迹斯世，只有佛可依托奉事而已。……

归与宇谈。迟寝。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晨,撰讲稿。文林午饭。入校,编订讲稿。正午,回舍。久寢息。下午,方撰稿,而3—5 铮携赤珠来。知莉近又倾心于铮。

夕,金丽珠来,约便宴。又罗宗明呈其未婚妻俞维德诗稿。

5:30 文林请彤晚饭(\$23)。晚6:30上《文学与人生》课,讲灵魂与肉体。听者仍满室。始收(甲)组笔记。朱树颺^①送宓回舍,谈维之死。五十四军长黄维,江西人。与维同名者尚不止此。翻阅笔记。

十月二十日 星期二

半阴晴。圆通街早餐。访水,水不信彦任浙省府秘书,谓传闻不足据云云。上午9—12撰《实用道德》讲稿二页。

正午文林饭。系中候侨来。迎宓至昆华工业学校,1:00—2:10为该校全体学生演讲《实用道德》。侨与校长李嘉谟、教务长周振堡等,均陪听,并请用茶点。3:00 侨送宓入校。旋警报至。宓出至第一山后,遇沈师光。同坐众中,为光述说 Lady Hamilton 及 Shelley 生平。4:00 解除,同归。

宓倦甚。回舍。作函,以《吴宓诗集》原本,包封,送交关懿娴读。宓即于6:00—7:30至文化巷30南开办事处赴汤用彤、邵循正、冯文潜、罗常培请便宴。议文史演讲事。7:30—10:00又至孝园,赴奚、任夫妇请陪张耀明军长宴。张述军中阶级制度及作战情形,盛称关将军指挥用兵之天才。张以汽车送宓及宇回舍。宓读沈师光《自述》

① 朱树颺(1916—),江苏江阴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3年毕业,任云南大学外语系教师。1947年到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英文系学习。1949年到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授、顾问,1992年退休。

家庭困难，恋爱痛苦，乃为详切批答，代为筹计办法，直至深夜始寝。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阴。微雨。上午 10:00 文林午饭。回舍，阅学生笔记。下午 1—3 王殷来，遂托代办请客事。雨，入校。4—5 上课。

晚，雨。6—9 赴邓灼、金丽珠请至其宅中便饭。先与丽珠谈沈师光事。灼归后，述其在职之感愤，及将来兴家立业之计划。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阴。雨。寒甚。晨 7—8 上课。府前早饭。回舍。文林午饭。

下午阅《文学与人生》(甲组)学生笔记(1)，完。清华派木匠来，将必住室 212 梯边之两木壁加高。以板钉封，至屋顶。为防盗入。宓殊感慰。雨。5:00 恒丰同水晚饭(\$14)。

晚，扫地。整衣。早寝。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阴。微雨。易西服出。府前旧识老嫗处，食糯米饭及豆浆(\$4)。7—8 上课。回舍，撰讲稿。11:00 文林铮请午饭。

正午大晴。下午读《实用文字学》。沈师光如约来，谈一小时，不合。盖光方爱刘某，且不免虚矫，故不能了解宓所为划策之周到。……昔人谓谋人家国事者，祸必及身。宓与闻他人儿女私情，亦徒贾怨而已。今后宁洁身自好，超然物外之为乐也。……

访雪梅。荣盛晚饭。早寝。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阴。府前早饭。7—8 上课。回舍，易中国衣。再出，取款。

孝园晤鄂、德夫妇。约任看电影。文林请铮午饭(\$23)。报载弘一法师^①俗名李叔同。十月十三日在泉州圆寂,享年63岁。

正午,警报至。偕铮至第一山前土峡坐。铮示袁昌九月十五日沪函,谓“曾往访心一,适母女皆外出。二次到沪当再往访。秋季已开学,道途艰难,淑似以留彼间为上”云云。

解除后,3:00再至孝园,请任同出,陪访袁复礼、廖世筠夫妇。必入校如厕。又女舍送信。至4:30乃陪任福熙街办事。请任大众影院看《乱世英雄》Plainsman^②电影 Gary Copper, Jean Arthur^③(\$28)。又食炒栗(\$8)。毕,7:30请任平津晚饭(\$39),乃陪任至升平巷一号日本领事馆。看王寿昌等又麻雀。罗王又俟在渝,梁三小姐外出。又步月送回孝园。任挽宓臂行,途遇女生刘君若等。

宓回舍,已11:00矣。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迟起。晨福熙来。般来。校中取件。文林饭。次访琼,寇淑勤在,遂请二人文林午饭(\$37)。琼述陶维正、刘佩兰等恋爱结婚之经过,及其悲苦之遭遇。

回舍,1—3寢息。下午翁同文来。晚又来。夕6—8福熙来,同访雪梅。邀至华山南路麦克利咖啡店,同其妻女晚饭。

①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岸,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科1905年毕业,留学日本。入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习西洋油画,并入音乐学校兼习钢琴。1910年回国,先后任天津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习,上海《太平洋报》、《文美杂志》编辑,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后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授。1918年赴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受戒于灵隐寺,法名演音,号弘一。1935年在南普陀创办佛教养正院。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逝世。

② 平原居民(尤指北美大平原上的边疆居民)。

③ 贾雷·古柏(男),简·阿瑟(女)。美国好莱坞电影演员。

归后访敦福堂及殷。早寝。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迟起。府前晨餐。与一女生同席。宓略笑，女生不安，竟早去。上午，抄《石头记评赞》稿。为登《旅行》杂志。11:00 福熙来，同至文林，铮请午饭。三人久谈，3:00 散归。

吴晗接电，知张荫麟素痴，东莞。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浙江大学。享年三十六岁。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未免误入歧路。且未卒业而殁逝，亦与任公同。至1940因爱容琬而与妻伦慧珠离婚，终则琬乃回北平嫁一协和医士。荫麟于是抑郁烦燥，有以促其天才。此则遭遇相同，令宓尤为悲感者也！晗立成一文为悼，登《中央日报》。……

5:00 恒丰晚饭。晚《文学与人生》以电灯坏，未上课。收课卷归，即晚阅竣。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上午，仅复重庆清华中学校长傅任敢函，推选应读之书。11:00 文林福熙请同铮便宴。下午，预警。在地坛读《学》《庸》。晤璠及冯至夫妇等。4—5 上课。

德禄晚饭。晚7—8 湘籍学生刘焕生如约来，以恋爱事请教。宓劝其进行，勿计成败云。早寝。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府前食街座之糯饭(\$6.5)，消化不易，兼受寒，遂小泻。校中读书。11:00 访懿与 Magali。又访雪梅，不遇。

文林午饭。遇丁则良。下午为丁讲述张荫麟之生平。

3—4 为关懿娴讲宓集中《落花诗》。又先读《碧柳集》，感痛殊深。4—5 上课。

请雪梅荣盛晚饭。翠湖散步。早寝。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 府前早饭。7—8 上课。校中读书。文林请宁午饭。11—12 系中会商研究生俞铭传之修学范围。Winter 谈 Proust, 谓其书结尾处最佳。……

回舍。翁君来。朱自清来，示李芋龠悼亡《无双诗》及其和作。5:00 王般来，请般荣盛晚饭(\$20)。入市购办今晚用之糕点、栗、花生等(\$128)。

晚7—10 在文林街西头文化巷30 南开大学办事处付仆役茶水赏钱\$20。该处管理人张志铨。邀请王般、翁同文、李赋宁、以上教员。施子愉、以上研究生。杨树勋^①、项粹安、姚廷芬以上男生。姚廷芬历史系三年级，河南渐川人。识赵家驊。今日下午先来谒询。李宗璣、薛瑞娟、关懿娴以上女生。茶叙。未到者沈有鼎。谈《石头记》。翁君发言较中肯。散后，必偕宁送璣至大西门外国际广播电台寓住此。并赠以糕栗二包，乃归。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 晨7—8 上课。文林午饭。带盛晚饭。下午及晚，抄稿。早寝。

^① 杨树勋，湖南长沙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4年毕业于。应征至空军任翻译官。曾任台湾省政府秘书，后在私立逢甲大学兼教英文。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 7—8 上课。大西门外旧肆早餐。上午抄稿。正午，文林请铮及女覃葛饭（\$ 37）。

下午抄稿。张耀明军长、徐锡廉处长来访。3:00 抄《石头记评赞》稿完。3—5 浴。5:00 访薇不遇，与椿略坐。访陈比德于玉龙堆 25，读其即景诗。

6—10 在善、筠宅晚饭，食锅贴等。悉其家用每月 \$ 8000。春夏间更倍之。客仅钱宗文。月薪约 \$ 3000。饭后谈麻雀牌，约改日入局。宓回舍后，读 Edith Wharton^① 著小说“The Old Maid”^② 叙纽约一八四五年事。至深夜始寝。

十一月一日 星期日

阴，雨。迟起。9:00 大西门外早餐。孝园访任送书，见巍。

约 11:00 文林铮请同其女覃葛、小廉午饭。即入城。宓得悉铮子女名如下：（一）覃葛（二）探微（三）参男。徐哲女。（四）小廉法名赤珠。（五）松涛（六）征明。冠生园购物。铮代购来回火车票（\$ 12）相赠。同乘 1:00 火车，至官渡附近之西庄站。刘文典在站迎候。邀至其寓宅，就烟榻而谈。典议论多偏重理想道德，可取。宓持《红楼梦研究集》借典读。5:00 典家治肴饌晚饭。

晚 7:00 偕铮及女探微子参至西庄车站，乃 7:15 之火车至 11:45 始到。在站内外昏黑中久立待。微雨，风，甚寒。抵昆明，街市尤路

① Edith Wharton 艾迪丝·华顿(1862—1937)，美国女作家，以描写她所处的上层社会的小说而闻名。

② 《老处女》。

灯,惟借人家窗光,及必抵舍已午前 1:30 矣。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一

阴。微雨。起迟。联大放假。复赵家襄函。四川,泸县,南极子,三十五号。以其诗二页评改寄回。10:30 文林请植、日内去黔省。铮及女探微、子参同午饭(\$69)。出遇佶,华服。

下午,整理抄就书稿。刘世沐来。约 4:00 邮局寄稿。遇昕。访水。水请荣盛晚饭。新增价,包子 \$1.5,面等 \$4。途遇程兆熊,江西贵溪。现任昆明复兴新村五十九号王军长宅。来舍小坐。程述思园在巴黎近况,甚安。殊慰。程又称道王芃生之为人,亦思园重嘱其往见者。

晚 7:00 即寝,酣眠通宵。

十一月三日 星期二

阴。大西门外早饭。入校,读“Odyssey”^①。访懿,知溶恒来偕、懿宅。回舍。1:00 文林午饭。

下午,在校读 Zucker^②。4—5 上课。接龄、K 夫妇十月二十六日航函,K 谓“已函芷询彦住址”云云。又接先自白沙来函,已访黑石山“白屋诗人之墓”。旁另有碑曰“旧坛新醴”,未知谁题。风景绝佳云云。呜呼,宓何忍于碧柳歿后十年始入蜀哉!过飘零商店,见继华。

荣盛晚饭。华山南路购武库青蓝墨水一瓶(\$15)。又美国 Parker 红墨粉一包(\$4)。又牙刷一柄(\$27)。晚读“Iliad”。

① 奥德赛。

② 祖克尔。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三

阴。微雨。大西门外早饭。上午读“*Iliad*”。石峻受彭命，送《杂阿含经》二册来。

下午 2:00 文林午饭。近菜价略增，白饭每份亦增为 \$3。入校，4—5 上课。接顾良函，尚不知维之死！寄示诸人悼张荫麟文，又命作悼固文。按宓近半年来，恒思生死之事。宓自觉身体不如昔强。惟眠食尚佳。性欲比昔衰弱，而感情较和平，不易愤怒等。心境较超旷。每觉死如旅客之登程。不得不舍弃一切亲友事物。既死既去之后，人初思之，少过则亦忘之矣。……凡此，岂年命迫促之征欤？抑读佛经与修养之有进欤？由是，宓近又多忆及幼时之人物情景，归趋于天伦骨肉之情，而益厌声色浮华之事。与去年此日大异矣！近颇思以三四千元，汇呈上海爹，母收用。惜未得汇转之法。……

回舍略息。微雨。入城。7—10 厚德福赴邵可偕、温德合宴，为英总领事裨德本 H. Prideaux-Brune 饯别。有法国空军 Captain Ponyade^① 等。费 \$1500。菜殊庸劣。宓勉强终席而已。

十一月五日 星期四

阴。雨。晨 7—8 上课，遗钥于室中。府前早餐，遇省等，愿为助。回舍。命僮周永钦由楼上，登屋瓦顶，穿窗入室，取钥掷出。……以 \$20 分赏厨役罗林、僮周永钦。杨立达来，将赴印度。11:00 文林午饭。

下午，写日记。3—5 访水。立读陶菊隐所编之《世界珍闻》。中华，一九三九。荣盛晚饭。头痛。早寝。

① 庞雅德上尉。

十一月六日 星期五

阴。雨。 7—8 上课。府前老媪肆中，食糯米豆浆（\$5）。菜场遇薇，托事。遂即访侣、懿夫妇，陪早饭，饮咖啡。回舍，整理书物。

下午 1—4 文林午饭。毕，而沈刚如来宴梅校长，留陪宴，饮茅台酒。沈述其家中制茶之业。梅公谓“人云，张荫麟苟不赴浙大而留联大。当不至死。”噫嘻，此何言哉？……

雨。回舍。奉父十月二十六日航谕，述西安生活高涨。父现调兼军委会第二巡回军纪考察团职事。又须妹七月下旬生一女，名心珠。而王观志妹丈竟于九月二十日前后病逝。又述王十伯家人传说，祥弟以 \$30000 购置一宅，侍母居之。爹与黄姨太则仍居旧沪寓云云。宓恒以未能供养爹母为忧，但祝所传不误，祥弟事业兴盛耳。……父谕举《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以训宓勉处今之苦境。……

夕晚作长禀复父，未完。雨。德禄晚饭（\$9）。

十一月七日 星期六

阴。雨。 晨，饮媪豆浆（\$1.5）。7—8 上课。府前再早饭。回舍。11:00 文林请福熙及铮午饭（\$53）。回舍。下午 2—5 寝息。

宁请大兴街口八百春晚饭，并陪导至敬节堂巷 9 王佐良夫妇寓中，赴青年教员助教等新立之学会。7—9 讲《人文主义》。并入会，为会员（会长丁则良，干事王佐良）。纳会费 \$30。宁与沈自敏伴送宓回舍。

十一月八日 星期日

阴。雨，旋晴。 府前早餐。正午，水陪 Pauline 来。Pauline 请

德禄午餐。

下午 3—4 陪薇访侶、懿夫妇。侶约定教薇法文。至是忽不欲教，乃止。4—5 薇访琼，琼欲改就《中央日报》编辑事。宓自觉对琼之爱情已灭尽，反以去年之热狂为奇特矣！

回舍，即至厚德福赴翁同文请宴。客为侶、懿夫妇，及彭衡初、陈美莲(Rose Chen)新夫妇。费 \$ 310。偕翁步归。

十一月九日 星期一

阴。雨。 府前早餐。入校，读“*Iliad*”。福熙请同铮文林午饭。回舍。大兴街坡下候福熙，拟同访周炳琳。旋止，回舍。3—5 善、筠夫妇来，求译美军官夫人汉名。

晚，小雨。荣盛晚饭。晚 6:30—8:00 上《文学与人生》课。因项粹安救弃要事，讲“以羊易牛，不忍人之心”及“行而无着”。听众鼓舞。独回舍。绍华未上课，而笔记中似有责讯宓之向雪梅求爱者！甚矣绍华之愚蔽也。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二

阴。雨。 青云街遑昔所指之肆。早餐。改课卷。丁则良送呈悼张荫麟文及挽联，即为阅正，正午送至五华中学。

华山西路南京经济食堂午饭(\$ 18)。福照街 18 访钱宗文、谭子浓。托钱君代在中央银行取龄、K 夫妇十月二十六日北碚汇来第二次还代购 Klim 之款 \$ 1910 除李赋萧^① 带蓉之(辛)简，不计入(命售出)外，代垫此项款，已全清。另增付 \$ 100(共 \$ 2010)，托钱君以 \$ 2000 代汇西

^① 李赋萧(1915—1966)，女，陕西蒲城人。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兰州陆军医院著名妇科医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冲击，自杀。

安电汇费只收九元。呈父收用。

回舍。雨。写上父禀，完。夕，送邮局。

荣盛晚饭。晚，阅课卷。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阴。晨，食糯饭。校中读“Iliad”。正午回舍，乃至文林午饭。吴讷孙赠面包。湘来，求讲英文。

下午入校。3—4 为关懿娴讲《白屋诗》。4—5 上课，甚不乐。

晚 5—8 访善，筠夫妇代 Pauline 辞宴。宓允明晚来善、筠家便宴，旋留函辞之。又访椿、薇夫妇，送代借 Palmer 书。留晚饭。薇又坚留久谈。薇述琼言，使宓对琼甚不满。薇愚妄骄纵，多所经营。其对椿不满而轻藐椿，直言不讳。宓私心颇自警觉。因薇述正爱林筠因事。宜铮之讥笑椿而不愿教薇法文也。……约 9:00 回舍。翁同文来。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半阴晴。放假。上午阅课卷。11—12 文林如约请湘午饭（\$29）。下午 2—4 丁则良来。宓为述所感，甚久。劳倦。

夕 5:00 访 Winter 留柬。书摊徘徊。

晚 6—8 曲园赴张耀明军长请宴。肴饌丰美，多未食即撤去。张军长介绍宓与兵站主任葛文明等。时，云“此即与毛彦文……之诗人。”饮杂果酒甚多。独步归。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府前早餐。7—8 上课。校中翻读史书。系中待 Winter 等。正午文林遇植，请同铮午饭。下午，写日记。

荣盛晚饭（\$10）。晚 6—9 访筠，久之善归，陪同晚饭。查富準

亦至。同出，归。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 府前晨餐。7—8 上课。校中翻读史书。比读北魏咸阳王禧及彭城王勰元彦和。传。小人君子，同遭诛夷。真知处世之难也！以铨之汉译《浮士德》二册借与冯至。

11:00 文林午饭。下午，在舍读《三国演义》，感动涕泣不止。

夕 6:00 至灼宅，为译“渭城朝雨”诗。偕灼夫妇至兴宝园，宓宴客于此（\$ 250）。客为邓灼昭淮。金丽珠、杨正齐、李云湘、Rebert Drummond, Robert Winter 及宓，凡七人。仍托 Winter 代备白香花酒，并布置一切。席终，至 Winter 处，观其二猴。Winter 述说种种事。诸客先散，宓及灼、丽珠夫妇至 11:30 始辞归。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 起迟。9:00 宁请大西门外早餐。偕宁至孝园。拟邀任看《浪漫夫人》“The Divorce of Lady X”^① 电影，而任去西山。乃与奚久谈。聆奚述说，议论大都正当。其女文英侍坐，并留宓与宁午饭。下午 2:30 始归。

[补] 上午告薇，铮无暇授法文课。又途遇筠，以《三国演义》借与读。……下午，阅《文学与人生》课卷。

晚 7—10 至威远街东端路北。五湖春闽菜馆赴陈常、杨琇瑞请宴。客为邓灼、金丽珠夫妇及吕泳、张允宜夫妇。吕泳，族名迺颐，今改名正气。其父名吕敦亮。饮杂果酒二瓶。宓微醉。与吕泳多谈，述雪梅事。灼与丽珠议下星期晚在家宴丽珠同班毕业诸伉俪，并请

^① 《X 夫人的离婚》。

宓与宴。以宓改译之《福祿特尔小说集》假丽珠读。席散后，泳、允宜夫妇，送宓至北门街 71 舍，乃去。并约宓寄食其家，宓谢却之。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府前早饭。校中读“Iliad”。文林午饭。以代借之 Jespersen^① 书送交薇。回舍，以代借之“Amelia”二册送交丽珠，并留函，辞谢不赴下星期晚之宴聚。

下午，阅课卷。夕荣盛晚饭。翠湖遇泳同行。晚 6:30—7:40 上《文学与人生》课(6)，讲一多之应用。发(甲)2 卷。收(乙)2 卷。归阅课卷。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阴。起迟。府前早饭。校中读“Iliad”。为刘焕生写纪念册。文林午饭。访袁复礼夫妇，小坐。

下午及晚，阅《文学与人生》课卷。吟读宓诗稿 1937—42。夕访水。八百春晚饭。今日三餐费 \$ 30。

晚 8—9 王般来。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府前早餐。以旧纸本英文。赠顾元。校中读“Iliad”。文林午饭，遇邵景渊。以雪梅招，乃往晤。雪梅还宓借款 \$ 500，十月十五借。清。约宓至联大学生聂允中宅茶叙，却之。雪梅忙于督二子洗衣，甚憔悴云。

^① Otto Jespersen 奥托·耶斯佩森(1860—1943)，丹麦语言学家和英语语法权威，曾出版大量关于英语的著作。

回舍。下午，在校读“*Iliad*”。遇廖增武、林同梅等。4—5 上课，又以书分配与学生。

文林晚饭。今日三餐亦费 \$ 30。晚读“*Iliad*”完。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晨，饮豆浆。7—8 上课。再早饭。校中读《庾子山集》。文林午饭。访铮不遇。下午，在舍读《实用文字学》。

夕访水。荣盛晚饭。再访铮，留柬。其邻室王子安联大国文系助教。夫人河北人。招待甚和蔼，为燃烛备座。其人壮健质朴，宓今生欲求有如此之妻而不能得矣！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早饭。7—8 上课。在舍读朱自清《宋诗里的思想》讲稿。

文林请铮午饭(\$ 30)。步翠湖，议加入钱瘦竹^①所办之金碧印社鬻字鬻诗事。

下午，在校读《春秋繁露》及《前汉书》。夕 5—6 偕、懿家进茶点，同彭衡初。雪梅招往，命为聂允中改诗。荣盛晚饭。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遇周炳琳，请宓早餐。7—8 上课。上午，钞宓诗，寄刘厚醇，重庆，沙坪坝，邮政信箱第九号。备登三联油印。杂志。中有《梦觉》诗，为示其父刘大钧、母金佩容，亦爱彦之故耳。

文林午饭。归途仍遇薇。下午 1—3 寝息，读《实用文字学》。接十一月十二日。函，知宓四书箱均已运到贵阳李漪教授处。甚慰！

① 钱瘦竹(1899—)，原名宗武，后改名君敦，江苏无锡人。擅作画制印。

李鲸石来。俞铭传来。孙福熙来。请福熙、宁文林晚饭(\$53)。

晚7—11王佐良宅中,赴青年教员、助教之学会。王佐良演讲《英国文学中之时间 Time 观念》。众依次讨论,宓亦发言甚多。归途青云街宁请食汤圆。每碗三元。又读《四书》。迟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晨,缝衣扣。10:00 文林午饭。访梅,送去改就聂允中诗。适遇聂来店。人甚鄙俗,而雪梅殷殷介绍,心甚厌之。正午回舍,值孙系可、金丽珠、杨琇瑞、陈常来。宓与F.T.同在厅中陪坐。

下午2—3 铮来。浦江清本年五月中自沪起行,辗转道途,备尝辛苦,濒死者屡,历时半载,径行8000里,用去旅费\$9850,卒于昨晚得达昆明。3—5在厅中聆浦君对诸人述说沿途所历详况。宓请浦君文林晚饭(\$29)。

晚,钞诗。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圆通街早餐(\$5)。访水。10:00 偕铮访芹,不遇。留函及诗,备登《西南周刊》。铮来舍小坐,知近者日与莉往还,耗财甚多。借宓款\$400。^①同至文林,翁同文请午饭。铮请翠湖茗坐。

下午1—5在舍撰就今晚讲稿。

荣盛晚饭。晚6:30—7:40上《文学与人生》课(7)、讲读诗作诗之方法。散后,朱树颺偕行。遇筠,乃同至筠家坐息。久之毓善始归,谈维身后事。10:00各归。阅各生课卷,多有进境。

① 作者旁注:十二月一日还清。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 圆通街早餐。续完昨讲稿。又函复鲜等。入校。文林午饭。

荣盛晚饭。见同桌一贼，目灼灼，频左右上下顾，摇头弄舌，箕踞而坐。食毕，七元馀。以手遍搜衣袴袋，无钱付账，且伪言家远，以“天理良心”自明。荣盛主人免其付值，促之去。“愚而诈”者也。按今之中国，到处皆“君子犯义，小人犯刑”。而就全世界之政治大势论，自我生以迄今日，正如 Plato 之“Republic”^① 中所叙，由 Monarchy Aristocracy Obligarchy Democracy^② 逐渐退降至 Tyranny^③。东西中外，固同一盛衰休戚者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 文林午饭。访雪梅，借与 \$ 300。（本月二十九日还清。）下午入校。4—5 上课。文林晚饭。文林女主人，积劳致病，住医院多日，始归。晚，读“Odyssey”。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 周炳琳再请晨餐，稀饭，两人十一元。然后 7—8 上课。蒋委员长特拨赐二十万元，救济昆明国立各校教职员。宓领得 \$ 630。

文林午饭。

下午函张其昀，寄去丁则良《追悼张荫麟先生》文，《云南日报》。并

① 柏拉图之《理想国》。

② 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强制统治，民主政治。

③ 僭主政治，专制。

述必不能作文追悼之故。盖必之感伤处，皆不便公之于世也。

荣盛晚饭。同沈履游步。上下午及晚，均读“Odyssey”。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寒。府前早餐。7—8 上课。访水，见示水撰代汤用彤、姚从吾等。挽张荫麟联云，“史有成篇，心胸万古赖开拓。魂归何处，天地四方多贼奸。”按此句见楚辞宋玉《招魂》。按必于1935四月撰贺张荫麟、伦慧珠新婚联云：“两情文织千层锦。全史胸罗一贯珠。”做伦慧珠之珠字。至是，遂撰必挽张荫麟联云：“玉碎珠沉与伦慧珠离婚，而容婉终别嫁。怜尔我。麟伤凤逝黯人天。”又接谢文通函示挽张荫麟联云：“据古参今，云浮冬绿。通中直外，雹碎春红。”又张君川哭荫麟新诗 Terza rima^① 殊不见佳。

文林午饭。上下午读“Odyssey”完。夕函龢、昀、通。

同宁荣盛晚饭。晚7—9 偕杨周翰及宁在昆北聆邵循正讲《元代之文学与社会》。翻读燕卜苏 William Empson 之诗集 1. “Poem”1935 Chatto & Windus.^② 2. “The Gathering Storm”1940 Faber.^③ 殊太理智化而艰深矣。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请周炳琳早餐(\$5)。7—8 上课。回舍。文林午饭。入校，收到张振先自白沙汇还\$500(尚欠\$1100)。

下午郁闷思动。2:00 访水。旋至孝园访任，适踪在。与二人久

① 意大利三行诗节，隔句押韵法(例如，但丁《神曲》)。

② 《诗集》(1935)，查托及温杜斯出版。

③ 《酝酿中的风暴》(1940)，费伯出版。

谈,评论薇等。琼衣蓝布罩袍,挂宓赠之米黄颈巾,较昔为静适。宓请任、琼文林晚饭(49)。晚在琼斋中久坐。琼对任言,“倘我年四十馀,而能如你今日之情形者,我将自视为甚幸福之人矣!”宓《青衫》诗,登今日《朝报》。晚9:00送任回孝园,宓乃归舍。寝。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晨8:15至南屏购楼座电影票四张(\$40)。太平洋饭馆坐待。9:30宇、琼兄妹及任来,宇在此请早餐。10:30至12:00由宓请任、琼、宇南屏观《浪漫夫人》The Divorce of Lady X电影,错中错之谐剧。系Merle Oberon^①, Laurence Olivier^②主演。遇薇挈小椿,同坐。既出,小椿哭闹,强薇回家去。宓请任、琼、宇鸿兴楼缓靖路。午饭(\$102)。购“Cotab”纸烟一盒(\$28)。昨今日共费二百二十元。久谈《石头记》中之人物。下午2:00同归。

宓回舍,略息。读姜寅清亮夫,昭通。油印《四十自叙》,芜俗。

3—5琼斋中邀任途遇凌达扬及Pauline。同至南区2教室陕西同乡会茶会,奚及二子文朴、文逸先在。宁主席,杨邦靖干事。以留声机演奏易俗社秦剧。

夕访袁复礼夫妇。过雪梅少顷。荣盛晚饭。晚,付宁本日陕西同乡会茶点费捐\$50。写日记。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圆通街早餐。上午撰《文学与人生》讲稿《中庸说》。正午铮来,陪宓文林午饭。至铮寓室,读十一月二十七日《生活导报》第三

① 梅尔勒·奥伯龙,美国好莱坞女演员。

② 劳伦斯·奥立佛,英国男演员。

期生一撰《胡子先生——吴宓》一文，另粘存。甚多感伤。

下午2—5在舍阅课卷。未能完。文林晚饭。罗宗明偕其未婚妻俞维德。送菜一盂。

晚6:30—7:40上《文学与人生》课(8)，讲《中国诗之韵律》等。倦甚，早寝。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二

晴。晨，迟起。中夜多醒，遂失眠。约10:00入校，访侶、懿。文林铮请午饭。菜价又略增。还宓所借\$400，全清。又示莉近作《无题》四绝，知莉已完全倾情于铮矣。宓以今晨所书宓、铮在金碧印社售字“旧作题款”润格一纸付铮。

下午及晚，阅课卷。夕4—5张炜麟来，会谈其兄荫麟临歿及身后事。荣盛晚饭。陪送雪梅往听演讲。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三

晴。圆通街早餐。阅课卷。文林午饭。下午1—2梁文勇现任造币厂人事科长。住翠湖南路68该厂宿舍内。来，述其妻郑苏蕖及子在宁都被羁押事。

3:00入校，领到十一月份联大薪津\$2180.12。又昨晚宁缴米周绍良留还联兴公司赔折倒闭后所余股款\$160(原入股本\$500，见1941四月二十九日日记)。……

4—5上课。请殷福生荣盛晚饭(\$20)。晚，续阅课卷。

十二月三日 星期四

晴。周炳琳请府前早餐。7—8上课。8—10访侶、懿夫妇，进糕点。与Magali嬉戏。系中办杂务。请杨立达文林午饭(\$37)，钱

其赴印度入军幕。杨陪宓至福照街 18 访钱宗文、谭子浓，托谭君以现款 \$ 3000 在中央银行代为电汇西安呈父收用。另付汇费九元。本年两次共汇呈父 \$ 5000。

杨送宓回舍。2—3 在厅中与诸君书写挽张荫麟联。又作日记。

荣盛晚饭。访虞唐赴新文银行办公。与其夫人苏州人。已嫁十二年，有子女三。甚健美温和。谈移时。8—10 续撰《中庸说》讲稿，完。

连日夜间久醒，损神耗体殊甚。由于课时早晚不一，可伤也！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五

半阴晴。府前早餐。7—8 上课。回舍，旋入校。以讲稿示冯至。至教我 Goethe 诗。文林午饭。下午 4—5 在本舍厅中举行张荫麟追悼会。事前宓助诸君布置会场，并代写挽联。会有宓演说，略谓“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吾侪与会者，皆为自悼。盖生人各有不能说之隐痛，如宓挽联所暗指者是也。……”云云。会毕，募集张荫麟纪念奖学金诸委员宓为其中之一。在宓室中开会。

荣盛晚饭。晚 7—8 龚祥瑞来。早寝。是日函谢文通，报告代领薪津账目。

十二月五日 星期六

晨，小雨。阴。寒甚。

府前早餐。7—8 上课。回舍。偕 F. T. 至地藏寺巷六号，访何永佑。以梅校长昨函命宓等三人合撰（英文）《云南一览》，以备印送英国国会议员观光团。至是推定佑起草。入校。文林遇琼，请琼午饭（\$ 32）。陪琼购木炭二斤。值九元。在琼斋中小坐。

下午回舍。2—4 访邓灼、金丽珠夫妇，昨悉灼奉委至印度供职，二三日即行。宓见灼之姊及甥，丽珠之三弟。灼甚忙，再出。丽珠余

述邵良、邹尚芳等行事。留晚饭。必谢却之。4—5 菜盛晚饭。角票不收。访水。Pauline 携糕点来，共食。同步。

晚，作日记。早寝。

[补]昨晚接 K 十一月三十日渝函，报告(一)吴景超夫人昨言“毛女士现来内地，就住在歌马厂。(二)袁守和同礼。言‘毛女士现在上海，从香港到广州就走了七天七夜。到上海之后，根本就没有动’”云云。

必按二说当以(二)袁说为是。今晨晓起作诗一首。

闻海伦今春脱险，由港至粤，七日始达

问谁怜我更怜君，玉碎珠沉用日前挽张荫麟联。道各分。

用一九三三年郑之蕃君见赠诗。

少罹凶凶同孽子，父昔年谕中，曾许必为“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云云。重遭捐弃斗孤军。

婚姻已晚虚名误，楚毒空前世劫纷。

七日短程逢百厄，死生流转用《癸亥中秋》诗。未相闻。

十二月六日 星期日

阴。寒。十二月八日第五军在昆明追悼该军在缅甸阵亡将士。必受托，昨晚撰成二挽联。(一)代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出疆转战，开百年未有之勋绩。喋血成仁，享千秋长在之荣光。”(二)代五十二军昆明办事处李宜“异域竟长埋，川原溢泪。同舟期共济，戈盾伤神。”今晨送交李子宜。圆通街宝安园早饭。10:00 访虞唐，谈颇洽。留刺与姜寅清。

正午访琼，以巴黎带回之灰色蓝条之绒线围巾一件持赠琼。少坐，示琼《生活导报》。请琼文林午饭(\$36)，偕访椿、薇夫妇于其家。食橘，久坐。约看电影。又偕至琼处取书。3:00 回舍。过午已晴。

风，寒。下午邓灼来，日内赴印度供职。偕往璇花巷访晋留柬，约宴。

晚 7:00 至灼、丽珠家^① 赴留别请宴。曲园菜饌。客为美国军官方乔治(Colonel George Vaughn^②)、第一路远征军驻昆明航校代表王人均浙江。及房主人黄君。美领馆职员。宴毕，复与丽珠陪二军官均在旁为方指授。为麻雀戏。宓略赢，但非赌，不付资。

夜半 12:00，王将军以其军用小汽车送宓回舍。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一

阴。雨。上午，作《读生活导报》文，未完。而铮正午来，偕入城。宓在庆云楼食破酥包子五枚(\$10)。入市。买伞，未成。回舍。而翁同文来。4:00 请翁君文林晚饭(\$30)。雨不止，遂至侣、懿离楼避雨。与 Magali 玩。抽出 Klim 罐上之钥，铿然作声。

晚 6:30—8:50 上《文学与人生》课(9)，讲述碧柳生平行事。甚久且倦，深悔。雨不止。中法学生梁治名胤(古治字)，字漪溟。四川蓬溪县人，居遂宁。夙极崇爱碧柳之诗。听毕，送宓回舍。并约，常来求讲“白屋”诗篇云。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二

阴。宝安园早饭。上午读《中阿含经》。11—1 文林请铮午饭(\$28)。翁来。宓以 \$400 假铮。^③

下午李鯨石来，无事，久坐。终日雨。荣盛晚饭。

早寝。夜中久醒。一年来所感之生死大故，回环于心。恐难久

① 作者旁注：宓着狐皮袍往。

② 乔治·沃恩上校。

③ 作者旁注：十七日还清。

于人世矣！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三

阴。雨。 宝安早饭。上午 9—11 丁则良来。旋鼎亦来，久谈。宓自叙感伤，殊倦。又深悔多言耗神。

红叶社伊甸园旧址。午饭（\$16）。下午读《思想与时代》15 期。入校。4—5 未上课。学生往听英议员演讲。而为关懿娴讲宓《空轩》诗。访琼，未在。荣盛晚饭。

晚 7:30 即早寝。司徒彦来，为《民族与国家》杂志求稿。是夕已晴。夜中久醒。苦寒。又发热，战栗。病矣。大雨。

十二月十日 星期四

阴。雪。甚寒。 府前饮媪浆。7—8 上课。9:00 宝安早饭。访水。甚觉不适。读《中阿含经》。11:30 至椿、微宅，留午饭。宓原约请看电影，今决改期。此时，雪已早止，时有小雨。寒。薇与宓久谈，评述琼。甚为琼婚姻忧，谓“昨在昆中，某女教员询琼与宓是否将结婚？琼答，此事已成过去”云云。小儿拉扯不放，宓下午 2:30 后始得回舍。晴。续撰《读生活导报》文，未完。

荣盛晚饭。见《生活导报》五期有陈定民撰《邵可偈教授二三事》一文，遂购一张（\$1.50），6—8 往赠示偈、懿等。再同进晚餐。面，极适口。懿述彭衡初误娶悍妻。其妻陈美莲日前在家凶殴。撕落俄国老太太军事教官故髻。原贵族，今依彭居。授懿、薇法文。之如银白发。痛扶彭至伤。中夜，妻服红药水，伪自杀。彭惶急，夜半叩偈宅，求救。以汽车送妻入医院。无危险，今已回家。而彭仍爱其妻如故。“生受摧残谅不辞。”云云。为 Magali 认方字。……

归舍，即寝。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阴。寒。霜极重。 饮媪浆。7—8 上课。再到宝安,王逊请早饭。近美国邀请中国教授赴美国演讲中国情形,一年为期,日给美金 \$ 10。另给每人购餐费 \$ 500。旅费来往由美国付给。国立五大学,每校一人。本校正在征求。宓以一意欲休息安舒,俾撰成《新旧因缘》小说,虽死无憾。馀生有限,年命迫促,不宜更分耗时力。况此次出洋,在宓生活及感情中,毫无可希望追求之人与事。为访 H 乎? 则记公权之诗,“刘郎且饱胡麻饭,再访天台路已赊”。故决拟不往。今日上午,以不往之意告 F. T., 乃诸友咸劝宓往。今日上午福熙来。今晨 9—10 往商水。二人亦劝行,宓不为动。……

下午,晴。宓在文林午饭后,以电影改期,冀可取消前约,乃走访薇。薇正理妆将出。必欲今日 3:00 看,促宓即往购票。宓立即至重建昆明大戏院,久待。已改时。至 3:00 椿牵小椿,薇率小微偕琼来,宓乃请至对街昌生园 Sky-Room^① 三楼,进红茶可可与加利饺等 (\$ 100)。二小孩喧闹不堪。薇自述昔在 T. H. 爱诸郎事。椿购橘、花参及纸烟来。4:30 开演《罗宫春色》The Sign of the Cross^② 导演者 Cecil B. de Mille^③。主演者 Claude Claudette, Frederick March, Charles Laughton 等^④。盖尼罗王焚罗马城及残杀基督教徒事。宓甚觉头痛。约晚 7:00 毕。宓借琼由近日楼乘市立公共汽车(两人 \$ 10)至西站,即到孝园赴奚、任夫妇请宴。宓请奚述欧战时日。10:00 后,借金岳霖送琼回舍后,乃分途宓穿行翠湖,霖不肯相伴。归。

① 露天餐室。

② 划十字的手势。

③ 塞西尔·B·德·米勒特。

④ 克劳德·克劳黛特,菲特烈·马奇,查尔斯·劳顿等。

接祥弟十月二十七日沪函，上海胶州路，三一九弄七号（旧址）。附爹爹大人手谕，及南京华兴商业银行促请承认利息存款之怪函。宓初疑硕所为。继思乃恶党欲骗取宓之签名及印鉴。……又知刘麟生词集已印成，未能寄宓，已赠祥弟云。即寝。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忽半阴。府前请周炳琳同早饭（\$5）。7—8上课。回舍。10:00 红叶社午饭（\$14）。遇倡、懿。访雪梅，告宓得储蓄头彩二千数百元等事。又述所见《创作月刊》一卷二期，中载孙陵文，对韩斌诋毁讥辱备至。述说事实，而加以苛毒之诬蔑。并叙胡□教授吴宓。与女诗人柳如华卢森华。之情史。胡诗“鸳鸯交颈来生事，……兄妹情。”盖改宓《空轩》第十首为之。云云。亦可见今日中国人士，其德行薄劣为何如矣！

正午回舍。大晴。作日记。夕，访善、筠未遇。

荣盛晚饭。早寝。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迟起。云瑞早饭（\$7）。与吴经理闲谈。此馆即前家庭食社之变相。设于北门街98旧邻记客栈。上午，读佛经。文林午饭（\$16 食红烧牛肉，米饭。）。正午访吕泳翠湖北路八号。在其寓中与郭从龙等为麻雀戏，非赌。又食杂酱面。头痛。

下午3—6，又晚7—10在舍续撰《读生活周报》讲义，附释《宓挽阮玲玉》诗。完。甚倦。荣盛晚饭。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迟起。府前早餐。在校中读《创作月刊》四五合期方令儒

《我孩子来到时的欣喜》一文，知其女陈庆纹 Betty 嫁后，已于 1942 四月生一女。孺欲以后橘名之，称为伊之第三代化身。宓则更念 Walter Savage Landor^① 之“Three Roses”^② 之诗矣。

地坛寻书，未得。头痛。

文林午饭。访 Winter 及吴富恒商事。Winter 谓“宓为物质利益应赴美，为精神自由则不宜往。因美人方虚矫自大。而中国政府要人必不容宓等自由演说发挥也。”云云。方豪^③ 君山。寄来所撰《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其人亦主张文言，可喜。

荣盛晚饭。晚 6:20—9:00 上《文学与人生》课(10)，讲宓订婚结婚与心一。及早年识彦之往事。听者拥塞。宓倦甚。既颇悔之，不拟再叙生平。梁治陪归舍。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 宝安早饭。上午入校，城门遇陈立仪江苏铜山，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呈阅日记等，殊潦草，无足观。自云愿长服侍宓。……

系中见 F.T.。见葛怡然攻诋女同学函，殊狂悖。文林午饭。遇彤。又遇植及邵景渊等。下午，昼寝。4—5 上《古代文学》课。

荣盛晚饭。夜中久醒，思平生事。

① Walter Savage Landor 沃尔特·萨维奇·兰多(1775—1864)，英国作家。作品有抒情诗、剧本和英雄史诗。

② 《二朵玫瑰》。

③ 方豪(1910—1980)，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1922 年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习拉丁文。1934 年毕业于宁波圣保禄神职学院。在浙江传教。1941 年起，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主持北平上智编译馆。1949 年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1974 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旋被选为评议员。1979 年自台大历史系退休。1980 年病逝于台湾。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 宝安早饭。撰《黄维奖学金委员会 F.T. 命宓为主席。启事》。入校,交付 F.T.。本年此项奖金 \$ 500(内 F.T. 捐四百元,宓捐一百元),发给顾元领用。系中遇廖增武、林同梅夫妇。校讲义。

文林午饭。下午,在舍整讲义。而 2—4 丁则良,王佐良来,必劝其勿出季刊而改出周刊。又述《大公报·文学副刊》始末。陕生萧斧^① 外文系一年级,郃县人。来。夕 4—5 上课。荣盛晚饭。

晚,读《四川图书馆刊》三期,甚佩钱穆之学术文章。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 甚暖。周炳琳请府前早餐。7—8 上课,代售英美文学史讲义。每份一元。回舍。10:00 入校,系中读何梅生撰 D. H. Laurence 论文。文林午饭。遇吕泳、张允宜,定宴客事。又遇铮,还必借款 \$ 400,全清。陪同入校。

下午,在舍作日记。3—5 撰《清末之小说》演讲稿。荣盛晚饭。绕湖归。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府前早餐。7—8 上课。入校,遇张允宜,请其文林午饭(\$ 31)。付以 \$ 300,托代办宴客肴饌。

下午邵景渊来。3:00 庆云楼食包子(\$ 6)。4—5 灼来,述与廖增武让售无线电收音机等物之纠纷详情。荣盛晚饭。翠湖步月。

^① 萧斧,陕西郃县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6 年毕业。先后在《天津日报》、天津市图书馆工作。

晚 7—9 在昆北食堂讲《清末之小说》。简稿另存。为文史十六讲之一，得酬金 \$ 200。是晚听者填室塞户，宓讲时亦兴高采烈。讲毕，罗常培请同马芳若等青云街食元宵。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府前早餐。7—8 上课。回舍。大兴街同义园午饭。访水。下午 3—5 访金丽珠，久谈。见其贤而能俭，又笃天伦之情。青云街食元宵（\$ 3）而归。

晚 6:30—8:00 清华办事处赴金岳霖、陈福田招宴。在院中食牛肉火锅及大饼，并饮黄酒。客约五十人。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 府前早饭，读 Neilson & Thorndyke《英国文学史》。访琼，留柬。午 11—3 假吕泳、张允宜宅宴客。允宜代治饌，极力节省，仅费 \$ 167。馀款退还。客为陈常、杨琇瑞及邓灼、金丽珠夫妇，吕泳、张允宜夫妇，再则宁。将饭，灼导王大均及其属员田英琦河北。来，遂同餐。彼等邀游西山，谢却之。

下午 3—5 偕宁至孝园奚宅，赴陕西同乡会。晤久住仰光十五年。又曾游南洋之商人宗君，涇阳县人。甚英爽轩昂。……城门遇琼。杨周翰处小坐。

晚 6—7 王佐良宅，赴丁则良、王佐良请宴。同潘光旦。7—10 偕赴彼等所创立之学会于五华中学。圆通小学旧址。季镇淮^①讲《才

① 季镇淮(1913—1997)，字子书，江苏淮安人。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1941 年毕业。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生毕业。1946 年起，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为讲师、副教授。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教授、教授。其中 1955 年至 1957 年赴捷克斯洛伐克讲学。1986 年离休。

学论》，大旨以道家主才(略似西洋之浪漫派)，儒家主学(略似西洋之古典派)，而溯其流变及影响云。归后，甚倦，将病。

是日接到江津出版之《理想与文化》月刊第一期，内容精深，宗旨高尚。宓尤欣赏程兆熊君《儒家学说与国际社会》(战后人类精神及世界文化与文明之改造)一文，非涵泳儒书，且熟知西洋现状者，不能道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 10:00 文林午饭。寝息。下午 1—4 梁胤来，为讲《壮岁诗》。碧柳作。并述光午事。荣盛晚饭。拨云堂武成路东头。代任购限药拨云锭，即送往孝园。与奚陪康心孚之长女及婿唐君上海人。久坐。7:10 归。无热汤，而罗仆为他人注盆。宓怒，且悲郁。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 宝安早饭。读《英国文学史》。又为热水发怒。

文林午饭。下午 1—3 寝息。4—5 上课，到者仅三女生。同义园晚饭(\$8)。晚读书。陆近仁邻室。久唱英文歌，宓甚佛郁。补录日前双告琰函址。桂林，桂林东路十八号张学营先生转梁琰。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 宝安早饭。读《英国文学史》。难面，用新刀片。最后一包 Enders，破之，仅有五刀片。文林午饭。湖滨遇薇。

下午，续读书。2—3 孝园访任，以铨之电灯泡借与之。又与魏草地上小坐。入校。3—4 为关懿娴讲宓《忏情诗》。关生对宓甚关切，劝勿走城外，恐遇劫。……

4—5 上《古代文学》课，讲希腊哲学。偕林同珠同出。

宓行至青云街，遇薇。请至华山南路上海咖啡店，各食火腿蛋炒饭一盘（\$28）。陪往光华街商务及世界书局买书，由福照街归。青云街请薇食元宵（\$6）。薇述男生来家调戏事。宓送薇回宅。沿湖步月而归。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 府前早饭。7—8 上课。回舍。读书。文林午饭。宁晨伤喉及食道。正午陪宁云瑞午饭。再食包子，又饮茶。坐二楼，始得窥今年春夏所寓居北门街九十八号。之邻室。有生死隔世之感。宁陪宓天南购冠生园小糖二盒（每盒 \$15）。又邀宓坐华山西路某茶楼饮茶。归，寢息。夕，访侣方写讲义。赠 Magali 小糖一盒。

晚 6:30 偕同舍诸君，赴徐锡良、陈玉英夫妇请宴 Christmas Eve 于其宅。竹安巷三号。以小糖一盒赠其幼子徐喆明。任同奚在座，盛服。宓饮黄酒四玻盃，微醉。10:00 同归。寝。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圣诞节。晴。 宝安早饭。访水于江泽涵新寓。北门街四十一号。江夫人谈梅光迪、李今英在 Harvard 时情事。回舍，略读书。陪宁味林饭。11:00 偕诸君至徐锡良宅。昨晚同席之何儒珍字聘之。云南人。现任滇黔绥靖公署防空情报网工程管理处总务主任。君来，亲邀良夫妇、总、侗及宓等五人，共七人。至南通街宝华酒楼赴其夫妇米线宴。甚丰腴，饮升酒。2:00 散。宓在华山南路华侨书店读、购《文学创作》熊佛西主编。第三期一册（\$10）。中有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一文。

约 3:00 回舍，遇张允宜送还馀款及账。已而 3:30 警报至。宓出城，遇昕、娴，同坐英国花园。5:00 解除，宓回舍寢息。

7:00 荣盛晚饭。访雪梅。

晚,编撰《红楼梦研究集》。萧斧等来,未接见。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 府前早餐。7—8 上课。入校。读《英国文学史》,完。文林午饭。下午,再坐图书馆,读 Long “American Literature”^①。而 3—5 警报,出遇徐孝通等,坐英国花园北。荣盛晚饭。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 宝安早饭。上午 10—12 奚来,与同舍诸君在厅中闲陪坐。正午文林遇侣、懿夫妇请同雪崖等饭。旋至侣、懿家中饮茶。

下午 2—5 在校续读《美国文学史》。荣盛晚饭。访雪梅,留久谈。早寝。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 宝安早餐。上午,寝息一小时。文林午饭(\$16 以为恒)。正午,访铮。陪铮红叶社午饭。知莉愿嫁铮,今铮复计虑利害而止拒之。不胜叹息。……

下午,在校,读《美国文学史》。4—5 上《古代文学》课。偕顾元出。荣盛遇雪梅同晚饭(\$22)。

晚 6:30—8:00 上《文学与人生》课(11),讲《新年之感想及赠言》。偕梁胤等归。陈立仪劝宓多讲 One 以先立其大者。

9—10 杨正齐、李云湘来,请襄助其婚礼。又王殷送“Childe Harold”(1841 Edition)附精图,及作者自注。宜参。来。

① 朗编《美国文学史》。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风。 宝安早餐。上午，作英文航函，总复龄、K 十月二十六日及 K 十一月三十日函。述近今生活详情。未完。项粹安来。

正午文林饱餐。乃至侣、懿宅。再同午饭，食包子及甜粥。2:30 入校。3—4 警报。偕林同珠出，坐第一山前塚间，读《美国文学史》。解除后，遇水。同访 Pauline，知佑恒来与伊亲近。回舍寝息。

荣盛晚饭。晚，续完复 K 函。颇忧滇西战事，自悔两次应行而止。接毓函，知宓书四箱均已过到毓处。又接熹函。贵阳，护国路，一五八号。已而 9—10 福熙来，付宓《石头记评赞》登《旅行杂志》稿费 \$ 270。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风。 上午，总复龄兰州、兰州，山子石 103，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兰州事务所。兰州邮政信箱 56。电话 231。西安各函。邮局送信。邮费新增。平信五角。航空费一元。馀递加。访水未遇。访懿，以胜利红茶一匣姜光祖呈赠宓者。赠之。文林福熙请午饭。遇邓衍林。

下午 1:00 孝园访奚、任，琼在座。饭毕，又晤巍、鄂。2:00 偕琼出。宓入校，读《美国文学史》。4—5 上课。荣盛晚饭。晚，批阅课卷。批关懿炯卷，略叙宓爱彦往史。自叙自评，甚为精严简当。又评顾元卷，多所指示。迟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 迟起。宝安早饭。摊面，取衣。11:00 访湘于文化巷 41 新宅。湘方布置新房，手制绿纱帐幔。杨旋外出，宓陪湘坐。正午文林午饭。回舍。

下午 2:00 提小箱出。华山南路，为齐、湘登结婚广告于《民国日报》（\$75 已偿清）。即至云瑞中学正字学会。先在吴富恒室中。继在 Winter 室中，与 Robert Drummond 及 Richard Price 英人。久在上海为律师。共坐谈。4:00 至万鍾街圣公会圣约翰堂，襄赞杨正齐、李云湘婚礼。极简单，在场共五人。宓为女家主婚人代表。云湘父李植衡（湖南，零陵，第九号邮箱，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处湖南分处）一月十五日来函，向宓致谢此举。十五分钟而毕。宓仍回 Winter 斋中坐，用茶点。6:30 乃易蓝缎羊皮袍，黑缎马褂，至书林街 96（实 95）Mr. & Mrs. Allen^① 宅中，赴齐、湘婚筵。西餐。宓坐首席，并起立宣布齐、湘结婚之事。

9:00 即散。宓步归，途遇张瑞年同行。宓回舍，欲函彦。以倦甚，乃止。早寝。

是日聂云台之母聂太夫人曾纪芬女士，在沪寓逝世。

^① 艾伦先生与夫人。